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二十四回　陌路相逢

花底新声，尊前旧侣，一醉尽生平。司马无家，文鸳未嫁，赢得是虚名。

——彭骏孙

杨牧站在一旁，得意洋洋的为齐建业喝彩。

吕思美正在思量怎样去帮宋腾霄的忙，蓦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瞅了杨牧一眼，冷笑说道：“杨武师，听说你在蓟州也有不大不小的名头，原来就只会摇旗呐喊么？”

杨牧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吕思美道：“我们乡下有个笑话，二人吵架，其中一个卷起衣袖，气势汹汹，似乎非得立即和对方打上一架不可。可是当对方起而应战的时候，他却是只敢动口不敢动手了。他骂一句，退一步，大叫大嚷的要人家等他，等他回家去把‘姻伯’请来！”

这个笑话其实是各地都有的，不过多数说的是回去请“哥哥”。吕思美说成是请“姻伯”，当然是调侃杨牧的了。”

杨牧大怒道：“不是看在你是个黄毛丫头的份上，我非得教训你不可！”

吕思美笑道：“好呀，那正是求之不得！要打就赶快打吧，趁你的姻伯还在这儿，有你的便宜呢！”

宋腾霄叫道：“小师妹，这不关你的事，你走吧！”

吕思美笑道：“我可不想做笑话中的主角。你们打得这样高兴，我岂可不凑凑热闹？哈哈，杨武师来吧，来教训我吧！”说到“教训”二字，她已是唰的拔剑出鞘，朝着杨牧的面门，就是一晃。

杨牧大怒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双掌划了一道圆弧，一招“游空探爪”，左掌拍出，右掌向吕思美的肩头抓下。

这一招本是他家传的“金刚六阳手”的绝招，左掌以阳刚之力荡开对方的剑尖，右掌就可以抓着对方的琵琶骨。刚才在酒家里吕思美曾给他一掌推开，他以为吕思美纵然通晓剑术，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内。满以为一定可以手到擒来，心里还在打算要怎样来折辱她呢。

哪知吕思美是谋定而动，早有准备。在空地动手，不比堆满了桌椅的酒店难以腾挪，杨牧一抓抓来，她早已是一飘一闪，使出了寄花绕树的身法，绕到了杨牧的背后了。

杨牧一抓抓空，陡觉金刃劈风之声，心知不妙，反手一掌拍出，身形转了一个圈圈。

他的武功也确是委实不弱，这一招化解得妙到好处，吕思美功力稍逊一筹，剑点歪斜，倘若硬刺过去，刺着了他，也不会伤得很重，却得提防给他抓着。

吕思美当机应变，仗着轻灵的身法，迅即变招，杨牧刚刚转了一圈，脚步未曾站稳，只见剑光耀眼，吕思美又已是从他面前刺来了。

吕思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展开了穿花绕树的身法，和杨牧游斗。端的是俨如蜻蜓点水，彩蝶穿花，衣袂飘飘，绕得急时，就如随风飘舞的一团白影。

杨牧虽然是功力稍胜一筹，打不到吕思美的身上，也是无奈她何。

掌风剑影之中，杨牧一招“阴阳双撞掌”击去，左掌阳刚，右掌阴柔。刚柔两股力道互相牵引，吕思美滴溜溜的转了个身，冷笑说道：“金刚六阳

手也不过如此，见识了！”杨牧一掌击空，陡然间只见剑光一闪，耀眼生缬，饶是杨牧躲闪得快，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襟已是被她的利剑穿过，幸而没有伤着。

齐建业呼的一掌，将来腾霄迫退两步，叫道：“杨牧，过这边来！”迫退了宋腾霄，他的身形也向杨牧这边移动。

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对啦，快去求你的姻伯庇护吧！”杨牧刚才险些给她利剑所伤，吓出了一身冷汗，性命要紧，顾不得她的耻笑，慌忙便窜过去。

吕思美如影随形，跟踪急上，说时迟，那时快，一招“玉女投梭”，明晃晃的剑尖，又刺到了杨牧的背心。

此时杨牧刚好和齐建业会合，齐建业自是不容吕思美伤他，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正巧弹着无锋的剑脊。

齐建业施展的是“弹指神通”的功夫，虽然只是用了五成力道，吕思美已是禁受不起，虎口一麻，青钢剑脱手飞上半空。

宋腾霄连忙一剑向杨牧刺去，这是“围魏救赵”之策，攻敌之所必救，杨牧惊魂未定，身形未稳，如何能够抵挡？当然又唯有依靠齐建业替他解困了。

三方面动作都快，齐建业左时一撞，用了个巧劲，将杨牧撞过一边，横掌如刀，一招“斜切藕”的招式！右掌向宋腾霄臂弯削下。这一招也是攻敌之所必救，宋腾霄一个“盘龙绕步”收剑回身。

就在这霎那之间，吕思美飞身一掠，也已把青钢剑接到手中，退而复上了。

宋腾霄埋怨道：“小师妹，你何苦管这闲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的事不用你管。”

吕思美笑道：“我本来就是爱管闲事，何况你的事怎能说是与我无关？”

宋腾霄知道她的脾气，无可奈何，只好说道：“齐老头儿的擒拿手十分厉害，你可要小心了！”吕思美又笑道：“我知道。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了。嘿，嘿，我只是一个初出道的晚辈，难得有这机会向名震江湖的四海神龙请教，伤了也是值得的啊！”

四海神龙是何等身份，听了这话，不觉脸上一红，心里想道：“我若用重手法伤了这个初出茅芦的小姑娘，只怕要给天下英雄所笑。”当下说道：“谁叫你这女娃儿不知好歹，你若不和杨牧纠缠，我也不会难为于你，你走吧！”

吕思美道：“你们这边两个，我们也是两个。我若走了，你们岂不是占了便宜？”口中说话，手上的那柄青钢剑招数可是丝毫不缓，剑剑攻向杨牧的要害。杨收空手斗不过她的长剑，齐建业无可奈何，又只好腾出手来替杨牧解招。杨牧不敢离开他的靠山，于是变成了双方都是二人联手作战的局面。齐建业本来是被迫应战的，却给她颠倒来说，弄得他啼笑皆非。

杨牧连遇几次险招，怒道：“这野丫头刁滑得很，她自讨苦吃，可怪不得咱们，姻伯，你还是把她先打发了吧，免得她来歪缠。”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原来那个笑话并不是我们乡下才有。”对准杨牧，唰的又是一剑。

齐建业道：“我自有分寸。”沉下了面，喝道：“女娃儿，你再不知好歹，我可不客气了！”

吕思美笑道：“老头儿，你一把斑白的胡子，生了气胡须也会动的，很是有趣！”

齐建业给她弄得啼笑皆非，想道：“这女娃儿也确实是有点可恶，好，待我想个法儿，不伤她的身体，点了她的穴道。”

可是吕思美的“穿花绕树”身法，运用得十分精妙，她好似窥破了齐建业的心思，身子滴溜溜的老是绕着杨牧来转，无形中等于拿了杨牧来作盾牌，教齐建业无法点着她的穴道。

齐建业不由得动起怒来，蓦地一声大喝，加重了掌力，向宋腾霄猛扑。转换目标，心里想道：“待我毙了这个小子，看你这野丫头还能不束手就擒？”

吕思美所受的压力稍松，立即又向杨牧加紧攻击，叫齐建业不能全神去对付宋腾霄。

如此一来，变成了互相牵掣的局面。不过吕思美的功力毕竟是和四海神龙相差太远，而杨牧虽然空手，却可以与她勉强周旋，是以始终还是齐建业和杨牧这边大占上风。

宋腾霄给齐建业的掌力迫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心里可是感到甜丝丝的，“想不到小师妹竟要为我拼命，这次倘若能够脱难，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报答她才好。”

缪长风坐在店中观战，心里可是焦急非常，正想出去帮宋腾霄的一把，忽见一个手拿旱烟杆，披着粗布大褂的老头儿在街头出现，正向着打斗的地方走来。

那店小二跳了起来欢呼道：“这可好了，我的东家来了！”

缪长风心中一动，想道：“莫非这个老头儿乃是隐于市肆的风尘异人，为了结交江湖朋友，才开这间酒店？”

心念未已，那老头儿已是走得近了。店小二站出门口大叫道：“老东家，不好了，快来呀！这几个客人在咱们的店子里打架，去了一拔，又来一拨，屋内打得不够，又打到了大街上。咱们店子里的东西毁了还不打紧，闹出了人命来可不得了！”

杨牧喝道：“识趣的走远一些，别来多管闲事，打坏了多少东西我们自会赔给你。”此时正打到紧要的关头，杨牧这边大占上风。宋腾霄被齐建业的掌力笼罩，虽然奋力解拆，已是力不从心。吕思美气力不加，身法亦已渐见迟滞，远不及刚才的轻灵了。

那老头儿慢条斯理的拿起旱烟杆，吸了口烟，缓缓说道：“老兄，你这话可说得不对了。你们在我的店子里闹出事情，焉能说是我多管闲事？东西可赔，人命可是不能赔的。打死了人，你们一走了之，事情还不是到了我的头上？”

口中说话，脚步逐渐走近。突然就插进打斗的圈子当中！

齐建业本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料想这老头儿定非常人，正想问他。未曾出口，对方已然出手。

此时杨牧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劈去，吕思美则在全副心神用来帮忙宋腾霄抵御四海神龙的攻势，眼看杨牧这一掌就可以把她的琵琶骨打碎，那老头儿陡地插进当中，把吕思美轻轻一推，推出了三丈开外！他用的是一股巧劲，吕思美好似是给他拉开似的。身形只是转了一圈，就站稳了。

杨牧一来是煞不住势，二来也是怒火头上，心道：“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双掌掌力尽发，“蓬”的一声，竟然打到了那个老者的身上。

齐建业大吃一惊，叫道：“ 杨牧，住手！ ”话犹未了，杨牧已是四脚朝天，跌在地上。那“ 蓬 ”的一声，却是他身子触着硬地的声音。

齐建业大惊之下，也不知杨牧有没受伤，无暇思索，一把抓去，抓着了老头儿的烟杆。那老头儿笑道：“ 齐老先生，你也喜欢抽烟么？ ”

以齐建业的功力，这一抓石头也要裂开。他满以为这烟杆是非断不可的，不料只觉触手如烫，一股力道反震他的掌心，手指一松烟杆已是掌握不牢。这招一试，齐建业方始知道对方的功力不在他之下。

齐建业蓦地想起一人，连忙问道：“ 来的可是烟杆开碑陈德泰陈老先生么？ ”

原来陈德泰这根烟杆乃是一件宝物，外表看来，似是漆木，其实却是青铜混合玄铁铸的。玄铁是一种稀有金属，比凡铁重逾十倍。有一次陈德泰和儿位朋友喝酒，酒酣兴起，曾用这根烟杆试演武功，一敲敲碎了一块石碑，是以得了“ 烟杆开碑 ”的外号。齐建业刚才拗不断这根烟杆，反而给震得虎口发麻，也就是因为它是玄铁之故。

陈德泰打了个哈哈，说道：“ 贱名有辱清听，陈某不胜惶恐，齐老先生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了。此次光临小店，请恕有失迎迓之罪。不知齐老先生何以和这两位客人为难，可否看在小老儿的面上，大家一笑作了？ ”

齐建业心道：“ 你倒说得这样轻松？ ”眉头一皱，说道：“ 此事一言难尽。本来冲着陈老英雄的金面，齐某是应该罢手的。但好不容易碰见了这两个人，若不趁此作个了断，以后就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请恕碍难从命！ ”

陈德泰淡淡说道：“ 齐老先生不肯给我面子，那我可没有办法了。 ”

齐建业道：“ 不是我不肯给你面子—— ”话犹未了，陈德泰已是摆了摆手，说道，“ 不必多说了！ ”不听他的解释，回过头来，却对宋腾霄说道：“ 请问宋时轮是阁下何人？ ”宋腾霄道：“ 正是先父。 ”

陈德泰哈哈笑道：“ 怪不得你的追风剑法使得这样到家，原来果然是宋时轮的儿子。那么，你想必就是在小金川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了？ ”宋腾霄道：“ 不错，陈老先生敢情是先父旧交？ ”

齐建业见他们攀亲道故，心里已知不妙，果然便听得陈德泰说道：“ 二十年前，我与令尊缔交，以后就没有见过面，不料他已经仙逝，实是可惜。好，今日碰上了这件事情，你就让我替你了结吧。闲后少说，你们走吧！ ”

齐建业是个久享盛名的人物，怎能丢这面子，喝道：“ 不许走！ ”

陈德泰冷笑说道：“ 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撇开私人的交情不说，我是这间酒店的主人，你们两位和他们两位都是客人，客人在小店闹事，我就有权来管。是我叫他们走的，齐老先生不肯甘休，问我要人就是！ ”

齐建业年纪虽老，火气很大，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说道：“ 好吧，那我就只好领教你陈老哥的烟杆开碑的功夫了。不过，这两个人可还不能够现在就走！ ”

陈德泰烟杆一横，说道：“ 只要你有本领抓得住他们！不过，可先得过我这一关才行！ ”

宋腾霄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声冷笑，说道：“ 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有何妨？齐老先生，你不用担心，宋某既然敢为朋友出头，就不怕三刀六洞，你叫我走，我也是不会走的。陈老伯，小侄多蒙你的爱护，但还是让我自己了断吧。老伯的盛情，小侄心领了。 ”

陈德泰道：“ 不行，事情是在我的店子里闹出来的，我就非管不可！ ”

局面一变，突然变成了宋腾霄和陈德泰争执，大家争着要和四海神龙齐建业交手，倒是颇出齐建业的意料之外。

试了刚才那招，齐建业已知陈德泰的武功不亚于他，心中自忖，和陈德泰单打独斗的话，或许还可以有几分取胜的把握，加上了一个宋腾霄，自己就是必败无疑了。

当然以陈德泰的身份，决不能和宋腾霄联手打他，可是倘若自己出手攻击宋腾霄的话，陈德泰有言在先，那就是迫得他非和宋腾霄联手不可了。

齐建业虽然是在怒火头上，也不能不有点踌躇了。

缪长风从酒店走了出来，说道：“两位老先生可肯听小可一言么？”

店小二跟在后面说道：“老东家，刚才他们打架的时候，这位客官正在喝酒，几乎殃及池鱼，给他们打破头颅。事情的经过，这位客官也是曾经目击的。”

陈德泰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此人精华内敛，双目炯炯有神，显然是个武学行家。不知他是来帮谁的？”虽然店小二的口气，这人似乎是站在自己这边，心里也不能不有点戒备。当下说道：“客官有何指教？”

缪长风道：“依小可之见，冤家还是宜解不宜结的好。”

陈德泰说道：“我是但愿息事宁人，就不知齐老先生愿不愿意。这话你应该和齐老先生去说。”

齐建业方自沉吟，杨牧记起刚才所吃的亏，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来管闲事？”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天下人管得天下事，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也总可以说句话吧。嘿、嘿，依我看来，你们还是和解的好。”

杨牧道：“不和解又怎么样？”

缪长风道：“若然大家都是有仇必报，有帐必算，那么我和你也有一笔帐未曾算呢！对啦，刚才你不也是口口声声要和我算帐的么？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解的好。”

言下之意，齐建业和杨牧若是不肯接受调停，没奈何他也是要和杨牧算帐的了！

杨牧仗着有齐建业作靠山，正要发作，齐建业却忽地瞪他一眼，说道：“让我来说。”口中说话，足尖暗运内力。

这条街道是用石块铺的，齐建业暗运内力，当他移开脚步之时，只见石块上已经给他用脚尖打了两个交叉十字。就好像用斧头凿出来似的，凹痕一般深浅。用脚踏碎石块不难，似这等只是划开两道深浅相等的裂痕，而不波及其他部份，必须内力能够集中一点、操纵自如才行。陈德泰见他显露这手上乘的功夫，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想道：“这老头儿果然名不虚传，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若然只是较量内功，只怕我也未必能够胜他。”

缪长风淡淡说道：“愿聆齐老先生高见。”

齐建业移开脚步，缓缓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是说得不错，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梁子，比如打破了的茶杯，踩裂了的石头，那就恐怕是补不回来，抹不平净的了。”

话中有话，所谓“打破了的茶杯”，只不过是个陪衬，“踩裂了的石头”才是他想要打的比喻。言下之意，除非缪长风可以抹平了石上的裂痕，否则这“梁子”就是终不可解。

这分明是给缪长风出了一个难题。要令缪长风知难而退。

原来齐建业是个武学大行家，陈德泰看得出缪长风是个身怀绝技的人，他当然也是早已看出来了。不过却未能够准确估量缪长风功夫的深浅如何，是以要试他一试。

缪长风不慌不忙的踱着方步，从那块石块走了过去，说道：“天下除非是杀父杀母的不共戴天之仇，否则决没有化解不了的梁子！”

移开脚步，那两个交叉十字已是无影无踪，而且他不仅仅是“抹平”了那两道凹痕而已，整块石头就好似给削去了一层似的，平平整整，什么痕迹都不见了。

这份功夫，纵然不能说是在四海神龙齐建业之上，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齐建业暗暗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想道：“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想不到后辈之中，竟然出现了这许多高手。”

只是和陈德泰单打独斗，他已经没有必胜的把握，倘若不肯接受调停，缪长风一定要和杨牧“算帐”的话，他和杨牧二人，那是必败无疑的了。更何况对方还有宋腾霄和吕思美二人，这二人也是决不肯袖手旁观的。

饶是四海神龙火气再大，在这样强弱悬殊，众寡不敌的形势之下，那也是无可奈何，必须罢手的了！

缪长风显露了这手功夫，仍然恭恭敬敬他说道：“不知齐老先生以为晚辈的话是否得当？”

齐建业道：“阁下高姓大名？”

缪长风道：“小可是蓬莱缪长风。”山东蓬莱县乃是他的籍贯。

齐建业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怪不得陈天宇盛赞他。果然了得。”当下明知故问：“江南陈大侠是你的好朋友？”

缪长风道：“陈大侠折节下交，我可不配称作他的朋友。”

齐建业哈哈一笑，说道：“好，看在两位陈大哥的面上，今日之事，就此揭过。后会有期。”他先提陈天宇，然后才说“两位陈大哥”。“两位陈大哥”虽然也包括了陈德泰在内，显然是主从有别了。还有一层，他只是说“今日之事，就此揭过”，却并没有说就此解开与宋腾霄所结的“梁子”，意思当然只是暂且罢手而已。

陈德泰明知他是遮羞的说话，心里暗暗好笑。但陈德泰但求息事宁人，也就不想再给他难堪了。当下说道：“我还未曾得尽地主之谊呢，齐老先生请进小店再喝一杯。”

齐建业冷冷说道：“多谢你了，不啦！”回过头来，拂袖便走。他一走杨牧当然也是灰溜溜的跟着他走了。

吕思美“噗嗤”一笑，说道：“这老头儿真是死要面子，可笑得紧！分明是自知不敌，偏要说是看在江南陈大侠的份上。这事却与陈天宇又有什么相关？”

陈德泰笑道：“原来是缪大侠，小老儿是久仰大名的了。多亏缪大侠显露了这手神功，否则只怕还吓不走这四海神龙呢！”

缪长风笑道：“陈老前辈给我脸上贴金，我可担当不起。”

宋腾霄因为是久居在边荒之地的小金川，却不知缪长风的名头，但见陈德泰这样称赞他，对他也不由得另眼相看。不过由于缪长风刚才在酒店里曾经暗助过段仇世一臂之力，宋腾霄却是不免对他尚有芥蒂。

陈德泰哈哈笑道：“相请不如偶遇，今日我得见故人之子，又得与缪兄幸会，就请大家都来同喝一杯。”

宋腾霄忽地淡淡说道：“ 缪先生，你刚才在酒店里显露的那手功夫，更是令我佩服！ ”
陈德泰不知就里，说道：“ 缪大侠，你刚才显露了什么功夫，可惜我没有眼福见到。 ”
缪长风道：“ 没什么。刚才那姓杨的几乎打到我的头上，我和他开个玩笑，泼了他一脸酒。 ”
陈德泰哈哈笑道：“ 这姓杨的最是可恶，缪兄，你这个玩笑开得好。 ”
吕思美心直口快，禁不住就说道：“ 缪先生，想不到点苍双煞也是你的朋友。 ”
缪长风淡淡说道：“ 我是个浪荡江湖的人，三教九流的朋友识得不少。不过点苍双煞却不是我的朋友。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也想和他们结交结交。 ”
陈德泰道：“ 不错，我听说点苍双煞乃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行事虽然有点怪僻，却也并无多大过错。尤其是冷面书生段仇世，文才武艺俱都出色当行，的确是值得交一交的朋友。你们为何提起了他？ ”
一来是因为涉及好友孟元超的私德，宋腾霄不便说给陈德泰知道；二来陈德泰的口气对段仇世又颇有赞许之意，宋腾霄就更不便说了。当下悄悄向吕思美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叫她不可多言，便含糊其辞他说道：“ 没什么，不过老伯所说的那个冷面书生段仇世，适才恰好到过这里，是以我们随便问问。 ”
陈德泰道 :“ 哦，他到过这里，可惜我来迟了一步。想必他是已经走了？ ”
那店小二接着说道：“ 他还未曾来得及坐下喝酒，那齐老头子就跑进来要找他打架了。缪先生暗中帮了他一把忙，他才能够逃跑的。 ” 他故意隐瞒了宋腾霄曾和段仇世打架之事，说成了好像段仇世是和宋腾霄站在一边的。
陈德泰说道：“ 原来如此。这位冷面书生行事怪僻，得罪了四海神龙也不稀奇。哈哈，如此说来，你们虽然都是并不相识，却倒是同仇敌汽呢！ ”
陈德泰这么一说，床腾霄自是更不便再提了。只好甚是尴尬的应道 :“ 是呀，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碰见他。 ”
缪长风微微一笑，跟着说道：“ 宋兄和吕姑娘，你们的一位好朋友倒是和我相识。 ”
宋腾霄怔了一怔，道：“ 是谁？ ”
缪长风道：“ 云紫萝。 ”
吕思美喜欢得跳了起来，说道：“ 原来你听见了我们刚才的说话了。我们正想找云姐姐呢，她在哪里，你知道么？ ”
缪长风道：“ 她在她的姨妈萧夫人那里。 ”
宋腾霄诧道：“ 她有一位姨妈，我倒未知。是住在哪里的？ ”
缪长风道：“ 在太湖中的西洞庭山。不过她们现在是否还在那儿，我可就不知道了。 ”
吕思美道：“ 为什么？ ”
缪长风道：“ 说来话长—— ”
陈德泰笑道：“ 对啦，咱们还是进去一面喝酒，一面再说吧。 ”
店小二打扫干净，重整杯盘，缪长风把他和云紫萝相识的经过，以及云紫萝在西侗庭山的遭遇，一一告诉了宋腾霄。
吕思美道：“ 啊，这个消息咱们应该尽快传报给孟大哥知道。 ” 又道：

“ 缪先生，你帮了云姐姐这样的大忙，我们都很感激你。孟大哥知道了，更要感激你。 ”

缪长风道，“ 你说的这位孟大哥可是孟元超、孟大侠么？他和云女侠——”

吕思美道：“ 云姐姐、孟大哥，和这位宋师哥，他们三人是从小就在一起，一同长大的。 ”缪长风道：“ 哦，原来如此。 ”

宋腾霄忽地冷冷说道：“ 缪先生，你对云紫萝倒似乎很是关心。 ”

缪长风本来想从吕思美的口中，探听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关系的。听了宋腾霄这话，心里很不舒服，也就不便再问吕思美了。当下苦笑说道：“ 我这个人是有点好管闲事。 ”

陈德泰笑道：“ 我也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对啦，说起了孟元超，我倒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 ”

吕思美怔了一怔，说道：“ 孟大哥有什么可笑的事情传之众口。 ”

陈德泰道：“ 做出这件可笑事情的人不是孟元超，但却把他牵涉在内。 ”

吕思美道：“ 那人是谁？ ”

陈德泰喝了一杯酒，说道：“ 宋世兄，你们敢情是要到泰山去的。是吗？ ”

宋腾霄道：“ 不错，但只怕是赶不上泰山之会了。 ”

陈德泰道：“ 扶桑派的开宗大典已经举行过了，但一定还有许多客人未散去的。 ”

接着说道：“ 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大会上的。做这件可笑的事情的人是杨牧。我有一位参加泰山之会的朋友，昨天经过这里，告诉我的。

“ 杨牧请齐建业替他出头，硬说孟元超勾引了他的妻子，后来水落石出，才知道云紫萝是在西洞庭山，根本就没有见过孟元超的面。

“ 家丑不宜外扬，古有明训。何况是在别人开宗立派的大会之中，当着一众英雄的面？而且整个事情又只是捕风捉影！天下竟有如此疑心之重，重到连面子也不要的丈夫，你说可不可笑。 ”

宋腾霄可是笑不出来。陈德泰以为是“ 捕风捉影 ”，他却是知道“ 事出有因 ”的。对这件事情，他只是为孟元超感到难过。当下陪着干笑几声，便即扭转话题，逗引陈德泰谈论泰山之会的奇闻异事。

宋腾霄感到难过，缪长风则是感触更多了。

第二十五回　破镜难圆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萧寒，夜悄悄，恨无穷。难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

——孙道绚

宋腾霄对他心怀芥蒂，只顾和陈德泰说话，不知不觉把他冷落一旁。

缪长风大口大口的喝酒，酒意有了几分。酒在杯中摇晃，云紫萝的影子在酒中摇晃。

湖上相逢，梅林练剑，花下谈心。与云紫萝的许多往事，蓦地里都兜上心头了。

“唉，我是落拓江湖，她是飘泊人海。我们都是一样的运蹇时乖。不过她的遭遇却比我更难堪得多，不知她能不能支撑得住？”

陈德泰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发觉缪长风似乎落漠寡欢，瞧出有些不对，遂举杯笑道：“缪兄，今日难得相逢，我敬你一杯。喝过了酒，我还有事要求你呢。”

缪长风一饮而尽，说道：“陈老先生有何吩咐？请说。”

陈德泰道：“久仰缪兄文武全材，请缪兄给我留个墨宝。”

缪长风笑道：“老前辈开我玩笑了！文武全材四字，我怎么当得起，老先生，你才是令我饮佩的文武全材，我怎敢班门弄斧？”

陈德泰道：“我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

缪长风道：“这幅中堂想必是老前辈的笔迹？”

陈德泰笑道：“写着玩的，我是老来无聊，故此对朱竹垞这首词特别喜爱。”

缪长风道：“这首词我也喜欢。词中固然是有满腔抑郁，也有一股豪情。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晚辈落拓江湖，对这几句也颇有同感呢。”

陈德泰笑道：“听说缪兄尚未娶妻？”

缪长风怔了一怔，一时不懂他的意思，未曾接口，陈德泰已接着说道：“落拓江翙，且吩咐歌筵红粉。这也是朱竹垞的词句。缪兄游侠江湖，恐怕是没有闲精侧帽歌场的了。不过若能求得个红颜知己，共偕白首，那也是人生一大美事。”

缪长风笑道：“人过四十不娶，不宜再娶。再说红颜知己，又岂易求？”

陈德泰道：“这种古人的迂腐之言，岂能奉为金科玉律？”

吕思美笑道：“陈老前辈，你劝缨先生娶妻，莫非你是有意为他做媒？”

宋腾霄却冷笑说道：“缨先生的心目中恐怕是早已有了人缪长风的酒意已经有了七八分了，对他们的话恍若听而不闻。他此时正在想着云紫萝：“红颜知己，我本已有幸相逢，可惜又失之交臂了。”一时间颇有“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感慨了。

陈德泰见他若有所思，笑道：“缨兄可是正在思索佳句么，我替你准备纸笔。”

忽听得脚步声响，进来一个女客。

店小二迎上前去，赔笑说道：“小店正在修理，今天不做生意。请女客人见谅。”这店小二其实是陈德泰的徒弟，他知道师父此时一定是不愿意有人来打扰的，故此也不请示，就替师父挡客了。

他以为还要费一番唇舌的，因为陈德泰和缨长风他们正在喝酒，这女客说不定要提出质问。

不料这女客却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刚刚踏进门口，忽然就似呆住了。

这女客头上戴着孝，穿的是黑色的寡妇衣裳，脸上木然毫无表情。站在门口，就似一尊石像。

店小二吃了一惊，忙道：“女客人，你怎么啦？”

话犹未了，那女客已是倏的转过了身，就这样的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有说。

店小二大为诧异，哼了一声，笑道：“这女客人不是神经病就一定是哑吧。”

陈德泰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见这女客人身法轻灵，走得甚快，心里起疑，正想问在座之中有谁认得这个女客，话未出口，缨长风忽地站了起来，说道：“我有急事，请恕少陪。他日归来，再替老先生涂鸦补壁。”匆匆忙忙的说了这几句话，好像生怕陈德泰不许他走似的，话一说完，旋风似的便冲出去了。

吕思美道：“咦，这是怎么一回事。”

宋腾霄冷笑道：“真没礼貌，我瞧多半是他看中了人家的小寡妇。”

吕思美道：“宋师哥，我不许你说这样轻薄的话。”宋腾霄面上一红，拿起酒杯，掩饰窘态，说道：“他走了也好，咱们喝酒。”

陈德泰心道：“缨长风一定是和这女客人相识。”他是老成长者，不愿谈论别人私事，于是也举起了酒杯，笑道：“对，咱们还是喝酒吧。”

吕思美拿起酒杯，却不噶酒，似乎在想什么事情似的，半晌忽地说道：“宋师哥，这个女人我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宋腾霄刚才没有怎么留意，此时给吕思美提醒，想了一想，“咦”了一声说道：“不错，的确好像是哪个熟人似的，她是谁呢？不对，不对！”陈德泰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不对？”

吕思美道：“宋师哥，你以为是云紫萝？”

宋腾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是有点相似。但云紫萝烧成了灰我也认识，怎会变了个人！”殊不知这女客人可正是云紫萝！

原来云紫萝是戴着人皮面具的，这张面具是缨长风所送，故此只有缨长风知道是她，旁人都看不出来。

“腾霄还是从前的模样，而我已是历尽沧桑。唉，旧梦尘封休再启，此心如水只东流。西子湖边，姑苏台畔，三人同游的往事，今生是恐怕不能再有的了！”

友情并未淡忘，往事已是不堪回首。云紫萝为了不想给孟元超知道她的行踪，是以只好连宋腾霄也避而不见了。

“高巢乳燕，各自分飞。值得高兴的是他们也都找到了伴侣了。元超性情沉毅，朴实无华，配上那位林掌门一定可以创出一番事业。腾霄风流文采，潇洒不羁，配上这位聪明活泼的吕姑娘，也似乎更为适合。”云紫萝在心里暗暗为他们祝福。

跟着就想到了缨长风，“我本来希望他和元超能够成为朋友的，想不到却是腾霄和他先结上了。缨长风想必会知道是我吧，他会不会告诉腾霄呢？”

心念未已，忽听得有人叫道：“紫萝，紫萝！”来的人可不正是缨长风！

云紫萝心乱如麻，低首疾行。缨长风走到她的身边，笑道：“紫萝，难

道你也要躲避我么？你有什么心事，可不可以让我替你分忧？”

虽然只是寥寥数语，其中却包含了多少关怀，多少情意？两人目光相接。好像有一股暖流流过全身，云紫萝深深感觉到一份友谊的温暖了。

“终于还是瞒不过你的眼睛，”云紫萝苦笑道，“腾霄呢？你一个人追出来，他们不起疑么？”

“你看见我们，一言不发，立即就走。我猜想你大概是不愿意给宋腾霄认出你吧？所以我也就不告诉他们了。”缪长风笑道，“至于他们是否起疑，那我可顾不得了。”

云紫萝幽幽叹了口气，说道：“我本来应该见一见宋腾霄的，小时候我们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缪长风插口道：“我知道。宋腾霄已经告诉我了。”云紫萝低下头续道：“但想了想，还是不见的好。”

缪长风道：“紫萝你怎么会来到这儿？”

云紫萝忽地脸上一红，好像想说甚么，事情难于出口似的，对缪长风问她的说话，也不知是听不见还是不想回答，目光中透露着一派迷茫，只是在看着缪长风。

缪长风道：“紫萝，你想说甚么，说吧！”

云紫萝一咬银牙，终于说了：“我的事情慢慢再告诉你。我先问你，你可见着了他没有？”

缪长风见她欲说还休的样子，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说道：“你问的可是尊夫？”

云紫萝银牙一咬，涩声说道：“我问的是杨牧！他已经不把我当作妻子，我也不能把他当作丈夫了！”“尊夫”二字，刺耳钻心，云紫萝积压在心头的悲郁，终于像冲破堤防的洪水，发泄出来了。

缪长风吃惊道：“紫萝，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

云紫萝道：“我现在的心乱得很，你先别问我，只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话。我要知道杨牧和宋腾霄是否已经见了面，闹出了些什么事情来了？”

原来云紫萝踏进这个小镇之时，正是杨牧跟着齐建业逃出去的时候。幸亏云紫萝戴着人皮面具，她闪过路旁，杨牧匆匆而逃，对她似乎没有留意。

缪长风道：“你定一定神，我慢慢告诉你。”两人并肩走了一会，云紫萝没有刚才那样的激动了，缪长风这才把在酒店里发生的事情，说给云紫萝知道。

谈及杨牧和宋腾霄冲突的经过之时，缪长凤的措辞已经是力求审慎，避免刺激云紫萝的了。但云紫萝听了，仍是不免再次激动起来。心上的伤口本来未曾复合，现在又好像给利针扎了一下似的，滴着鲜血了！

半晌，云紫萝叹了口气，说道：“他作践我也还罢了，还要辱及我的朋友，甚至不借制造谣言，把四海神龙请出来难为我的友人。你说，我们怎么还能够重作夫妻？”

缪长风道：“夫妻分手，固然是一大不幸，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好比身体长了一个毒瘤，忍得一时之痛，割了或许更好。紫萝，你别难过。你的事情可以和我说吗？”

云紫萝抹去了眼泪，说道：“我知道你心上有许多疑团。好吧，你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

忍着心头的绞痛，云紫萝把难堪的往事，从头说起，全都告诉了缪长风。

有些事情，过去母亲问她，她不愿意说的，现在也告诉了缪长风了。要知道她在深受刺激之余，实在是需要一个了解她的朋友，让她可以倾吐心中的抑郁啊！

说了半个时辰，云紫萝方始把这前因后果说完。说完了之后，这才忽地自己也感到诧异起来，缪长风不过是自己新相识的朋友，为什么自己竟然肯把藏在心底的最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呢？

但说也奇怪，对缪长风倾吐之后，她的眼泪虽还是在流，心中却已是平静得多，舒服得多了。

缪长风缓缓说道，“有句话说得好，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云紫萝道：“当真死了倒还好些。可是，可是，唉！”

缪长风一时误解她的意思，涩声说道：“夫妻的情份，本来是不容易一刀两断，不过——”

话犹未了，只见云紫萝已是珠泪盈眶，哽咽说道：“我和杨牧还有什么夫妻情份！你不懂，唉，你不懂的！我，我，我已经有了……夫妻可以一刀两断，母子是不能一刀两断的，你，你明白吗？”

缪长风瞿然一省，说道：“你怀有杨牧的孩子，我早已知道。你不用担忧这个孩子将是无父孤儿，如果你不嫌冒昧，我，我毕竟是一个上了四十岁的中年人，临到求婚之际，反而比一个年青人更为害羞，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措辞才好。对云紫萝他虽然是早就有了爱慕之心，也还想不到这样快就要向她求婚的。

云紫萝心头鹿撞，脸上发烧，幸亏她是戴着面具，脸上的神情没有让缪长风瞧见。

这件事情来得太过突然，一时间云紫萝也不知如何是好。但在她定了定神之后，终于得了一个主意，装作听不懂缪长风的意思，说道：“缪大哥，多谢你的关怀，这个孩子，将来我也是要托你照顾的，你若不嫌冒昧，我想和你结为异姓兄妹。不瞒你说，我没有兄长，在我的心里，我是早已把你当成哥哥的了。”

缪长风呆了一呆，想不到她是这样回答，同样的一句“不嫌冒昧”，意义却是大不相同。

云紫萝强抑心神，微笑说道：“缪大哥，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莫非是嫌我配不上做你的妹妹吗？”

缪长风苦笑道“不，不。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云紫萝笑道：“好，那么咱们就撮土为香，当天一拜。”

两人结拜过后，云紫萝道：“缪大哥，你上哪儿？”

缪长风道：“我是浪荡惯了的，没有一定的去处。你呢？”

云紫萝道：“我想回三河原籍找我姨妈。”

缪长风道：“我和你一同去好吗？”

云紫萝怔了一怔，说道：“这个，这个恐怕不大方便吧？人言可畏——”

缪长风恢复了豪迈的故态，哈哈一笑，说道：“紫萝，我只道你是女中丈夫，怎的也有这许多顾虑。咱们如今已是兄妹，要避什么嫌疑。只要你信得过我是个光明磊落的男子，别人的闲话，又何必管它？”

云紫萝正自踌躇未决，忽听得有人飞跑的脚步声。跟着说话的声音也听得见了。

说话的那两个人竟然是四海神龙齐建业和她的丈夫杨牧！

只听得齐建业说道：“杨牧，我看多半是你的瞎疑心吧。你的媳妇儿在西洞庭山，怎会突然跑到这里？”

杨牧说道：“你老人家刚才恐怕没有看得清楚，那个女人确实有点像云紫萝。”

齐建业道：“你敢情是想媳妇儿想得疯了？你说的那个女人分明是个乡下妇人，有哪点和云紫萝相像？云紫萝怎样变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

杨牧说道：“面貌虽然两样，可是我和她是做了八年夫妻的，她走路的姿态和一些我日常看惯了的举止可是瞒不过我。我一见她就觉得似曾相识，叫我如何不起疑心？”

幸亏是隔着一个山坳，云紫萝和缪长风还没有给他们瞧见。

云紫萝心里暗暗叫苦，想道：“我只道他没有留意，却原来他是看得这样仔细，早已起了疑心。”

缪长风握着她的手，低声说道：“别慌，你现在还不想和他们撕破脸，是不是？”云紫萝六神无主，点了点头。缪长风道：“好，那咱们就暂且躲他一躲，躲不过去，由我出头应付。”

他们是在一条山边的小路行走的，两人刚好躲进松林，齐建业和杨牧也已经走过山坳，来到了他们原先所在的地方了。

齐建业似乎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说道：“从这小镇出来，只有两条路，东面那条路我们已经追出十里之外，没有见着。如今在这条路也走了十多里了，也仍是鬼影不见一个。我看那个农妇恐怕是早已回家了。”

杨牧说道：“我知道你老人家不相信那女人是云紫萝，但我若然不再见她一见，心里的疑团总是难以消除。”

齐建业忽地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我说泄气的话，媳妇儿已变了心，她回来也没有用。我劝你还是放手了吧！”

杨牧说道：“我宁可把她找了回来再把她扔掉，这口气我受不了！再说我们杨家出了这样贱人，辱及家门，杨家的亲戚也没面子！”

云紫萝听了这话，气得发抖。缪长风在她耳边说道：“忍耐点儿，他们就要过去了。”

不料他们忽然停下脚步，不走了。

杨牧说道：“这里有一片松林，说不定她是躲在里头，咱们进去搜搜。”

齐建业无可无不可地说道：“好吧，你既然有这疑心，那我也不妨陪你进去看看。”

云紫萝手心淌汗，说道：“缪大哥，我不能连累你，让我出去！”

缪长风紧紧握着她的手，说道：“天塌下来我也不怕，我只怕坏了你的名声！你不许动，让我出去！”

云紫萝苦笑道：“我的名声反正是已经坏了，让我出去！”

两人正在争着出去，杨牧也已经走到林边，忽听得有个人叫道：“齐大哥，怎么你还在这儿呀，咱们可是巧遇了！”

缪长风喜出望外，说道，“有救星了，来的是江南大侠陈天宇，他是我的好朋友，一定会帮我的。”

云紫萝道：“那你也不用出去了，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在树林里小声谈话，路上陈天宇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来到。

陈天宇说道：“齐大哥，你那天走得太快，我本来想请你到舍下盘桓几

天的。不过，好在现在又遇上了。令亲若无别事，也请一同去吧。”原来陈天宇父子是后一天才下山的，他们只道齐建业早已走远了，是以在这里遇见，颇有意外之喜。

齐建业道：“多谢陈兄厚意，不过我还有点小事在身，他日再到贵府叨扰陈兄吧。”

陈天宇道：“齐大哥，你有何事，可否见告？”

齐建业本来就不相信那个女人是云紫萝，说出来恐怕惹陈天宇笑话；二来陈天宇在泰山之会那天，是帮孟元超说好话的，换言之也就是他对杨牧根本就不相信。齐建业是更不方便说了。当下只好说道：“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不过我这世侄受了点伤，我想还是陪他回家调治的好。”

陈天宇道：“杨兄不是伤得重吧？不如到我家里，一样可以调治，还可以省得扶病再走长途。”

杨牧知道瞒不过陈天宇的法眼，说道：“多谢陈大侠好意，我只是一点点轻伤。”

陈天宇哈哈笑道：“既然你们两位没有什么紧要的事，那么这个东道主我是作定的了。齐大哥，我知道你是喜欢结交朋友的人，有两位朋友，我希望你和他们结识，所以你非接受我的邀请不可！”

齐建业不得不问：“是哪两位朋友？”

陈天宇笑道：“一位是烟杆开碑陈德泰。齐大哥想必还未知道，陈德泰就在这小镇上开了一间酒店的。我此来正是要拜访他。”

齐建业甚是尴尬，说道：“这位烟杆开碑我已经见过了。”

陈天宇道：“啊，你已经见过他了，那更好啦。咱们一同回去，找他喝酒。”心里可是有点奇怪：“陈德泰素来好客，他既然见着了四海神龙，为什么不留佳客？”

齐建业道，“还有另上位朋友是谁？”

陈天宇道：“就是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位缪长风。上个月他去了西洞庭山，说过还要到舍下一趟的。”

齐建业更是尴尬，说道，“这位缪长风我也见过啦！”

陈天宇大感意外，说道：“什么时候，在哪里碰上的？”

齐建业淡淡说道：“就是刚才在烟杆开碑陈德泰的酒店里。”

陈天宇见他面色甚是难看，吃了一惊，说道：“敢情你们是，是有了什么误会？”

齐建业忍不住爆发出来，说道：“误会没有。只是你这两位朋友和敝亲杨牧倒是结了一点梁子。”

陈天宇道：“啊，什么梁子，可以冲着我的面子化解么？”

杨牧道：“不必再提它啦，这梁子也已经化解了。”

涉及私人的恩怨，本来就是江湖中人视为禁忌的一种事情，杨牧不肯说，陈天宇自也不便多问，当下哈哈一笑，说道：“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俗语说得好，不打不相识。你们大概还未至于动上手吧？就是打过架，那也无妨。咱们一同回去喝酒，彼此哈哈一笑，也就是了。怎么，你们不肯赏我这个面子吗？”

陈天宇有江南大侠之称，乃是武林中的领袖人物之一，论起武林中的地位，他还在四海神龙齐建业之上，他既然说到这样的话，齐建业自是不能不卖他的面子，心里想道：“那个姓宋的小子，这个时候，大概也该走了。哼，

就是不走，我四海神龙也不怕见他。”于是就答应了陈天宇的邀请。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缪长风听得他们的脚步声已经去得远了，松了口气，笑道：“紫萝，咱们也可以走啦。”

云紫萝揭开面具，深深吸了口气。缪长风见她面色苍白如纸，吃了一惊，说道：“紫萝你怎么呢？”

云紫萝道：“让我再歇一歇。”原来她刚气得发抖，此时气还未过，想站起来，只觉得全身乏力。

缪长风道：“一个人但求问心无愧，别人诬蔑，又何必去理会它？不过，紫萝，你有孕在身，我实是放心不下，你让我伴你回家吧，咱们已经是兄妹了，做哥哥的照料妹妹，你要避忌么？”

云紫萝一跃而起，说道：“你说得对，但求无愧我心，又何须害怕人言可畏！”本来她是有点顾虑的，受了这场刺激之后，反而下了决心了。

云紫萝抖落身上的尘沙，与缪长风步出幽林，迎着耀目的阳光，心上的阴霾也好像在阳光下消失了。

自此两人兄妹相称，一路同行。这种微妙的感情，起初大家还有点不习惯，渐渐也就习惯了，相处得当真就像兄妹一般。缪长风固然是个豪迈不羁的汉子，却也颇能以礼自持。云紫萝对他越发敬重，心境也是逐渐开朗了。

一路平安无事，这日到了蓟州，云紫萝的故乡就是在蓟州属内的三河县的，相去不过是两日的路程了。

“近乡情更怯”，云紫萝微喟说道：“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未满十岁，现在虽非老大回乡，只怕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

缪长风笑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重来旧地，山水有情，又何须定要有人相识？何况你至少还有一亲人在乡下呢。”

云紫萝笑道：“你说得真美。故乡的山水也许比不上江南，但却确是常在我的梦中重现的。这座北芒山就是我小时候常常游玩的地方。”

北芒山是蓟州境内的名山，绵延百余里，云紫萝的故家就在山的那头，此时他们正从山下经过。

行走问忽听得有人叫道：“威——震——河——朔，远——近——闻——名。”是四个人的声音，周而复始的连接着唱出来的。抬头一看，只见前面人影绰绰的约有十多个人。打着一面绣着黑鹰的镖旗。

缪长风道：“原来是震远镖局的人。”震远镖局是北五省最大的一间镖局。镖局习惯，经过他们认为可能有强人出没的地方，走在前面的四个“趟子手”（走镖时喝道开路的伙计）是要拉长声音，唱出本镖局的名字的。“威震河朔，远近闻名。”就包含有“震远”二字：不过缪长风也有点奇怪，心里想道：“从未听说北芒山聚有强人，而且这里接近都门，正是震远镖局的地头（震远镖局开在北京），他们何用这样大张旗鼓？”

回头一看，正想和云紫萝说话，忽见云紫萝面上变色，匆匆忙忙的把人皮面具拿了出来戴上。

缪长风听她说过她的姨妈和震远镖局的总镖头结有梁子的事情，心里想道：“莫非她是不想给震远镖局的人认识。但这是她姨父母的事情，结这梁子时候，她还是小孩子呢，却又与她何干？何须这样避忌？”他却怎知云紫萝乃是另有原因。

缪长风还未来得及问她，那班震远镖局的人已经走近。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班镖局的人，忽地一字摆开，拦住他们的路。
缪长风大为惊诧，说道：“我们是赶路百姓，又不是强盗。你们拦了路不许我们走，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满面麻子的年青镖师走了出来，冷冷说道，“这娘儿是你什么人？”
缪长风气往上冲，怒道：“关你什么？”
一个像首领身份的人说道，“成龙不可无礼，阁下可是缪长凤缪大侠？”
缪长风道：“大侠两字不敢当，缪长风正是在下。请问阁下可是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
那人说道，“不错，我正是韩威武。”
缪长风抱拳说道：“久仰了。请问韩总镖头：何故留难？缪某自问可没有得罪贵镖局！”
韩威武道，”缪大侠言重了，我们怎敢留难阁下。我们只是想要知道，这位娘子究竟是何人？”
缪长风道：“是我的妹妹，怎么样！”
那麻子忽地冷笑道：“恐怕不是吧！”
缪长风大怒道：“是也好，不是也好，与你何关？你意欲如何，爽快说吧！”
韩威武仍然保持一份礼貌的微笑，说道：“缪大侠切莫误会。他是好意。”
缪长风正自莫名其妙，只见那个麻子已经走到云紫萝面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说道：“弟子闵成龙特来拜见师娘。师娘驾到，请恕迎接来迟。”
原来这个麻子正是杨牧的大弟子阂成龙。他本来是个英俊少年，只因为那次宋腾霄来到杨家，“灵堂”夺子，他在宋腾霄与杨大姑的恶斗之中受了池鱼之殃，给宋腾霄反打回来的梅花针变成麻子的。
伤他的人虽然是宋腾霄，但事情却是因云紫萝而起。何况他也曾为追索师父的拳经剑谱之事，和师娘闹翻，还给云紫萝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怎能不把云紫萝恨入骨髓！
云紫萝又是生气，又是吃惊，心里想道：“杨牧都不能马上认出我，他怎么知道我呢？”此时想要不承认也是不行，因为只要一开口说话，就难以隐瞒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闵成龙又冷笑道：“师娘何故遮掩本来面目，是因为出了杨家，有了新人，故而羞见故旧么？师娘，你虽然出了杨家，弟子也还是不敢不认师娘的，师娘，你又何必如此？”
云紫萝给他气得几乎炸了肺，一怒之下，剥下面具，斥道：“闵成龙你给我滚开！”刚要给他一记耳光，还未打到他的面上，忽地又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你这贱妇还敢打人，给我住手！”
云紫萝心头一震，又气又怒又惊，手掌微颤，只听得“拍”的一声，那记耳光略失准头，没有打着闵成龙的面门，却打着了他的肩头琵琶骨下三寸之处，这一下痛得更加厉害，闵成龙口喷鲜血，摔出一丈开外。幸而琵琶骨没给打碎，否则更是不堪设想。
那个毒骂云紫萝的人走出人丛，扯下了面具，冷笑说道：“你有人皮面具，我也有人皮面具，你以为瞒得过我吗？哼，哼，捉奸捉双，捉贼拿赃，如今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不过令我想不到的，原来你的奸夫不是孟元超，却又换了缪长风了！水性杨花，真是可耻！”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云紫萝的丈夫杨牧！

原来杨牧那天找不着云紫萝，疑团莫释，一直耿耿于心。四海神龙齐建业被江南大侠陈天宇邀去作客，而且他是武林领袖身份，也开始觉得此事有点无聊，不愿意再陪杨牧到处去找云紫萝了。

杨牧没有办法，想起了大弟子闵成龙是震远镖局的镖师，总镖头韩威武和他的交情也很不浅，于是快马入京，跑到震远镖局求韩威武帮忙。韩威武一来是也有利用杨牧之处，二来他也想做出几件惊动武林的事情，以求扬名立万，三来听说云紫萝所要投奔的姨妈，正是他仇人的妻子，于是便立即答应了。

他们既然知道了云紫萝要回三河原籍，北芒山正是她必经之路，韩威武就带了几个得力镖师，和杨牧师徒一齐，赶来这里拦截，果然恰巧给他们碰上。杨牧计划周详，先叫闵成龙出面，逼使云紫萝露出本来面目，他这才以丈夫的身份，出来“捉奸”。

云紫萝气得几乎晕倒，强自支持，颤声骂道：“你，你含血喷人……”

杨牧冷笑道：“含血喷人。嘿，嘿，你这奸夫可是活生生的站在这儿！”口中说话，一抓就向云紫萝抓下！

缪长风担心云紫萝有孕在身，大怒喝道：“杨牧，你狗嘴里不长象牙，你敢动她一根毫发，我决不将你放过！”

杨牧冷笑道：“天下可没见过这样凶横的奸夫，不过你这样一来，可也是不打自招了！各位朋友请作见证，杨某今日拼了受奸夫淫妇所害，也叫你们决计难逃公道。”口中说话，手腕一翻，又向云紫萝抓去！

缪长风怒不可遏，喝道：“是非黑白，终有水落石出之时。管你说些什么，我都不怕！”飞身一摇，人还未到，掌风已是震得杨牧退了一步。

忽觉背后生风，缪长风心头一凛，知道此人掌力非同小可。本来他也不想取杨牧的性命，震退了他，便即反手一掌，先御敌。

双掌相交，声若郁雷。缪长风身形一晃，斜跃三步，回头看时，只见背后袭来的这个人果然是震远镖局总镖头韩威武。

韩威武喝道：“你拐了人家的妻子，还敢行凶，韩某本领纵不如你，也非主持公道不可！”云紫萝正在危急之中，缪长风哪有闲心和他分辩？当下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你要狗拿耗子，那也随你的便！”

“狗拿耗子”即是多管闲事的意思，本来是一句北方民间的俗语，缪长风随口说了出来，韩威武听了，却是禁不住勃然大怒了。须知他是以北五省的武林领袖自居的，岂能让人以狗相比。

韩威武大怒喝道：“你敢口出污言，辱骂于我！”话犹未了，只听得乒乓两声，原来是他手下的两个镖师，上前拦阻缪长风，给缪长风的连环飞脚踢翻了。

缪长风喝道：“镖局的朋友，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硬要插手，可休怪我不再客气！”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缪长风向杨牧冲过去的时候，韩威武亦已赶至，又是一掌，向他的背心劈来了。

缪长风心中焦躁，想道：“他既不知进退，不给他一点厉害瞧瞧，只怕是不行了！”一个回身拗步，身形侧立如弓，双掌平堆如箭。左掌用的是阳刚之力，右掌用的是阴柔之力，两股力道，互相牵引。韩威武所发出的力道，给他化解于无形，陡然间只觉对方的掌力便似排山倒海而来，饶是韩威武功力深厚，胸口也好像给大石压住似的，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盘旋！

韩威武闷哼一声，脚步未稳，一个旋盘，又已从缪长风侧面扑到！嘶哑着声音喝道：“ 缪长风，我与你拼了！ ” 缪长风只道可以摔他一跤的，不料他立即便能反击，亦不禁心头一凛：“ 果然不愧是威震河朔的总镖头，一场恶战，恐怕是难以避免了！ ”

韩威武看似身形歪斜，脚步不稳，其实却是最难练的 ” 醉八仙 ” 身法。韩咸武见识过他的本领，此时早有提防，掌法用得虚实莫测，飘忽不定，登时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他影子。缪长风只要稍有不慎，就要着了他的道儿。

那两个给缪长风踢翻的镖师各自一个鲤鱼打挺，同时跃起，只觉并不怎么疼痛，都是甚感意外。原来缪长风用的是一股巧劲，并非有意踢伤他们的。

可是震远镖局的镖师在江湖上一向是横行惯了的，仗着镖局这块威震河朔的招牌，谁不给他们几分情面，几曾吃过如此大亏？是以这两个镖师虽没受伤，镖局的人却已动了公愤，一窝蜂的扑上来了！

缪长风冷笑道：“ 贵镖局果然不愧是自称威震河朔，当真是人人了得，个个威风！ ” 话中有话，当然是讥讽震远镖局以多为胜了。

韩威武面上一红，喝道：“ 惩戒武林败类，用得看讲什么江湖规矩！ ” 他是五行拳的高手，口中说话，招数丝毫不缓，拳打、掌劈、指戮，全取攻势，前招未收，后招即发，连用 “ 劈、钻、炮、横、崩 ” 五字诀，蕴举着五行生克的深奥武学，攻势展开，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缪长风兀立如山，不为所动，在掌法中兼施擒拿化解之技，韩威武疾攻了五十余招，儿是占不到他的便宜。有两个镖师迫得太近，给缪长风一个分筋错骨手法，只听得咔嚓连声，两个人的手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给他拗断！

蓦地风生两侧，一刀一枪，左右斫刺，也是在这霎那之间，同时攻来。缪长风挥袖一拂，把长枪引开，刚好和大刀碰上。可是他的衣袖亦已给枪尖刺破，划穿了一点皮肉，缪长风的铁袖功已是接近炉火纯青之境，他以为这拂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应该可以把那一刀一枪都得脱手的，不料结果虽然化解了敌人的攻势，自己仍然不免 “ 挂彩 ”，亦是不禁心中一凛。原来这两个人乃是韩威武最得力的助手，使长枪的名叫徐子嘉，使大刀的名叫石冲，也都是在武林中早已成名的人物。

韩威武叫道：“ 周，罗，邓，王四位兄弟，你们退下把风。 ” 山边小路，地势狭窄，人多反而不易施展，韩威武把本领较弱的四个镖师遣开之后，攻势是更加凌厉了，缪长风咬牙狠斗，总是无法突围。

缪长风在这边陷于苦斗，另一边，云紫萝更是险象环生。

云紫萝避了几招，险些给杨牧抓住，又是伤心，又是气愤，“ 心里想道：“ 他如此待我，还有什么夫妻情义可言！ ” 把心一横倏地身形一转，小臂一弯，手指点向杨牧胸膛。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 “ 弯弓射雕 ”，正是她家传的蹑云掌法的一招杀手，原来她虽然痛恨丈夫，但八载夫妻之情，总是不能一下抹掉。是以直到给杨牧迫得无可亲何之际，方始狠了心肠。

不过，虽说是狠了心肠，待到指尖堪堪就要戳着杨牧胸膛的 “ 璇玑穴 ” 之时，毕竟还是狠不起来。因为 “ 璇玑穴 ” 乃是人身大穴之一，若给重手法点着这个穴道，纵然不死，也成残废。

云紫萝心肠一软，强自把已经发出的力收回，涩声说道：“ 杨牧，你别欺人太甚好不好？ ” 不料话犹未了，杨牧已是一掌向她的天灵盖劈了下来！

第二十六回 一纸休书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陆游

缪长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此情形，不由得大吃一惊，陡地喝道：“杨牧，你敢伤她，我毙了你！”

他这一喝，用的乃是佛门的“狮子吼功”，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

杨牧心头一震，这一掌虽然仍是劈了下去，去势已缓了两分，给云紫萝霍的一个“凤点头”避开了。这倒不是他怕了缪长风的恐吓，而是给“狮子吼功”震慑了心神。

“狮子吼功”颇伤元气，韩威武手下的镖师给霹雳似的一声大喝，震得耳朵嗡嗡作响，手上的劲道都发不出来，不由得都是后退几步，但韩威武功力深湛，却是不惧“狮子吼功”，趁这时机，呼的长拳捣出，狠狠的打中了缪长风一拳。

不过这一拳虽然打中，韩威武也没占到多大便宜。缪长风练有护体神功，韩威武的拳头好像打着了一团棉花，忽地一股力道反弹回来，韩威武竟然身不由己的像他手下的镖师一样，退了几步，心头大骇，“今日以众敌寡，若然还是胜不了他，震远镖局的招牌，可就要给我自己亲手毁了。”

殊不知他固然是心头大骇，缪长风也是暗暗叫苦。他的功力不过胜韩威武少许，在运用“狮子吼功”之际，着了这拳，只觉五脏六腑都要翻转过来！幸亏韩威武不知虚实，刚刚给他震退，不敢立即扑上，缪长风这才得以缓过口气，运气三转，活血舒筋，消除了可能受到内伤的隐患。

韩威武毕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见谬长风没有趁这个机会冲出去，登时省悟：“敢情他也是受了伤？”所料虽然下中。缪长风的弱点已是给看出了。韩威武哈哈大笑，喝道：“缨长风，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啦！”大笑声中，与众镖师又再扑上。

云紫萝避开了那致命的一劈，气得咬牙骂道：“好呀，杨牧，我不想伤你，你却要杀我！”唰唰的连环三剑，这一回可是不再让他了。

云紫萝的武功本在杨牧之上，杨牧是仗着有震远镖局这个大靠山才敢和她动手的，不料韩威武和他手下的得力镖师给缨长风一个人绊住，剩下四个本领不济的把风镖师人又不敢过来帮他。

杨牧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想道：“这回可是糟糕透了！”想要求饶，又搁不下这个面子。说时迟，那时快，云紫萝又是唰的一剑刺来了。

杨牧一个倒纵，叫道：“紫萝，饶——”“饶命”二字尚未说得完全，忽见云紫萝一个跄踉，一剑刺空，反而自己险些跃倒！

这一剑若是给云紫萝刺个正着，丧命虽不至于，受伤那是免不了的。杨牧侥幸逃过，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可又是有点莫名其妙，想道：“以她的本领，这一剑是不应该失手的，难道她当真是还念着夫妻之情？”

闵成龙此时已爬了起来，喘息已定了。他不过给云紫萝打了一记耳光，虽然跌倒，并没受伤，看见师父好像逐渐占了上风，登时胆壮，拿出了一封五行轮，冷笑说道：“云紫萝，你眼中已是没有师父，可休怪我眼中也没有你这个师娘！”杨牧哼了一声，说道：“对啦，这话你早就应该说了！”

云紫萝腹内隐隐作痛，见他们师徒联手攻来，心头的气苦实是难以形容，

想道：“我死了不打紧，腹内的婴儿却是何辜，要死在他父亲的手下！唉，夫妻之情我是顾不得了，婴儿的性命我必须保住！”

五行轮的边沿是锋利的锯齿，是一种很厉害的奇门兵器，闵成龙乘着云紫萝给杨牧的掌势罩住之际，一个盘龙绕步，绕到她的背后，双轮向她背心推去。

云紫萝斥道：“你这小子也敢助纣为虐，前来欺我！”飘身一闪，反手一剑迳刺他的胸膛。只听得咔嚓一声，五行轮断了两齿锯齿。但云紫萝的青钢剑竟也损了一个缺口，并没有刺着闵成龙。

杨牧此时亦己看出云紫萝气力不加，又是诧异又是欢喜喝道：“云紫萝，你谋害亲夫那是不成的了，你若能自知悔改，乖乖的跟我回家，说不定我还可以覆水重收。”

云紫萝遭受了这么重大的刺激，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听了这话，倒也没有生气，只是冷笑说道：“杨牧，须要悔改的恐怕是你而不是我吧？”

杨牧大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怒形于色，心中可是有点虚怯，“难道她已经知道了我和石朝玑勾结的事情？”想至此处，登时动了杀机，加强掌力，狠下杀手！云紫萝也横了心肠，咬牙苦战。可是腹中的疼痛越来越是厉害，渐渐已是力不从心。

缪长风在韩威武与一班镖师的围攻之下，无法冲开缺口，眼见云紫萝迭遇险招，性命即将不保，忍不住大怒骂道：“虎毒不食儿，杨牧，你，你还算得人吗？”说话稍一分神，韩威武一个“龙形穿掌”拍来，“蓬”的一声，缪长风又着了他的一掌。这一次他的护体虽然还是发生作用，反弹的力道却已减了许多，韩威武只不过是身形晃了一晃，就站稳了。

杨牧听了这话，却是不禁呆了一呆，心道：“虎毒不食儿，这是什么意思？”

“虎毒不食儿！”当云紫萝听得缪长风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禁不住身躯陡地一颤，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如纸了。幸亏此时杨牧也呆了一呆，未能抓紧这个时机，对她施展杀手。

云紫萝几乎想要叫喊起来：“缪大哥，不要再说下去，不要再说下去啦！不要责骂他，更不要替我求情，因为我早已是对他绝望了！”只恨喉梗塞，想说也说不出来。不过，也用不着她叫喊，缪长风此时又正在应付韩威武的急攻，再也不能分神说话了。

“缪长风这话是什么意思？”偶然一瞥，刚好碰着云紫萝射来的目光，那两道如寒冰，如利剪的目光，那两道有着七分气愤，却带着三分凄怨的目光！这霎那间，杨牧也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心中感到一片茫然了！

其实杨牧也并非毫无夫妻之情，尽管他娶云紫萝的时候是别有用心，尽管他也知道妻子一直没有爱过他，但这八年来夫妻相处的日子，对他总还是甜蜜的回忆，纵然甜蜜之中也有辛酸。

爱恨之间，往往只是相隔一线。而又往往是一开始走错了一步，跟着就错下去了。终于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杨牧初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心胸宽大的丈夫，本来以为假以时日，当可获取妻子的芳心。谁知得到的只是妻子的尊敬。

当然，由敬也可以生爱，但可惜的是，当云紫萝刚要对他发生爱意的时候，发现了孟元超还在人间。

多好的伪装也是不能永远保持的，何况杨牧对妻子的爱且还混有许多杂

念。妒火蒙蔽了理智，使得“聪明一世”的杨牧做出了糊涂事来，他以诈死来试探妻子，继而一错再错，错到要用毒辣的手段来谋杀孟元超。终于给石朝玑抓到了他的把柄！

碰着了云紫萝气愤而又凄怨的目光，这霎那间，杨牧的心头也未尝没有一丝悔意，“我怎能这样对待紫萝，难道我当真要把她置之死地么？她纵然没有爱过我，也曾经是对我十分体贴的妻子啊！”杨牧心想。

迷茫中忽似听得石朝玑那狞笑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我正是要你这样对待她！因为我要陷害孟元超，我也要令缪长风声名扫地！你应该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对头，谁叫云紫萝刚好沾惹这两个人，管她是冤枉也好，不冤枉也好，都得牵累她了！你必须替我出面干这件事情。在武林中制造风波，杀不了他们，也要叫他们自己人互相猜疑！哼，哼，你若敢不听我的话，那你就准备尝我的毒辣手段，准备尝尝自己身败名裂滋味吧！”

想到了违抗石朝玑的后果，杨牧不禁又打了一个寒噤。他现在已是操纵在石朝玑手中的傀儡，实在没有胆量违抗他了。

“哼，说什么虎毒不食儿？你姓缪的哪里知道杨华根本就不是我儿子！何况杨华落在点苍双煞的手中。这也根本不是我的罪过。”杨牧只道缪长风说的乃是杨华，怎知是云紫萝肚里的孩子，是云紫萝和他的孩子！

一半是由于畏惧石朝玑的威胁，一半是妒火中烧，杨牧咬一咬牙，又狠起心来对付妻子了。

“好呀，你杀了我吧！”云紫萝不顾一切，硬冲过去！为了保全孩子，她是不能不作死里逃生的打算了。

剑光闪处，一片红光，闵成龙的肩头给划开了一道五寸长的口子，鲜血泉水般似的喷出来，五行轮也猛的朝云紫萝砸下“贱人，你跑不了啦！”杨牧横身一挡，左时一撞，把闵成龙撞开，“咕咚”一声，闵成龙立足不稳，倒在地上。杨牧不理会他，右臂一伸，跟着就向云紫萝抓去，用的是一招极为厉害的大擒拿手法！不过他用的招数虽然厉害，心里却是这么想的：“活的总比死的好，只要废掉她的武功，我就能够看管着她，不让她再跑了！哼，就算她恨我一辈子，那也算不了什么。总比她跟了孟元超或者这个姓缪的好！”原来他若是不把闵成龙推开的话，闵成龙固然免不了要在云紫萝的剑下送命，一对五行轮砸了下去，云紫萝只怕也未必保得住一条性命。

可是杨牧打的算盘虽然如意，却是不能如他所愿。

就在他的五根指头堪堪要抓着云紫萝的琵琶骨之际，只听得尖锐的“呜呜”声响，一块盾牌飙轮驭电似的向他飞来，杨牧大吃一惊，哪还顾得活擒妻子，连忙伏地一滚，那块盾牌几乎是擦着他的头顶飞过！

原来是缪长风看见云紫萝将遭毒手，一急之下，也不知是哪里来的神力，此时恰好一个镖师用盾牌向他背心击下，这个镖师是有名的“铁牌手”，这面铁牌重达三十多斤，一击有千斤之力。缪长风反手一拿，抓着他的手腕，以硬碰硬，双方虎口震裂，那面盾牌却给缪长风夺过去了。缪长风立即把盾牌向杨牧飞去，他虽然不长于暗器，掷牌的手法却也巧妙非常。

镖局那个“铁牌手”怎能禁起缪长风的内功真力，虽然缪长风虎口也震裂，但比较之下，那个“铁牌手”伤得却是厉害得多。虎口震裂，跟着“咔嚓”一声，腕骨也断折了。那人狂喷鲜血，另一个镖师连忙将他拖走。看来只怕十九不能活了。

韩威武大怒喝道：“好呀，你杀了我的镖师，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怒气填胸，缪长风反而纵声大笑，“ 缪某人只有一条性命，有本领的你们尽管拿去！”陡地一声大喝，双掌翻飞，韩威武手下的两个镖师，给他掌力一震，又像皮球般的抛了起来，摔出三丈开外！

说时迟，那时快，韩威武已是飞身跃起，凌空扑下，左掌划了一道弧形，右掌五指如钩，抓向他肩上的琵琶骨，这一招名为“ 鹰击长空 ”，正是韩威武独门擒拿手法中最厉害的一招杀手！

双掌相击，声若郁雷，只见韩威武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着地之时，竟似风中残烛般的摇摇晃晃，嘴角沁出血丝，缪长风迈上一步，嘶哑着声音喝道：“ 韩总镖头，你是不是还要拼命？”

徐子嘉见势不妙，只道缪长风是乘胜追击，要伤他们总镖头的性命，连忙一个旋身，枪尖从左往右一领，唰地刺向缪长风胁下的“ 愈气穴 ”，枪尖堪堪刺到，这才猛地喝道：“ 贼子休得逞凶！”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

按武学的道理来说，这一招缪长风是不宜力敌的，不料他已拼着豁了出去，突用险招，身躯只是微微一矮，闪过枪尖，反手一拿，就拿着了枪杆，大喝一声“ 撒手！”两股力道争持之下，“ 崩 ”的一声响，那支浑铁枪竟然当中断为两截！半截枪杆反戳回来，徐子嘉的肋骨断了两根，口喷鲜血，跌了个四脚朝天。

缪长风亦是嘴角淌下鲜血，脸如金纸，显然受到内伤了。

原来他和韩成武硬拼那掌，韩威武固然是受伤不轻，他也好不了多少。再和徐子嘉以力相拼，受的伤已然比韩威武更重！

韩威武身为全国第一大镖局的总镖头，岂甘败在缪长风手下，他把喉头涌上来的鲜血吞下，喝道：“ 不错，我正是要和你拼命！”

缪长风一声凄厉的长笑，苦笑道：“ 也好，那咱们就同归于尽吧！”口中说话，手上那半截枪杆便当作标枪掷出去，不过却不是掷向韩威武，而是掷向他的另一个得力助手石冲，因为这时石冲正在舞着一柄大斫刀向他斫来。

“　　”的一声，半截枪杆撞着大刀，大刀坠地，枪杆去势未衰，“ 咔嚓 ”一声，撞着了石冲的胸膛，石冲是练有铁布衫的功夫的，也禁不住这猛力的一撞，半截枪杆又再一分为二，可是石冲的肋骨却断了四根，伤得比徐子嘉更重！

就在这一霎那，韩威武已是兀鹰般的凌空扑下，缪长风双臂一振，乒乓两声，两个人同时跌翻，可是缪长风一个鲤鱼打挺，便即跳起身，韩威武却还是在地上打滚。

缪长风哇的一口鲜血喷出，双眼圆睁，喝道：“ 哪个还要拼命的就来！”

韩威武手下七个镖师，有四个业已受伤，余下三人，有两个又是一开始就领教了缪长风的厉害，给韩威武叫他们退下去把风的，哪里还敢过来？另一个本领较高还没受伤的镖师也赶忙过去照料他们的总镖头了。

其实只要他们胆大一些，敢于上去和缪长风缠斗，缪长风一定跑不了。原来缪长风和韩威武硬拼了三掌，受的伤不过是仅仅比韩威武稍轻一些，纵然能够勉强支持，也是强弩之末了。不过他们都是惊弓之鸟，怎能有这胆子？

缪长风提一口气，猛冲过去，喝道：“ 杨牧，你还敢伤人！”杨牧也不知缪长风已受内伤，见他一来，先自慌了！说时迟，那进快，缪长风使了一招近身搏斗的小擒拿手法，一抓就抓着了杨牧肩上的琵琶骨。

云紫萝叹口气道，“ 饶了他吧。”

琵琶骨是人身要害，倘被捏碎，多好武功，也成残废。不过，练武之人，要害被袭，本能的也会主出反应。缪长风在杨牧的那股反弹之力刚要开始发出之时，掌心轻轻一旋，将他推开，冷冷说道：“紫萝对你已是仁至义尽，你还要害她，惭不惭愧？”杨牧立足不稳，咕咚一声，倒在地下。

这一招缪长风若是用重手法捏碎杨牧的琵琶骨，他本身也必将受到对方的反弹之力伤上加伤。不过，缪长风却并非为爱惜自身，而的确是为了看在云紫萝的面上，才放过他的。

只见云紫萝面如金纸，毫无血色，摇摇欲坠！缪长风吃了一惊，连忙将她扶稳，说道：“你怎么啦？”

云紫萝道：“缪大哥，你也受了伤了，是不是？我不能再牵累你了，麻烦你给我姨妈报个讯，我恐怕不能跟你走了！”原来她已是油尽灯枯，刚才只是勉强支持的。此时这口气一松，只觉腹痛腰酸，双腿已是不听使唤。

缪长风道：“别说丧气的话，你走不动，又有何妨？难道这个时候，你我还须顾男女之嫌吗？他们爱怎样想，就让他们怎样想好了。”反手一抱，把云紫萝背了起来，迈开大步就走。

剧斗半日，天已黄昏。杨牧爬了起来，看着他们的背影在暮霭苍茫之中消失，不由得眼眶微湿，呆立有如石像，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闵成龙道：“师父，一时胜败算不了什么，可是缪长风和我们镖局的这个仇是结定的了。咱们也不愁没有机会报仇啦！”杨牧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半晌才喃喃自语：“报仇，唉，报仇？”闵成龙从没有见过师父这副神情，不由得吃了一惊：“师父敢情是疯了？”

缪长风背着云紫萝飞跑，只觉胸中气血翻涌，脑袋一阵阵眩晕。缪长风强运内功支持，心里想道：“好在刚才没有和杨牧拼个两败俱伤，否则我此刻恐怕是已经支持不住了。我死不足惜。紫萝却依靠谁？杀了杨牧，也不能抵偿这个损失！”

幸亏镖局的人都不敢追来，缪长风跑上了北芒山，到了山深林密之处，把云紫萝放下，这才得以喘过口气。

“缪大哥，你为了我们母子，冒这么大的危险，我，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感激你才好！”云紫萝哽咽说道。

“你先别说话，歇息一会。咱们现在总算是暂时得到平安了。

你歇一会，我去找点食物。”

云紫萝盘膝坐在地上，目送缪长风的背影没入林中，心头不禁思如潮涌，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欢喜的是自己有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悲伤的却是自己的命运，命运如斯，只怕今生也是难以报答缪长风的了。“缪大哥，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可惜我的心早已死了。我已经害苦了孟元超，不能再害你了。”云紫萝想至此处，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

心乱如麻，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见缪长风一手提着一只野兔，一手拿着一个水囊，举步蹒珊，一步一步的走到她的面前。

云紫萝见他好像落汤鸡似的，衣上沾满污泥，湿漉漉的，吃了一惊，说道：“缪大哥，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缪长风苦笑道：“我去打水，一不小心，跌在山涧里。只不过擦伤一点皮肉，并不碍事。”接着又道，“我只打了一只野兔，想要再打一只，可惜追它不上。”

原来缪长风已是精疲力竭，猎取一只野兔，已是竭尽所能，再去打水，

精神可就支持不住了。

云紫萝心中难过，说道：“ 你歇一会，我来生火烤兔。 ”

缪长风道：“ 且慢，你的面色不大好，我这里有颗小还丹，你先服下。这是少林寺秘制的丹药，大悲禅师送给我的，功能固本培元。不但对内伤有效，还是安胎的灵药呢？ ”

云紫萝道：“ 你呢？我看你的伤势恐怕也不轻吧？ ”

缪长风道：“ 我已经眼了一颗了。 ”其实他只有一颗小还丹，说慌骗云紫萝，那是为了免她心里不安。

云紫萝眼下了小还丹，哽咽说道：“ 大恩不言报，我肚里的孩子若能保得平安，你愿意做他的义父吗？ ”这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把缪长风当作她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但另一层却也不啻是向缪长风再一次表示，她是决不能嫁给他的了。所以才要他做孩子的义父。

缪长风苦笑道：“ 你放心，我今生是不会有妻儿的了，我一定把你的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

云紫萝香腮绽笑，像是一朵苍白的小花。这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但却不知是喜悦还是凄凉。半晌，幽幽说道：“ 缪大哥，得你千金一诺，我，我是可以放心了。嗯，天已黑啦，咱们也该吃晚饭了。我去生火烤兔，你歇歇吧。唉，缪大哥，你今天也实在太累了。 ”

缪长风心里好似有一股暖流通过，他深深感到云紫萝对他的体贴，以及超乎体贴之外的那份感情！但这是怎样一种感情呢？他心里懂得，要说却又说不上来。当然不是普通的朋友之情，和兄妹之情也好似有些两佯，但却又不是爱情！

云紫萝走入树林拾取枯枝生火，夜幕降临，缪长风的眼睛跟着她转，她的背影已模糊了。

“ 但得两心相对，无灯无月何妨！ ”缪长风心里想道：“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原就不必一定要做夫妻！ ”心头最后的一个“ 结 ”解开，缪长风顿觉灵台一片清明，当下就盘膝运起功来，不知不觉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也不知过了多久，缪长风张开眼睛，只见云紫萝拿着一只烤熟的野兔，正是站在他面前，向他微笑。

“ 呀，野兔烤熟了，你为什么不先吃？ ”

云紫萝微笑道：“ 刚才你几乎把我吓坏了，你的头顶散发着热腾腾的白汽，我知道你是默运玄功，到了紧要的关头，只恨我的功力不济，却又没法帮忙你。 ”原来自我运功疗伤，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功力不足，或者偶有不慎，就可能带来走火入魔的危险。轻则半身不遂，重则有性命之危。

缪长风笑道：“ 好在难关已经度过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是不是好多了？ ”

云紫萝道：“ 缪大哥，我真是佩服你的内功深厚，面色的确是红润多了。不过，你也应该吃点东西啦。 ”

“ 我现在倒不觉得饿了。 ”缪长风道。

云紫萝笑道：“ 不吃那怎么行？总得有点气力才能走到我姨妈的家里呀，难道还能要我背你吗？唉，我只盼早点到姨妈家里，过儿日安静的日子。 ”缪长风给她说得笑了起来，这才分了她一条兔腿吃了。

他们以为到了云紫萝姨妈的家里，便可以最少得到暂时的安宁，哪知却又是事与愿违。

第二天一早动身，由于他们在昨日的剧斗中大伤元气，不敢施展轻功，黄昏时分，才走到云紫萝的三河县故乡。

隔别了故乡十多年，云紫萝凭着模糊的记忆，好不容易找到了姨妈的家，此时已是三更时分了。半夜敲门，突如其来，她的姨妈见了他们，又惊又喜！

“咦，你们怎的弄成这个样子？”

“说来话长，表妹呢？”云紫萝不见她的表妹萧月仙和邵紫薇，心里有点奇怪，想道：“她们都是练过武功的人，怎会不知醒的？她现在已经听到我的声音了，照表妹的性情，她还不大叫大嚷的跳起来？”

萧夫人面色一沉，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来告诉我她们的消息呢，怎么，你没有见着她们吗？”

云紫萝吃了一惊，说道：“怎么，她们不是跟你回家的么？”

萧夫人叹了口气，说道：“咱们进屋子里再说。”

坐定之后，萧夫人说道：“你还记得吗，在西洞庭山的时候，她们不是吵着要到泰山去趁热闹吗？给我说了一顿，她们不再嘈吵，我以为她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谁知她们在半路却偷偷的瞒着我跑了。那天我们在一个小镇投宿，她们说是到市集买点东西，一去就不回来。”

云紫萝吃惊道：“我在泰山可没有见着她们。”

萧夫人道：“你见着了邵伯伯没有？”

云紫萝道：“邵伯伯我倒是见着了，不过我没有和他说，我是托一位很可靠的朋友，把你们的消息告诉他的。”

萧夫人不禁又叹了口气，说道：“我那个野丫头失了不打紧，紫薇这孩子倘有什么意外，却叫我有什么脸见她爹爹？”

云紫萝只好安慰姨妈道：“她们都不是小孩子，本领也很不差。我想该不至于有什么意外的。”

萧夫人涩声道：“但愿如此。好在你们今天来到，若是再迟两天，恐怕就只能看见我留给你的信了。”

“姨妈，你又要离家么？”

萧夫人道：“这里离京城不过一天多的路程，我这次虽然是悄悄回来，但听说震远镖局已经知道我回来的风声了。不过我也不是害怕他们，我是想去找寻女儿，暂且也避避风头。”

缪长风禁不住哼了一声，说道：“又是震远镖局，我倒想再扫一扫他们的威风！”

萧夫人诧道：“怎么，你也和震远镖局结有梁子？啊，紫萝，你们遭遇了一些什么，弄成这个样子，现在可以说了吧？”

云紫萝看了缪长风一眼，说道：“让缪大哥早点安歇，我和你慢慢再说。”

萧夫人笑道：“对，我都忘记安顿客人了。”心想：“看他们的样子，只怕是早已经孟光接了梁鸿案了。紫萝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她哪里知道她所想象的完全不是这回事。

萧夫人和甥女进入卧房，只见云紫萝未曾说话，珠泪已是盈眶。萧夫人柔声说道：“紫萝，你受了什么委屈，和姨妈说吧，说出来就舒服了。”

哪知云紫萝说出来的事情，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本来是要安慰姨甥的，听了一半，却先自吃惊了。

“怎么，原来杨牧是还在人间的吗？你怎么不和我早说！”

“不错，杨牧是还活着。但在我的心里，他是早已死了！”

“唉——”萧夫人叹了一声，说道：“本来我是很想撮合缪长风和你的姻缘的，但现在可又不同了，你和杨牧毕竟是做了多年的夫妻，何况你还怀着他的孩子，能够不分手总是不分手的好！”

“姨妈，你不知道——”云紫萝咬牙说道，“若不是多亏缪大哥，我这孩子那天恐怕是早已丧在杨牧之手了。”

萧夫人皱了皱眉，说道：“那么，你是不是决意嫁给长风？咱们虽说是江湖儿女，不必像读书人那样注重名节，不过“不，姨妈，你误会了！”云紫萝打断她的话说道，“我和缪大哥是结拜的兄妹，我是决不会嫁给他的！”

萧夫人道：“那你为何不愿与杨牧破镜重圆？你不是和我说过，杨牧根本就不知道你怀有他的孩子吗？你们这次的误会虽然很大，但夫妻之间，只要有一方肯让一步，僵局未必就不能挽回。”

“姨妈，你不明白，这，这不是误会！”

“那又是什么？”

萧夫人一再盘问，云紫萝倒是感到有口难言了。她和杨牧之间的恩怨纠缠，实在太过复杂。她不愿意再提起她与孟元超的旧事，也不愿意把她怀疑杨牧与石朝玑勾结的事情说出来。而后面这个原因却是比杨牧作践她还要令她痛心的。不过她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杨牧能有一天幡然悔改，是以不愿说出这个秘密，以至毁了杨牧一生。

萧夫人凝视着她，说道：“你是不是心乱得很？好吧，那你先睡一觉，明天待你精神好了，冷静下来，咱们再从长计议。”

云紫萝道：“我睡不着。”心中正自踌躇，不知是否应该向姨妈稍为透露一些，忽听得门外似有人声和脚步声。萧夫人吃了一惊，披衣起立，说道：“山村午夜，哪来的这许多人，只怕是仇家到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两个声音同时说道：“齐建业、韩威武求见萧夫人！”他们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功夫，静夜中传入萧夫人的卧室，说得并不大声，可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云紫萝苦笑道：“姨妈，你还劝我和他破镜重圆，他却不肯放过我呢！”她只道齐建业和韩威武都已来了，杨牧当然也是来了。

萧夫人道：“他们和我结有梁子，未必是为你而来。让我去应付他们，你和长风暂且不要露面。”

大门打开，只见门首站着四个人，齐建业与韩威武之外，萧夫人认得其中一个是韩威武的师弟白武子，另一个面如黄蜡似带病容的汉子却不认得。

萧夫人冷冷说道：“齐老英雄和韩总镖头光临寒舍，当真是蓬荜生辉，不胜荣幸。可惜先夫早已去世，不能招待贵客了。不过我虽然是个妇道人家，也还担当得起，先夫与你们结下的梁子，你们尽管朝着我划出道儿！”

齐建业哈哈一笑，说道：“萧大嫂你误会了。过去的事，我也颇为后悔，只恨不能到萧大哥的灵前磕头赔罪。不过韩老镖头亦是早已死了，你们两家的仇冤也应该可以化解吧？”

韩威武接着说道：“我早有这个意思，曾经拜托邵叔度老前辈转达萧夫人，但愿能够得到萧夫人的谅解。”

萧夫人心里想道：“你们说得倒是轻松，我的夫仇岂能不报？

这十几年来所受的苦楚又岂能轻易算了？”不过敌强我弱，萧夫人虽然是宿怨难消，却也只好暂且忍住。当下不置可否，淡淡说道：“你们既然是不想来为难我这妇道人家，那又是什么来意？”韩威武道：“请问缪长风和

云紫萝是不是在你这儿？”
　　齐建业接着说道：“我知道云紫萝是你甥女，但她也是杨家的人，她与杨家的事情未了，我是杨家的长辈姻亲，特地来为杨家了结这件事情的，请你叫她出来吧！”
　　韩威武跟着又道：“缪长风和我们震远镖局的事情也未了结，不过此事与你萧夫人无关，你不必误会。只要你不插手，决不至于牵连到你头上。”
　　萧夫人情知瞒不过他们，心里不觉踌躇，不知是爽快承认的好，还是索性抵赖到底的好。正在踌躇未决，云紫萝和缪长风却已走出来了。
　　云紫萝道：“齐伯伯，我和杨家的事，不敢劳烦你老人家，你叫杨牧来亲自和我说！”她不见杨牧在内，颇是有点奇怪。
　　缪长风则是哈哈笑道：“韩总镖头，你们来得好快啊！你说得好，此事与萧夫人无关，缪某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就冲着我来吧！”眼光朝着震远镖局的那三个人扫去，看见那面如黄蜡的汉子之时，不觉吃了一惊。
　　原来这人正是邪派中一个有名人物，名叫欧阳坚，所练的“雷神掌”功夫十分歹毒，只因十年前败在丐帮帮主仲长统手下，此后江湖上就不再见他露面。萧夫人不认识他，缪长风却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缪长风心里想道：“听韩威武说话的声音，中气充沛，看来他的功力至少也恢复了六七分，今日他们的人数虽然比那天少得多，却个个都是一流高手。只是个欧阳坚，就抵得上震远镖局的十个镖师，今日此战，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缪长风大生傲骨，明知敌强已弱，却也傲然不惧，冷笑说道：“韩总镖头真是看得起在下，请来了四海神龙齐老前辈不算，还邀得欧阳先生下山，缪某今日得会当世的两大高手，幸何如之！”
　　齐建业眉头一皱，正想说话，欧阳坚已是哈哈一笑，先自说道：“缪兄，十年不见，你在江湖上闯出的名头可不小啊，不过你的消息却似乎太不灵通了。”
　　缪长风侧目斜睨，冷冷说道：“什么意思？”
　　欧阳坚笑道：“听你口气，你似乎以为我是给韩威武助拳来的？”
　　缪长风冷笑道：“你不是么？”
　　欧阳坚哈哈笑道：“你错了，我现在的身份是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震远镖局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言下之意，即是表明他是当事人之一，决非寻常的助拳者可比。助拳的朋友可以点到即止，当事人动手，那就是决不留情的了。
　　欧阳坚在江湖上的名头和本身的武功均在韩威武之上，他肯屈居韩威武的副手，倒是颇出缪长风意料之外。
　　缪长风怔了一怔，冷笑说道：“原来欧阳先生荣任了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恭喜，恭喜！缪某与贵镖局结下梁子，该当何罪，决不躲避！嘿，嘿，你是一个人上呢，还是和你们的总镖头并肩子上呢？”
　　欧阳坚道：“缪长风你莫瞧不起人，你胜了我的雷神掌再说！”
　　缪长风道：“很好，我正是想领教你的雷神掌功夫！”
　　两人就要动手，齐建业忽道：“且慢！”
　　欧阳坚退过一旁，齐建业缓缓说道：“两桩事情，不要混在一起，请让我先了结杨牧委托我办的这件事情吧。”说至此处，眼睛向云紫萝望去，说道：“杨牧今天不来，我可以替他说话。我请你从长考虑，是不是可以重回

杨家，到你想清楚再说，用不着马上答复我。”

云紫萝却是立即说道：“用不着考虑，你要我重回杨家，除非你把我打死了把我的尸体抬回去！”

齐建业眉头大皱，说道：“俗语说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你怎能说得这样决绝？”

云紫萝道：“杨牧若是把我当作妻子，他也不会这样对待我了。齐老先生，小女子言尽于此，要杀要剐，任随尊便！”

齐建业一声长叹，说道：“你既是执意不从，老夫劝也没用，好，那就成全你的心愿吧！”

“成全”二字，正面解释，自是好意，但在江湖人物口中说出，往往却是相反的意思。

此言一出，缪长风和云紫萝的姨妈不禁都是大吃一惊，缪长风迈上一步，挡在齐建业与云紫萝之间，萧夫人则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我不管你是四海神龙还是八海游龙，你敢伤我甥女，我和你拼命！”

齐建业怔了一怔，说道：“谁说我要伤她性命？”一面说话，一面拿出一封信来，回过头再对云紫萝说道：“杨牧也已料到你不肯回去的了，好，你拿去吧，这是杨牧给你的休书！从今之后，你与杨家一刀两断，不许再用杨家的名头招摇！”

原来杨牧内疚于心，但又不敢摆脱石朝玑的魔掌，想来想去，只有出之休妻一途，在石朝玑面前好有个交待，自己也可以多少挽回一点面子，他和韩威武回转镖局那晚，恰好齐建业从江南赶到。齐建业并不知道他与石朝玑的秘密，只是不愿他自寻烦恼，是以也劝他不如把云紫萝休了算了。杨牧觉得自已惭愧，不敢再去见云紫萝，就把这封休书托齐建业带去。

云紫萝接过休书，冷笑说道：“齐老先生，你回去叫杨牧放心，从今之后，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是连他名字都不想再提了，谁还希罕用他杨家的名头，不过，这封休书，我却不能接受！”

齐建业一时不懂她的意思，说道：“你不是要和杨牧分手的吗。难道——”

云紫萝道：“不错，杨牧要和我一刀两断，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过，过失不在我这一方，分手就干脆分手好了，何须要休书？他写这休书，分明是对我的侮辱！”冷笑声中，把休书撕成片片！

这一下倒是颇出齐建业意料之外，他认识云紫萝已有八年，这才知道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巾帼须眉。尽管他对云紫萝还是有许多误解，却也不禁有点佩服了。

“好，休书你要也好，不要也好，事情总是了结了。现在该说到震远镖局和缪长风的事情啦！”

一场风暴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消散了，另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又来！众人的目光缓缓的从云紫萝这边移到缪长风身上。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我和震远镖局的梁子不结也已结了，唯有舍命陪君子罢啦，还有什么好说！”

齐建业道：“话不是这样说，俗语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的梁子本来是因杨牧而起，如今杨牧的事情已经了结，只要缪先生给韩总镖头赔一个罪，我想韩总镖头也会给老朽一点面子，将这梁子一笔勾销！”

韩威武道：“好，冲着齐老前辈的面子，韩某不为已甚，就便宜你缪长

风吧。只须你照杀人不过头点地的规矩，给我磕个响头！”

缪长风冷冷说道：“韩总镖头，你似乎是说错了吧，”

韩威武道：“我说错什么？”

缪长风道：“这话应该颠倒过来说才对。嘿，嘿，只要你给我磕个响头赔罪，我也未尝不可看齐老前辈的份上，将这梁子一笔勾销！”

韩威武大怒道：“好呀，你是特地消遣我是不是？你消遣我不打紧，齐老前辈一片好心，也给你拿来当作消遣了！”

齐建业面挟寒霜，说道，“且让我再问他一句，缪长风，你当真是不吃敬酒，要吃罚酒？”

缪长风气往上冲，纵声笑道：“齐老先生，我等着你这杯罚酒！不过你们有四个人之多，一杯罚酒，似乎用不着四个人端。不如我放开肚皮，你们多少罚酒，我都喝了就是！”

欧阳坚喝道，“姓缪的，你用不着这样狂妄，只我这杯罚酒，恐怕你就要喝不了兜着走，何须劳动齐老先生。”

齐建业道：“让我先说个清楚，”顿了一顿，目光射向萧夫人这边，这才接下去说道，“不错，我是震远镖局的朋友邀请来的，不过他们请我到场，只是要我作证人，主持公道，并非要我越俎代庖。如今我既然调解不成，唯有任凭你们双方作个了断。不过，我也得有话在先，我不越俎代庖，也不希望别人越俎代庖！”

言下之意，即是只准缪长风和震远镖局的人动手他便袖手旁观。倘若有人帮忙缪长风的后，他可就要插手了。

这话当然是针对萧夫人而发的，云紫萝低声说道：“姨妈，缪大哥救了我的性命，我可不能袖手旁观。你让我出去吧。”

萧夫人沉声说道：“紫萝，我不许你插手！”突然反手一指，点了云紫萝的麻穴，叫她不能动弹。

就在这时，欧阳坚已是呼的一掌向缪长风劈下来了！

云紫萝不能动弹，但还是看得见听得到的，急得她尖声叫道：“姨妈，你——”

第二十七回　旧友重逢

一帽征尘，留君不住从君去。片帆何处？南浦沉香雨。回首风流，紫竹邨边住。孤鸿语，三生定许，可是梁鸿侣。

——纳兰容若

云紫萝话犹未了，只见姨妈一声冷笑，已是走上前去，说道：“缪长风是我家的客人，你们登门欺侮我的客人，我岂能置身事外！”

云紫萝这才知道，姨妈点了她的穴道，原来是避免她卷入漩涡的。要知道齐建业与韩威武等人都是武林中极有身份的人物，只要云紫萝不动手，他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去伤害她。何况齐建业又已有言在先，声言杨家的事情已经了结。点了她的穴道，倒是似危实安，令她获得保障了。

云紫萝感激姨妈的好意，可是她却又怎能安心于置身事外。心里想道：“缪大哥功力尚未完全恢复，姨妈只怕未必敌得过四海神龙。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好歹也得与他们祸福同当才是！”但她知道姨妈决不会给她解开穴道，当下只好自己运气冲关，自行解穴。她有孕在身，内功的运用自是受了影响，只能慢慢的凝聚真气，要急也急不来。

齐建业哼了一声，说道：“这么说你一定要插手的了。你没有听清楚我刚才的说话吗，你要插手，这可要迫使我不能不和你动手了。”

萧夫人冷笑道：“十年前你伤了我的丈夫，今日再伤了我，岂不正遂了你的心愿。假惺惺什么，动手吧！”

齐建业道：“萧夫人，你别缠夹不清，这是两桩事情。不过你一定要记旧仇，算旧帐，那也随你的便！”

萧夫人不接这话，却解下一条束腰的白绸带，淡淡说道：“按规矩我是主人应该让客，你不出招，我只好僭越了！”皓腕一翻，白绸便似匹练般向齐建业卷去。

齐建业见她使出上乘的柔功，心里想道：“不给她一点厉害瞧瞧，焉能令她知难而退。”当下施展大力鹰爪的功夫，便想撕她这条绸带。

萧夫人用的是以柔克刚的功夫，齐建业却故意用最刚猛的鹰爪功去对付她，这是自恃本身的功力远较萧夫人深厚，是以不怕为她所克。

哪知萧夫人的功力虽不如他，这条绸带却是使得出神入化，齐建业一抓抓空，陡然间只见青光疾闪，耀眼生缬。原来是萧夫人抽出了一柄短剑，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光芒。

萧夫人以白绸掩护青剑，闪电般的欺身进招，绸带风扬，如飘瑞雪，青芒闪烁，恍若繁星。她的剑法自成一家，每一招都是暗合一句唐诗的诗意的。这一招叫做“三春白雪归青冢”，正是她的一招得意绝招。

萧夫人剑法固然神妙，四海神龙可也不是泛泛之辈，就在这霎那间，只听得他一声斥咤，登时绸带飘开，剑光流散！

齐建业喝道：“萧夫人，我可不愿与你再结冤仇，你却定然要和我拼个你死我活吗？”

齐建业掌力使开，俨如波翻浪涌，一个浪头过去，跟着一个更大的浪头又打到来。掌风刮面如刀，饶是萧夫人功力不弱，也觉呼吸为之不舒。

萧夫人一咬牙根，倏的一个移形易位，俨如蜻蜓点水，燕子穿帘，绸带飘飘，剑光夭矫，霎那间疾转数圈。这一招名叫“万里黄河绕黑山”，是绕身游斗的一招极为高明的招数，齐建业抓不着她的绸带，震不落她的短剑，

也是不禁心头一凛。

萧夫人疾攻数招，冷冷说道：“不错，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齐建业叹口气道：“夫人苦苦相逼，那我可是没有办法了。”话虽如此，心里却在想道：“有什么法子可以令她知难而退，而又不伤她的体面呢？”

萧夫人这边斗得难解难分，缪长风在那边却已是频频遇险。

缪长风功力尚未完全恢复，跳跃不灵，斗了十数招，欧阳坚双掌斜飞，缪长风躲闪不开，只好和他硬拼一掌。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双方各退三步。

欧阳坚大吃一惊，心里想道：“缪长风昨日恶战韩威武，听说受伤很是不轻，不料还有如此功力！”

缪长风和他拼了一掌，只觉好像触着了一块烧红了的铁块一般，饶他练有护体神功，掌心竟也火辣辣的作痛，也是吃惊不小。

“欧阳坚的雷神掌果然名不虚传，怪不得当年的丐帮仲帮主也要惧他三分，我若战下去，只怕终是难逃一败。说不得只好运用太清气功与他一拼了。”

太清气功颇耗真力，缪长风平时也是不肯轻易用的，如今功力未复，用之当然是更伤元气了。

激战中缪长风轻飘飘的一掌拍出，登时就好像在炎热的夏天忽然吹来了一阵和煦的春风一样，令人感到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欧阳坚是个武学大行家，心知不妙，极力支撑。但雷神掌发出，却仍是力不从心。

韩威武看出不妙，说道：“师弟，今日乃是为了镖局的荣辱而争，不必和这厮讲什么江湖规矩！”他的师弟白武子说道：“不错，咱们并肩子上吧！”

韩威武昨日受的伤不在缪长风之下，但他镖局里有的是上好人参，此时亦已恢复了六七分功力。白武子擅长分筋错骨的功夫，本领和师兄也相差不远。这两人并肩同上，变成了以三敌一，缪长风即使没受过伤，也是难以抵敌了！

欧阳坚来了帮手。本身所受的威胁业已解除，精神陡振，立即转守为攻，把雷神掌的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韩威武要报昨日的一掌之仇，七十二把大擒拿手使得更是凌厉无前，手脚起处，全带劲风；白武子则是寻暇觅隙，伺机偷袭。斗到紧处，只见人影翻腾，掌风激荡。欧阳坚的雷神掌热浪四溢，韩威武的擒拿手隐隐挟春风雷之声！

云紫萝正在运气冲关，自行解穴，本来是应该心无杂念，静气凝神的，她却忍不住向缪长风这边看去。俗语说关心者乱，她见缪长风在强敌围攻下险象环生，一颗心禁不住卜卜的跳。

忽听得“嗤”的一声，声如裂帛，原来是白武子偷袭得手，一抓之下，撕破了缪长风的衣裳，在他的胸膛抓出了五道血痕。

云紫萝这一惊非同小可，“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好不容易方始凝聚的几分真气又再涣散了。

只见白武子踉踉跄跄的连退几步，韩威武说道：“师弟，何必着忙，他已是釜底之鱼，谅也逃不出咱们掌心的了！”

原来白武子虽然偷袭成功，吃亏也很不小。本来他是要用分筋错骨手法扭断缪长风的肋骨的，却给他的太清气功反震回来，五只指头登时红肿，痛彻心肺！

白武子道：“不错，咱们和他慢慢的耗！”他的一条右臂已是不能用力，领教过缪长风的厉害，再度交手，也就不敢像刚才那样的放肆了。不过缪长

风的险象也尚未解除，只是略为好转而已。

云紫萝看见缪长风虽然受伤，伤得似乎还不太重，稍稍安心。就在此时，忽听得缪长风的声音好似在她耳边说道：“紫萝，闭上眼睛！”他用的是最上乘的“传音入密”的功夫，把声音送入云紫萝的耳朵。旁边的人，但见他嘴唇开阖，却不知他说的是什么。

云紫萝瞿然一省，心道：“不错，必须待我的穴道解了才能帮他的忙。”当下闭上眼睛，对周围的一切恍若听而不闻，专心一意，把涣散的真气，又再聚集起来。

韩威武冷笑道：“缪长风，你捣什么鬼求天老爷吧？哼，只怕天老爷也帮不了你的忙了，除非你向我磕头！”他想激起缪长风的气，那就更容易取胜了。缪长风却一声不响，沉着应付。

四海神龙齐建业见镖局的人已是胜券稳操，心里想道：“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应该让这婆娘一招了。”萧夫人的白绸青剑刚好攻来，齐建业大袖一挥，将她的白绸卷住，右手中食两指倏的夹着她的剑脊。

这一招使得惊险绝伦，稍一不慎，五只指头，只怕都要给剑锋削掉。但萧夫人的短剑一给他的双指挟着，便即不能动弹。

原来这是齐建业经过深思熟虑，摸熟了萧夫人的独门剑法之后才敢出此一着的。看似惊险绝伦，其实他已是极有把握。

齐建业使出“隔物传功”的本领，萧夫人陡地心头一震，只觉一股强劲的内力，源源不绝的从短剑传来，冲击她的虎口。此时她要撒手扔剑也不可能，因为敌强己弱，剑一抛开，对方的内力更将直接冲击到她的身上。

萧夫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想道：“糟糕，这老头儿要和我硬拼内力，我却怎生是好？”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明知不敌，也唯有拼命支撑了。

比拼内功，全凭实力，决难取巧。萧夫人只好集中全力，将左手的绸带松开，右手五指，牢牢握着剑柄，力透剑尖，希望藉着宝剑之利，败中求胜，削掉对方的手指。

齐建业挟着数十年的功力，焉能容她得逞？不过片刻，萧夫人只觉虎口酸麻，对方的内力仍是源源不绝的攻来！萧夫人不由得心上一凉，想道：“夫仇报不成，如今连自己的性命也是难保，不如自尽了吧！”

说也奇怪，就在她这心念刚动之际，对方的内力却忽然相应的减弱了，萧夫人虽然还是不能挥动宝剑，但已不怕给对方的内力所伤。

萧夫人暗暗纳罕：“这老头儿的内功远胜于我，论理似乎还不至于到强弩之末的地持方，怎的忽然比刚才弱了许多？难道他是有心要耗尽我的气力，才下杀手么？”

再过一会，萧夫人不知对方如何，她自己却确是感到精疲力竭了。心里想道：“我何必受他戏耍？”正要放弃支撑，忽觉压力一松，剑尖竟然能够稍稍移动了。

高手比斗，只要发现对方有一丝破绽，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就要攻击对方的。萧夫人也不例外，在这霎那间，她本能的挥剑向对方刺去，只听得“嗤”的一声，齐建业胸口的衣裳给剑尖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裂缝！

齐建业大叫一声，一个鹞子翻身，倒纵出数丈开外，朗声说道：“夫人剑法精妙，老朽不胜佩服！多谢夫人剑下留情，今日之事，老朽是无颜再管的了！”说罢，以手掩胸，一个转身，迳自走了。

萧夫人一片茫然，　啷一声，短剑掉在地上。强敌走了，她亦已是精疲

力竭，不堪一斗的了。齐建业说话的声音中气充沛，佯作受伤，其实并未受伤。莫说萧夫人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就是再糊涂心中亦已明白是对方手下留情了。

萧夫人浑身乏力，不觉一际茫然，半晌想道：“齐建业真是个老狐狸，他用这等手段，可是叫我想要插手也难插手了！”

原来齐建业以上乘内功和她拼斗，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刚刚到她真力耗尽之际，这才佯败一招，保全她的面子。这样一来，即使萧夫人不领他的情，她亦是有心无力，不能再去帮忙缪长风了。

萧夫人暗暗叹了口气，心里想道：“事已如斯，我只好带了紫萝走了。唉，但不知紫萝肯不肯听我的话！我若把她背了就走，缪长风若有不测，只怕她要怨我终生！”

正自踌躇不决，忽听得有人叫道：“紫萝，紫萝！你怎么样了？快应我呀！”

云紫萝运气解穴，正在紧要头头，突然听得有人呼唤，如梦初醒，又喜又惊，还有几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应道：“是宋师哥么？快——呀……”她忘了自己的真气尚未收束，一时激动，叫出声来，一口气哽着喉咙，登时不省人事。

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宋腾霄和吕思美。

宋腾霄听得云紫萝那声尖叫，尖叫之后，寂然无声，不由得大吃一惊，叫道：“不好！”立即施展轻功，如飞跑来。

齐建业走上大路，刚和他们打了一个照面。宋腾霄怒道：“清官难管家务事，云紫萝和她的丈夫分手，关你这老头儿什么事，要你老是帮着杨牧欺负她！”

齐建业冷笑道：“我倒要请问，云紫萝的事情与你又有何干？

哼，我告诉你吧，杨牧将她休了，我才没有功夫再去理会她呢。

你要向她讨好，这倒是时候。不过可惜云紫萝早已看上别人，只怕轮不到你了。”

宋腾霄面色铁青，说道：“我敬你是武林前辈，你再胡说八道，我——”

齐建业一声冷笑，说道：“你怎么样？哼，我可不屑和你打架呢！”大袖一挥，把宋腾霄冲开两步，迳自走了。

宋腾霄气得双眼翻白，心里可又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想道：“空穴来风，其来有自。这老家伙也是这么说，莫非我听到的当真不是谣言？”

吕思美道：“宋师哥，你看，那姓缪的人正和镖局的人打架，那边树下有个晕倒了的女子，想必是你的云姐姐了。别和这老头儿一般见识，别生气了，快去吧！”

宋腾霄瞿然一省，三脚两步的匆忙跑到云紫萝身边，吕思美跟着也到了。

吕思美微笑说道：“不用担忧，她只是一时晕过去的，待我给她推血过宫。”心中暗暗好笑，想道，“宋师哥想是怕我多心，其实他和我相处这样久，也应该知道我决不是个小心眼的姑娘了。”原来推血过宫的急救方法，宋腾霄也是会的，只因吕思美在他身旁，他不免有点要避男女之嫌，是以迟迟不敢动手，却给吕思美窥破他的心意了。

云紫萝只是一口气堵着咽喉，得吕思美替她推血过宫，“嘤”的一声，就醒过来，说道，“宋师哥，我不打紧，请你帮帮这位缪大哥的忙。”

宋腾霄瞿然一省说道：“是啊，小师妹，这位缪先生帮过咱们的忙，咱

们也该帮他的忙才对。”他这话向着吕思美说，一来是向吕思美暗示他不是为了讨好云紫萝；二来他的心情也实是十分复杂，虽然决定了帮忙缪长风，但也还要找个藉口，不自觉的就露出一点酸溜溜的味儿。”

吕思美道：“云姐姐的穴道还未解开呢，糟糕，我可不知道如何解决。”

萧夫人走了过来，说道：“我是紫萝的姨妈，待我给她解穴。”她歇息过后，气力已经恢复一两分，和高手比拼当然还不能够，替云紫萝解穴却是可以的了。

宋腾霄拔剑出鞘，冷笑说道，“震远镖局，名震江湖，以众凌寡，却不怕给天下英雄所笑么？”

欧阳坚冷笑道：“你这小子也配自命英雄？你懂什么，缪长风与我们镖局有不解之仇，知趣的你莫多管闲事！”

宋腾霄正自有一股怒气无处发泄，哼的一声说道：“我偏要多管闲事！”唰的一剑就向欧阳坚刺去。吕思美拔出了一长一短的柳叶刀，也和白武子交上了手。缪长风压力减轻，精神陡振，呼呼呼连环三掌，把韩威武打得只有招架之功。

欧阳坚初时不把宋腾霄放在眼内，接战之后，见宋腾霄剑法精妙，这才吃了一惊。当下把雷神掌的功夫尽量发挥，喝道：“你这小子不知好歹，好，那就只有自讨苦吃了！”

宋腾霄好像置身于练铁的鼓风炉口，登时大汗淋漓，好不难受。心里想道：“怪不得缪长风打不过他们，其他两人不知，这厮的功大可当真是邪门得很！”

幸亏欧阳坚已经恶斗了许多时候，真力耗了几分，雷神掌发挥得淋漓尽致，渐渐就难以为继了。宋腾霄的剑法轻灵迅捷，也令欧阳坚不能不小心提防。这样此消彼长，不过半炷香时刻，宋腾霄便已占了上风，热得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吕思美和白武子交手，此时亦已逐渐占了上风。

原来白武子擅长的是分筋错骨手法，利于近身搏斗，只要一抓着对方，立即便可扭断对方的筋骨，把敌手制得服服帖帖，不能动弹。可是吕思美擅长的却是穿花绕树身法，她可以蒙上眼睛，在枝繁叶茂的花树丛中疾跑，不触落一朵花一片叶。白武子的分筋错骨手法虽然厉害，想要抓她，连她的衣角都没沾白武子给她转得头昏眼花，情知相持下去，定然不妙，急于求胜，蓦使险招，双掌如环，一招“阴阳双撞掌”向前扑攻，吕思美霍地一转，掩到敌人背后，趁得白武子未及回身，双掌按着他的背心，运劲一推。可惜她的气力稍弱，这一推只是推得白武子身形歪斜，仍未跌倒。

白武子蓦觉劲风飒然，贴身扑来，要向前窜，怕她就招赶招，力上加力，再推一下，自己必然跌倒；要向旁窜，又怕她借势牵引，掌击空门。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白武子无暇思索，恶气顿生，立即一个“旋转乾坤”，回过身来，竟不救招，反取攻势，右掌向外一挂，左拳翻起，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羚羊挂角”，乃是近身搏斗中一招拼个两败俱伤的打法。恶狠狠的照吕思美面门打来。他以为吕思美比他矮一个头，气力又弱，自己居高临下，占了优势，吕思美必然不敢和他硬拼，即使敢于硬拼，自己吃的亏也决不会比她更大。

哪知吕思美早已料到他有反扑的招数，他这一回身反扑，刚好凑上她的杀手。白武子一掌击空，只听得“咔嚓”一声，右臂关节已是给吕思美硬生

生拗折。他擅长的是分筋错骨手，不料这次却竟然给吕思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还是吕思美一念慈悲，插刀入鞘之后，才拍断他的关节，否则用力断他的手臂，他就要终生变成残废了。

白武子纵然顽强之极，关节折断，手臂吊了下来！痛得他也是不禁像是杀猪般的大叫了，欧阳坚和韩威武听得他的大叫，不由得都是大吃一惊。

高手比斗，哪容得稍有分心，何况他们又已是处在下风之际？宋腾霄乘机一剑刺去，快如闪电，欧阳坚正在一掌打下，掌心给刺个正着。

欧阳坚大吼一声，五根指头合拢一抓，抓着剑柄。宋腾霄吃不住他这一股猛力，长剑给震夺出了手。可是欧阳坚的掌心被利剑刺穿，雷神掌的功夫已废了一半，夺剑不过是凭一下狠劲，过后立即支持不住。大吼声中，长剑向宋腾霄反掷回去，连忙就跑。

自武子关节折断，更是不堪再战，当然也跟着跑了。三个跑了两个，剩下来就只有一个韩威武了。

缪长风双掌斜飞，形如白鹤亮翅，把韩威武身形罩住。韩威武心头一凉，只道缪长风是取他性命。身形在对方双掌笼罩之下，要躲也躲不开了。只好硬着头皮，一招“ 横架金梁 ”，双掌掌心向上，横在头顶，保护脑门。

这一招只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希望能够勉强保住性命的招数。对方的双掌若然猛击下来，重伤还是免不了的。

韩威武正自心头颤栗，不料四掌相交，对方的掌力却不似他想象那样的沉重。不过，虽不沉重，却有一股粘劲，令他摆脱不开。

缪长风淡淡说道：“ 韩总镖头，俗语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这次受人唆摆，我也不能怪你，你回去吧！ ”双掌一收，韩威武重心不稳，踉踉跄跄的斜窜几步。

韩威武满面羞惭，说道，“ 你杀了我不打紧，震远镖局的威名可不能在我手上毁了！ ”这话的意思即是说个人事小，关系镖局的荣辱事大。震远镖局和缪长风所结的梁子还是不能就此算了的。

缪长风叹口气道：“ 你不肯化解，那也由你。但我却何苦杀你。 ”

韩威武道：“ 好，青山绿水，后会有期。他日你若落在我的手上，我也饶你一次便是。 ”

震远镖局的人都已走了，缪长风记挂着云紫萝，当下抱拳向宋腾霄施了一礼，笑道：“ 宋兄，想不到咱们又得以在这里见面，多谢你拔剑相助之德了。我和紫萝是异姓兄妹，你和她则是总角之交，咱们今日可得好好的叙一叙了。 ”

宋腾霄淡淡说道：“ 那日在陈德泰的酒店里，你帮过我的忙，咱们谁也不必领谁的情！ ”缪长风见他神情如此冷淡，不觉为之一愕。

宋腾霄冷冷的扔下这几句话，就不再理睬缪长风，迳自走到云紫萝面前，说道：“ 紫萝，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请你和我到那边去好不好？ ”

好友相逢，云紫萝本是一团高兴的，但宋腾霄的神情举止，却是颇出她意料之外。地不觉也是怔了一怔，半晌，才缓缓的点了点头，说了一个“ 好 ”字。

“ 宋腾霄要和她说什么呢？ ”被冷落在一旁的缪长风则是不觉茫然了。

“ 长风，我也有几句话要和你说，咱们到那边去好不好？ ”萧夫人说道。

缪长风如梦初醒，抬起头来，只见萧夫人面挟寒霜，好像担着很重的心事。缪长风忽地心头一跳，似是感到什么不祥的预兆，默默的点了点头，一

声不响的跟着萧夫人就走。

日影西斜，山含瞑色，情怀惘惘，空山寂寂。四人各怀心事，步入幽林。

“就在这里吧。”宋腾霄停下脚步，面对着云紫萝，前主往事，都上心头，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

结果还是云紫萝先问他道：“腾霄，想不到今日又能够见到了你。咱们不见面恐怕已有将近十年了吧？但你怎的今日来得这样巧呢？”

宋腾霄心中苦笑，想道：“那天在陈德泰酒店里碰见的那个女子难道不是她么？唉，紫萝，你那天虽然是改容易貌，也还是瞒不过我的，为什么你不肯承认呢？不过，我现在亦已懂了，想必你当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不愿意给我知道你另外又有了一个缪长风，所以才要避开我吧？”原来正是宋腾霄当时起了猜疑，是以才和吕思美来到云紫萝的故乡访查她的。

一个男子，对他最初所爱慕的女子，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宋腾霄不是吃醋，更不是对云紫萝还存有什么非份之想，但在他在内心深处，却又的确有着这样一个想法，宁愿让他的好朋友孟元超得到云紫萝，而不愿云紫萝再嫁，嫁给一个和他们毫无关系的缪长风。

宋腾霄苦笑道：“难为你记得清楚，咱们不见面快满十年了。就不知十年前的事情，你可还记得么？”

云紫萝说道：“你说的是哪桩事情？”

宋腾霄道：“记得有一天咱们和孟大哥同游西湖，我问过你一句话——”

那天他问云紫萝是爱山还是爱水，因为云紫萝曾经将他比作西湖，而把孟元超比作泰山。当时她答的是“湖光山色一般佳。”但在其后的说话中，却隐隐透露出她是喜欢泰山多于西湖。宋腾霄重提此事，不用说当然是想挑起她对孟元超的回忆了。

云紫萝面上一红，心中却是无限辛酸：“腾霄，原来你也不能谅解我。”勉强笑道：“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但这些陈年往事，还提它干嘛？唉，我已经是历尽沧桑了。你喜读诗词，这两句词想必你曾读过：旧梦封尘休再启，此心如水只东流。”

宋腾霄心道：“你倒说得这样轻松。”于是也勉强笑道：“就只怕有一个人忘记不了。紫萝，你知道我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请你原谅我要向你打听一个人了。”

云紫萝当然明白他要打听的是什么人，心头卜通一跳，果然便听得宋腾霄说道：“听说你曾参加泰山之会，不知你在那里可曾见到了孟元超？”

云紫萝强忍悲酸，说道：“见着了。不过只是我见着他，他可没有见着我。”

宋腾霄忍不住说道：“紫萝，你为什么不肯和他见面？你知不知道这十年来他是怎样的在想着你？

“孟大哥没有告诉我，但我是知道的。在小金川的时候，他恨不得每天都有厮杀。我懂得他的心情，因为在你死我活的厮杀中没有空暇让他回忆往事，免受许多痛苦的折磨！

“在空闲的日子里，他常常独自发呆。春秋多佳日，小金川的春天和秋天尤其美得令人心醉。春天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野花，有红里参白像大红玛瑙的茶花，有桃红花瓣包着金丝花蕊的杜鹃花，有青绿花蕊镶着乳白花瓣的报春花。密密丛丛，到处都是。秋天的时候，枫林参染，红得像泼天大火，红得像遍野涂脂，又是一番光景。而天高气爽，更是宜于打猎的天气。可是

每一次我和小师妹去采摘野花，去森林打猎，邀他作伴，他总是不肯和我们同去。为什么？我想你是应该懂得他这份心情的。他是怕触景伤情啊！在苏州的时候，咱们三人常在春秋佳日出游；在小金川，同样的是三个人，有我，有他，但却少了一个你了！”

宋腾霄替好友诉说相思，或许这正是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吧？他所描绘的孟元超的心情，或多或少也正是他体验过的。是以他说得充满了感情，说得云紫萝在不知不觉之间，眼眶也都湿了。

云紫萝抹了抹脸上的泪痕，过了好一会，黯然说道：“物换星移，十年来的变化纵然不是沧海桑田，也是物是人非了，现在你告诉我这些，已经迟了！”

宋腾霄说道：“现在还不太迟！紫萝，请你恕我唐突，我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不错，在孟大哥和你分手之后，你是有了丈夫，有了儿子，似乎是太迟了，但现在又不同啦，杨牧虽然在人间，但你的手上却已有了他的休书了！”

云紫萝缓缓说道：“有一件事情，或许你也未曾知道？”

“什么事情？”

“在泰山之会，我不但见着元超，也见着了新任扶桑派的掌门人林无双。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我知道他们是十分要好的了！”

宋腾霄半信半疑说道：“或许是你的猜疑吧？”

云紫萝叹道：“你怎的这么说？难道我还会多心？我是诚心诚意希望元超和这位林姑娘能够结合的啊！他们才真正是彼此适合的一对！”

宋腾霄呆了一呆，忽地望着云紫萝说道：“你希望他们结合，那么你，你和这位缪先生——”

云紫萝甚为难过，心里想道：“想不到连腾霄竟也疑心我和长风有甚私情。难道身为女子，除了丈夫之外，就不能再有朋友么？”当下柳眉微蹙，涩声说道：“腾霄，你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和长风是异姓兄妹，就像你我从前一样。”她和宋腾霄小时候虽然没有正式结拜，可也常常以兄妹相称。云紫萝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向宋腾霄表白，她是不会嫁给缪长风的了。

宋腾霄却是另外一种想法，本来不想说的，忍不住还是说了出来。

“紫萝，请你恕我直说，我看恐怕不大一样。”

“什么不大一样？”

“咱们从前以兄妹相称，朝夕一起，那时大家还是未成年的大孩子，不怕有人闲话。”

“哦，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和缪长风常在一起，那就一定会有人闲话了？”

宋腾霄不觉有点尴尬，说道：“紫萝，我知道你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子，不怕别人闲话，但孟大哥是最关心你的人，只怕他不愿你给人说闲话。”

好朋友却不能谅解自己，云紫萝不禁有几分气愤，更有几分伤心，淡淡说道：“腾霄，你呢？你也但白和我说吧！”

宋腾霄感到她咄咄逼人的辞锋，苦笑说道：“我也不愿意你给人说闲话。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是只能望你好自为之了。”顿了一顿，接着又道，“紫萝，我不知道你是否怀念以往的日子，我却是常常希望咱们三个人还是能够像从前一样的。但愿我们能够找得着元超，把事情弄个明白。说老实话。我可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快就爱上了别人。”言外之意，自是希望云紫萝能

够等待孟元超，希望他们两人结合。不过，他一时说溜了口，却没想到，他说这话也是大大伤了云紫萝的自尊心了。他说他不相信孟元超会这样快爱上别人，岂不是暗中含有责备云紫萝之意？

云紫萝难过极了，强自忍住，说道，“腾霄，多谢你的关心，能懂得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的。但你也不必为我操心了，我盼望元超能得佳偶，但不管他和那位林姑娘怎样，我，我和他……啊，不如这样说吧，咱们三个人都是不能像从前一样过活了。过去了的就是过去了，不会再回来的了。我是个薄命人，好在还有个孩子，从今之后，孩子才是我至亲至近的人，谁也不能替代他了。腾霄，我言尽于此，你懂了么？”

宋腾霄当然是懂得她的意思的，她是说从今之后她只能母子相依为命，今生是决不会再嫁的了。听了这话，他也不禁深深的为云紫萝难过了。

宋腾霄叹了口气，说道：“紫萝，你又何必如此自苦！但咱们要说的话都已说了，我也应该走啦。”

宋腾霄走出树林，吕思美低声问道：“怎的就要走了？你们十年不见，为何不多叙一会？嗯，宋师哥，我不会多心的。”最后这两句话，就像琵琶轻拨的颤音，又轻又快，不是用心静听，就会听不清楚。吕思美说了之后，脸上泛起一片红霞。

宋腾霄苦涩的心头感到一丝甜意，在她耳边说道：“小师妹，你真好。过去我常想着回家，现在我却是想和你再回小金川了。”吕思美脸上绽出笑容，可还是有点担忧，问道：“云姐姐和你说了些什么？我看你好像有点闷闷不乐。”宋腾霄道：“没什么，咱们走吧。路上我会告诉你的。”

云紫萝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终于消失，心中无限辛酸。她知道和孟元超的爱情固然是不能恢复，甚至和宋腾霄的友情也不能恢复了。想不到儿时的好朋友也是这样的不能谅解自己，云紫萝难过得心头如坠铅块，想道：“我还希望他们三个人成为好朋友呢，唉，如果元超也不能原谅我，我还有什么勇气再活下去！”

当云紫萝伤心于不能获得好友的谅解的时候，缪长风在萧夫人自以为是“良言”的劝告之下，也是同样的感到难堪。

萧夫人道：“我本来希望你们结合的，但现在她的丈夫未死，你可得为她着想了。不错，杨牧是给了她休书，但夫妻毕竟总是夫妻，过了几年，大家的气平了，未必没有破镜重圆之日。”

缪长风苦笑道：“你不用担心，我和紫萝只是异姓兄妹，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我非常珍惜她的这份友情，我是决不会对她有非份之想的了。”

萧夫人道：“你知道我不是迂腐的人，但你我可以不受礼法拘囿，别人却未必能像你我一般。你和紫萝太亲近了，总是会惹起别人闲话。”

缪长风说道：“紫萝大概没有和你仔细的谈论过杨牧的为人吧，你希望他们破镜重圆，据我看来，恐怕是不会的了。不过，你可莫要误会，我不是幸灾乐祸，希望她和丈夫分开之后改嫁给我。”

萧夫人道：“听你这么说，杨牧这个人大概是坏得不可收拾了？”

缪长风道：“我不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或者紫萝将来会把她所身受的告诉你。”

萧夫人道：“那我就更多一层担忧了，杨牧既然那样坏，他写了休书，心中定必仍有不甘。紫萝若没有把柄给他拿着还有可说，你们常在一起，最少他就会在江湖上乱造你们的谣言。”

缪长风道：“他还要把我置之死地呢，岂仅只是造我谣言！嘿，嘿，狗嘴里不长象牙，他喜欢怎样说我，就由他怎样说吧！”

萧夫人说道：“紫萝有孕在身，只怕她可是受不起刺激！若是再来一次今天这样的事，我可不能不为她担心了，再说震远镖局和你的梁子也还未解呢！”

缪长风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韩威武是一定还要来找我的麻烦的，我可不能连累了她们。以齐建业和韩威武的身份，他们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我离开这里，最少他们是下会为难紫萝的了。剩下一个杨牧，纵然还要兴风作浪，也只能是找人来对付我。他一个人要害紫萝和萧夫人，谅他没有这样本事。”

思念及此，心意立决，说道：“萧大嫂，我把紫萝送到你这里，总算尽了一点心事，这副担子我想是可以卸下来了，今后要你多多照顾她啦。”

萧夫人道：“她是我的甥女，我当然会照顾她的。但你却是到哪里去呢？”

缪长风苦笑道：“我是流浪惯了的，要往什么地方，现在我也不知。天地之大，总有个容身之地吧！”

萧夫人道：“那姓宋的不知和紫萝要说些什么，猜想大概也是在劝她吧。咱们过去看看，看他们出来没有？”

云紫萝独自在床边徘徊，神思惘惘，脸上犹有泪痕。不必她说，缪长风已经知道宋腾霄是和她说了些什么了。

“咦，紫萝，你怎么啦？你那位宋师哥走了？是不是他说了一些你不中听的话？”萧夫人问道。

“没什么，他说的话倒是为我着想的，不过我自己难受罢了。啊，你们也谈完了。”

缪长风说道：“紫萝，我可也要走了。请你不要问我什么缘故，你自己多多保重吧。”

云紫萝呆了一呆，不过这样的结果也早已在她意料之中，“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云紫萝心里想道，“只是他对我的情份，我今生可是永难报答的了！”

“我明白，”云紫萝说道，“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很难互相了解，咱们也只能但求无愧于心了。唉，你走也好。”

萧夫人道：“我也不想在这里住下去了，月仙有个奶妈住在另一处乡下，我和紫萝准备到那里暂住些时，待紫萝生产了再说。长风，你们暂时分手，一年之后，你还可以再来看她的。”

“一年之后，我却不知在什么地方了。紫萝，你好好保重啊，我走了！”

缪长风的影子看不见了，悲苦的吟声还在远远传来：“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落拓江湖，且吩咐歌筵红粉……”

第二十八回 神偷窥秘

妙手空空负盛名，官衙甲帐任纵横，孤身偏向虎山行。不道人心多险恶，诧他“大侠”作嘉宾，神偷窥秘也心惊。

——浣溪沙

一抹斜阳，半山落照；萧条景物，落寞心情。在傍着北芒山的官道上，宋腾霄也和缪长风一样，默默前行。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一个是只影孤身，一个有如花作伴。

宋腾霄默默前行，老半天没说一句话，这时方始长长的叹了口气，吕思美担心起来，倚偎着他，低声问道：“宋师哥，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我慨叹的是人事无常，情心易变！”宋腾霄忍不住说出来了。

“哦，你是说云姐姐的事情？”

“你别误会，我是说云紫萝和孟大哥。他们两人不知有过多少次海誓山盟，经过多少折磨苦难，我正以为他们现在可以苦尽甘来，破镜重圆，谁知他们又各自有了意中人了。”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吕思美不禁“噗嗤”的笑了起来，说道：“你说他们各自有了意中人，云姐姐的意中人想必是那位缪先生了，但孟大哥的意中人又是谁呢？”

宋腾霄若有意若无意的望了吕思美一眼，缓缓说道：“听说他和扶桑派的新掌门林无双很是要好，大概已经不是普通的朋友了，这是云紫萝告诉我的。小师妹，你听了这个消息，高不高兴？”

“啊！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吕思美跳了起来，说道：“我当然是为他们高兴的，难道你不高兴么”

宋腾霄道：“我是希望他和紫萝能破镜重圆，不过现在已经闹成这样，孟大哥另外有了意中人，我当然也是为他高兴的。”接着笑道：“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吕思美双颊微红，啐道：“宋师哥，你好坏，我不说！”宋腾霄笑道：“你不说我也明白。”要知吕思美的父亲生前本来有意将她许配孟元超的，如今孟元超有了意中人，吕思美当然是如释重负了。

宋腾霄道：“小师妹，你想不想见孟大哥？”

吕思美道：“泰山之会已经散了，他行踪无定，怎知到哪里找他？”

宋腾霄道：“咱们到北京找他。”

吕思美诧道：“你怎么知道他在北京呢？”

宋腾霄道：“孟大哥这次离开小金川，是奉命联络各方豪杰的，对不对？”

吕思美道：“不错，他是曾这样对我说过。他之所以参加泰山之会，想必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宋腾霄道：“北京乃是卧虎藏龙之地，孟大哥虽然在泰山会了许多豪杰，料想也还要到北京一行。”

吕思美笑道：“对，即使找不着孟大哥，咱们趁这机会到京城玩一趟也好。反正咱们已经到了这里，再去北京，也只不过是两天路程了。”

宋腾霄道：“不过京师重地，不比别的地方，咱们可得分外当心才行呢！”

吕思美瞿然一省，说道：“是呀，咱们若是在客店投宿，碰到盘查，可是不便！如何是好？”

宋腾霄笑道：“我早已想到一个人了，这个人可以做咱们的居停主人。”

吕思美道：“ 这人是谁？ ”

宋腾霄道：“ 震远镖局前任总镖头戴均之子戴谟。他是咱们萧志远大哥的朋友，和义军也有暗通消息的。 ”

吕思美眉头一皱，说道：“ 又是和震远镖局有关系的人，咱们可是刚刚和韩威武结了梁子的呢。 ”

宋腾霄道：“ 你不用担心，戴均当年之所以离开震远镖局，就是因为给韩威武的父亲将他挤掉的。如今戴均和韩威武的父亲都已死了，韩威武接任了总镖头，戴均的儿子戴谟和震远镖局早已没有往来。不过我没有想到会来北京，在小金川之时，萧大哥和我说起戴谟这个人，我却没有问他地址。入京之后，还要向人打听打听呢。 ”

吕思美道：“ 不怕碰上震远镖局的人么？ ”

宋腾霄道：“ 咱们当然要机灵一些了。到时见机而作吧，用不着太早担心。 ”

两天之后，他们来到北京，只见京都气象，果是不凡，通衢大道，车水马龙，宫殿巍峨，金碧辉煌。皇宫位在京城的中心，宫殿都是用琉璃瓦盖的，远远看去，就像无数闪着金光的鳞片，壮丽难以言宣！

皇富前面有座广场，广场正北，一片朱红色宫墙中耸峙着一座雄伟的城楼，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天安门了。他们不知不觉的被吸引到天安门前的广场上。

天安门的城楼下面是白玉石的“ 须弥座 ”，连接着一座三丈多高的大砖台，砖台上有重檐的大殿，横九槛，菱花窗门三十六扇。楼顶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前面临“ 外金水河 ”，河上有七座玉带形曲折多姿的桥，统称“ 外金水桥 ”，门前有浑圆挺秀的华表各一，还有一对威武雄厚的大石狮子。绕着外金水桥，有雕花的白石栏干环列。

庄严巍峨的城楼，巧妙地镶嵌着华表、石狮这些珠玉般的装饰，使天安门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杰作。它既气势磅礴、雄伟庄丽，同时又秀巧精致，平实质朴。

皇宫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以前的人，也只有在经过天安门时，才可以望一望它。长住北京的人，每次经过天安门广场也不禁要驻足遥观。何况是初到北京的宋腾霄和吕思美，更不免要为天安门前的景物所吸引了。

正在他们目迷五色，陶然如醉之际，忽听得“ 杭唷，杭唷 ”的苦力叫喊声，原来是几个炭夫，每人背着重重的一篓煤球，正是向着他们迎面而来。重负压得他们弯下了腰，在经过天安门的人流中，恐怕也只是他们没有心情瞻仰皇宫的了。

宋腾霄道：“ 小师妹，小心！别沾上煤灰，弄污衣裳！ ”

话犹未了，一个炭夫从吕思美身旁走过，煤篓摆动，吕思美的衣裳已给轻轻擦了一下，登时黑了一片。

宋腾霄怒道：“ 你这个人怎的这样不小心？ ”吕思美说道：“ 师哥，他们弯着腰走路，也怪不得他们。何必和苦人儿生气？ ”

吕思美是怕宋腾霄和炭夫生气，所以才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但在她的心里可是有点暗暗奇怪，原来她刚才听得炭夫吆喝之时，已经是小心闪躲的了，但是还给他碰上，她是练过穿花绕树的身法的，竟然闪躲不开，可见那人是有心碰撞她的，而且必定是练过武功的才能有那样灵敏的身法。不过她怕宋腾霄闹出事来，是以不敢说出心中的疑窦。

炭夫过去一会，宋腾霄忽地感觉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用手一摸，不由得“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吕思美道：“师哥，你怎么啦？”

宋腾霄道：“那个炭夫是小偷？”

吕思美道：“你怎么知道？”

宋腾霄道：“我的佩剑不见了！”原来他的佩剑是藏在衣裳之内，挂在腰间的，如今却只剩下一个剑鞘。

吕思美道：“哪有这样厉害的偷儿？”

宋腾霄道：“当真是不见了，快去追他！咦，你头上的玉簪呢？也不见了！”

吕思美把手一摸，果然不见头上的玉簪，不由得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天下果然是有这样厉害的偷儿！”

通衢大道，不便施展轻功，但好在那几个炭夫，背着煤篓，走得不快，他们虽然发觉得迟，追了一会，渐渐也追上了。

过了外金水桥，那儿个炭夫分开来走，走三个不同的方向，宋腾霄道：“小师妹，你还认得那个碰撞你的炭夫吗？”那些炭夫脸上都沾满煤灰，黑漆漆的，好像个个都是一样。走路又都是伛偻着腰，身材高矮，若非分外留意，也难分别。

吕思美正自迟疑，忽见向东面走的那个人，回头向他们似笑非笑的望了一眼。吕思美心中一动，说道：“不错，正是此人，看来他只怕是有意和咱们开个玩笑的。”

宋腾霄早已想起一个人来，说道：“咱们且别声张，慢慢的跟着他走。”

那人走到河边，放下煤篓，拿出一条毛巾，绞湿了洗脸。此时跟在他背后的，除了宋腾霄和吕思美之外，已经没有第三者了。

那人抹干净了脸上的煤灰，站起来笑道：“你们赶来要我赔衣裳吗？我这个穷炭夫可是赔偿不起。”

宋腾霄又惊又喜，笑道：“快活张，原来是你，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是你了，天下除了你快活张，还能有谁有这样妙手空空的绝技？”

快活张笑道：“多承宋大爷夸奖，大爷不发小人的脾气了吧？”

原来这个炭夫不是别人，正是外号“快活张”的天下第一神偷张逍遥。宋腾霄上次与他在苏州相会，分别不知不觉已有一年，想不到如今却在京城碰上。

宋腾霄道：“快活张，你怎的改行做起炭夫来了。”

快活张笑道：“我并没有改行啊，做我们这行的是应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的。你宋大爷不就是因为失了东西才来追我的么？”

宋腾霄道：“对啦，我正要骂你呢，你为何和我也开起玩笑来了？开我的玩笑不打紧，把我的小师妹也吓慌了。”

快活张道：“不是和你们开这个玩笑，怎引得你们到这里来？天安门前，可是不方便说话的呢！”说罢拿出了宋腾霄的佩剑和吕思美的玉簪，还给他们。

宋腾霄道：“你甚么时候来北京的，孟元超在不在北京，你知道吗？”

快活张说道：“我来了已经三个月了，可没有听见孟大爷的消息。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宋腾霄道：“我是今天刚刚到的，想找从前震远镖局的少镖头戴谟，尚

未曾打听到他的住址。”

快活张道：“戴家住在奶子胡同，从天安门朝西走，到了路口，向北拐弯，再向东转过一条横街，就是奶子胡同了。”

吕思美笑道：“这个胡同的名字倒是古怪。”

快活张笑道：“你嫌它难听是不是，它倒是大有来历的呢。它是明朝一个皇帝的奶妈居住过的地方，所以叫做奶子胡同。这个名字已经沿用了二百余年了。”

宋腾霄道：“快活张，你和戴谟既是相识，何不和我们一起去他家里？”

快活张道：“我今天的活都未干完，对不住，可是不能陪你

宋腾霄道：“我和你说正经事儿，怎的你又和我开起玩笑？”

快活张道：“唉，你这位大少爷不用干活，说得倒是风凉。我干的这活儿才是正经事呢，”

宋腾霄皱眉说道：“难道你当真要做炭夫？你不是说你只是用这身份来作掩饰的吗？”

快活张笑道：“真真假假，真也好，假也好，总之我要干活可不是胡乱说的。再说我知道戴谟，戴谟可不知道我呢。”

宋腾霄道：“这是何故？”

快活张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到了一个地方，例必要打听清楚这个地方上的有名人物。那些有名头的人物可就不一定知道我这个无名的小偷了。”

吕思美笑道：“你是天下第一神偷，还说没有名头？”

快活张道：“戴谟或许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但他没有和我见过面，也一定不知道我是到了北京。你们见了他，最好不要提及是我把他的住址告诉你们。”

宋腾霄心里想道：“他冒充炭夫，其中定有不想给外人知道的原因。”当下也就不便多问，说道：“那么，你住在什么地方，改天我去拜访你。”

快活张连忙摇手，笑道：“炭夫住的地方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是破破烂烂的地方了，你一身光鲜可千万不要到这种地方来。你不介意，我的同伴也会起疑。你若要见我，我自会去找你的，包你神不知鬼不觉。”

宋腾霄听他这么说，只好作罢，向他道谢过后，便即按址去找戴谟。

戴谟和小金川义军首领萧志远的交情非比寻常，对宋腾霄亦是闻名已久，见他来到，自是欢迎不暇。

宋腾霄和吕思美二人在戴谟家里住下，暂且不表。

且说快活张与他们相会之后，独自一人回到居停处所，此时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居停主人正在和一个髯须如戟的汉子喝酒，看见快活张回来，哈哈笑道：“快活张，你溜到哪里去自寻快活去了？幸亏你回来还算及时，再迟片刻，这缸上好的竹叶青，只怕都要给尉迟大侠喝光了。”

快活张笑道：“崔老板，你可别冤枉我，给你老干活，我怎敢偷懒？”

原来这位居停主人姓崔，乃是北京东城一间煤炭行的老板。

那个髯须如戟的汉子却是关东马贼出身，如今名震江湖的尉迟炯。

尉迟炯笑道：“快活张，今回我们给你的差事可真是委屈你了，叫你整天背着煤篓，哪里还能风流快活？刚才我还替你担心呢，你回来这样晚，是不是撞上了北宫望了？”

快活张说道：“北宫望即使碰上我也决不会认得我。不过我今天倒是碰上了一位朋友。”

尉迟炯道：“是谁？”

快活张道：“是宋腾霄！”

尉迟炯道：“就是和孟元超齐名的那位宋腾霄么？”

快活张道：“不错，他还向我打听孟元超的下落呢。但我不敢把咱们的事告诉他。”

尉迟炯道：“对，宋腾霄不比孟元超，听说他是富家公子出身，为人恐怕没有孟元超的稳重，对他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过，说起孟元超，我也是很惦记他呢。你还记得吗，上次我得你帮忙，偷来的那匹御马，后来就是送给了孟无超的。如果孟元超当真也是到了北京，那么咱们就更可以大开拳脚，干一场了。”

那姓崔的老板说道：“咱们的人手是少一些，不过天地会的总舵将会派人来的。对啦，快活张，你今天可探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快活张说道：“还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不过北宫望和萨福鼎的家中我都曾经去过了，用不着再‘踩道’啦。待到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就可以迳自去进行夜探了。”

崔老板道：“我看还是等总舵的人来了再说的好。”

尉迟炯道：“江大侠把他徒弟的事情托我，我若不早日探出李光夏的消息，心中实是难安。快活张高来高去的本领天下无双，崔老板你大可以放心，我和他一同去，料想不至于出甚岔子。”

快活张笑道，“到时再说吧，”

原来天地会乃是一个反清的秘密帮会，舵主林道轩、副舵主李光夏都是江海天的弟子。

天地会在各地设立有许多分舵，最大的一个分舵、亦是最接近京师的一个分舵设在保定。

保定分舵三年前给清廷发现，遭受了很大损失，故此副舵主李光夏亲自出马，到保定视察情况，收拾残局。为了避免惹起清廷注意，李光夏没带随从，单身前往。

李光夏和林道轩约好，至迟三个月就可以回来的，不料一去去了半年，竟是毫无消息。林道轩家曾派人打听，匿藏在保定城中的会员，谁也没有见过他。不过从间接得到一个风声，算日子正是李光夏应该抵达保定的时候，北京来了几个大内高手，搜捕天地会的余党，据说城中天地会的人没有捉，却捉了一个外来的钦犯。林道轩疑心这个钦犯就是他的师弟李光夏。

林道轩一面叫北京的会众打听，一面请求师父营救，但江海天不能即来北京，因此又转托尉迟炯。

京师防范森严，天地会在北京没有分舵，只有隐藏身份的会员，在京师从事各种行业。开煤炭行的这个“崔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亦是这次主持营救李光夏的人。

快活张从苏州来到北京，做了几件案子，手上有了花不完的银子，玩得乐极忘形，就在北京住下，舍不得走了。尉迟炯找着了他，请他务必帮忙，快活张没法不答应他，只好委屈自己，在崔老板的煤炭行里，充当一个炭夫。

北京的人，每到冬天，家家户户都是烧煤球的。充当炭夫，藉着送炭球的机会，就可以穿堂入室，到普通的人所不能到的富贵人家。

崔老板已经打听清楚，天牢中并没有关新来的钦犯，那么钦犯被囚的处所，只有两处可能，一是御林军统领北宫望的“统领府”，一是大内总管萨福鼎的外宅，钦犯是不能困在宫中的。

快活张到过这个地方，他是以炭夫的身份送煤球去的，当然不便打听消息，不过却大致摸熟了进出的道路。做偷儿的人，要做大案，偷的不是普通人家，第一步准备功夫，就是要摸熟这家人家的地形和进出道路。这在小偷这一行中，有个术语，名叫“踩道”。现在快活张的这步准备功大是已经做到了。

说也凑巧，第二天就是一个天色阴沉，月黑风高的晚上。尉迟炯急不可待，就要和快活张先去探一探御林军统领北宫望的府邸。

快活张笑道：“尉迟大侠，武功我是远不如你，做小偷你却远不如我，我看还是让我独自去的好。”

尉迟炯道：“我知道你的本领神出鬼没，来去无踪，不过御林军的统领府非比寻常，也总得提防万一。万一当真要打起来，我在那里，多少也有个接应。你怕我失风，我在外面等你，不跟你穿堂入室，也就是了。”

快活张想了一想，说道：“这样吧，那条街上的转角处，有一家小酒店，专做赌鬼的生意，别家酒店，天黑之后，二更未到，一早关门，这家酒店，却是整晚都做生意。你在那里等我，一个时辰之后，我不出来，你再进行打听。”

尉迟炯笑道：“你的鬼门道真多，但御林军统领府所在的街道，竟有这样一间特别的酒店，倒是稀奇。”

快活张笑道：“说出来一点也不奇怪，那条街上有两个半开门的赌窟，就是御林军的军官包庇的。我在那两个赌窟赌过钱，也在那酒店喝过酒。你装作赌客在那儿喝酒，包管没人来查问你。”

尉迟炯道：“这样也好。我给你一枝蛇焰箭，你藏在身上，倘有意外，你把蛇焰箭射上半空，我就会赶来的了。”蛇焰箭是夜行人惯常用来作联络的信号的，射上半空，会发出一团蓝色的火焰，方圆数里之内，都看得见。

计议已定，三更时分，他们便即按照计划进行。

这天晚上，无月无星，快活张早已“踩”熟了“道”，胸有成竹，果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了统领府。

但进去之后，可就发觉有点儿不对了。

他是从后花园进去的，踏入园中，只见假山石畔，花木丛中，黑影幢幢，敢情巡夜的人还当真不少。寻常的日子，御林军统领府晚上虽然有巡逻的卫士，那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料想小偷决不敢偷到统领府的府中，等闲的江湖人物，也决不敢到太岁头上动土。

“莫非今晚有些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快活张心想。心念不已，忽听得有“汪汪”的狗吠声快活张练有一双夜眼，躲在一块假山石后，偷偷看出去，只见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牵着两条大狗。快活张认得其中一人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灼。

快活张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西门灼是府中的第二号人物，怎的也出来巡夜，我可得分外小心了。这两条狗长得好像野狼，想必极为凶恶。我在别的地方，可没见过这种恶狗。”

只听得和西门的一起的那个武士说道，“今晚倒可以试试这两条西域灵獒的本事了，听说它可以嗅出生人的气味，不知是真是假。就只怕没有生人

敢来。”话犹未了，那两条“西域灵獒”又汪汪的大吠起来。

西门灼道：“灵獒吠得这样厉害，莫非真的有生人来了？”把手一松，两条狼狗登时如箭离弦，向快活张藏身之处扑去。

快活张早有准备，心里想道：“拖得一时，就是一时。”把手一扬，掷出两个肉馒头。

这肉馒头是加上一种特殊的香料制的，狗最喜欢闻这种香味，但馒头却是混有毒药的。

这两条西域灵獒训练有素，若是普通的肉馒头还不会令得它们垂涎，如今它们给这种特殊的香味吸引，快活张把肉馒头一向左斜方掷出，它们登时也就改了方向，向左斜方扑去了。

西门灼和那个武士赶上来，那两条狼狗早已把肉馒头吃得干干净净。西门灼道：“奇怪，这里没有人，灵獒怎的又不吠了？”幸亏这天晚上无月无星，快活张躲在假山背后掷出肉馒头，这才得以没有给他发现。

快活张明知毒毙灵獒，行藏也是必将败露，但在这危急关头，也只能行此缓兵之计了。

不料那两条西域灵獒虽然中毒，却没有立即倒毙。原来快活张的毒馒头对付一般的恶犬，自是绰绰有余，但这两条西域灵獒却是体质壮健，非一般的恶犬可比。

就在西门灼来到的时候，那两条灵獒中的毒开始发作，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突然又狂嗥起来，再次向快活张藏匿之处扑去。

快活张料不到它们竟然没有倒毙，而且还来得这样快，他正想转移，却尚未来得及转移。只听得西门灼失声叫道：“不好，看样子灵獒是中了毒，快去咬死你的仇人！”

“不好，老天爷保佑，保佑，保佑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快活张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跳出来，此时西门灼和那武士已经跟着这两条灵獒追来，他只要一动，只怕就要给西门灼发觉，只能求老天爷保佑。

果然真的就有奇迹发生，那两条灵獒跑到快活张躲藏的那座假山前面，忽然又改了方向，跑入花树丛中。

西门灼一面跑一面向四下发出劈空掌，此时见灵獒追入花树丛中，他也跟着改了方向，叫道：“贼人躲在假山梅林里面，你们快来搜查！”

西门灼还未来到假山前面就转过身，但他所发的劈空掌，掌风已是刮到假山后面，快活张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幸亏没有弄出声音。原来西门灼练有“玄阴掌”的功夫，掌风奇寒透骨，还幸快活张有假山作为屏障，略受波及，还可抵受得了。

快活张又惊又喜，心道：“奇怪，难道当真是老天爷保佑么？”

那两条灵獒跑进花树丛中，中的毒已是大大发作，只听得几声狂嗥，两条灵獒同时倒毙。

一个武士叫道：“贼人从那边跑出去了！”西门灼喝道：“你们还不快追！”快活张偷偷的从假山石后伸出头来，他是练有夜眼的，隐隐可以看见一条影子正在越过围墙。

快活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这园子里另外还有一个“生人”，不知他用什么办法把两条灵獒引开，也有可能是它们中毒渐近昏迷之际，嗅到另外一个“生人”的气味就追击了。

“这人不知是谁，倒似有心来救我似的？但以他的这份轻功而论，决不

会是尉迟大侠。”不过快活张亦已无暇仔细推敲了，趁着西门灼和那班卫士追出去的时候，连忙溜入屋内。

西门灼迫不上那人，果然又再回来，叫道：“大伙儿仔细搜查，提防贼人还有党羽。”

快活张曾经来送过两次煤球，统领府中，他最熟悉的地方乃是厨房，于是不知不觉就跑入厨房来躲。厨房里大厨师和一个助手正在炒菜，快活张一闪闪到堆在厨房角落的煤堆后面，那两个人竟是毫无知觉。

快活张可是有点怪，心里想到：“三更半夜，即使是北宫望吃的宵夜，也用不着大厨师亲自下厨呀？”

心念未已，只见一个小厮进来问道：“小菜弄好没有？”

大厨师道：“樟茶鸭火候恐怕未够，蜜饯羊腿也还要调味。赶着要么？”

那小厮道：“不，大人叫你用心烹调，迟点无妨。他不过叫我来看看，顺便告诉你，叫你记得开一缸陈年善酿。”

大厨师道：“知道啦，来的是什么贵客？”

小厮笑道：“统领的客人，我怎敢上楼窥探？”

大厨师嘀咕道：“总之来了客人，就活该我们倒霉啦。三更半夜还要起来。”

原来这个大厨师乃是北宫望重金礼聘来的名厨，北京的名厨，有他们这一行传统的规矩，主人是要以宾礼相待。这个厨子架子尤其不小，平日根本就用不着他下厨，半夜三更起来做菜，更是从所未有之事。是以很不高兴。

小厮不敢答话，退了出去。快活张心里想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北宫望住在何处，我尚未知道。这小厮回去禀报，我正好跟着他走，说不定可以探听到一些消息。”

正要悄悄的溜出去，忽听得门外又有人声。

大厨师皱眉道：“什么事情吵吵嚷嚷，我做菜的时候最怕人吵。你出去看看。”

进来搜查的那个武士是个急性子，一踏进院子就嚷道：“你们这里有没有生面人来过？”

厨师的助手吃了一惊，说道：“厨房里只有大师傅和我，生面人怎会到厨房来。”

那武士说道：“是这样的，园子里闹贼，西门大人恐怕贼人还有余党溜进屋内躲藏。”

大厨师正自不好气，不待那武士进入厨房内就走出去说道：“闹贼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武士道：“就是刚才的事情，还没有半炷香时刻。”

大厨师道：“我一个时辰之前就在厨房了，一直没有离开过，除非我是瞎了眼睛，贼人怎能在我的眼皮底下躲藏？你们进来搜查不打紧，东翻西抄，弄得我心神不宁，调味品放多一点放少一点，什么佳肴美点，味道都要变啦。”

武士赔笑道：“我只是循例进来看看，不会东翻西抄的。”心里想道：“厨房里没有什么地方可供躲藏，又是这么闷热，料想贼人也不会躲在里面。”

大厨师摊开双手道：“好吧，那你就进来看吧。”

快活张悄悄从炭堆后面出来，顺手牵羊抓了两方蜜饯羊肉送进嘴里，又喝了半壶陈年善酿，这才好整以暇的溜出厨房。

那武士知道大厨师脾气不好，进了厨房，看过炭堆后面不见有人，告了

个罪，就出去了。

大厨师正在冷笑，助手忽地咦了一声，说道：“这壶酒怎么只剩下了一半？”原来他提起酒壶，感觉轻了许多，这才发现的。

大厨师小心察视，也发觉蜜饯羊肉少了两方，笑容登时僵冷，连忙悄声说道：“你别声张出去，叫人笑话咱们当真是瞎了眼睛。”

快活张溜出厨房，心里暗暗好笑：“这大厨师的手艺当真不错，那陈年善酿也要比崔老板家里藏的酒好得多，回去告诉尉迟炯知道，不羡煞他才怪。”

武士们逐屋搜查，一时间还未能进入内院，快活张偷偷跟在那小厮后面，弯弯曲曲的走过几道回廊，小厮走进一座楼房。

快活张知道北宫望是不会见这小厮的，定是楼下的管家听他回报，于是施展轻功，悄悄的上了楼。有一间房子灯光火亮，快活张足勾檐角，倒挂金钩，在后窗偷看进去，只见房子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他认得是杨牧。

“奇怪，难道那贵客竟是杨牧？”快活张不禁大为诧异了。

“原来这厮果然还没有死，”快活张心里想道：“但却何以出现在统领府中？北宫望又把他当作贵宾看待？真是奇哉怪也！”

要知杨牧不过是个武师，虽然颇有名气，也只是个平民。北宫望是御林军统领的身份，按说是不会接见他的，何况是三更半夜，密室私会？“快活张久历江湖，隐隐猜到有些不对，想必他们之间是有着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一声咳嗽，有个人走进房间，正是御林军统领北宫望。

杨牧大吃一惊，站了起来，满脸都是惶惑的神色。

北宫望微微一笑，说道：“你就是杨牧吗，我是北宫望。”

杨牧连忙跪倒，说道：“不知统领大人驾到，我，我……”

杨牧是惶惑不堪，窗外偷看的快活张也是十分奇怪：“原来他们并不是约好的，这更奇了。那个贵宾如果不是杨牧却又是谁呢？”

北宫望双臂一伸，轻轻一托，杨牧只觉一股大力托着他的身子，不由自己的站了起来。北宫望笑道：“杨武师，你以为是谁？”

杨牧惊疑不定，讷讷不能出之口。北宫望不待他回答，已是接下去说道：“你以为是石朝玑，石副统领，是吗？”

“带小人来的那人说是奉了石大人之命。小人只道是石副统领召我进府。”杨牧答道。

北宫望又是微微一笑，说道：“那么我来会你，你是大感意外了？”

杨牧恭恭敬敬答道：“小人是受宠若惊。”

北宫望道：“你愿意做我的心腹还是做石朝玑的心腹？”

杨牧惊疑不已，说道：“蒙大人知遇之恩，小民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石朝玑能够给你的功名富贵我更可以给你。好，你既然愿意做我的人，那就老实告诉我，石朝玑和你入京，有没有和你去见过萨总管？”

“我是昨天刚到，石大人都还没有见过。”杨牧答道。

北宫望面露喜色，说道：“很好，很好。那么有几件事你要听我吩咐。”

杨牧忙不迭答应，北宫望跟着说道：“第一，你今晚见我之事，用不着给石朝玑知道。你对他要像从前一样，越能取得他的信任越好，决不可惹起他的疑心！”

杨牧这才知道今晚召他进统领府的那个武士，竟是北宫望假借他的副手名义派来的。

原来御林军统领北宫望和大内总管萨福鼎一向不和，两人争权夺势，斗角勾心，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副统领石朝玑就是萨福鼎安插在北宫望身边的一枚棋子。北宫望初时不知，日子久了，终于也知道了。

他打听到石朝玑收服了杨牧的事情，而杨牧是和江湖的侠义道甚至义军中的人物都有来往，这么一来，杨牧的背后是石朝玑，石朝玑的背后是萨福鼎，杨牧就等于是萨福鼎派出去的探子。北宫望知道了这件事情，自是不能不要动用心思了。要知杨牧若是探得什么义军的秘密，萨福鼎就可用来向皇上邀功，北宫望就有失宠之虑。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北宫望才假借石朝玑的名义，把杨牧召来。

杨牧当然不知道这许多复杂的关系，但他是个聪明人，却已隐隐猜想得到是正统领与副统领之间失和，北宫望是正统领，在他的想法，攀上北宫望的关系自是要比依附石朝玑好得多，是以一听得北宫望有意收罗他作心腹，便即大喜过望，满口应承。

北宫望继续说道：“以后我会另外派人和你联络，你打听到什么消息，先告诉我。一些无关重要的消息，那就告诉石朝玑也是无妨，还有石朝玑和你说了些什么话，或者你知道他们那边有些什么动静，也必须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若有隐瞒，甚或泄漏我的秘密，我必取你性命！”

杨牧诺诺连声，说道：“小人怎敢？”北宫望道：“谅你也不敢。”杨牧道：“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北宫望道：“待我想想，唔，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和你很熟，是不是？”杨牧道：“不错，大人有何指示？”

刚说到这里，西门灼走进来报告刚才园子闹贼之事。快活张缩作一团，躲在檐角的凹槽里，刚好可以遮蔽他的身形。

北宫望道：“我已听得灵獒的吠声，那贼人想必是已给你们发现，逃出去了。你们追不上他，是不是？”

北宫望只是凭着听声的本领，园子里发生的事情，他竟有如目睹。躲在屋顶的快活张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里想道：“幸好他只是察觉逃出去的另外那人。”快活张高来高去的本领己臻化境，他自信刚才跟在那小厮后面，决不会有丝毫声息，但此时也给吓得大气也不敢透，生怕呼吸稍重，就要给北宫望发觉。

西门灼说道：“只怕贼人还有余党，不过我也叫他们逐屋搜查过了，并无发现。”

北宫望笑道：“我这里是贼人决不敢来的。既然搜查不到党羽，想必来的就只是一人了。你们不必再闹了，免得客人来了笑话。”

西门灼深知师兄之能，笑道：“纵有不知死活的贼人，胆敢跑到这儿，决计也瞒不过师兄的耳目。我不过进来报个讯罢了。”

北宫望道：“现在已是三更时分，那位贵客恐怕就要来了。”

西门的道：“是，我替师兄出去迎迓贵宾。”

北宫望道：“不，那位客人不想给人知道，他会自己来的。你们不用替我迎接了。倒是这位杨先生，我要请你代我送他回去。”心里想道：“杨牧虽然和那人相识，也还是不要让他们见面的好。”

杨牧道：“统领大人，刚才你说到震远镖局的那位韩总镖头北宫望略一沉吟，说道：“韩威武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有用得着你的时候，自会叫人

通知你的。师弟，你带杨先生从后门出去。”

西门的和杨牧走了之后，北宫望唤来一个心腹随从，说道：“大厨师想必已经弄好了，你去把酒菜端来吧。”

快活张本来想要离开，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又是好奇心起，“那位贵客不知是谁，我倒要看个明白了。”

心念未已，忽见一条人影翩如飞鸟的落在楼头，说道：“牟宗涛特来拜会统领大人，劳大人久候了。”

北宫望哈哈大笑，打开房门，出来迎接，说道：“牟兄果是信人，幸会幸会。”

快活张心头大骇：“怎的竟然是牟宗涛？”他虽然没有见过牟宗涛，也知牟宗涛是扶桑派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名气比新任掌门人的林无双大得多，和侠义道许多响　　的人物都是有交情的。

北宫望道：“我对牟兄是仰慕已久，今日幸得识荆，请牟兄千万不要客气，北宫望不过偶然做到御林军的统领而已，牟兄当世高人，若用官场称谓，可叫小弟汗颜无地了。”

牟宗涛道：“恭敬不如从命，那么请问北宫兄，叫小弟前来，可有何事见教？”

北宫望道：“不敢。我只是想结识牟兄这样一位好朋友。若蒙不弃，愿与牟兄作长夜之谈。小弟新得皇上赏赐两瓶御酒，正好与牟兄共谋一醉。”

牟宗涛道：“北宫兄折节下交，令小弟大有知己之感。请恕小弟冒昧一问，府中刚才可是闹贼？”

北宫望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对，咱们都不必酸溜溜的说些客气话了，我也正想问你呢，你是不是和那贼人交过手了？”原来牟宗涛穿的是一件十分干净的白绸长衫，但长衫上却有两团泥污的痕迹。

第二十九回诡谋毒计

输他覆雨翻云手　利锁名缰动客心

能见鬼域施伎俩　匣中宝剑作龙吟

牟宗涛见北宫望的眼光注视自己，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衫上的污泥痕迹，不由得心头一震，脸上发烧，勉强笑道，“北宫兄好眼力，不错，我来的时候，在长街转角之处，恰好碰上那个从府中逃出来的贼人。这人的轻功委实高明，我打了他一掌，也不知他受伤没有，一抓抓不着他，就给他跑了。”

北宫望哈哈笑道：“牟兄绝世武功，料想那贼人定必受了内伤，纵然给他逃跑又有何妨？但不知牟兄可知道那人的来历么？”牟宗涛抹干净了身上的污泥，说道：“只是交手一招，可看不出那人的武功门派。”北宫望给他脸上贴金，但北宫望的笑声在他听来却是大感刺耳。牟宗涛只好陪着他笑，笑得甚是尴尬。

原来在牟宗涛将到统领府的时候，隔着一条街，看见一条黑影从他身边疾掠而过，后面有几个武士正在追来。牟宗涛何等机灵，一见这个情形，便知此人定是从统领府中逃出来的，说不定还是什么要犯，于是立即发掌向那人打击。心想若是擒了此人，倒是一份最好的见面礼。

他发的这掌蕴藏着小天星掌力，正是扶桑派独门的杀手绝，满以为这一掌纵然打不到那人身上，发出的小天星掌力也可以将他震翻。

不料一掌打到那人身上，只觉软绵绵的好像一团棉花，把他的小天星掌力化解于无形。那人是从他身边掠过的，着了他的一掌，脚步不停，霎眼间就去得远了。黑夜中只听得他的笑声远远传来。

这笑声刺耳非常，铿铿锵锵，宛如金属交击。牟宗涛听入耳中，不由得感到阵阵寒意，透过心头。原来这个特异的笑声，乃是他从前曾经听见过的。

扶桑派举行开宗大典的前两天，他和金逐流在泰山十八盘比剑，那天大雾弥漫，忽听得有人赞好，他追不及，就像今晚一样，大雾中那刺耳的笑声远远传来。

牟宗涛捉不着那人，不愿给统领府的武士知道，当下兜了一个圈子，才悄悄的进入统领府来赴北宫望之约。这晚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可还未知道那人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标记”，抹了污泥，直到此刻，在灯光之下，方始给北宫望发现。

“这个神秘高手，偏偏在今晚出现，是巧合呢，还是有意的呢？”要知牟宗涛这次来与北宫望私会，是不想给外人知道的，这个戏弄过的高手却巧在他来到的时候，从御林军的统领府出来，牟宗涛自是不禁有点惴惴不安，以为这个人是有意来窥伺他的了。

在屋顶偷听的快活张也是好生诧异，心里想道：“牟宗涛在武林中足可挤进十大高手之列，今晚竟也栽了个不大不小的筋斗，那人不知是谁？”

此时那个武士已经把酒菜送来，北宫望道：“我和牟先生在这里喝酒，你到楼下守卫，不论是什么人都不许上来。”

武士退下之后，北宫望回过头来，说道：“我府里这许多人都拿不着一个小贼，说来更是丢脸之至。嗯，咱们莫说这些煞风景的话了，喝酒，喝酒！这是皇上赏赐的御酒，牟兄，你品评品评。”

牟宗涛干了一杯，说道：“好酒！北宫兄，多谢你看得起我，不过我可得有言在先，咱们今晚喝酒，只谈风月，不谈国事！”

北宫望笑道："谈武功行不行？"

牟宗涛笑道："京城的酒楼，十九都贴有莫谈国事的字条，这两句话我不过是借来用用罢了。我也不是什么文人雅士，说老实话，风月之事，要我谈也谈不来呢。文人把酒论文，咱们是武夫，把酒论武，那正是最好不过。"

北宫望道："说到武功，牟兄，我倒是要为你可惜了！"

牟宗涛怔了一怔，说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请恕牟某愚鲁，可是不懂。"

北宫望道："牟兄，你是虬髯客的嫡派传人，身具绝世武功，天下谁人不晓！想不到贵派在中土重建，掌门人却给一个无名的小丫头占了去，我能够不为牟兄可惜么？"

牟宗涛淡淡说道："我只求光大本门，倒不在乎做掌门。"其实他口里说得满不在乎，心里可是极不舒服。北宫望正是说中他的心病。

北宫望笑了一笑，说道："牟兄胸襟宽广，佩服，佩服！不过说到光大门户，那也须得本门中德才兼备的弟子，方能当此重任，林无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想要光大贵派门户，嘿，嘿，恐怕未必做得到吧？还有一层，不是我危言悚听，林无双做了掌门，只怕对贵派还有大祸呢！"

牟宗涛佯作不解，说道："这又是什么缘故？请道其详。"

北宫望道："听说林无双和孟元超很是要好，甚至可能已经有了婚姻之约，林无双是靠他撑腰才当上掌门的。牟兄，这个姓孟的是小金川贼党中的第三号人物，想必你也应该知道吧！"

牟宗涛面色一端，说道："北宫兄，我说过不谈国事！你若用御林军统领的身份和我说话，请恕牟某告辞！"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牟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怕我劝你归顺朝廷，是以才避谈国事，对也不对？"

牟宗涛毅然说道："不错，牟某闲云野鹤之身，平生志趣，只在发扬本门武术。北宫大人若能体谅在下这点苦衷，牟某才敢高攀，和大人交个朋友。否则请大人将我拿下，我也宁死无辞！"

快活张听到这里，心里倒不禁有点佩服起牟宗涛来，想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牟宗涛来到统领府与北宫望结交虽然失当，却也还算得是个有骨气的，比起杨牧，好得多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北宫望又是哈哈一笑，说道："牟兄，这是哪里话来？牟兄当世高人，我岂敢勉强牟兄做不愿意做的事。"

牟宗涛欢然说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难得北宫大人体谅在下，牟某可以开怀畅饮了。"

北宫望笑道："既蒙折节下交，怎的你又用官场的俗套来称呼我了？"

牟宗涛笑道："好，现在彼此心迹已明，北宫兄，我敬你一杯。"

北宫望一饮而尽，说道："牟兄，你是侠义道，我非但不会强你所难，而且还要送你一件礼物，让你在侠义道中，声名更显，天下英雄都要佩服你呢！"

牟宗涛怔了一怔，说道："多谢你请我喝御厨美酒，我已感激不尽，厚赐还怎敢当？"

北宫望笑道："这礼物可不是寻常的礼物！"

牟宗涛好奇心起，说道："那是什么？"

北宫望道："天地会的副舵主李光夏给我们的人捉了，你知道么？"

牟宗涛道："这又怎样？"

北宫望道：“ 李光夏是给萨福鼎的手下捉去的，如今关在他们的总管府中。据我所知，尉迟炯已经来到北京，正在打听他的消息，准备营救他了。”

快活张大吃一惊，心里想道：“ 这厮的消息好灵通，我们躲在崔老板的煤炭行，却不知他知道了没有。”

只听得北宫望接着说道：“ 尉迟炯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未知道。不过牟兄要想知道，料也不难。丐帮的人，必定知道他的行踪，我们打听不到，牟兄去问他们，他们当然会告诉你。”

牟宗涛冷冷说道：“ 你是要我为你打听尉迟炯的行踪？”

北宫望连连摇手，说道：“ 不，不，牟兄，你误会了！”

牟宗涛心里其实已经明白几分，佯作不解，说道：“ 然则你要我打听尉迟炯的住址，却又是为了什么？”

北宫望笑道：“ 不是为我，这是为你！”

牟宗涛道：“ 北宫兄，请恕小弟愚昧，我还是不懂你老哥的意思。”

北宫望哈哈笑道：“ 牟兄聪明人，怎的还会不知？这件事情就是和我们所要送给你的礼物有关的呀，牟宗涛道，“ 如何有关，倒要请教。请北宫兄细道其详。”

北宫望道：“ 喏，明白的说吧，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就是天地会的副舵主李光夏！”

牟宗涛装作吃了一惊，说道：“ 北宫兄，你不是开玩笑吧？”

北宫望正容说道：“ 北宫望生平不打谎语。”

牟宗涛道：“ 你可是御林军的统领啊！”

在屋顶偷听的快活张，听到这里，也是满腹疑团，心里想道：“ 不错，北宫望是御林军的统领，他又怎能够把大内总管萨福鼎捉来的‘ 御犯’，当作礼物，送给别人？”

只听得北宫望笑道：“ 不是这样，焉能表达小弟渴欲与牟兄结交的诚意？”

牟宗涛道：“ 好，北宫兄的诚意，小弟感激不尽。但请问你又怎能把李光夏送给我呢？这与尉迟炯又有什么相干呢？”

北宫望继续说道：“ 萨福鼎手下虽然颇有能人，牟兄与尉迟炯联手，要进出总管府嘛，谅这班人也阻拦不了你们！”

牟宗涛方始作出恍然大悟的神气，说道：“ 哦，原来北宫兄的意思是要我和尉迟炯联手，到总管府救人！”

北宫望道：“ 我还可以把总管府中的地形和李光夏被囚的处所，绘一个详图给你，包管你马到成功！”

牟宗涛道：“ 你不怕皇帝老儿降罪么？北宫兄，我感激你相交之诚，可不想连累你！”

北宫望笑道：“ 只要你不泄漏出去，谁能知道是我暗中助你？嘿嘿，据我所知，如今林道轩正在拜托各路英雄访查他的师弟，若是你能够把李光夏从总管府救出来，天下英雄哪一个还敢不佩服你！那时莫说区区一个扶桑派掌门，就是天下武林盟主，牟兄，你也尽可以当得！”

牟宗涛道：“ 这份礼物，太不寻常！小弟可不能平白受你的恩惠！”

北宫望正是要他说这句话，当下笑笑道：“ 你我份属知交，我岂能望你报答，这话休要再提！不过有一件事情，对咱们两人倒是有好处的！”

牟宗涛道：“ 那是一桩什么事情，请北宫兄明白见告。”

北宫望道：“孟元超这小子实在不是个好东西，他拐带杨牧的妻子，又诱骗你的师妹，你说这样的人还能算得是江湖上的侠义道吗？”

牟宗涛道：“不错，说起孟元超这小子，我也气恼。但掌门师妹喜欢他，我也没有办法。”

北宫望微笑道：“你就不想把这祸根除去么？”

牟宗涛佯作大吃一惊，说道：“这怎么可以？”

北宫望道：“为什么不可以？你不是也认为他是无行败类，算不得江湖上的侠义道吗？你除掉他，并非是为了朝廷，而是为了伸张正义，当如是除掉一个武林败类而已，又何须心里有所不安？”

牟宗涛道：“北宫兄，你有所不知，孟元超这小子虽然算不得什么侠义道，但侠义道中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和他倒是颇有交情。”

北宫望笑道：“我知道！我知道例如金逐流和尉迟炯就都是他的好朋友。正因为侠义道中的首脑人物存有私情，不肯下手除他，我才请牟兄相助，替天行道啊！”

牟宗涛暗自想道：“北宫望当真是个老狐狸，他明明因为孟元超是个朝廷钦犯，才要除他，却编出一套好听的说话，劝说我作他的帮凶。不过，说实在话。除掉了孟元超，对我的确也有好处。无双这丫头失去了他，孤掌难鸣，我要夺回掌门之位，这就更容易了！”

他猜得一点不错，北宫望正因为孟元超的地位比李光夏的地位更重要，他才愿意做这桩“交易”的。“用小金川匪军的第三号人物换一个天地会的副舵主，即使皇上知道，我也是功大于过。何况牟宗涛决不敢泄漏出去，又有谁能知道？嘿，嘿，萨福鼎失了重犯，我却擒获另一更重要的钦犯，这才真是一石两鸟的妙策呢！”北宫望心想。

牟宗涛心里已是愿意，口里却仍是说道：“不行，不行，我可不便下手！”

北宫望哈哈笑道：“当然不是要你下手！我叫两个人投入贵派门下，这点小事，你总可以作得了主吧？”

牟宗涛道：“这两个是何等样人？”

北宫望道：“你放心，我当然不会派御林军的人。江湖中人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来历的。”

牟宗涛道：“他们来了之后又怎么样？”

北宫望道：“孟元超和你的师妹既是彼此爱慕，一定会常相过从，这两个人自有机会可以下手。而且我已安排妙计，可以让你完全摆脱关系！”

牟宗涛道：“我倒想听听是何妙策。”

北宫望笑道：“牟兄既是还不放心，我就告诉你吧。”

躲在屋顶的快活张耸起耳朵留心来听，不料在这紧要的关头，却忽然听不到下面说话的声音了。原来北宫望为人极是小心，虽然他不知道外面有人偷听，但在他说到极为机密的事情时，他也还是按照平日的习惯。和对方咬着耳朵说话的。

过了一会，才听得牟宗涛哈哈笑道：“好，果然是妙计，妙计！”

北宫望道：“多承夸赞，那么牟兄也总可以放心了吧！牟兄，你把李光夏救了出来，我的计划成功之后，决没有谁人胆敢疑心到你！”说罢，两人都哈哈大笑了。

这一阵笑声，听得快活张不禁毛骨悚然，他虽然没有听见他们计划的‘妙计”是什么，但从他们这一阵得意的笑声已是不难猜想得到，这是一条企图

谋害孟元超的十分阴毒的计谋，而牟宗涛也已经同意做北宫望的同谋了。
快活张毛骨悚然，暗自想道：“想不到名满天下的牟宗涛竟会上了北宫望的钩，我可不能让尉迟炯上他的当，更不能让他害了孟元超！”
快活张本来就想回去告诉尉迟炯，但转念一想，或许还可以偷听一点什么秘密，又想多待一会。
正自踌躇，只听得牟宗涛说道：“北宫兄，多谢你送我的礼物，我也有一件礼物送你。”
北宫望道：“什么礼物？”
牟宗涛向屋顶一指，做了一个手势，但躲在屋顶上的快活张可瞧不见，他还正在竖着耳朵想听牟宗涛说的是什么礼物呢。
牟宗涛的声音尚未听见，却忽地有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就好像在快活张耳朵旁边说出来似的：“快跑，快跑！”
快活张大吃一惊，无暇思索，连忙腾身而起，使出绝顶轻功，飞身一掠，掠上对面的一棵大树。
就在此时，只听得“轰隆”一声，震耳欲聋，屋顶上裂开一个洞，正是快活张刚才躲藏之处。
原来快活张刚才听得出了神，忘记了要屏息呼吸，呼吸的气息稍粗一回，就给牟宗涛察觉了。
牟宗涛有意在北宫望面前逞能，他打的手势，就是叫北宫望与他合力震破屋顶的。
出乎他的意外，屋顶震开，却并没有人跌下来，牟宗涛立即从这裂开的洞口窜出去。
此时快活张已经从第一棵树上飞上附近的第二棵枝上，就这样的脚踏树梢，一溜烟的“飞”走了。
牟宗涛还隐约可以看到一条黑影，北宫望出来的时候却只见树梢风动，四下黑沉沉的什么都瞧不见了。
牟宗涛不知道是快活张，转眼之间，不见了他的踪影，不由得心头一凛：“莫非又是那人？”
北宫望则是惊疑不定，说道：“牟兄，莫非你听错了吧？”
牟宗涛叹道：“此人轻功之高，端的是我平生仅见！”
众武士听得这边好像是塌屋的声音，纷纷赶来。北宫望连忙说道：“没什么事，我和客人在这里练功夫。你们都给我出去！”要知他和牟宗涛乃是秘密的约会，当然不愿张扬出去。而且他以御林军统领的身份，给贼人从眼皮底下溜走，倘若给人知道，传开去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北宫望退入密室，说道：“牟兄，你疑心是谁？”
牟宗涛道：“只怕就是刚才从贵府跑出去的那个人，又回来了。哼，哼，堂堂统领府，竟然给这个人来去自如，此人不除，终是大患！”
北宫望道：“这人武功既然如此高明，定必有些来历。牟兄，你和江湖上的所谓侠义道相识甚多，是否可以找一些线索？”
牟宗涛说道：“各大门派高手，我尽都相识。据我所知，侠义道中，似乎没有这个人。”
北宫望道：“他不是所谓侠义道中的人物，我倒可以放下一重心事了。”
牟宗涛道：“不过有这样一个人和咱们暗中作对，总得将他除去，才得安心。”

北宫望道：“ 这个当然。我想此人来到京师，定有图谋，不会很快离开，我准备知会九门提督，请他选派得力的捕快，注意京城一切可疑的人物。 ”

牟宗涛笑道：“ 不过有一个人你可别惊动了他。 ”

北宫望道：“ 你先别说这人的名字，让我猜猜。哈，我想我大概会猜对了，是不是尉迟炯？ ”

牟宗涛道 :“ 不错，你若惊动了他，咱们的那个计划恐怕就会有波折了。”

北宫望笑道：“ 我倒希望能够惊动他。 ”

牟宗涛道：“ 那岂不是打草惊蛇，我还如何能够找他来帮手？ ”

北宫望道：“ 若然发现他的行踪，我自有更巧妙的安排，使得咱们的计划更可以天衣无缝，包得他对你毫没疑心！ ”

牟宗涛道：“ 你也暂且别说，让我先猜一猜。哈，你的安排是这样吧？ ”在北宫望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北宫望哈哈大笑道：“ 牟兄，你当真是聪明绝顶，果然猜得一点不差。 ”两人彼此称赞，大有“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 ”之感，笑过之后，牟宗涛道：“ 但只怕没有这样巧吧。 ”

北宫望道：“ 实不相瞒，我早已有人侦察他的行踪。刚才接到一个消息，就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物，说不定就是尉迟炯。 ”

尉迟炯在那间酒店里自个儿在喝闷酒，不知不觉，听得谯楼鼓响，已是三更。

这是一间很特别的酒店，专做附近几家赌窟的生意的，进来喝酒的客人都是赌徒。

据说最容易令人流露自己真性情的两件物事乃是赌和酒，这些赌徒，刚从赌窟出来，来到这里喝酒，赢钱的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输钱的带着追悔莫及的懊恼。兴奋的赢家向赌友夸耀自己的战绩，口沫横飞，哗哩哗啦的说个不停；懊恼的输家有的是呆若木鸡，茫然失神的只顾大杯大杯的喝酒，有的则更爆发出来，或顿足捶胸，或唉声叹气，或破口骂人，……。人生百态，在这种场合一览无遗。

尉迟炯可是没有心情欣赏这些赌徒丑态，浓烟辣酒的气味加上嘈嘈杂杂的噪声，只能令他越来越是烦躁！

“ 三更已经过了，快活张怎的还不回来？ ”正自等得心焦，忽见外面进来三个人。这间酒店的客人川流不息，尉迟炯本来是无心理会的，但这三个却有点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三个人一个是状貌粗豪的大汉，一个是涂满胭脂水粉，打扮得十分妖冶的妇人，另外一个却竟然是个和尚。

“ 女赌徒不足为奇， ”尉迟炯心里想道：“ 出家人竟然也在京师赌钱喝酒，不知是哪个庙里钻出来的野和尚。 ”

心念未已，只见这三个人走近一张桌子，采取三面包围的态势。这张桌子只有一个客人在独自喝酒，面色十分阴沉，对他们的来到，恍若视而下见，听而不闻。

待得这三个人都已靠近了他，这个人才忽地放下酒杯，哈哈笑道：“ 相请不如偶遇，来，来，来，我请你们三位喝酒。 ”

那大和尚哼了一声，说道：“ 你赢了我们的钱，倒在这里风流快活！ ”

那汉子笑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待会儿咱们还可以再赌，大师又何必气恼？ ”

那妖冶的妇人忽地一拍桌子，喝道：“ 你这骗子瞎了眼睛，竟敢骗到我

们头上！”

那汉子怒道：“卓二娘，你输了却来诬赖我！”

话犹未了，另一个粗豪的汉子已是拿出三粒骰子，三只手指一捏，只听得一阵爆豆似的声响，三粒骰子竟给他的指力捏碎，碎成片片，落在桌上。

以指力捏碎骰子，在武功高明之士，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赌徒来说，有这样的本领却是大不寻常了。尉迟炯皱起眉头，心里想道：“他们若是打将起来，可是有点不妙了。”要知这间酒店和附近的几家赌窟虽然是御林军的军官包庇的，但若有人打架闹事，地方官可也不能不管。酒店的主人排解不了，多半也会通知他的靠山。

那汉子把骰子捏碎，冷笑说道：“各位看看，这是不是灌铅的假般子！”酒店里的客人眼看他们就要打架,胆小的已是吓得匆匆躲避,哪里还敢过来？只有几个胆大的隔着几张桌子，伸出头来瞧瞧，说道：“不错，是灌了铅的假骰子！”

只听得“乓”的一声，那妖冶的妇人又是一拍桌子，骂道：“你这厮凭手气赢了我，我没话可说，愿赌服输。你用假骰子骗我的钱，老娘可不是省油灯！”

那客人冷冷说道：“你们知道是假骰子，当场何以不拆穿它？如今却拿来与我理论！哼，哼，谁知道你们是哪里找来的这副假骰，你说我骗你，我说是你们来讹诈我才是真的！”

那胖和尚大喝道：“这泼皮居然还敢反咬咱们一口，不打他一顿，他只当咱们是好欺负的了！”

那客人霍的站起身来，哈哈一笑，说道：“我喝了酒浑身是劲，正没地方去使。要打架吗，奉陪，奉陪！”

话犹未了，“轰”的一脚踢翻桌子，那人已是先动手了。胖和尚一拳捣出，那张桌子正向他压下，登时给他打得裂开，跌在地下滚动，桌子上的杯盘碗筷撒满一地，破片乱飞。店子里的客人发出一声喊，跑了十之七八。店主人叫道：“喂，喂，你们还没付帐呀！付帐，付帐……”

那妖冶的妇人双刀飞舞，左手长刀，右手短刀，向那客人猛砍过去，一面格格笑道:“店主人，你别慌，杀了这个泼皮，他身上的钱是够赔偿你的。”另一个汉子抽出一双铁尺，也从那客人背后打来了。

“呀，动刀子啦！要出人命案子啦！”剩下比较胆大的那十之一二的客人，也都逃避一空了。

店子里除了掌柜和伙计之外，还在喝酒的客人就只有尉迟炯一个了。

尉迟炯好生为难，心里想道，“我和快活张约好在这里会面的，怎能跑开？但若不跑开，可又是太过引人注目，待会儿说不定就有官兵来到，那时更是不妙。”

尉迟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略一踌躇，随即想道：“三更早已打过，快活张也应该就快回来了，我且再待一会。”于是把桌椅搬到幽暗的角落，仍然在独自喝酒。

那骗子仍是面色阴沉沉的一声不响，沉着应战。尉迟炯看得大皱眉头，心里想道：“这骗子的本领比对手高得多，但也不过是江湖上二三流的小脚色，他一个人打三个，纵然能够取胜，至少也得半个时辰。但愿快活张早点回来才好。”

那骗子拳脚展开，把三个敌人迫得连连后退，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竟然打到尉迟炯的身边来了。

尉迟炯冷冷说道：“你们打架，可不能打到我的头上，走远一点。”口中说话，伸手向那胖和尚轻轻一推。他见这胖和尚武功平庸，这一推只是用了一两分气力，生怕将他推倒。

不料这一推竟然未能将胖和尚推开，胖和尚喝道：“好呀，你先动手打人，可怪不得我了！”呼的一掌就向尉迟炯劈下，掌风竟然是热呼呼的，就像是从铸铁的鼓风炉中喷出来似的。哪里是庸手的功夫，分明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幸而尉迟炯身经百战，此事虽然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令他几乎冷不及防，但毕竟也还是应付了对方的偷袭，半点也没吃亏。

只听得“蓬”的一声，尉迟炯的掌力早已到了能发能收的境界，一觉不妙，突然间就增到了七八分，胖和尚踉踉跄跄的退了七八步，身形还要打了两个圈子，方始消解了尉迟炯这一掌的后劲。

那妖冶的妇人喝道：“这贼汉子扫了咱们的兴，咱们先打他一顿，自己人慢慢再打不迟。”口中说话，手里的一柄长刀一柄短刀已是盘旋飞舞的向尉迟炯斫来。那个汉子的一对铁尺也在同时向尉迟炯砸下。

尉迟炯大怒道：“好呀，原来你们这帮泼皮冲着我来的！”快刀如电，把一对铁尺荡开，又把那妇人的长刀打落。他拔刀出鞘，出招攻敌，又快又狠，当真是在武林高手中也是罕见的功夫。但这两个人却没有给他所着，可知身手也是大不寻常的了！

那“骗子”哈哈一笑，说道：“一点不错，我们正是要打到你的头上！嘿，嘿，你把我们当作泼皮，这可是你阁下走了眼了！”大笑声中，骈指向尉迟炯戳来，尉迟炯只觉“愈气穴”上好像给香火烧了一下似的，虽没给他点着，也是很不舒服。

尉迟炯面色一变，喝道：“原来你是欧阳坚！”原来欧阳坚是武林绝学“雷神掌”的唯一传人，尉迟炯虽没见过他，但却识得他这门功夫。

欧阳坚哈哈笑道：“阁下法眼无差，佩服，佩服！”

尉迟炯冷笑道：“欧阳坚，你在江湖上也总算是个成名人物，却用这等卑鄙手段，这与无赖泼皮又有什么分别？嘿嘿，你说我是走眼，我可要说我是骂得一点不差！”

欧阳坚打了个哈哈，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阁下武功太强，俗语说兵不厌诈，我们这样对付你，正是看得起你，你应该引以自豪啊！你颠倒骂我，岂不有失名家风范？”

这几句捧得恰到好处，倒是令得尉迟炯大为受用，当下哈哈笑道：“多承抬举，好，那么我尉迟炯唯有勉力以报，免得辜负你的青眼了！”刀光如电，就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已是劈出了六六三十六刀，对方四人，每个人都是感到尉迟炯的刀锋正是斫向自己的要害，刀光耀眼，遍体生寒！

欧阳坚暗暗吃惊，“心里想道，“这厮竟然不畏我的雷神指，功力之高，还在我估计之上。幸亏我找来三个帮手，否则只怕已是要伤在他的快刀之下了。”

那妖冶的妇人足尖一挑，把刚才给尉迟炯打落的那柄长刀踢了起来，接到手中，加入战团。尉迟炯道：“我这宝刀不杀女流之辈，但你不知进退，可就休怪我要破戒了！”那妇人道：“你要杀我，只怕也没那么容易！”话犹未了，只见一片刀光，已是罩将下来，饶是她使的双刀，却是无法抵挡尉

迟炯这柄单刀的一劈。

尉迟炯心道，“ 杀一个妇人，莫要坏了我的名头。 ”正要一刀削断这妇人的右臂，饶她性命，忽觉劲风飒然，使铁尺的那个汉子，把一对铁尺当作判官笔使，豁了性命，冒险进招，双点尉迟炯两胁的“ 愈气穴 ”。

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尉迟炯反手一刀，格开那人的一对铁尺，说时迟，那时快，欧阳坚正面戳出一指，胖和尚侧面劈来一掌，这一掌一指，都是极为厉害的邪门武功，尉迟炯迫得回刀对付他们。那妇人侥幸保存了一条手臂，却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了。她还未曾知道，尉迟炯刚才那一刀若是稍快半分，早已取了她的性命。

尉迟炯喝道：“ 我听说震远镖局有个镖头名叫刘兴元，善使铁石打穴，是不是你？ ”

那汉子笑道：“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之人，尉迟大侠居然识得贱名，不胜荣幸！ ”

尉迟炯道：“ 震远镖局名头不坏，竟然出了你这样一号小人，我可要为震远镖局的招牌可惜了。 ”

欧阳坚冷冷说道：“ 尉迟炯，你可知道我又是什么人？ ”

尉迟炯冷道：“ 以前不大清楚，现在可知道了，你是武林中的败类！ ”

欧阳坚笑道：“ 是否败类，见仁见智，我不和你分辩。我现在的身份却是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 ”

尉迟炯怔了一怔，手上的快刀可是丝毫不缓，一面应战，一面冷笑说道：“ 失敬，失敬，原来你荣任了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啦。这么说，莫非竟然是你们贵镖局有意和我为难了？嘿，嘿，已故的韩老镖头和我倒有几分交情，你们却如此对我，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故！ ”要知若然只是刘兴元一人，以震远镖局一个普通镖师的身份，来与尉迟炯作对的话，那还可说他是瞒着镖局的胡作非为，如今竟是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亲自主持，这件事可就不能说是与镖局无关了。

欧阳坚哈哈一笑，说道：“ 你一定要问，我就说给你听，也好叫你死得明白。嘿，嘿，你可知道这位大师是谁？ ”

尉迟炯冷笑道：“ 谁知道他是哪个破庙子里钻出来的野和尚？ ”

欧阳坚大笑道：“ 尉迟大侠，你又走了眼了。这位炎炎大师住的可不是破庙，他住的地方是御林军的统领府！是北宫望统领大人的上客！ ”

尉迟炯恍然大悟，喝道：“ 想不到戴老镖头创立的震远镖局竟然毁在你这厮手里！哼，哼，这么说，你是把震远镖局当作本钱，投靠朝廷，和北宫望作成了买卖啦！ ”

欧阳坚笑道：“ 好说，好说。震远镖局开设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我们不为朝廷出力，难道我为你这位关东马贼效劳么？索性都告诉你吧，现任的韩威武韩总镖头只是不愿意出面，才叫我来罢啦！ ”

欧阳坚说的话半真半假，原来他是北宫望叫他到震远镖局做副总镖头的，但韩威武却并不知情。他在震远镖局也只是拉拢了一个刘兴元而已。他编造谎言，乃是移祸东吴之计。

尉迟炯大怒道：“ 好呀，你们要想杀我，只怕也没那么容易！ ”大怒之下，快刀如电，刘兴元夫妻武功较弱，给他的刀风迫退至一丈开外！

但欧阳坚和炎炎和尚的武功可是非同泛泛，炎炎和尚就是曾在西洞庭湖和缪长风交过手的那个和尚，他练的火龙功虽然比不上欧阳坚的雷神指，却

也是武林一绝。

尉迟炯以一敌四，傲然不惧，不过，毕竟是好汉不敌人多，斗了半炷香的时刻，初时他是攻多守少，渐渐就给对方迫得他不能不攻少守多了。

且说快活张从统领府中逃了出来，心里想道：“如今总算知道了李光夏的下落，在尉迟炯的面前可以交差了。”不料走近那间酒店，只听得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尉迟炯的高呼酣斗之声，也听得见了。快活张不由得暗暗叫声“苦也！”

快活张武功不高，伏地听声的本领却是世间第一，酒店里剧斗方酣，他不敢进去，于是悄悄的伏在外面墙角偷听。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呀，竟是四个高手在围攻尉迟大侠。哈，这几刀劈得又快又重，一定是尉迟大侠狠攻敌人。可惜，可惜，这一刀本来可以斫着那臭婆娘的，怎的却没斫着？（他可不知这是因为尉迟炯要应付欧阳坚的雷神指之故。指力比掌力轻得多，出掌之际，虽有微风飒然，但混在金铁交鸣声中，快活张可是不能细审了。）对方四人，臭婆娘使的是柳时刀，一个贼汉子使的不是棍就是铁尺。这两个人似乎不怎么高明。咦，还有两个竟是什么兵器也没有，他们竟敢空手应付尉迟大侠的快刀，这样的事情，若不是我亲耳所听，我也不敢相信，糟糕，糟糕，尉迟大侠的快刀似乎慢得多了，只怕凶多吉少。”

快活张越听越是吃惊，忽听得有急促的脚步声跑来，抬眼偷偷一看，只见一条黑影在巷口出现，转眼间已是跑到这间酒店来了。这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但快活张天生的一双夜眼，一看就认出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刚才与北宫望在密室定谋的那个牟宗涛。

快活张知道牟宗涛的厉害，刚才他在统领府中，就是给牟宗涛发觉他的行踪的，当下吓得大气都不敢透，心里想道：“北宫望正要用他来使尉迟大侠上当，大概他现在还不至于就伤害尉迟大侠的吧？哼，我且看他用的是什么诡计。”

酒店的尉迟炯正在吃紧，快刀劈出，渐渐已是力不从心。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听得有脚步声跑来，只道是对方的援兵，不由得心中苦笑：“想不到这间酒店竟是我丧身之地。我纵横半世，今晚拼五名高手，纵然死了，那也值得！”

欧阳坚哈哈笑道：“尉迟炯，你不行啦！俗语说惺惺相惜，我欧阳坚倒还当真不忍杀你呢。嘿，嘿，尉迟炯，我劝你不如投降了吧。”

尉迟炯大怒道：“放你的屁！你们有多少人，尽管来吧！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有利钱！”

“来吧”两字，刚自口吐出，牟宗涛已是跑了进来，他装作十分惊诧的样子，冲入店中“啊呀”一声叫道：“尉迟大侠，原来是你！别慌，我帮你打发这班强盗！”

炎炎和尚装作不认识他，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吃洒家一掌！”两人假戏真做，立即就打起来。

第三十回　云台遇敌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辛弃疾

牟宗涛深知尉迟炯是个武学大行家，可不能让他看出破绽，是以虽然是在做戏，使的可是真实的功夫，不敢丝毫弄假。

炎炎大师一掌劈出，热风呼呼，牟宗涛冷笑道。“火龙功又能奈我何哉？”折扇一拨，用了扶桑派祖师虬髯客秘传的内功心法，登时就像是在炎炎夏日里吹来一阵清风，正在剧斗中烦躁不安的尉迟炯也感到遍体生凉，心里想道：“怪不得金逐流时常与他切磋武功，他的内功心法确是有独得之秘，我一向不大看得起他，这倒是我的不是了。”

两人假戏真做，炎炎大师这可就吃了苦头了，热呼呼的掌风给牟宗涛反拨回去，登时令他自作自受，不过片刻已是大汗淋漓，浑身湿透。

刘兴元夫妇双双扑上，丈夫的一双铁尺点向牟宗涛背后的“风府穴”，妻子的两柄柳叶刀盘旋飞舞，“雪花盖顶”向牟宗涛猛砍下来。

尉迟炯焉能任由他们转移目标去围攻牟宗涛，当下一个“移形换位”，躲开了正面向他戳来的欧阳坚的“雷神指”，快刀如电，大喝一声“着！”

“　嘟”声响，刘兴元的一双铁尺竟然给尉迟炯劈为四段，幸而他的武功也还相当了得，兵器劈断，人倒没有伤着。

与此同时，牟宗涛喝声“撒刀！”折扇倏合，轻轻一敲，刘兴元的妻子双刀坠地。尉迟炯本来正在刀锋斜转，准备削掉这妇人的双臂的，牟宗涛的折扇正在进招，他这一刀自是不便劈下去了。

牟宗涛喝道：“去吧！”腾的飞起一脚，把刘兴元的妻子踢得飞了起来，直跌出了酒店的大门之外。

刘兴元把妻子背起，那妇人装作双腿跌断，连声惨叫，刘兴元骂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打落牙齿和血吞，忍着吧！”其实牟宗涛这一脚用的乃是一股十分高明的巧劲，看来势道凌厉，那妇人可没伤着分毫。

牟宗涛冷笑道：“看在你是个妇人家，我不伤你性命。”尉迟炯以为那妇人真是断了双足，倒是有点不忍，说道：“不错，由她去吧！”

欧阳坚骈指向牟宗涛一戳，“嗤”的一声，把牟宗涛的折扇戳破一孔。尉迟炯快刀劈去，欧阳坚和炎炎和尚已是夺门跑了。

牟宗涛还要去追，尉迟炯道：“附近就是御林军的统领府，咱们露面，可是有点不安。牟兄，穷寇莫追，由他去吧！”

牟宗涛趁势收招，说道：“不错，我可是正要找你的呢。”

尉迟炯道：“欧阳坚的雷神指甚是厉害，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牟宗涛道：“不妨事。幸亏他这一指没有戳着我的穴道。”

尉迟炯定睛一看，只见在牟宗涛胸口“璇玑穴”的旁边有一点红点，不问可知，乃是“雷神指”留下的指痕了。饶是尉迟炯胆气豪雄，见了也不禁骇然。

躲在外面墙角偷听的快活张暗自思量：“我若是喝破牟宗涛的诡计，只怕尉迟大侠未必相信。附近也不知还有没有统领府的人埋伏，我的行藏败露，性命可就难保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尉迟炯说道：“牟兄，你怎的也到京师来了？”

牟宗涛笑道：“ 正是为了找你啊。我听金逐流说你来了京师，我就跟着来了。 ”

尉迟炯有点诧异，说道：“ 这么说今晚可真巧极了。但不知牟兄找我何事？ ” 虽然他觉得牟宗涛来得太过凑巧，但眼见牟宗涛和那些人恶斗，而且为自己几乎受了重伤，也只道的确是“ 凑巧 ” 而已，对牟宗涛可没疑心。

此时躲进内房的掌柜和伙计已有数人出来，仍是瑟瑟缩缩的不敢上前。牟宗涛道：“ 尉迟兄，这里不是说话之所，咱们还是早离是非之地吧。 ”

此时已是将近四更时分了，尉迟炯瞿然一省，想道：“ 快活张为人机警，他并无发出蛇焰箭，可知他在统领府中并没出事。想必他是见这里出了事，如今已经回到崔老板那里报讯了。 ” 尉迟炯道：“ 好，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 快活张忙即悄悄溜走，躲在长街暗角，只见尉迟炯与牟宗涛联袂而去，走的方向，却不是前往崔老板那间煤炭行的。原来尉迟炯为人胆大心细，那间煤炭行是天地会设在京城的秘密分舵，他事前没有知会崔老板，可不敢随便带一个外人进去。

快活张倒是有点担心尉迟炯带领牟宗涛到煤炭行去，如今见他们走的是相反方向，心上一块石头方始放下，想道：“ 牟宗涛决不会今晚就下毒手，尉迟大侠明天自必回来。我且先回去和老崔商量商量。 ”

他回到煤炭行所在的那条街道，早已是天光大白了。把眼一看，不由得又是暗暗叫了一声“ 苦也！ ”

原来那间煤炭行的门前站着两名士兵，大门紧闭，贴住一张大红官印的封条。此时街道上虽然已经有人行走，可谁也不敢凑近去看，快活张当然是更不敢露面了。

快活张心道：“ 看来煤炭行已是被官府查封了，我且暂避风头，再作打算。 ” 刚刚闪入一条横街小巷，忽地给一个人一把揪住。

快活张练有缩骨功，善能脱绑解困，给人突然从背后一把抓着，虽然不免骤吃一惊，却是虽惊不乱。当下一个沉肩缩肘，企图溜走，不料竟是未能挣脱那人的掌握，方自吃惊，只听得那人笑道：“ 别慌，是我。 ” 声音好熟，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孟元超。快活张又惊又喜，说道：“ 孟爷，你开这玩笑可吓死我了，但你怎的却也跑到这里来呢？ ”

孟元超道：“ 我正要和你详谈。我住在大前门（地名）的一间小客栈。 ”

到了孟元超寓所，快活张关上房门，说道：“ 我也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不过还是先听你的吧。 ”

孟元超笑道：“ 说来似是巧遇，其实我是特地到那里去的。 ” 快活张道：“ 你已经知道那间煤炭行的秘密了？ ” 孟无超道：“ 不错，李光夏出的事我也知道了。这地址是金逐流告诉我的。我本来想去找尉迟炯，不料却碰见了你。 ”

快活张连忙问道：“ 可知道崔老板他们怎么样了。 ”

孟元超道：“ 我来的时候，刚好见着官兵把一行人押走，一共是十三个人，不知有没有崔老板在内？ ”

快活张道：“ 连尉迟大侠和我在内，一共是十五个人。这么说，煤炭行里的人是全给他们抓去了。 ”

孟元超笑道：“ 你这鬼精灵又是怎么溜走的？ ”

快活张道：“ 昨晚我和尉迟炯去了别处，不是住在行内。 ”

孟元超道：“ 原来如此，我道尉迟大哥若是在那里的话，岂能容得官兵

得手？你们昨晚去了什么地方？”

快活张悄声说道：“御林军的统领府。”

孟元超吃了一惊，说道：“御林军的统领府？李光夏是被囚在那里吗？”

快活张道：“不是，他是被囚在萨福鼎的总管府中。”接着笑道：“还有令你更惊奇的事呢，昨晚我在北宫望的统领府见着一个人，你猜是谁？”

孟元超道：“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快活张笑道：“让你猜也猜不着！这人是牟宗涛！”

孟元超这一惊非同小可，说道：“牟宗涛，他到那里做什么？”

快活张道：“当然是没有好事了。对啦，我忘记告诉你，除了牟宗涛，我还见着了杨牧呢，他们是一先一后来到北宫望的密室的。”当下将昨晚的所见所闻，点滴不漏的告诉了孟元超。

孟元超叹了口气，说道，“杨牧我早已对他起疑，他与北宫望私会不足为奇，牟宗涛竟也如此，这确实是太出我的意料之外了。”

快活张叹道：“名关利锁，不知有多少本来是豪杰之士也冲不破。北宫望以扶桑派的掌门为饵，也怪不得牟宗涛上了钩。不过咱们的当务之急，却不是为牟宗涛惋惜，而是赶快找着尉迟大侠，免得他上牟宗涛的当。”

孟元超忽地想起了林无双来，心里想道：“此事若是给她知道，只怕她是更伤心了。我们固然要提防尉迟炯上他的当，更得提防无双上他的当，无双太过纯真，不识人心险恶，比尉迟炯尤其可虑。”

快活张道：“孟兄，你在想些什么？”

孟元超道：“你说得不错，我已经有了主意了。”

快活张道，“什么主意？”

孟元超道：“你刚才说北宫望准备暗助牟宗涛到总管府救人？”

快活张道，“这是一个阴谋，牟宗涛救出了李光夏，就可以取信于天下英雄。将来不仅可以做扶桑派的掌门，甚至可以当上武林盟主。”

孟元超道：“我知道，但咱们不也正可以将计就计么？”

快活张道：“愿闻其详。”

孟元超道：“李光夏咱们是要救出来的，北宫望利用牟宗涛，咱们也可以利用他呀。他和尉迟炯联手到总管府救人，决计不会耽搁太久，想必就是这几天晚上的事情了。”

快活张道：“这又怎样？”

孟元超道：“可要你冒点风险。”

快活张笑道，“越冒险越有刺激，这在我是家常便饭。”

孟元超道：“明天晚上起，每晚你偷入总管府窥伺，一发现有什么动静，你就发蛇焰箭叫我来。”

快活张道：“对，这就无须费神找寻尉迟大侠了。”

孟元超道：“不仅如此，我闯进去帮尉迟炯救人，还可以当面揭破北宫望和牟宗涛的阴谋。”

快活张道：“只怕尉迟大侠不敢相信呢？”

孟元超道：“我与尉迟炯肝胆相照，别人的话他不信，我的话他不至于不信。还有一层，尉迟炯纵或一时间不敢相信，大内总管萨福鼎却是非得相信不可！”

快活张心领神会，哈哈笑道：不错，萨福鼎与北宫望为了争权夺利，斗角勾心，纵然没有人和他说，他也一定这样怀疑，为什么尉迟炯会知道李光

夏囚在我这里呢？对我这里的情形为什么又这般熟悉？一闯进来就直趋囚犯处所，有如探囊取物？咱们一旦揭发了这个阴谋，他当然是非相信不可了。哈哈，这么一来，好戏还在后头呢。妙计啊妙计！”

孟元超笑道：“不过这么一来，咱们可也要冒性命之险了。萨福鼎和北宫望固然要杀咱们，牟宗涛也非除掉咱们不可。我本来是个钦犯，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你却是不必卷入漩涡的，失掉了吃饭的家伙，你这‘快活张’就快活不成啦，你后不后悔？”

快活张若有所思，忽地说道：“对，咱们还可以找一个帮手。”孟元超道：“干这样的事，须得与咱们有过命的交情才成。你要找谁？”

快活张笑道：“这个人早就是你的生死之交了。你还猜不着么？”孟元超道：“究竟是谁？”

快活张哈哈笑道：“宋腾霄！”

孟元超又惊又喜，说道：“宋腾霄也来了？你见着他了？”

快活张道：“你的小师妹也来了呢。他们住在戴谟家里。戴谟兄弟说不定也可帮上咱们的忙。”

孟元超道：“戴氏兄弟有家有业，咱们不能连累他们。小师妹也不想她冒这样的大险。宋腾霄倒是可以和他商量的。”

快活张道：“多一个高手，到了那晚，即使牟宗涛反戈相向，咱们也可以闯出总管府啦。尉迟大侠是尽可以敌得住牟宗涛的。”

孟元超笑道：“你不要太乐观了，我可保不了你的吃饭家伙。是否要连累腾霄，我也还在踌躇呢。”

快活张笑道：“我打不过，不会跑吗？何况我已经快活了这许多年，亦已够了。”

孟元超道：“当然，不论如何，宋腾霄和小师妹已经来了，我是一定要去见他们的。”

快活张道：“好，那么事不宜迟，咱们今日就去找他。”

宋腾霄和吕思美住在戴谟家里，不知不觉过了几天，兀是未能打听到孟元超的消息。

这天戴谟回到家里，说道：“孟大侠的消息没有，但却听到一桩古怪的事情。”

宋腾霄道：“什么古怪的事情？”

戴谟说道：“御林军统领府所在的地方，附近有这么的一间古怪的酒店！”原来戴谟是个老北京，那间酒店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人告诉他了。

戴谟把听来的消息说了之后，接着说道：“这间酒店的后台老板是御林军的军官，居然有人在那里闹事，这已是一奇。但还有更奇怪的事呢！”宋腾霄道：“哦，那又是什么？”

戴谟说道，“超初是四个人围攻一个髯须汉子，有人认得其中一个是新任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欧阳坚。”

宋腾霄吃了一惊，说道：“欧阳坚，这人的武功可是很厉害啊！我曾经帮忙缪长风和他交过手的。”

那日路上的遭遇，宋腾霄早已告诉了戴谟，戴谟叹口气道：“先父过世之后，震远镖局的事情我是早已不闻不问了。但我今日听来的这个消息，却是委实令我痛心。”

宋腾霄莫名其妙，说道：“欧阳坚在酒店里闹酒打架，当然是有失镖局

的体面，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呀？”

戴谟说道：“宋少侠有所不知，那四个人中，除了欧阳坚之外，还有一个胖和尚。这胖和尚告诉我消息的人虽然不认识他，但他一说我可是知道是谁了。”

宋腾霄道：“这野和尚是什么奢拦人物？”

戴谟道：“是御林军统领府的高手之一炎炎和尚。”

宋腾霄怔了一怔，说道：“这么说来，欧阳坚竟是和清廷的鹰爪做一伙了，怪不得戴大哥痛心。”

吕思美好奇心起，说道：“欧阳坚已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那胖和尚受北宫望重用,当然亦非泛泛之辈,然则那个受他们围攻的虬髯客却又是谁？居然能够力敌四名高手？”

戴谟道：“这人用一柄单刀，据说四个高手竟然无奈他何，后来来了一个中年书生帮他，这就把欧阳坚他们四个人都打得夹着尾巴逃走！天下使刀的好汉，快刀使得如此高明的人没有第二个，一定是——”

说至此处，吕思美和戴谟同时叫了出来：“尉迟炯！”

宋腾霄大喜道：“尉迟炯的大名我是钦慕已久的了，想不到他也到了京师。若有机会结识得这就好了。”

吕思美道：“尉迟炯和我爹爹倒也有点交情，小时候我曾见过他的。不过他现在闹出这件事情，想必定然远走高飞，不会留在京城的了。”

戴谟说道：“不错，依常理推测，在御林军统领的眼皮底下闹出这桩事情，北宫望自是决不会不查究的，说不定现在已经知会了九门提督，暗中注意可疑的人物了。”

宋腾霄何等机灵，听至此处，心中一动，说道：“戴兄，你是武学世家，京中的知名之士，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我们在你这儿，只怕有点儿不大方便吧。”

戴谟说道：“我与公门中人相识不少，他们多少要卖我一点交情。你们尽管放心住下，不过当然也还是小心谨慎一点为妙。”

宋腾霄道：“我和小师妹本来想到万里长城游玩，不如我们就去游玩几天，避避风头也好。”

戴谟想了一想，说道：“到了北京，万里长城是应该去逛逛的。两位暂时离开这里几天也好。但可惜我却不能陪两位游玩了。”戴谟是个稳重的人，虽然自信公差不会找他麻烦，究竟没有十分把握，是以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同意了让宋吕二人暂且离开。

宋腾霄道：“听说八达岭下有供游人住宿的客栈，我们可以找一个小客栈躲几天，戴兄不用挂心。”

戴谟说道：“住在客栈恐怕不方便，我倒有个地方，可供两位驻足。”宋腾霄道：“这就更好了。不知是什么所在？”戴谟说道：“八达岭上有间道观，观中道士与我相识，两位说出我的名字，他们必定让你借宿。”

万里长城从嘉峪关到山海关，在丛山峻岭中蜿蜒一万二千里，沿途有着不少形势险要的关口。居庸关和八达岭就是其中之一。北京来的游客，逛万里长城，就是经过八达岭的这段长城了。

宋腾霄与吕思美天未亮就动身，到了八达岭已是日影西斜的时候，但距离入黑的时分，约莫也还有两个时辰。

走上八达岭，只见脚下的长城像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在翻山越岭，

令人豪气顿生。居庸关屹立在南口（地名）北面，两旁高山夹着一条狭窄的山沟，山岗上山花野草葱笼郁茂，好像是碧波翠浪，织成一幅美丽的图案。这就是有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了。

吕思美看得心旷神怡，不由得赞叹道：“啊，这里的景色比小金川还美，咱们玩到天黑了再去找那间道观好不好？”

宋腾霄笑道：“小师妹高兴，我自当奉陪。”在居庸关附近，民间流传着不少动人的传说，如“五郎像”“六郎影”“穆桂英点将台”等等，都是和北宋抗辽英雄“杨家将”有关的故事，后人将之附会的。宋腾霄虽然是第一次来此游玩，但因他博览群书，前人的游记读得不少，是以对这些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吕思美听得津津有味，尤其对“穆桂英点将台”更是心焉向往，流连不忍即去。

宋腾霄道：“前面还有更好玩的地方呢。”吕思美道：“是么？”游了一会，忽听得有叮叮　　的清脆音响，吕思美道：“咦，这里怎的竟有琴声。”

宋腾霄笑道：“这不是有人弹琴，这地方名叫弹琴峡，由于水流音响清脆有如琴声得名。”

吕思美道：“不对，这分明是真的琴声！”宋腾霄凝神细听，果然听得在淙淙的水声中的确夹有琴声。真假琴声混在一起，但还是可以分别出来。

宋腾霄道：“这人在弹琴峡弹琴，也算得是雅人了。”吕思美道：“弹得真好听。宋师哥，你的玉箫有没有带来？”宋腾霄道：“可惜没有带来，就是带来，我也不敢在高人面前献拙。”吕思美笑道：“我还以为有耳福可以听一曲琴箫合奏呢，真是可惜了。但宋师哥，你是一向不肯轻易称赞别人的，这人当真是个琴道高手么？”宋腾霄道：“你都觉得他弹得好听，当然是个中高手了。你可知道他弹的是什么吗？”吕思美笑道：“我只知道好听，说不出所以然的。嗯，难得在名山碰上高士，咱们过去与他结识如何？”

琴韵悠扬中只听得那人朗声吟道：“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厌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羁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这是唐代诗人李义山怀念好友的诗篇，宋腾霄点了点头，说道：“这人倒也是个性情中人。”

只见一个白衣少年在弹琴峡临流濯足，坐在一块形如圆镜台的石上弹琴，水从岩孔流过，叮咚有声，隐隐与琴声相和。宋腾霄道：“这位兄台弹得好琴。”

白衣少年推琴而起，说道：“佳客远来，请恕疏狂之罪。”宋腾霄笑道：“俗客扰乱了兄台清兴，我们才应该向兄台请罪呢。请恕冒昧，敢问高姓大名。”

白衣少年心想：“看来他们不是常人，就让他们知道，料也无妨。”当下说道：“小弟是姑苏陈光世。”

宋腾霄“啊呀”一声，说道：“令尊可是江南大侠陈天宇陈老先生？”

陈光世道：“不敢当。两位是——”

宋腾霄道：“我也是家住苏州的，小姓宋，家父讳时轮，小可名叫腾霄。她是我的师妹吕思美。”

陈光世大喜笑道：“原来是宋兄，贤乔梓我也是久仰的了。想不到咱们都是苏州人氏，今天方始相识。听说宋兄在小金川，怎的来到此地？”

宋腾霄道：“我们是到京城找一位朋友的，今日特地来看一看万里长城。陈兄适才所吟诗句，隐隐有远人之思，莫非也是来找朋友的么？”

陈光世道：“ 正是。我已经到过北京了，没有找着那位朋友。宋兄，你是今天从京城出来的吗？ ” 宋腾霄道：“ 不错。 ” 陈光世道：“ 我来了这里已经三天了，现在正想回去。宋兄，你找的那位朋友是谁？ ” 宋腾霄道：“ 孟元超。不知陈兄的贵友又是哪位？ ”

陈光世道：“ 不知宋兄可曾听过缪长风这个名字？ ” 宋腾霄道：“ 啊，原来你找的是缪长风。 ”

陈光世道：“ 宋兄敢情也是和他相熟？ ”

宋腾霄道：“ 谈不上深交，不过我们在路上曾与他两度相遇。 ” 他知缪长风和陈光世是好朋友，有些事情自是不便和他说吕思美却是个没有机心的人，笑道：“ 陈大哥，你这位朋友闹出的事情可不小呢，他和四海神龙齐建业与及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都结了梁子。 ”

陈光世诧道：“ 有这样的事，为什么？ ”

宋腾霄向吕思美使了一个眼色，说道：“ 我们在路上曾见他和震远镖局的人打了一架，却不知道为了什么。 ”

陈光世道：“ 有人受伤吗？ ”

宋腾霄道：“ 这个，这个我倒没有问他。 ” 吕思美忍不住说道：“ 他是和云紫萝同在一起的。云紫萝的姨妈原籍三河，你不妨到三河县打听打听。 ”

陈光世道：“ 多谢指点。三河县离北京不远，我先到三河县去找他们，希望咱们将来能在京中重会。对啦，忘记问你们了，你们在北京可有联络的地方？ ”

宋腾霄道：“ 我们本来是住在前任震远镖局少镖头戴谟的家里的。 ”

陈世光道：“ 哦，戴谟？我知道他。那么我一回到北京就马上到他家里。”

陈光世走后，宋腾霄笑道：“ 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小师妹，你和他说话，怎的全然不知忌讳？ ”

吕思美嘶着小嘴儿道：“ 他是鼎鼎大名的江南大侠的二公子，又不是坏人。 ”

宋腾霄道：“ 他可也是缪长风的好朋友呢，你不知道我刚才真有点怕你说及缪长风和云紫萝的私情，那就不好听了。 ”

吕思美道：“ 我才不高兴理人家的闲事呢，只怕是你自己还怀着心病吧？ ”

宋腾霄道：“ 你又来了，好，咱们别吵啦，天快黑了，还是去找那间道观吧。 ”

陈光世独自下山，心中颇是不安，想道：“ 齐建业是我爹爹的好朋友，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与我家也是颇有交情，怎的缪叔叔却与他们结了梁子？不过，他和云紫萝同在一起，这倒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 ” 当日同游太湖与及西洞庭山的往事，不觉重现眼前了。

眼前浮现出西洞庭山的景色，山下是烟波浩渺的太湖，山上是一片盛开的梅林，两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在梅花丛中比剑。

想起了西洞庭山的往事，陈光世心里不禁暗暗好笑：“ 缪叔叔为我做媒，如今却是他替自己找到了佳偶了。那位云女侠当真可以说得是刚健婀娜兼而有之，配缪叔叔正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 随着想起了邵叔度的女儿邵紫薇和萧夫人的女儿萧月仙，“ 这两位姑娘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但比起云紫萝来，却是缺乏一股可以吸引男子的魅力。或许这是因为她们年纪太轻未曾入世的缘故吧？她们像是水清可以见底的溪流，云紫萝却是波耀光明，而又

一望无涯的太湖。唉，姻缘二字，本是可遇而不可求，旁人做媒，岂能合乎自己心意？只怕我这次去找缪叔叔，难免又要碰上这两位姑娘，倒是有点尴尬了。”

陈光世独自下山，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走到一座石台底下，这是八达岭的名胜古迹之一，名唤“云台”。云台全部用汉白石砌成，它的半五角形券顶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极为少见。在券洞和券门上都有石刻。券洞刻的是四大天王像，浮雕精美，神情威猛。四大天王像之间刻着梵、藏、西夏、蒙、汉诸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颂文”，对佛典和古代文字具有很高价值。券顶上满布“曼陀罗”图画，花中刻有佛像。据说是元代名雕刻家的优秀作品。

陈光世早就在前人游记中读过有关“云台”的记述，但这两天忙于游览别的地方，却还未曾找着“云台”，几乎都忘记了，想不到在下山的时候恰好从云台底下经过。

正要去仔细鉴赏券顶的石刻，忽地目光却给台下的几堆乱石吸住。说是乱石，其实也不是胡乱堆砌的，一共是三堆，排成品字形，最下面是九块石头，跟着递减，最上面的一块却不是石头，而是人头骨。

陈光世好生惊诧，记里想：“这该不是小孩子玩的把戏吧？呀，莫非是什么秘密帮会或者黑道人物的标记，他们是约好了在这里相会。”

心念未已，忽听得似有人声，陈光世吃了一惊，想道：“果然我是料得不错，黑道人物的秘密约会是最忌碰上外人的，为了免惹麻烦，只好暂且躲他一躲了。”当下纵身跳上云台，躲在石刻背后。

刚刚把身藏好，只见一个胖和尚和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从不同的方向上来，同时到达。陈光世心中一动：“这胖和尚倒像缪叔叔和我描述过的那个炎炎和尚？”果然便听得那短小精悍的汉子打招呼道：“炎炎大师，你可到得早啊，我还担心你来不成呢！”

炎炎大师打了一个哈哈，说道：“葛老二，怎的你以为我是一个惯于失约的人么？”

那个被叫作“葛老二”的汉子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我听说京城里风声正紧，前晚还闹出一桩事情。我以为你多半抽不出空来了。”

炎炎大师笑道：“你的消息倒是很灵通呀！一点不错，前晚闹的那桩事情，也有我这个酒肉和尚在内。说来也是真够险的，我几乎吃了尉迟炯的快刀。”

葛老二道：“原来你是和尉迟炯打架，把他捉着了没有？”

炎炎大师道：“我们是有心放他走的，要不然他怎能逃得出我和欧阳坚两人的手心？”他这话虽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却也并非完全说谎。

葛老二诧道，“这又是为了什么？”

炎炎大师：“这是北宫大人安排的巧计，放长线，钓大鱼！偷偷告诉你一桩秘密，牟宗涛也是我们的人啦，这出戏将来就是要他来唱大轴的。”

葛老二惊异不已，说道：“真的？那么你们究竟唱的是什么戏？”

炎炎大师故作神秘，笑道：“总之有好戏你瞧就是啦，以后再告诉你。”

在云台后面偷听的陈光世更是惊骇莫名，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牟宗涛是金大侠的好朋友，怎的会与鹰爪走上一路？不过若是尉迟大侠当真来了京师，我倒是应该去找他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葛老二说道：“也好，待玄风道长来了再说。奇怪，

每次约会都是他最先到的，怎的现在还不见他的踪影，难道出什么事了？”

炎炎大师沉吟半晌，说道：“据我所知，他是到三河去的，他的一手乱披风剑法，足可抵敌当世一流高手，不过缪长风的武功委实是非同小可，只怕比他还要高明。说老实话，我也有点担心了。”

陈光世不禁又是大吃一惊：“怎的说到缪叔叔头上来了？”

他们刚好说到这里，便听得有人笑道：“多谢你们挂念，贫道并没少了一根毫毛。”

笑声中，一个三绺长须的道士来到。

炎炎大师道：“你和缪长风交过手么？”

玄风道人道：“连他的影子都没见着。”

炎炎大师笑道：“这就怪不得你没少了一根毫毛了，原来你是白走了一遭。”

玄风道人满不高兴，说道：“你这是在门缝里瞧人，忒也把人瞧扁了。我倒巴不得碰上缪长风，和他较量较量呢。你吃了他的亏，不见得我就一定输给他了。”

炎炎和尚与玄风道人是有十几年交情的朋友，玄风道人在武林的名望又是在他之上，是以吃了玄风道人的抢白虽然亦是心里甚不舒服，脸上却是不能不强作笑容，打个哈哈说道：“道兄，我是和你说笑的，你怎的认真起来了？不过说真的，北宫大人却是不希望你和缪长风交上手呢。”

玄风道人道：“我知道他是怕我打草惊蛇，这次他只是要我去打听消息的。”

炎炎和尚道：“对啦，我还没有问你，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玄风道人道：“欧阳坚透露的消息倒是不假，缪长风是曾到过三河县，住在云家老屋。可惜我来迟两天，萧景熙的婆娘和她的外甥女儿杨牧的妻子都已走了。”

陈光世心里想道：“原来萧夫人和缪叔叔和云紫萝都已不在三河县了，好在我偷听了这个消息，否则我也要白走一遭了。”

炎炎和尚道：“不知他们是搬到哪儿？”

玄风道人道：“这我可还没有打听出来，不过这次我也不是白走一遭，虽然打听不到缪长风的下落，却也有点意外收获？”

炎炎和尚道：“哦，什么意外的收获？”

玄风道人道：“云家老屋的人都走光了，那天晚上，我和老夏老廖他们就在那里留宿。哈，说来也真巧，三更时分，就有两个标致的女娃儿来到云家自投罗网。”

炎炎和尚笑道：“哈，你们这可是飞来的艳福，那两个女娃儿是谁？”

陈光世在云台后面偷听，听到这里，心头不禁卜通通的乱跳，“莫非就是萧月仙和邵紫薇这两个不知江湖险恶的姑娘？但怎的她们却不跟萧夫人一起走呢？”

果然便听得玄风道人说道：“一个是那婆娘的女儿，名叫萧月仙，一个却是邵叔度的女儿，名叫邵紫薇。邵叔度是萧家的老朋友，他们在西洞庭山上是邻居的。”

炎炎和尚道：“怎的这两个女娃儿却没有大人作伴？”

玄风道人道：“这两个女娃儿给我们捉住，起初闭口不说，但终于还是给我们套问出来。原来她们本是与萧景熙的婆娘一路同行，因为想去赴泰山

之会的热闹，半路上偷跑的。”

玄风道人接着笑道：“想是这两个女娃儿经历了一些江湖风险，想想还是靠着母亲的好，这就回家来了。”

炎炎和尚笑道：“这两个初出道的雏儿可没想到正有一头馋鹰在窝里等着，她们回巢，哈哈，这可就便宜你了。”

玄风道人“呸”的一声说道：“你别心邪，你当我是像你一样不守清规的野和尚么？”炎炎和尚道：“你莫装假正经，好呀，那我倒要问你，你把人家标致的小姑娘捉住了来做什么？”

玄风道人道：“我是出家人，当然不会要这两个小姑娘的。不过我不要自有人要。”

炎炎和尚道：“我明白了。你是想拿去巴结谁？”

玄风道人道：“我正在打不定主意呢，不知是送给北宫大人的好，还是送给雍王府的三贝勒好？”

炎炎和尚道：“唔，这倒是值得考虑的事情。”迟迟未答。玄风道人说道：“送给北宫大人，可以拿来迫使邵叔度和那婆娘就范，甚至还可以布成陷阱，诱擒缪长风。但若是送给雍王府的三贝勒作妃子，说不定咱们得的好处更多。”

炎炎和尚道：“反正人已在你手中，咱们从长计议不迟。那两个小姑娘你没有送京吧？”

玄风道人道：“我赶来赴这约会，哪有工夫就送她们进京？而且我自己尚未打定主意，不会这样笨就把她们带进京里。我把老夏和老廖留在云家老屋看守她们。”

炎炎和尚笑道，“你有好处，可别忘记了洒家啊！”

玄风道人道：“这当然。我特地说给你听，就是要想你给我参详的。”

炎炎和尚道：“好，回京之后，咱们再合计合计，看看是哪一边的好处多些。现在可正有着一桩玩命的事儿等着咱们去干呢。”

玄风道人道：“什么玩命的事儿？”

炎炎和尚把前晚发生的事情复述一遍，这次比较详细多了。北宫望和牟宗涛密室定谋，他知道了多少，也都说了。最后说道：“今早得到的消息，据说孟元超也到了京城里了。是以北宫大人特地叫我召你们进京，说不定还要和尉迟炯孟元超再拼一次呢。这次可就是真正性命相搏，不是做戏了。”

陈光世偷听了这两桩秘密，不由得心惊肉跳，暗自想道：“是救人要紧呢，还是向尉迟大侠通风报讯要紧呢？邵紫薇和萧月仙落在他们的手里，萧夫人还未知道，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可是尉迟大侠倘若上了他们的当，事情可就更大了！”

第三十一回　旧游人杳

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重帘尚如昔，但窥帘人远。叶底歌莺树上燕，一声声伴人幽怨。相思了无益，悔当初相见。

——朱垞竹

正自心乱如麻，踌躇不定，忽听得玄风道人喝道：“哪一条道上的朋友，为何躲躲藏藏，光明正大的出来吧！”

躲在云台后面偷听的陈光世只道是已给他们发觉，刚要应声而出，只听得有人纵声笑道：“我早已在这里了，你们都是睁眼的瞎子，怪得我么？”

炎炎和尚等人抬眼向笑声来处望去，只见就在他们前面的一棵树上，坐着一个气宇轩昂的黑衣人，身形随着树枝起伏不定。

那个“葛老二”是个暗器高手，有人藏在附近，他这个暗器高手竟没发觉，自觉无颜，想要在同伴面前挽回面子，一抖手发出了七种不同的暗器喝道：“给我滚下来吧！”

黑衣人也不知用的是什么手法，只听得一阵叮叮　　之声宛如繁弦急奏。葛老二所发的七种不同的暗器，全都反打回来！

饶是葛老二擅于接发暗器，也给他闹个手忙脚乱，那人反打回来的劲道比发出去的劲道大得多，他接了一枝袖箭，一枝铁莲子，跟着来的铁蒺藜他可不敢接了，只好一个懒驴打滚，身躯倒下，这才堪堪迟开，铁蒺藜几乎是贴着他的额角飞过。玄风道人见势不好，长剑出鞘，一招披风剑法，替他把其余的四种暗器打落。

葛老二尚未爬起身来，那人在大笑声中已是从树上跃下，衣袂飘飘，翩然而至，说道：“我遵命来啦，你却怎的躺下去了？有何指教，站起来说吧！”

陈光世在石碑后面偷看出去，看清楚了这个人，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这个人是红缨会的舵主厉南星。

红缨会在江湖上是仅次于六合帮的第二个大帮会，前任帮主公孙宏早已告老退休，厉南星是他女婿，继承了他的帮主之位。他和金逐流年纪相若，交情最好，在武林中也是并驾齐名的。陈光世在泰山之会曾见过他。

玄风道人却不认识厉南星，怒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偷听我们说话！”炎炎和尚连忙说道：“玄风道兄，这位是红缨会的厉总舵主！”玄风道人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但说出的话收不回来，只好硬着头皮冷笑说道：“是红缨会的总舵主，那就更不该鬼鬼祟祟的偷听人家说话了。”

厉南星淡淡说道：“谁叫你们瞎了眼睛，什么地方不好谈话，偏要在我的身边叽叽呱呱的说个不休，嘿嘿，我不想听也听见了，你们商议的事情也不见得光明正大呀！哼，你们商议的是谋财害命不是？我都听见了，你们怎么样？”

玄风道人与炎炎和尚交换了一个眼色，同声喝道：“那就唯有把你杀了灭口了！”

厉南星一声长笑，冷冷说道：“凭你们这点微末的道行，就想杀我？也好，且看谁向阎王殿上报到吧！”长笑声中，宝剑出鞘，倏地抖起三朵剑花，分别向对方三人刺去。那个葛老二早已爬了起来，使一对判官笔，加入了战团。

玄风道人有意炫露他的乱披风剑法，东刺一剑，西刺一剑，看似杂乱无章，剑柄微微摇晃，忽然间，一柄剑化成两柄，两柄剑化成四柄，四柄剑化

成八柄，幻出了千重剑影，登时把厉南星的身形罩住了。

躲在云台后面偷看的陈光世看得目眩神摇，心里想道：“怪不得这牛鼻子臭道士胆敢夸口，他这剑法果然颇为不凡。我要不要出去帮忙厉叔叔呢？”

心念未已，只听得厉南星冷笑道：“乱披风剑法本来也算得是上乘剑法，可惜你练得不到家。”要知厉南星是剑术的大名家，在陈光世眼中认为高明的剑法，在他看来，却是算不了什么。

只见他徐徐出招，剑势甚缓，剑尖上好像挂着千斤重物似的，东一指，西一划，但却隐隐挟着风雷之声。说也奇怪，玄风道人那么奇幻迅捷的剑法，竟是一到他身前八尺之内就给迫开，连他的衣角都没沾上。

炎炎和尚喝道：“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火龙功！”双掌连环劈出，一口气劈出了六六三十六掌，热风呼呼，连躲在云台后面的陈光世也感到热得难受。

厉南星又是一声冷笑，说道：“黄昏日落，荒山苦寒，多谢你的火龙功暖了我的身子。”单掌拍出，登时就像在炎炎的夏日吹来了一股清风，令人舒畅之极。

那葛老二本领稍弱，但判官笔点穴的功夫却也颇为了得，厉南星以一敌三，傲然不惧，但在迫切之间，却也无法取胜。

激战中厉南星以掌对掌，以剑对剑，一招“鹰击长空”，迫令炎炎和尚回掌自保，右手长剑划了一道圆弧，化解了玄风道人一招七式极其复杂的剑招。葛老二以为有隙可乘，双笔一分，分点他两胁的“期门穴”，厉南星喝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反手一剑，缓慢的剑势突然间快如闪电，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四溅，葛老二右手的判官笔只剩下半截，吓得他连忙后退。

就在此时，玄风道人也猛地喝道：“撒剑！”青光疾闪，急刺厉南星虎口。他的乱披风剑法擅于寻暇觅隙，这一剑当真可以说是攻得恰到好处。厉南星刚刚削断葛老二的判官笔，攻守之势，未能立即转换。

陈光世正自心想：“我该出去帮忙厉叔叔了。”哪知厉南星的身法比他的动念还快。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厉南星一声冷笑，说道：“不见得！”身形平地拔起，长剑向前伸出，拍在身前数尺外的一根石柱上，这一借力，俨如鹰隼穿林，登时掠过石柱，跃到石碑后面，那地方正是陈光世藏身之处。

陈光世张大嘴巴，“啊呀”一声却还未叫得出来，就给厉南星掩住。

厉南星掩住他的嘴巴，在他耳边小声说道：“你切不可给他们发现！”放开手，一个转身，又跃出去了。

玄风道人和炎炎和尚刚好跳上，厉南星站在最上一层台阶，居高临下，唰唰两剑，左一招“李广射石”，右一招“玄鸟划砂”，势道凌厉之极，玄风道人回剑自保，只听得“嗤”的一声，炎炎和尚的僧袍却给他削去一幅，两人一惊之下，都是不由自己的接连退了三级台阶。厉南星占了地利，已是立于不败之地。

玄风道人喝道：“有胆的你下来！”厉南星哈哈笑道：“有胆的你可别逃！”果然便跳下去，一招“鹰击长空”，把玄风道人和炎炎和尚迫得退下台阶，又在平地上和他们交锋。厉南星是因为不愿意让陈光世给他们发现，故此宁愿放弃居高临下的地利。

陈光世是个聪明人，吃惊过后，仔细琢磨，已是懂得厉南星的用意，心里想道：“不错，现在他们尚未知道我已知道他们的秘密，我可以在暗中行

事，比厉叔叔出面，方便得多。若是给他们发觉，至少到三河县救人，就没有那么便利了。”

厉南星和三个强敌再度交锋，过了半炷香时刻，仍是不分高下，瞑色四合，暮霭含山，天色已是将近入黑的时分了。玄风道人与炎炎和尚都是同样心思，决不能容厉南星活着下山。炎炎和尚把火龙功发挥得淋漓尽致，玄风道人把乱披风剑法使得凌厉无前，葛老二本领虽稍差，那剩下的一支判官笔也像一道银蛇，绕着厉南星的身形飞舞，笔尖所指，不离三十六道大穴。

只见厉南星出剑收剑，似乎渐渐显得有点窒滞生硬，陈光世暗暗吃惊：“好汉敌不过人多，久战下去，只怕厉叔叔会有闪失。”炎炎和尚那热呼呼的掌风，饶是陈光世躲在云台后面，也是感到越来越是难受。

陈光世心里想道：“虽然我是不能让他们发觉，但厉叔叔受困，我焉能袖手旁观？不如我用冰魄神弹暗中助他，敌人未必知道。当真给他们发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陈光世却不知道，厉南星此时之所以采取守势，乃是因为他正在默运玄功，准备反击的。

冰魄神弹乃是陈家的独门暗器、武林异宝，它是用唐吉古斯山上冰窟之中的万载玄冰提炼成的，别的暗器讲究的是准头和劲力，只有冰魄神弹是仗着本身的阴寒之气伤人。

云台下面，剧斗方酣，陈光世偷偷弹出一颗冰魄神弹，想道：“厉叔叔练有正宗的上乘内功，阴寒之气，料想不会误伤了他。这野和尚的什么火龙功却是非给我的冰魄神弹克制不可！”

冰魄神弹见风即化，何况是飞入了好像是从鼓风炉中喷出来的热风里面。这颗冰弹弹将出去，无声无息，下面的人果然都没发觉。

炎炎和尚正在把火龙功发挥得淋漓尽致，忽地感到一股寒气，奇寒刺骨，气血不舒！在运功的紧要关头，哪容得这样突如其来的侵扰，炎炎和尚凝聚在掌心的热力发不出去，倒涌回来，不由得大吼一声，口喷鲜血。其他两人却比较好些，玄风道人功力深厚，只是打了一个喷嚏；葛老二的功力虽然还不及炎炎和尚，但因冰魄神弹是火龙功的克星，故此炎炎和尚受伤最重，葛老二却还勉强可以禁受得起。

他虽然禁受得起，厉南星可不容他再斗下去，腾的飞起一腿，将他踢得骨碌碌的滚下山坡，冷笑喝道：“你这厮值不得污我宝剑，饶你一死，滚吧！”

炎炎和尚只道是厉南星的一种独门功夫，留在最后才下杀手的，喷出一口鲜血之后，又惊又怒，喝道：“厉南星，老子与你拼了！”他料想厉南星决不会饶他，是以明知拼斗不过，也不能不豁出性命扑将过去。玄风道人抱着同一心思，长剑闪电般的向厉南星急刺。

陈光世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果然没有给他们发觉。”他知道炎炎和尚的火龙功已是大为减弱，葛老二又已跑了，厉南星以一敌二自是稳操胜算，用不着自己再发冰魄神弹。

不料心念未已，只听得炎炎和尚一声大吼，从厉南星身旁冲过，飞跑下山；玄风道人的衣袖一片殷红，跟着也跑了。厉南星似乎是想去追赶他们，但身子摇摇晃晃，迈出两步，便即凝身，显然也是受了伤。

陈光世又是吃惊，又是后悔，心道：“早知如此，我应该再发几颗神弹，拼着给他们发觉，但厉叔叔却可以免于受伤了。”

炎炎和尚与厉南星最后拼的那掌，也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本以为是

性命难保的，一拼之下，忽觉厉南星的内力减弱许多，虽然自己还是拼他不过，但他似乎亦已是受了自己所伤。

炎炎和尚得意之极，纵声笑道：“厉南星，你虽然伤了老子，你至少也得卧病半年。咱们后会有期，但愿你的伤治得好，可莫短命死了。”言下之意，即是还要找厉南星报仇。他虽然不敢回头再斗，门面话可是不能不说。

厉南星故意喘着气说道：“很好，很好。我也但愿你的伤能够快好，咱们再决雌雄。”说了这几句话，似乎已是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坐在地上。炎炎和尚与玄风道人已是去得远了。

陈光世跳下云台，说道：“厉叔叔，你怎么啦？”正要过去扶他起来，厉南星已是一跃而起，哈哈笑道：“我装得像吗？想不到连你也给我骗了。”

陈光世又惊又喜，说道：“厉叔叔，原来你并没有受伤。但你为什么要放他们？”

厉南星笑道：“我是让他们以为我是受了伤，他们才不会提防我呀！多谢你这颗冰魄神弹，不过，你出手却也早了点儿。我本来想再斗百招之后，才装作两败俱伤，好教他们更不会起疑的。”

陈光世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说道：“厉叔叔，你装作受伤，是为了方便入京行事吧？”

厉南星道，“不错，我要杀他们不是不能，但还是留下他们的好。让牟宗涛帮忙尉迟炯把李光夏救出来，不是可以省却咱们许多气力吗？杀了他们，反而打草惊蛇，吓得北宫望和牟宗涛不敢按照原来的计划，那就倒是误了事了。”

陈光世说道：“原来他们的说话，厉叔叔你也都听见了。我却在为尉迟大侠担心呢。”

厉南星道：“你是不是想入京报讯？”

陈光世道：“不错，但我又好生委决不下。邵老前辈和萧夫人的女儿被他们捉去了，家父和他们两家颇有交情，此事我已得知，自是不能坐视。”

厉南星道：“你到三河县救人，我入京报讯。”

陈光世正是这个主意，说道：“好。那么我先到三河，但愿能够顺利救出她们，再入京拜见厉叔叔和尉迟大侠。”

厉南星道，“你救了人赶快回去，切莫入京。”

陈光世诧道：“为什么？”

厉南星说道：“北宫望的统领府，能人不少。炎炎和尚虽然不知道是你发的冰魄神弹，回去一说，别人看了他的伤势，难保没有人看得出来。我想令尊大概也不愿意你在外面‘闯祸’的。”原来陈光世的祖父曾经做过朝廷的大官，是以他的父亲陈天宇虽与反清的义士结交，但却不愿正面与朝廷作对。

陈光世方才明白，原来厉南星刚才不许他露面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心里想道：“其实爹爹早已是受鹰爪思疑的了。那年萨福鼎六十大寿，送了帖子来，我爹爹不去道贺，听说他们就很不高兴，声言要对付我的爹爹。目前不过暂且相安无事而已，迟早也免不了要和他们冲突。”不过厉南星以长辈的身份嘱咐他，陈光世却也不便多言，只好应诺。

厉南星道：“救人如救人，咱们这就分道扬镳吧。”

陈光世忽地想起一事，说道：“厉叔叔，你到了京城，会不会去见戴谟？”

厉南星道：“戴谟是我的老朋友，我这次到北京去，本就是准备住在他

的家里的。你有什么事吗？”

陈光世道：“正是有一件事情想拜托叔叔。”厉南星道：“说吧。”

“我刚才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他就是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他和他的一位姓吕的师妹也是住在戴谟家里的，今天才从京城出来，到此游玩，听说准备在这里逗留几天，在这山上的道观借宿。”

厉南星道：“宋腾霄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我也常常听得武林朋友谈起他。可惜我现在都没有工夫见他了。可是他有什么事情要你转告戴谟么？”

陈光世道，“他这次到北京是想找寻他的好友孟元超的，但却得不到他的消息，也不知他来了没有。”

厉南星道：“刚才那个炎炎和尚和那牛鼻子（玄风道人）谈话，好像是说孟元超已经到了北京。北宫望和牟宗涛串通，就是想要对付他。”

陈光世道：“是呀。所以我想转托叔叔，将这件事情告诉戴谟。他是老北京，说不定可以打听到孟元超的消息。”

厉南星道：“好，我会留心在意的。我与孟元超在泰山之会结识，我也很想再见到他呢。”

两人分手之后，陈光世连夜赶往三河县。他却不知道在他的前面有一个人也正是要到三河县的，这个人乃是孟元超。

这两天北京风声正紧，孟元超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心里想道：“我负了义军的重托，可不能闹出事来。”蓦地想起云紫萝的老家是在三河具，三河县离北京不过两日路程，“不如到三河县看看紫萝是否已经回家，顺便避一避风头，待得风声平静，再回京吧。”打定主意，于是就转道前往三河了。

孟元超小时候曾跟随师父金刀吕寿昆到过三河，也曾在云紫萝家里住过，旧地重来，不知不觉已是将近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事，一一到心头，儿时旧侣，相见恐无由。孟元超踏进这条山村，自是不禁甚多感触了。

蓦地想起了与云紫萝分手前夕，宋腾霄给他看的那幅图画，那幅画是宋腾霄父亲少年时候画的，画中三个少年骑着骏马在原野上奔驰，一个是孟元超的师父吕寿昆，一个是云紫萝的父亲云重山，还有一个就是宋腾霄的父亲宋时轮自己。宋时轮这幅画就是纪念他们三人的友谊的。

孟元超心头怅触，低声吟诵画上的题词：“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旧地重来，心头浪涌。孟元超不禁想道：“唉，上一代的交情不知我们这一代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宋腾霄和我还有见面的机会的，只是紫萝和我却怕是：相亲争如不亲，有情却似无情了。唉，我和她的孩子今年也已经有九岁了。她纵然不想见我，我也非得见她不可。”

浮想连翩，不知不觉云家的大屋已经在望。此时大约是三更时分，夜深人静，忽听得屋内似有笑语喧喧。

重门深锁，屋子里的话声外面的人本来是不容易听见的，但因孟元超是自小练过暗器功夫的，耳目特别灵敏。是以未到门前，已是听得内间人语。

一听之下，孟元超不禁大为奇怪了。“怎的里面全是男人的声音，有的还是在划拳赌酒。紫萝和她的姨妈都是爱好清静的，决不会邀请这些粗豪的客人在家中闹酒。”

孟元超心知有异，于是毫不声响，悄悄的绕到屋背，施展轻功，偷偷进

去。

云家的客厅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庭，院子里有几株梧桐树，孟元超藏身在一棵梧桐树上，只见客厅里有六七个粗豪汉子，果然正在闹酒。

忽地有一个人说道：“咱们还是适可而止的好，可别喝醉了。”另一个人道：“怕甚么？”那人说道：“你忘记了玄风道长怎样吩咐咱们吗？”此言一出，接连有好几个人笑了起来：“廖大哥你也忒小心了，看守两个小姑娘，还怕她们会飞吗？”

那姓廖的说道：“他们当然是飞不出去，但也得提防有人来救她们呀！你们知不知道，云紫萝新近有了一个情人，这个人就是缪长风。”

这几句话听入孟元超耳朵，不由得他不又是吃惊，又是恼怒，心里想道：“这班家伙想必不是强盗就是鹰爪，我岂能容得他们信口雌黄，污蔑紫萝？但听他们的口气，似乎是有两位少女被他们囚在这儿，这两位姑娘却不知是谁？这班家伙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偏偏要来这儿把紫萝的老屋占作巢穴？”为了摸清这班人的道路，孟元超暂且隐忍不发，希望多听一些。

只听得一个人说道：“缪长风？是不是曾在太湖西洞庭山上和炎炎大师交过手的那个人？听说那次炎炎大师吃了点亏。”

那姓廖的说道：“不错，那次炎炎大师还是和咱们统领大人的师弟西门灼联手的呢。”

那几个闹酒的汉子听了这话，不知不觉也都放下酒杯了。一人说道：“玄风道长已经走了，缪长风倘若跑来这里找他的姘头，这可如何是好？”

孟元超记起那天在泰山上陈天宇曾经和金逐流谈过缪长风这个人，暗自想道：“怪不得陈大侠夸赞这个姓缪的是江湖上一尊人物，大有古代游侠之风。这班家伙提起他就这么惊恐，可见陈大侠说的并非虚言。可能他是紫萝新结识的朋友吧？”

那姓廖的这才说道：“你们也无须如此惊恐，老夏已经去邀请楚老前辈，说不定欧阳坚也会和他们一同来呢，今晚不来，明天早上准会到的。”

那几个放下了心，很是不好意思，一个说道：“笑话、笑话，咱们这许多人，怎会怕一个缪长风。”一个说道：“当然，楚老前辈来了，咱们更可以放心。不来也不打紧，咱们喝酒吧。”

那姓廖的笑道：“我劝大家还是少喝一点，小心为宜。最怕楚老前辈没来，那姓缪的先来了。喝醉了酒怎么打架？”那两个大吹法螺的家伙听了这话，果然不觉又是忧形于色，放下酒杯。

孟元超正自暗暗好笑，忽听得似有衣襟带风之声从对面屋顶掠过，朦胧的月色下只见一条黑影藏身在中间正屋的屋檐下面，方向正对着这间客厅。

孟元超皱了皱眉头，心里想道：“这人莫非就是缪长风，若然当真是他，陈大侠的话可就有点言过其实了。这人的轻功虽也不错，却还算不得是第一流的功夫。比起我的小师妹似乎还比不上。”他却不知此人并非缪长风，而是陈光世。

好在屋子里的人也不过是江湖上的二三流角色，陈光世从屋顶掠过的衣襟掠风之声，他们竟未发觉。

孟元超正在偷笑这班人口出大言，胸中并无实学，只听得又有脚步声响，一个中年汉子陪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进来。

那姓廖的汉子“啊呀”一声，连忙站起来迎接，满面堆欢的说道：“楚老爷子，请得你老的大驾到来，我们真是不胜荣幸。”

那老者手上玩着两个铁弹，啷　　作响，说道："你们的北宫大人早就有信给我，我已归隐多年，想不到他还知道我的名字。我迟至今日方能进京，还得向他请罪呢。"话虽如此，得意之情则是现于辞色。

孟元超心中一动，想道："莫非这个老家伙就是外号通天狐的楚天雄？"原来楚天雄在三十年前是横行西南数省的独脚大盗，后来不知怎的，忽地金盆洗手，隐居在云南的哀牢山中。孟元超曾经听得萧志远说过他，刚才一时间却想不到会是他。

果然便听得那姓廖的说道："你老人家从滇南远来，一路辛苦了。"

陪他来的那个中年汉子说道："玄风道长想请你老人家在这里暂住一两天，待他回来，再一同进京。"

楚天雄道："玄风的师父是我的结拜兄弟，我可也正想见见他呢。他去了哪里？"

那姓廖的道："他和炎炎大师有个约会，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回来了。"

那中年汉子道："欧阳坚本来约好和我一同出京迎接楚老前辈的，临时却不见他，想必是京中有事，给北宫大人留下来了。"

那姓廖的道："咱们慢慢再谈。楚老前辈，你一路辛苦了，先歇歇吧。"

楚天雄忽地哈哈一笑，说道："我恐怕还不能歇息呢！"

那几个人愕然相顾，正自不明其竟，楚天雄陡地喝道："外面的朋友。请进来吧！"

孟元超吃了一惊，心道："这老头儿果然厉害。"正要跳下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楚天雄已是飞出手中的两个铁弹，破窗飞出，正是向着陈光世藏身之处，陈光世慌忙躲闪，只见瓦片纷飞，屋檐崩了一角，屋顶穿了个洞。隔着一间院子，楚天雄飞出的铁弹竟有如此威力，孟元超见了也是不禁暗吃一惊。

陈光世大怒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们也尝尝我的冰魄神弹滋味！"他少年气盛，险些吃了楚天雄的亏，大怒之下，不假思索，便跳下来，人未闯进厅堂，六七颗冰魄神弹已是连珠打入。

冰魄神弹遇风即化，化作一团寒光冷气，弥漫开来，俨如浓雾。客厅里的那七个汉子，有五个冷得牙关打战，格格作响，瑟缩一团，连话也说不出来。但那姓廖的汉子和陪伴楚天雄同来的那个汉子却只是打了个寒颤，立即便能跑出门外迎战，显然功力不凡，至少不在陈光世之下。

楚天雄哈哈笑道："我正嫌屋子里的热难受，多谢你给我送来这阵清凉。"随手向东南西北拍出四掌。把那团寒雾驱散。

那姓廖的汉子正自一刀向陈光世劈去，他的刀是锯齿刀，善能克制刀剑，不料陈光世的冰川剑法却是与任何一派剑法不同，唰的一招"冰川潜流"刺出，寒气沁人，寒光耀目，这姓廖的汉子虽然禁受得起，却也不能不退了两步。另一个汉子刚要上去帮忙，忽听得楚天雄喝道："暂且住手！"

陈光世是个初生之犊不畏虎，傲然说道："你们恃多为胜，我又何惧。"

楚天雄哈哈一笑，说道："少年人，我要擒你易如反掌。"说至此处，飞出一枚铜钱，　的一声，就把陈光世刺向姓廖的汉子的长剑打得歪过一边。陈光世的虎口发热，长剑都几乎把握不牢。

陈光世吃了一惊，仍然说道："我敢到你们这里，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回去，你们有多少人，尽管来吧。"

楚天雄笑道："好一个倔强的小子，但老夫可不想以大压小，我问你，

你是不是陈天宇的儿子？”

陈光世道：“哦，原来你也知道我爹爹的名字，不错，那又怎样？”

楚天雄笑道：“我与令尊虽未相识，却也彼此闻名，你回去告诉他，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嗯，看在你爹爹的份上，我不与你计较，你回去吧！”话中之意，显然是对陈光世的父亲颇有几分顾忌。

陈光世道：“你把萧家和邵家的两位姑娘交出来，我自然会走。”

楚天雄道：“什么萧家和邵家的姑娘？”

那姓廖的汉子道：“那两个女娃儿是玄风道长拿下的，北宫大人要她们有用，可不能给这小子。”

陪伴他同来的那个汉子道：“楚老爷子，你若是不方便和这小子动手，待我们对付他。我们可用不着害怕什么江南大侠陈天宇。”

这几句话可叫楚天雄面子挂不住了，当下一声冷笑，说道：“这么说我倒是非动手不可了，否则别人只当我怕了陈天宇啦。”

声出掌发，一个“神猿探爪”，疾抓陈光世的肩头，陈光世滴溜溜一个转身，横剑反削。他快，楚天雄更快，一个“登山跨虎”式，欺身而进，拳头劈面打来。他这一拳大出陈光世意料之外，两人的距离本来还有一丈开外，他只是跨上一步，照理拳头还不会打到对方身上的，不料他身形前俯，手臂突然间好像暴长了尺许，闪电般就打到了陈光世的胸前。

陈光世竖剑一立，心里想道：“好歹也得叫他受一点伤。”要知高手过招，只差毫厘，楚天雄的拳头若是先打着了陈光世，以他这一拳的劲力，陈光世非得重伤不可。那时他的剑纵然伤着对方，也是无关紧要的了。”

按拳理而论，楚天雄这一拳是应该先打着陈光世的，但他却突然变招，喝道：“撒剑！”化拳为抓，一抓抓着了陈光世的宝剑，双指铁钳般的钳着剑脊。原来他到底是多少有点儿顾忌陈光世的父亲江南大侠陈天宇，是以不敢伤他性命。

他却不知陈光世这柄宝剑与别不同，这柄剑是用寒玉练成的“冰魄寒光剑”，楚天雄抓着了它，只觉奇寒彻骨。冷得难受。他虽是内功深厚，寒气伤不了他，但因出其不意的突感奇寒，抓着剑脊的那股劲道不知不觉就松了几分。陈光世喝道：“不见得！”趁这机会，振臂反削。楚天雄迫得五指松开，喝道：“好小子，你不扔剑认输，可休怪我不客气了。”

陈光世手臂酸麻，倒跃数步，横剑以待，楚天雄刚要扑过去，忽听得一人喝道：“欺负小辈，算什么好汉。我来和你这老狐狸比划比划！”院子里的梧桐树上跳下一个人，不问可知，自是孟元超了。

陈光世曾在泰山之会见过孟元超，又惊又喜，叫道：“孟大侠！”与此同时，那个陪伴楚天雄一同来的汉子也在失声叫道：“啊，是孟元超！楚老爷子，这姓孟的是钦犯，可不能放过了他！”

原来这人名叫夏平，他是曾经参与过某一次清军围攻小金川之役的，是以他认识孟元超，不过孟元超却不认识他。

孟元超心里想道：“这老狐狸的通臂拳差不多已臻化境，须得以巧着破他。”他在树上观战，早已想好对付之法，当下宝刀一立，缓缓划了一道圆弧，向对方削出。

楚天雄冷笑道：“原来名震小金川的孟元超，伎俩也不过如此？”使出空手入白刃功夫，便要硬抢孟元超的宝刀。孟元超陡地大喝一声，刀光如电，突然由极慢变为极快，横斫直劈，一口气连劈了一十三刀！只听得嗤嗤声响，

楚天雄的半截衣袖给他快刀削去，化成片片蝴蝶！
　　孟元超这一十三刀一气呵成，快如闪电，伤不了楚天雄，也是不禁有点吃惊。心里想道：“陈光世若是对付不了那两个汉子，今晚只怕要糟。”
　　楚天雄身形一矮，骈指一弹，倏的长身扑起，只听得“铮”的一声，孟元超的宝刀竟然给他弹开，这一指是在孟元超的一路刀法刚刚告一段落之际弹出的，使得险到极处，却也妙到毫颠。夏平和那姓廖的汉子大声喝彩，陈光世暗暗心惊。孟元超刀锋一偏，使了个“旋刀式”，内中暗藏六七个复杂的杀着，楚天雄衣袖被削，心中也是吃惊不小，一时间倒也不敢太过急攻。
　　楚天雄跳开一步，打个哈哈说道：“当今之世，以快刀驰誉江湖的，除了尉迟炯就是你了。嘿，嘿，英雄出少年，这话果然不错，但你想要胜过老夫，目下只怕还是不能！”笑声中又再扑上，与孟元超再度交锋。打法与刚才大不相同。
　　孟元超凝神应战，只觉腥风扑鼻，好不难受。楚天雄双臂长异常人，这还不算古怪，他的十只手指竟如鸟爪一般，长逾数寸，乌黑光亮。十指一伸一缩，宛似十枚利针，“刺”向孟元超的关节要害。与在他指甲一弹之际，就有腥风扑鼻！
　　孟元超心道：“他这指甲里藏的不知是毒粉还是练成毒爪。”当下暗运玄功，预防中毒。快刀随着对方的身形疾转，却不劈将出去，只是把刀锋对准对方的要害。那两个汉子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楚天雄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却是不敢不防。这样一来，楚天雄不敢近身搏击，孟元超也怕给他抓着，只能用守中寓攻的刀法紧迫对方，双方各有顾忌，一时间倒变成了僵持的局面。
　　陈光世正要上去，那姓廖的汉子道：“姓陈的，咱们胜负未决，再决雌雄！”锯齿刀扬空一闪，使出锁剑法来对付陈光世的冰魄寒光剑。他已经领教过冰魄寒光剑的厉害，早就有了准备，气沉丹田，不怕寒气的侵袭。
　　夏平说道：“陈光世，你本来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却和朝廷的叛逆做了一伙，当真可惜啊可惜！”
　　陈光世怒道：“你们做鞑子的奴才，才当真是可耻啊可耻！”
　　夏平冷冷说道，“我本想看在令尊份上，饶你一命的，你这么说，我倒是不能饶你了。擒拿叛贼，我可顾不了江湖规矩啦。”
　　陈光世怒道：“并肩子上吧，啰嗦什么？”夏平哈哈笑道：“好，你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那就成全你吧！”取出一对判官笔与那姓廖的联手夹攻，他一出手，陈光世便知他的本领在那姓廖的之上。
　　夏平双笔一错，分点陈光世两胁的期门穴，陈光世横剑一封，还了一招“横云断峰”，攻中带守。哪知夏平的笔法溜滑之极，笔尖稍偏，倏然间又指到了他的膝盖的环跳穴。陈光世剑法虽然精妙，临敌经验却无多，给他一轮急攻，攻得手忙脚乱。
　　那高瘦的汉子名叫廖凡，和夏平是老搭档，他的锯齿刀本来是擅克刀剑的兵器，如今得了夏平相助，可以无虑陈光世的反攻，兵器有威力更能大大发挥。好在陈光世用的是冰魄寒光剑，与普通刀剑不同，但却也给他迫得不能不小心翼翼的对付。剑上所发的寒气侵袭不了对方，陈光世斗到三十招开外，已是险象环生。
　　陈光世一个转身，夏平喝道：“哪里跑？”口未合拢，忽地觉得奇寒彻骨，寒意直透心头。原来陈光世乘他不备，转身之际，偷偷弹出枚冰魄神弹，夏平正在张开大口，冰魄神弹飞入他的口中。饶是他功力不凡，也不由得不

急退三步，只能舞起双笔防身，好缓过口气运功御寒，攻势登时缓了。

陈光世正要再发冰魄神弹对付廖凡，把手一掏那装盛冰弹的玉匣，不觉大吃一惊，暗暗叫声“糟了！”原来他的冰魄神弹已经用得一颗不剩。

本来冰魄神弹若不是恰好弹入夏平口中，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最少还有个可以反败为胜的希望，如今冰魄神弹已是用光，连这点希望也没有了。

夏平缓过口气，冷笑说道：“好小子，你还有什么伎俩？”双笔急攻，他不知陈光世的暗器已经用尽，要迫他腾不出手来。陈光世在一刀双笔夹攻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渐渐连招架亦是感到为难了。

孟元超与楚天雄恶斗，一个是快刀如电，一个是捷若猿猴，但由于孟元超要提防他的毒爪，却是不免稍稍屈处下风。

正在吃紧，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说时迟，那时快，啸声未歇，一条黑影已是飞过墙头，落下云家院子。

陈光世这一喜非同小可，叫道：“缪叔叔，你来得正好！”廖凡则是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不好，缪长风来了！”

孟元超听得陈光世叫出“缪叔叔”三字，怔了一怔，心道：“啊，原来他才是缪长风。”只听得缪长风叫道：“光世不用着慌。萧夫人和云紫萝呢？”陈光世道：“不知她们哪里去了，我只知道萧月仙和邵紫薇已经是给这班贼子捉着了啦。”孟元超心里想道：“他一来就问紫萝，看来交情是很不寻常的了。”

高手比拼，哪容得稍有分神。楚天雄乘机进招，嗤的一声，把孟元超的衣裳撕破，正是肩头琵琶骨的位置，幸而还没有给他的毒爪伤着。孟元超一条左臂麻木不灵，横跃三步。

在这时间，缪长风亦已对廖凡、夏平二人痛下杀手。廖凡知道是缪长风，早已慌了，锯齿刀扬空一闪，没头没脑的斫下来。缪长风使出个“卸”字诀，衣袖一挥，裹住刀锋，轻轻一带，“嗤”的一声，廖凡大刀脱手，冲力过猛，跌了个四脚朝天。

夏平功夫较好，但也抵挡不了缪长风的三招。缪长风霍的一个“凤点头”，闪开笔尖，也不拔剑，便把双指使出判官笔法，虚虚一戳，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夏平双笔一封，哪知是个虚招，突然间缪长风的指法由虚化实，点向他的肩井穴，夏平使个“脱袍解甲”的家数，想要避招进招，不料眼看缪长风的双指是点向他的左肩的，不知怎的，连看也未看清楚，只觉右肩一麻，右肩井穴已是给他点个正着，跟在廖凡之后，“卜通”一声，夏平也跌倒了。

此时孟元超刚刚吃了楚天雄一点小亏，横跃斜避。缪长风迎上前去，陈光世说道：“这位是孟元超，孟大侠！”

缪长风啊呀一声，不由得呆了一呆，心道：“原来这人就是孟元超，唉，只怕这次我又是来得错了。”原来他本是不想再来见云紫萝的，只因放心不下，是以走了一程，又折回头，想到云紫萝的家探听一下消息，若然她们安然无事，他才放心离开。不料一到村头，就听见云家的打斗声音，这就迫得他不能不现身露面。想不到又恰恰在云家碰着了孟元超。他虽然不是很清楚知道孟元超与云紫萝的关系，但亦早已知道他们的交情非比寻常。顿时间心头不觉一片茫然。

廖凡爬了起来，给夏平解开穴道，叫道：“里面的人，快把那两个女娃子押出来！”他是想用邵萧二女作为人质，威胁缪长风不敢用武。

陈光世瞿然一省，叫道：“缪大哥，快快打发这个老贼，进去救人！”

缪长风性情豪迈，一时心情的激荡迅即过去，定下心情，叫道：“孟大哥，你和光世进去救人，我来对付这老狐狸！”

孟元超见他打倒廖夏二人的手段，知道他是可以对付得了通天狐楚天雄，说道：“好，多劳缪大哥啦。”

陈光世急急忙忙的冲进内堂，孟元超跟着进去，但心里却是有点惴惴不安。

紫萝不知是否也已落在敌人手上？嗯，早知道缪长风今晚会来，我就不用来了。”孟元超心想。心念未已，忽听得尖锐的女子叫声，把孟元超从迷茫中惊醒。孟元超心头一震，连忙飞跑进去。

陈光世听见叫声，冲入一间房间，只见邵紫薇和萧月仙业已给两个大汉捉住，旁边还有四个他们的人。陈光世唰唰两剑，以剑尖刺穴之法，点倒二人。第三剑正要刺出，那两个大汉喝道；“你敢再动，我就要了这女娃子的性命！”他们的手掌，一个按在邵紫薇的背心，一个按在萧月仙的背心，所按的位置正当脊椎骨第三节下面的“风府穴”，只要掌心劲力一吐，登时就可要了她们的性命。

邵紫薇叫道：“陈大哥，别要顾我，你把他们尽都杀了，我纵然性命不保，也是心甘。”

按住她的那个大汉狞笑道：“很好，很好。我这条烂命换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儿，那也很值得啊。姓陈的小子，你听她的话，那就来吧。”

陈光世如何敢上，忍气说道：“你们待要怎样？”

那两个汉子喝道：“你先给我出去！”

就在此际，一个冷冷的声音忽地接下去说道：“你们有没有诚意作成这桩买卖，价钱可不是这样讨法啊！”

孟元超冲进来的时候，已经杀了两人，衣裳上满是血污。虎目圆睁，手按刀柄，神威凛凛。那两个汉子虽然有人质在手，也是给他吓得心头卜卜的跳。

捉住萧月仙的那个汉子道：“对不住，这桩交易，我们大占上风，价钱是不能让的了。你们给我出去，我答应不伤她们的性命。”

孟元超冷冷说道：“这位陈公子和她们是好朋友，我与她们可是无亲无故，用不着顾忌。嘿嘿，咱们还是求个公平交易，各让一步吧。你们虽是漫天讨价，我却并不就地还钱，你们只须放走一个，我们就走，这样你们也还有一个人质可以自保呀。这叫做当中取价，各不吃亏。否则我姓孟的说得到做得到，你害了她们，我在你们的身上碎割三十六刀！”

陈光世想不到孟元超会想出这个办法，大吃一惊道：“孟大侠，这，这怎么可以？”孟元超道：“不能全救，救一个也好。”邵紫薇和萧月仙则各自为对方着想，争着叫道：“留下我，放邵姐姐。”“留下我，放萧姐姐。”

那两个汉子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是答应这条件的好还是不答应的好，陡地刀光一闪，这两个汉子未叫得出声，右臂已是给孟元超的快刀削了下来。原来孟元超乃是故意与他们胡扯，转移他们的注意的。

第三十二回 喋血京华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十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绛草凝珠，昙花隔雾，蓬山有路疑无路。狂歌一阕酒醒时，龙争虎斗京华暮。

——踏莎行

孟元超和他们距离本来在一丈开外，事前毫无朕兆，说到就到。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当真是险到极点，但也妙到毫巅。那两个人掌心的内力还未来得及吐出，手臂就给他的快刀削下来了。

那两个汉子倒了下去，鲜血喷在萧邵二女身上，吓得她们失声惊呼。孟元超笑道：“对不住，吓了你们了。”

房间里还有两个未曾受伤的汉子，这两个人吓得面无人色，要想逃跑，双腿却是不听使唤。孟元超喝道：“给我站住，否则这两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邵紫薇与萧月仙脱困之后，也不知是否惊魂未定还是别的原因，身子都是摇摇欲坠，陈光世将她们扶稳，说道：“你们怎么啦，有没有受伤？”

孟元超看出不对，钢刀扬空一闪，喝道：“你们给两位姑娘服了什么毒药，快快把解药拿出来。”

那两个没受伤的汉子颤声道：“我们没，没解药。”

孟元超道：“解药在谁身上？”那两个汉子道：“谁也没有。”孟元超喝道：“胡说八道。解药拿不出来，我要你们性命！”

邵紫薇道：“我也不觉什么，只是气力使不出来。”

那两个汉子说道：“孟大侠，我们决不敢瞒骗你老人家。廖凡在给她们喝的茶水之中下了酥骨散，这是大内秘制的一种药粉，可以化去内力，大内总管只发给他们酥骨散，可没发给他们解药，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这药对身体别无伤害，有解药固然好得快些，没解药也无大碍。”

孟元超道，“为什么？”那两个汉子道：“只须过了三天，药粉的效力就会自然消失。”

萧月仙道：“还有三天。唉，陈大哥，我们跑不动，可怎能跟你出去？”

陈光世道：“我有天山雪莲泡制的碧灵丹，能解百毒，这酥骨散并非特别邪恶的毒药，说不定可以见效。对啦，你们盘膝静坐，我助你们运功，见效或许更能快些。”邵萧二女怕看面前血淋淋的景象，不约而同的都闭上眼睛。

孟元超道：“好，你在这里帮她们治伤，我把这些人另外关起来，免得扰乱你的心神。”当下将受伤的没受伤的都押出去，点了他们的穴道，关在柴房之内，说道：“待我回来再问你们。”在云家大屋搜索一遍，不见再有敌人，也没有发现云紫萝。

孟元超放下心上一块石头，“原来紫萝与她姨妈是早已离开此地的了。”当下再跑出门外，此时夏平和廖凡二人早已溜走，通天狐楚天雄也给缪长风杀败，正在要跑了。

只听得嗤嗤声响，楚天雄忽地身形一矮，打了一个圈圈，待他长身跃起之时，外衣已是解开，挂在缪长风的剑尖上，外衣穿了六八个洞，他却没有受伤，一溜烟的跑了。原来他这一招名为“金蝉脱壳”，是在落败之际脱身自保的妙招。缪长风从未见过这样古怪的招数，一个疏神，就给他跑掉了。

缪长风笑道，“这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狡猾得很。”孟元超道：“就让他跑吧。里面的敌人，我都已料理了，受伤的没受伤的都关了起来，不愁

没有活口盘问口供。”

缪长风道：“陈光世呢？”孟元超道：“在里面替那两位姑娘疗伤。”缪长风微笑道：“那么咱们待一会儿进去。”心想：“这两小姑娘都似乎对陈光世有点意思，却不知他中意的是谁？”

孟元超料想他是有话要说，心里思潮起伏，默默的点了点头，两人便在屋外林边，徘徊漫步。彼此各怀心事，一时之间，竟是都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兜了一个圈子，缪长风道：“孟兄，咱们虽是今日初会，我却闻名已久了。紫萝曾经与我道及，说是和孟兄乃是总角之交。”孟元超道：“我与她分手差不多已有十年了。缪兄也是来探望她的吧？你们相识多久了？”缪长风道：“我是在西洞庭山萧夫人家里和她认识的，还未够三个月。不错，我此来是想探她的消息，但我却并不准备与她相见。”

孟元超怔了一怔，说道：“这却为何？”缪长风道：“请恕冒昧，我有几句心腹之言，想与孟兄说说。”

孟元超想不到他要嘛不说，一说便是单刀直入，倒是有几分喜欢他的爽快，便道：“是关于紫萝的事吧？”

缪长风道：“不错。论起与她相交之深，我自是远不及孟兄，不过多少也知道她一点心事。”

孟元超苦笑道：“古人有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相知深浅，原不在于岁月。”

缪长风心想：“想必他已经听到了一些什么闲言闲语。”当下也不辩白，接着说道：“孟兄，紫萝的为人你当然比我清楚，她实在是个胜过须眉的女中豪杰，只可惜遭遇却未免太可悲了。”

孟元超道：“你是指她嫁给杨牧这件事么？”

缪长风道：“孟兄，有件事情或许你未知道，杨牧已经把她休了。”孟元超心头一震，说道：“啊，有这样的事！”缪长风道：“名义上是杨牧休她，事实上则是她看穿了杨牧这个丈夫的。”当下将那日杨牧托四海神龙代他休妻之事告诉孟元超。孟元超听得又惊又喜，说道：“这样的丈夫，不要也罢！”

缪长风道：“不错，这好比毒瘤，越早割了越好。但紫萝受了这样大的打击，虽然受得起，心也伤透了。孟兄，除了你还有谁能给她慰解。孟兄，你是个胸襟阔大的武林豪杰，想必不 会拘泥于世俗之见，嫌她是个再嫁妇人吧？”

孟元超听他说得十分真挚，心里甚为感动，却也禁不住心里苦笑，想道：“大概他还未曾知道我和她已经是有了孩子的了，何须他来说媒。只是世事沧桑，人所难料。我纵然有心复合，好事也未必能谐。”

缪长风道：“孟兄何以沉吟不语，莫非是怪小弟说错话么？”

孟元超道：“缪兄，请你也恕我冒昧，有句话或许是我不该问的？”缪长风道：“孟兄，咱们是一见如故，相交以心。孟兄有话，请尽管说。”

孟元超道：“以缪兄的口气，缪兄对紫萝似乎也是十分倾慕？”

缪长风道：“不错，我佩服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巾帼须眉。有一件事情我正想告诉孟兄，我和她已经是结拜了的异姓兄妹。”

孟元超道：“何以你又没起求偶之心？”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姻缘二字，岂可强求？你们虽然隔别十年，我

可知道她是一直没有忘记你的。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孟兄，这份好姻缘应该是你的，你可莫要错过啊！”

孟元超苦笑道：“多谢吾兄关心，不过此事似乎言之尚早。啊，天色已经不早，不知不觉又过了半个时辰啦，陈光世给那两位姑娘疗伤，想必亦已毕事了，咱们还是进去看看吧。”心里想道：“不知紫萝如今的心情怎样？她两次避不见我，我总得见了她的面才能再说。”又想：“缪长风此人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位值得结交的朋友，怪不得紫萝把他视为知己，结为兄妹了。他对紫萝倾慕备至，我若然与她今世无缘，他们能够结合，那也是一大佳事。”

缪长风见他似乎不愿意再说下去，却不知他有这样复杂的心思，暗自想道：“交浅言深，原也怪不得他不愿意深谈下去。”于是说道：“也好，这班贼人是什么来历，咱们也应该去盘问盘问了。”

邵紫薇和萧月仙服了碧灵丹之后，得陈光世相助运功，气力果然渐渐恢复，虽未恢复如初，已是和平常人一样。她们见了缪长风，都是十分高兴，七嘴八舌的问个不停。她们是不知道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关系的，言语之中自是不知避忌，老是把缪长风和云紫萝连在一起来问，使得缪长风甚是尴尬。

陈光世笑道：“你们别和缪叔叔歪缠了，他还要去审问那班贼人呢。”

孟元超解开了那班人的穴道，喝道：“按说我本来要把你们一刀两段，但看在你们不过只是从犯的份上，只要你们肯说实话，我也未尝不可饶你们一死。”这几个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不用怎样迫供，就都和盘托出来了。孟元超问完了他们的口供，说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们倚仗懂得几手三脚猫的功夫为非作歹，我就废掉你们的武功吧！”当下捏碎了他们的琵琶骨，却给他们敷上了金创药，然后把他们都赶了出去。

缪长风叹道：“想不到竟有这等事情，但不知是否北宫望故意放出来的谣言，好陷害牟宗涛的？”原来在那些人的口供中，已是把牟宗涛曾经到过御林军统领府的事情供了出来。

陈光世道：“缪叔叔，还有一些事情是这班人都未曾知道的呢。你们听了一定更要惊讶。”缪长风道：“什么事情？”陈光世道：“牟宗涛已是甘心情愿受北宫望的利用，第一，要用他来骗尉迟大侠上当；第二，要用他来谋害一个比李光夏更重要的人。你们猜这个人是谁？”缪长风道：“我怎么知道？”陈光世道：“就是孟大侠！”

孟元超笑道：“想不到北宫望竟然要和牟宗涛串同了谋害我，我倒是‘受宠若惊’了呢。”

缪长风道：“此事关系重大，这消息你是怎么得来的，可靠吗？”

陈光世道：“是我们听得炎炎和尚和玄风道人说的。”

缪长风道：“啊，炎炎和尚。他就是曾经和我在西洞庭山上交过手的那个秃驴呀！那次他与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的联手，我差点儿吃了他们的亏。只是炎炎和尚本领很是不弱，怎的却会给你们听了他们的密商。”

陈光世道：“说来全是凑巧。”当下将那日在八达岭碰上炎炎和尚那些人的聚会，他躲在云台后面偷听，以及厉南星其后到来，将那些人打跑等等事情说了出来。

缪长风道：“据我所知，炎炎和尚、玄风道人乃是北宫望手下一等重要的人物，远非刚才咱们盘问的这班小脚色可比。这样说来，事情一定是真的了。孟兄，你倒不可不防呢！”

陈光世道：“孟大侠，何以你似乎并不怎么惊讶？”

孟元超笑道：“ 牟宗涛要想害我，这是我还未想得到的，不过他与北宫望勾结，我倒并不觉得出奇，甚至可以说是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当下也把在泰山那晚曾经见过牟宗涛送御林军副统领石朝玑下山的事情说了出来。

缪长风摇头叹息，说道：“ 牟宗涛本来是个人材，可惜走上了歪路。 ”孟元超道：“ 在泰山之会中，我已发觉他的野心不小。一个名心太重的人，一旦走上歪路，朋友想要帮他，只怕也是挽救不来的了。当务之急，咱们须得赶快进京找到尉迟大侠，揭破牟宗涛的阴谋。可不能只是坐在这里，为他可惜了。 ”

缪长风道：“ 这个当然，不过孟兄，他们正要对付你，定然严密注视你的行踪，恐怕你有点不太方便去吧。 ”

孟元超纵声笑道：“ 我本来想要避避风头的，如今却是非去不可了。江湖上以道义为先，尉迟大侠与我交情虽然不算很深，但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你说我能够坐视他坠入别人所布的陷阱么？ ”

缪长风道：“ 事情也得分头去办，咱们总不能一窝蜂的都到京城里去。 ”

邵紫薇和萧月仙不约而同的都噘起小嘴儿道：“ 为什么不能去，我们已经错过了泰山之会，这个热闹可不能再错过了。缪叔叔，你就带我们进京，让我们趁趁热闹吧。 ”

缪长风笑道：“ 你当是赏花灯、看庙会吗？这可是要拿性命来冒险的呢。”萧月仙道：“ 我们不怕。 ”缪长风道：“ 你不怕我也不让你去，你出了什么事情，叫我如何向你母亲交待。 ”

萧月仙道：“ 可是娘和表姐都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就是想去跟她，也是无从寻找啊。 ”

缪长风道：“ 若是我知道她们在哪里呢，你听不听我的话？ ”

萧月仙背母私逃，遭了这场灾难，心里也是很想见她母亲的，当下喜道：“ 缪叔叔，你当真知道我娘在哪儿。 ”

缪长风道：“ 我和她们分手的时候，你的母亲曾经说过，如果在这里住不下去，她准备到你的奶妈家去。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她们究竟去了没有的。 ”

萧月仙道：“ 啊，原来她们是去了我奶妈那里吗？这奶妈可是挺疼我的，我知道她住在哪里。那是一条很荒凉的山沟，不过离这里相当远呢。 ”

缪长风笑道：“ 奶妈这样疼爱你，你更应该去了。 ”

萧月仙又想进京，又想去见母亲，沉吟不语。毕竟是邵紫薇懂事一些，说道：“ 咱们进京，也帮不了缪叔叔的忙，反而可能给他添上麻烦。不如先去见伯母吧。咱们不声不响的逃走，她一定十分挂念咱们，再不去见她，她恐怕要急死了。 ”说好说坏，终于把萧月仙劝服。

缪长风道：“ 孟兄，你和光世护送她们，我入京报讯如何，这个差事，我自信担当得起。而你和紫萝隔别多年，也该见见她了。 ”

孟元超大不高兴，说道：“ 缪兄，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你这样说，却也忒是看小我了。我能够让你一个人去冒险犯难吗？再说我想见紫萝，你也何尝不想见她？为何你要把这容易的差事让给我？ ”

陈光世不知就里，说道：“ 孟大侠说得对，邵姑娘和萧姑娘的武功已经恢复，我和她们同去，料想也不至于会出什么事的。

缪叔叔你大可以放心。 ”接着说道：“ 孟大侠，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那天在八达岭上，我还碰见了你的好朋友宋腾霄，和你的师妹一位姓吕

的姑娘。”

孟元超大喜道：“你可知道他们现在哪里？”

陈光世道：“他说是来游玩的，准备在八达岭上的一间道观住两大，游览了万里长城就回京的。说不定现在已经回到戴家了。”孟元超道：“啊，他们是住在戴谟家里。”陈光世道：“正是，孟大侠。原来你也认识戴谟的么？”

孟元超笑道：“这我就更应该赶快进京，去和他们相会了。戴谟和我虽不认识，但与我的萧志远、冷铁樵两位大哥是故交，一说起来就会知道的。”

缪长风无可奈何，只好说道：“孟兄，那咱们就一同进京吧。不过，总是小心一点的好。孟兄，我有一样东西送给你，对你进京，或许有用。”说罢，拿出一张人皮面具，孟元超笑道：“对，我是钦犯，戴上这个玩意几，纵然气闷一些，但可以免掉许多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即动身，黄昏时分，到了北京，孟元超戴上人皮面具，混在一堆客商之中，果然没惹什么麻烦，轻轻易易的就进了北京城。

到了戴家，已是二更时分，敲了半天门，戴谟方才出来，孟元超说了萧志远给他的暗号，戴谟知道他是小金川来的人，大吃一惊，连忙说道：“孟兄，你来得正好，这里不是说话之所，快进来吧。”

内室坐定，戴谟说道：“孟兄、缪兄，你们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的了，客气话我不多说了，这两天风声正紧，想必你们亦是知道的吧？”

孟元超心想：“素闻戴谟有小孟尝之称，怎的如此惊惶，该不是伯我连累了他吧？”便道,“我只是想来探访几位朋友的，知道了消息，我们便走。”

戴谟说道：“孟兄，你误会了，我岂是怕你连累，只是怕连累你呢，这里今晚恐怕会出事！”

孟元超道，“什么事？”戴谟道：“这个侍会儿再告诉你，你要探访的朋友可是宋腾霄？”孟元超道：“不错，他回来了没有？”

戴谟说道：“还没回来。我今早才托人带个口信给他，叫他们在八达岭多玩两天才回来。”孟元超道：“听说红缨会的厉舵主也在这里？”

戴谟压低声音说道：“孟兄，你若是早来一个时辰，不但可以见着厉舵主，还可以见着一位你所意想不到的朋友。”孟元超道，“是谁？”戴谟说道：“神愉快活张。”孟元超道：“啊，快活张也来过了。”想起上次托他送信去给杨牧，才不过是一年前的事情。一年来的变化如此之大，思之不禁慨然。

戴谟说道：“快活张本来想找宋腾霄帮他的忙的，他见了厉舵主，结果是厉舵主和他一起去了。”孟元超道：“快活张要人家帮他的什么忙？”戴谟说道：“你知道尉迟炯在北京闹出的事情吗？”孟元超道：“知道一些。”戴谟说道：“快活张得到风声，听说尉迟炯和牟宗涛今晚要到总管府救人，他也准备偷入总管府与他们相会。”

孟元超又惊又喜，说道：“那我们可是来得正巧了。戴大哥，总管府如何去法，你可不可以画张地图给我？”

戴谟说道：“你们刚到京城，人地生疏，只凭一张地图去闯，风险太大。而且他们已经去了一个时辰，若是出事的话，此刻你们赶去亦是迟了，不如在这里等候消息吧。”说至此处，低声问道：“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瞧见？”孟元超道：“附近的人家都己关上大门，但有没有人瞧见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戴谟说道：“我和公门中人多少有点交情，但也难保不受他们

注意。今晚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切莫露面。”
话犹未了，果然便听得擂鼓似的敲门声，戴谟笑道：“来得倒是真快呀！”叫孟缪二人躲入密室，便即出去开门，只见来的果然是一班公差。
戴谟识得那个头目，抱拳笑道，“王大哥有何贵干？”那头目道：“萨大人的总管府里闹刺客！”戴谟佯作大吃一惊，说道：“有这样的事！”那头目道：“戴镖头，咱们是公事公办，请你可莫见怪！”戴谟说道：“总管府闹刺客与我有甚么相关？王大哥，你是知道的，近年来我都是闭门家居，从来也不多理外事！”
那头目道：“戴镖头，你说实话吧，忻说这两天来很有些生面人在你这里出入，那是些什么人？还在你这里吧？”
戴谟笑道，“王大哥，想必是误传了，不错，今天是有两个人来到，他们是我佃户，交租来的，早上走了。”那头目道：“戴镖头，不是我不卖你交情，但奉命而为，却是非得照例搜一搜不可！”戴谟道：“那就请王大哥随我来吧。”
孟元超与缪长风藏在密室，心中颇是惴惴不安。当然这班公差不会放在他们心上，但万一给迫得非动手不可的话，这可就要连累在北京有家有业的戴谟了。
只听得戴谟推开房门，说道：“这是最后一间房了，说不定刺客就藏在里面，王大哥你仔细搜查。”那捕头笑道：“戴镖头说笑了，这只是例行公事，我怎能和你老哥太过下去。”站在门口，随便看了一看，顺手就给戴谟关上房门。孟元超放下心上一块石头，想道：“戴谟这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的攻心战术，倒是用得不错。”
那班公差走了之后，戴谟进来笑道：“没事啦，这姓王的家伙得了我一锭金元宝，够他和一班手下大吃大喝十天半月啦。”孟元超这才恍然大悟，笑道：“我还道是你善用孙子兵法，原来是财可通神。”
戴谟道：“风波是过去了，但你们可是更不能出去啦。”孟元超道：“好，咱们就作长夜之谈，守候消息吧。”
缪长风说起曾在北芒山下与韩威武交手之事，戴谟慨叹不已，说道：“前人创业艰难，可叹后人不知爱惜，大好的一间震远镖局，只怕是要断送在韩威武的手上了。”孟元超道：“韩威武虽然算不得侠义道，在江湖上的名声也还不错，不知怎的竟会如此？”戴谟说道：“这都是他刚愎自用，以致正人引退，小人得进之故，他最宠信的手下是杨牧的大弟子闵成龙，这人别无其他本领，唯独擅于拍马，拍得他舒舒服服，言听计从。如今又来了个欧阳坚做他的副总镖头，比阂成龙更坏十倍，震远镖局焉能不糟？”孟元超道：“欧阳坚可是有真本领大来头的人啊，他肯屈居韩威武的副手？”戴谟叹道：“我也是今天方才知道，原来欧阳坚是北宫望设计将他安插进震远镖局的。正因为他名气大，本领高，但对韩威武又肯奉承，韩威武认为得到这样一个副手，无异给自己增高身价，哪有不落圈套之理？”孟元超吃惊道：“欧阳坚是北宫望派进去的人，这消息哪里来的？可靠吧？”戴谟道：“就是前几天快活张在御林军统领府偷听到的秘密之一，想必不是虚言。”孟元超道：“快活张别的功夫不怎么样，轻功却是一等一的，他去了已有两个更次，搜查刺客的人都已经来过这里了，怎的还不见他回来？”
刚说到这里，只听得屋顶有瓦片碎裂的轻微声响，孟元超心想：“一定下会是快活张。”他只道是官府的密探，连忙与缪长风使个眼色，两人正要

躲藏，屋顶上那个人已然跳了下来，大出孟元超意料之外，他以为不会是快活张的，谁知却正是快活张。

只见快活张衣裳染血，左臂露出一截箭头，原来是受了伤！

众人大吃一惊，连忙将他扶入密室，快活张苦笑道：“惭愧得很，失手啦，给你们添麻烦了。嗯，孟大侠你也来了。这位是——”孟元超道：“这位是缪长风缪大侠。你先别说话，我给你治伤。”快活张笑道：“这算不了什么，干我们这行的挂点彩是家常便饭。一年前我给你到杨牧家中送信，受的伤比这次还重呢。”

孟元超用封穴止血之法，点了他伤口附近的穴道，然后拔出箭头，给他敷上金创药。快活张谈笑自如，眉头也不皱一下。戴谟本来不大看得起他的，也不由得赞道：“张兄真是硬汉！”

孟元超道：“好，现在可以任由你说了。你见着尉迟大侠没有？”戴谟跟着问道：“厉舵主呢？”

快活张道：“我们还没有进入总管府，里面的人己是追了出来，大叫大嚷：捉刺客。我们刚好碰上，躲避不及，这就只好和他们交手啦。”

孟元超道，“这么说，你和尉迟大侠是没有见着。”快活张道：“不错。李光夏是否救了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厉舵主叫我先跑，我自知本领不济，帮不了他的忙，只好如他吩咐，引一班狗腿子追我，这也等于间接帮了他的忙。哼，这班狗腿子跑不过我，暗青子（暗器）可是打得真狠，我一疏神，就中了一枝袖箭。我在大街和他们捉迷藏，兜了几个圈子，才把他们摔掉。戴大哥，你放心，他们给我几个圈子一兜，转得头昏眼花，根本不知道我是逃向何方，大概下会找到你这儿来的。”

戴谟笑道：“鹰爪已经来过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他们拿了我的金元宝，料想也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这我倒可放心得下，我不放心的是厉舵主，他的本领虽然高强，但只怕也是好汉敌不过人多。”

刚说到这里，快活张忽道：“噤声，有夜行人来到！”话犹未了，只见一条黑影捷如飞鸟的越过墙头，落在这间密室外面的院子里。戴谟躲在窗口，偷看出去，黯淡的月光之下，只见是一个年约二十来岁的少年。

戴谟看清楚了，不由得啊呀一声叫将起来，连忙出去迎接。孟元超见此情形，情知是友非敌，跟着出去，小声问戴漠道：“他是谁？”戴谟说道：“他就是江大侠的高足，天地会的副舵主李光夏！”

孟元超、缪长风和快活张是未曾见过李光夏的，听得戴均此言，都是又惊又喜，心中俱是想道：“李光夏当然是尉迟炯救出来的无疑了，尉迟炯既然能够突围，厉南星的下落想必会有十分晓，但怎的却不见尉迟炯呢，难道他是还在后头？”

当下戴谟将他领入密室，介绍孟缪二人和快活张与他相识。李光夏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不知哪位是我恩公？”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戴谟说道：“李少侠，不是尉迟炯和你出来的吗？”

李光夏道：“尉迟叔叔就是蒙了脸我也认识。那人决不是尉迟叔叔。”

孟元超道：“蒙着脸的，难道是牟宗涛？”

李光夏：“牟宗涛和我也是见过一两面的，纵然他蒙了脸我认不出来，但他不过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人，那人的声音却甚苍老，少说也该是个五十岁以上的人了。再说牟宗涛与我的小师叔（金逐流）相交甚厚，他也用不着蒙

脸孔见我。”

戴谟说道：“李少侠，你把当时的情形说说，咱们一起参详参详。”

李光夏道：“大约是二更时分，我听得扭铁锁的声音，牢门打开，一个蒙面人走了进来，和我低声说道：不要多问，跟我出去。”

戴谟说道：“牢房没有看守你的卫士么？”

李光夏道：“那四个卫士都像泥塑木雕的站在两旁，早已给蒙面人点了哑穴和麻穴了。”

众人惊疑不已。戴谟说道：“你是重要人犯，萨福鼎派来看守你的卫士纵非一流高手；武功亦定非泛泛。那人竟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点了他们的穴道，这种轻捷超卓的点穴功夫，在当世武学名家之中，恐怕也数不出几个。”

李光夏道：“我那牢房的铁锁是头号铁锁，扭断它恐怕也非得有金刚指力不行。”

众人纷纷猜测，缪长风道：“当今之世，兼檀金刚指和上乘点穴功夫的，在老一辈的大宗师中，据我所知也只有少林寺的主持和武当派的掌门人雷震子，但他们二人是决不会到京师来的。”戴谟也道：“不错，据我所知，尉迟炯要扭断铁锁那是办得到的，但他的点穴功夫只怕就没有这么高明了。”

快活张问道：“我到总管府的时候，他们正在追拿刺客，据此推断，尉迟炯和牟宗涛大概也是二更时分进去的。李少侠，你们出来的时候，可有听见他们在嚷捉刺客么？”

李光夏道：“那蒙面人带我出来，风不吹，草不动，一直到出了总管府之后，才隐隐听得里面似有奔跑喧哗之声。呀，我不知道尉迟叔叔和牟宗涛今晚也来救我，要是知道，我一定会回去知会他们的。”

戴谟道：“那蒙面人带你出去，后来怎样？”

李光夏道：“那人问我，你知道从前震远镖局的少镖头戴谟么？我说知道。他就说好，那你半个时辰之后，到他家去，自会有义军的人接应你的。我还有事情要办，请恕失陪。”

戴谟越发诧异，说道：“这位前辈叫你到我家来，莫非他是我的父执之辈？但先父的朋友，我十九知道，可并没有谁是兼擅金刚指和上乘的点穴功夫的。”

孟元超道：“以这位前辈的口气，似乎他也知道了我们会在三更左右来到你家，这就更加奇怪了。”

李光夏道：“这位老前辈的轻功超卓异常，我听他这么说，以为他定然也会来到戴叔叔的家中和我相会。说不定还可能在半个时辰内来到，赶在我的前头。”戴谟笑道：“怪不得你刚才要问哪一位是你的恩公了。不过他既然这么说，说不定他真的会来。”

刚说到这里，快活张忽地嘘了一声，说道：“你们听，又有夜行人来了。一个，两个，呀，共是三个！”

戴谟说道：“莫非就是那位老前辈和尉迟炯、厉南星回来了？”

话犹未了，已是听得一人喝道，“戴谟，你窝藏要犯，快快出来交人认罪！”正是现任震远镖局副总镖头欧阳坚的声音。缪长风从窗口望出去，认得另外一个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的。还有一个道士他不认得。这个道士乃是昨日刚抵京城的玄风道人。

欧阳坚、西门灼双掌齐出。两股劈空寞力会合，“蓬”的一声，把门窗

震破，欧阳坚得意非凡，哈哈笑道：“一点不错，李光夏果然是在这里！”西门的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大怒喝道：“好呀，缪长风，原来你也在这里！我正要找你算帐！”缪长风冷冷说道：“那正是求之不得！”飞身扑出，立即就和西门灼交起手来。

玄风道人盯了孟元超一眼，失声叫道：“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犯，你们看，这人可不是北宫大人所要缉拿的疑犯孟元超！”原来他们三人虽然以前未见过孟元超，但却都是在统领府中见过孟元超的图画像的。只因西门的和欧阳坚的注意力放在缪李二人身上，是故倒是玄风道人首先发现。孟元超朗声说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错，孟元超是我，我就是孟元超！”

西门的和缪长风已经交上了手，腾不出身子，欧阳坚“啊呀”一声，正要扑将上去，玄风道人剑已出鞘，和孟元超斗在一起。玄风道人说道：“欧阳大哥，你去抓李光夏这小子吧。”欧阳坚见他已抢了先，心想：“抓着李光夏功劳也很不小。”身形一转，便向李光夏扑去。

戴谟喝道：“欧阳坚，在我家中，休得猖狂！”欧阳坚冷笑道，“你窝藏要犯，敢拒捕。嘿，嘿，不是念在你的先人对震远镖局不无功劳，我早已把你毙了。”戴谟听他提起震远镖局，心头火起，喝道：“震远镖局都是毁在你这厮手里！”欧阳坚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定，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好吧，你要自己找死，那只好任由你了！”说话之间，两人已是迅速对了三掌。

戴谟家传的大擒拿手本是武林一绝，但欧阳坚的“雷神指”更是厉害非常的邪派功夫，戴谟疾攻三招，眼看就可抓着欧阳坚左肩的琵琶骨，忽觉掌心热辣辣的作痛，还没给他的手指点着穴道，掌心的“劳宫穴”已是受到他的内力冲击。欧阳坚转守为攻，一掌就向他的颈项劈下。

忽地青光一闪，李光夏早已在戴家的兵器架上取了一柄长剑，唰的一招“白虹贯日”，迳刺欧阳坚的虎口。欧阳坚倏的变招，使出空手人白刀的功夫想要强夺他的手中兵刃，不料李光夏变招也是迅速之极，“白虹贯日”倏的变为“横云断峰”，欧阳坚若不缩手，那就是把手掌送上去给他砍掉了。欧阳坚心中一凛，退了两步。

戴谟又惊又喜，心道：“江大侠的弟子果然是非同凡响，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就做了天地会的副帮主。”当下抢先攻上，提醒他道：“李少侠，提防他的毒指！”李光夏道：“戴叔叔放心，他的雷神指伤不了我！”

话犹未了，欧阳坚已是骄指如戟，向他戳来，李光夏果然只是眉头略皱，招数依然丝毫不缓，“白虹贯日”、“李广射石”，“鹰击长空”，“金鸡夺粟”，一连几招进手招数，剑剑凌厉！原来他年纪虽轻，却已得了江海无所传的内功心法，欧阳坚的雷神指果然伤不了他。若非他的功力略嫌不足，单打独斗，已是可以对付得了欧阳坚。

孟元超和玄风道人交手，双方的招数都是快如闪电。玄风道人晴暗吃惊：“这姓孟的快刀竟似不在尉迟炯之下，只怕我是难以讨得便宜了！”俗语说棋高一着，束手束脚，玄风道人的“乱披风”剑法使得快，孟元超的刀使得比他还要快，不到一盏茶的时刻，两人已是斗了一百余招，百招一过，玄风道人已是落在下风。

快活张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杆小花枪当作拐杖，走出来帮忙孟元超，孟元超道：“决活张，你出来做什么，这牛鼻子老道我对付得了！”快活张道：

“ 孟爷，我只不过是挂了点彩而已，岂能袖手旁观 ” 孟元超劝他不听，此时正使到“ 夺命快刀 ” 的精妙招数，本来可以把玄风道人的一条手臂削下来的，快活张恰好这时候来到，反而给玄风道人拿他当作盾牌了。

玄风道人霍地一个转身，左臂一伸，抓着了快活张刺来的小花枪，足尖一勾，快活张身形不稳，倾斜跌倒，正是朝着孟元超倒下，孟元超那一刀如何还劈得下去？还幸亏孟元超的刀法已是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当下迅即收招，把快活张拉开，斜跃三步。玄风道人趁这时机，早已跑了。

孟元超不禁眉头一皱，晴暗叫了一声“ 可惜 ”，想道，“ 快活张一向精明机警，怎的这次却如此糊涂，不自量力？ ” 快活张满面羞惭，说道：“ 我只道自己伤得不重，准知竟如此不济，孟爷，这次反帮了你的倒忙了。 ” 孟元超无暇责备他，只能说道：“ 你进去歇歇吧，可别再出来了。 ”

缪长风以太清气功对付西门的的玄阴掌，此时已渐渐分出胜负。只见西门的额现青筋，狠狠发掌。每一掌发出，都卷起“ 一股寒飚。缪长风却是神色自如，从容应付。表面看来，他的掌力似乎不及西门的的猛烈，但那股柔和的力道，却似春风吹拂，令得西门的有一种懒洋洋的感觉，提不起劲来。西门的情知不妙，一扬手发出一技蛇焰箭，一道蓝色的火焰飞上天空，身形倒纵，跃上墙头，冷笑说道：“ 缪长风，暂且让你逞能，终须叫你逃不出我的掌心！ ” 他那枝蛇焰箭乃是召人的讯号。

欧阳坚“ 拍拍拍 ” 的疾弹三指，以攻为守，把戴漠迫退两步，一个转身，跟在玄风道人和西门的的后面，也跑了。他们三人是差不多同一时间跑的，孟元超刚刚把快活张放下，来不及帮忙缪长风拦戴。

孟元超道：“ 戴大哥，鹰爪定必大学再来，此处是不能久留的了！ ” 快活张道：“ 你们赶快冲出去，不必顾我！ ”

话犹未了，只听得呜呜的号角声此起彼落，不过片刻，大街上人马奔驰的声音也都可以听见了。戴漠说道：“ 冲出去是不行的了，咱们祸福与共，大家跟着我来！ ” 快活张道：“ 戴镖头，这不是连累了你么？ ” 戴谟皱眉道：“ 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说这话。 ” 不由分说，拉着他就跑。

戴谟带领众人走入他的卧房，搬开大床，揭起两块砖头，现出一个黑黝黝的地洞，也不知有多深。

快活张探头一瞧，闻得一股霉臭的气味，说道：“ 啊，原来是一条地道，敢情是多年没用的了。不过这地道虽然隐秘，但万一给鹰爪发现，咱们岂不是成了瓮中之鳖？ ”

戴均说道：“ 这地道是有出口的，如今无可奈何，只好冒险用它了。 ” 当下点燃一束火把，扶着快活张下去。孟元超与缪长风把大床移回原处，跟着下去，关了洞口。走到下面，只见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地道。 ”

戴谟说道：“ 他们纵能发现，至少也得搜查半天。 ”

快活张问道：“ 这条地道是通到哪里的？ ”

戴谟说道：“ 这是先父任职震远镖局总镖头的时候，所造的一条秘密地道，出口的地方是震远镖局的一所库房。这条地道，镖局中只有两个老人知道，他们是决计不会说出去的，所以连现任的总镖头韩威武也不知道。先父死后，己有十多年没用了。 ”

孟元超道：“ 但现在韩成武已是站在和你作对的地位了啊！ ”

戴谟说道：“ 不，真正和我作对的是欧阳坚。韩巨源、韩威武父子俩虽然排挤了我的爹爹，究竟还不能算是大坏的人。咱们从镖局出去，万一给韩

威武发现，我对他动以；日情，料想他不至于把咱们抓去送给官府。”

快活张道：“人心难测，这怎么料得准？”

戴谟说道：“万一他真要和我过不去的话，说不得咱们也只好和他拼一拼了。欧阳坚必定是要再到我家来的，不会这样快回到镖局，镖局的人，我相信十九不会和我动手，纵然韩威武与我难为，帮忙他动手的人，恐怕也只有一个闵成龙罢了，咱们不怕拼他不过。”

快活张道：“当真动起手来，那就不好了。不如让我先出去见韩威武，试探他的态度。反正我是个出了名的偷儿，大不了我认个偷入库房，意图盗宝的罪。倘若我试探出他并非和鹰爪一路，那时我再和他说真话。”

戴谟说道：“不行，我怎能让你独自冒险？”

快活张道：“我是个不足轻重的人，李副帮主和孟大侠可是钦犯，关系重大。我出事算不了什么，我们可不能大冒风险。”

戴谟知道快活张为人机灵，想想他的活也有道理，沉吟半晌，说道：“到时再说吧。”李光夏坚持不可，孟元超却不言语。缪长风颇似有点奇怪，心里想道：“孟元超是个赴义恐后的好汉子，快张活又是他的好朋友，何以他不阻拦，这可不像他的为人。”

孟元超道：“快活张，你的伤口还疼不疼，让我扶你走吧。”快活张道：“你的金创灵药灵得很，现在已是没什么疼痛了。”

孟元超与他并肩同行，说道：“快活张，咱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吧？”快活张道：“一年零三个月啦，上次苏州见面是去年六月的事情。”

孟元超道：“是吗？”忽地向快活张门面一抓，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冒充快活张！”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把戴谟惊得呆了，呆了一呆，失声叫道：“啊，他真的不是快活张！”

第三十三回　假冒同行

沦落平生知己少，除却吹箫屠狗。算此外谁钦吾友？忽听一声河满子，也非关雨湿青衫透，是鹃血，凝罗袖。

——陈其年

只见“快活张”的“脸皮”给孟元超撕个稀烂，一块块的掉下来。原来他外表这层假脸皮是用腊做的，化装得当真是维妙维肖，与快活张的面貌完全一样。假脸皮撕破，露出本来面目，却原来是个麻子。

戴谟大为惊奇，问道：“孟大侠，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

孟元超道：“五天之前，我才见过快活张！”

戴谟道：“五天之前，那不正是崔老板煤炭行出事的那一天吗？”

孟元超道：“不错，崔香主的煤炭行被封，我去看热闹，在附近的一条横街碰上快活张的。他还和我约好了那天中午，就到你这里找宋腾霄的呢！”

戴谟诧道：“那何以你们不来，我也是今天下午才见着快活张的。”

孟元超道：“我是住在大前门城外的一间小客栈的，店主是和萧志远大哥相识的一位江湖朋友。出来的时候，我和他说好一个时辰之内就回去的。那天清晨，我碰见快活张，本是应该立即和他来找你的，但我想到了你这里，你一定不肯放我走的。我要搬到你这里住，应该先回去告诉店主一声，免他牵挂。快活张听我这么说，他也说要去找一位丐帮的朋友，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们不如待到中午时分见面，再来找你。也免得昨晚刚刚闹出事情，我们一大情早就来找你，惹人注意。

“快活张说好了到我的客栈来的，不料过了午时，仍未见他来到，店主人出去打听，这才知道内城之门已经关闭，听说京城里正在大学搜查，快活张大概是出不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再一留神，在他客栈的附近，亦已发现了不少公门的暗探，这些暗探，有许多他是认识的。

“到了晚上，风声更紧，他从一个在九门提督官衙里做暗探的朋友口中，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快活张的那个丐帮朋友已经给御林军抓去；一个是提督衙门接到御林军统领的咨文，要九门提督协助，搜查一个名叫孟元超的人。

“店主人叫我连夜离开北京，待到风声稍微平静再回来。他答应明天城门一开，就来你这儿为我报讯。我不愿意连累他，既然他又肯为我报讯，我只好暂且离开，到三河县去避避风头，顺便访友了。”

戴谟说道：“可是你那位店主朋友也没有来过这里呀！”

孟元超道：“今天我们进城的候，从大前门经过，我发现那间小客栈也贴上了衙门的封条，敢情是这位朋友也给抓去了！唉，我不想连累他，终于还是连累了他。”

戴谟笑道：“这么说你早已知道牟宗涛与北望宫勾结的阴谋的了？可笑我刚才还当作你不知道，你一来我就告诉你呢。”

孟元超说道：“本来我也早应该和你说的，但刚刚听你说了京师近日的情形，接二连三的就出了许多意外事情，到我想说之时，这厮已是来了。我不仅知道牟宗涛的阴谋，我还与快活张约好了到总管府去揭发他的呢。”

戴谟笑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疑心这个假快活张。你给他裹伤的时候，如果他是真快活张，就该说起这件事情。”

孟元超道：“这厮不只一个破绽，他的轻功和快活张也是不能相比。起

初我还以为是他因为受了伤，所以轻功才这样不济的。后来一想，他是手臂上受伤，伤也不算很重，若是真的快活张，岂可在屋顶行走，也会踏碎瓦片。所以我才用言语套他，故意隐瞒五天之前才见过快活张的事情，果然一套就套出他的又一个破绽来了。”

那人听了，好生后悔，心里想道：“我只道轻功与快活张相差不远，踏碎的屋瓦也不过是一块而已，裂开少许发出的声响也很轻微，哪知还是给孟元超一听就听了出来。早知如此，我该把那枝袖箭插进大腿才是。”不过，如果他是腿上受伤，虽然能够掩饰轻功方面的破绽，但却又怎能窜高纵低，从屋顶上跳下来？所以这个破绽是注定了不免要破露的。

缪长风走过来端详这个人，心想道：“这个人我好似是在哪里见过似的？”又想：“怪不得孟元超那大听了陈光世告诉他的那些秘密，并不怎样惊讶，原来他早已从快活张口中知道。”原来孟元超是个不喜欢多说闲话的人，快活张与缪长风并非相识，是以他一直没有和他谈及快活张。

戴谟明白了前因后果，说道：“这厮冒充得也是真像，改容易貌之术维妙维肖那也罢了，奇怪的是他说话的声音也和快活张完全一样！哼，你到底是什么人，还不快说实话！”

缪长风忽道：“叫他用本来的乡音说话！他是山西大同府的人。”

那人知道已是瞒骗不过，只好说道：“我名叫车同川，人家都叫我李麻子。”果然是山西大同府的口音。

缪长风道，“你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李穿洞是不是？”

李麻子苦笑道：“缪大爷，你都已知道也不能瞒你了。不错，我虽然是冒充快活张，但与快活张也是同行，善于穿墙打洞。”

孟元超诧道：“缪兄，原来你知道他？”

缪长风笑道：“我不但知道他，还亲眼见过他的神偷本领呢。十年前在高城的仪醒楼上，帮一个唱弹词的姑娘拉胡琴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李麻子苦笑道：“缪爷真好记性，那唱弹词的姑娘是我的徒弟。不过说到‘神偷，二字，我可是愧不敢当了，比起快活张，我实在差得太远。”

缪长风道：“你也很不错了，纵然比不上快活张，依我看来大概也可以称作天下第二神偷了。”缪长风这一说倒是个正着，原来李麻子在小偷这一行中，的确是被人称为天下第二神偷的。

缪长风接着说道：“那天在仪醒楼上，有个富商宴客，召来那个唱弹词的姑娘助庆，他在旁边拉胡琴，唱完走了。到结帐之时，那个富商竟然掏不出银票结帐。满座客人大惊之下，这才发现不仅是那富商给偷了银票，他们身上贵重的东西也都给偷去了。

“后来我向江湖的朋友打听，才知道这个李穿洞是一个在西北极有名气的小偷，公差缉拿得紧，逃到山东来的。那位朋友还说，这个李穿洞还有一样绝技，最擅长学别人的口音，能说任何一种方言。据说有一次他学一个人的口音，那个人有事出门，和妻子说好了三天之后才回的，他学那个人的口音，和别人打赌，说是可以骗得那个人的妻子当他是丈夫，果然骗得那妻子开门。”

戴谟说道：“李麻子，你和快活张是同行，就该彼此敬重才是。为何要冒充快活张来这里骗我们。”

李麻子满面通红，看得出他又是羞惭，又是害怕，想说又不敢说，孟元超早已猜着几分，冷冷说道：“你说实话，我就饶你，否则，嘿嘿，我也不

要你的性命，只要你受三十六种酷刑。”说罢，轻轻在李麻子背心一拍，李麻子只觉浑身就似受针刺一般，又似体中有无数小蛇，乱窜乱啮，痛苦难当，吓得连忙说道，“我说，我说。孟爷，求你先给我减刑。”孟元超在他身上相应的穴道再拍一拍，给他止了痛楚，说道：“一句话都不许隐瞒，否则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让你尝尝滋味！”

李麻子道：“小人不敢隐瞒，我，我，我是因为给公差缉拿得紧，有一个朋友在御林军统领手下当差，他说统领大人知道你本事，想要用你，你到了统领府，不但任何公差不敢动你分毫，还有天大的荣华富贵享受，你愿不愿意。也是小人一时糊涂，听说有这样‘好，的事情，我，我就一口答应啦！”

戴谟道：“今天下午到我家中，邀厉舵主一同到总管府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李麻子垂头说道：“是我。”

戴谟说道，“你既然是北宫望差遣来的，何以又肯把他和牟宗涛的阴谋告诉我们？”要知快活张那晚在统领府中偷听了北宫望的秘密，当场给牟宗涛发现，李麻子是北宫望的心腹，知道此事不足力奇，但他肯把快活张打听到的秘密在戴谟与厉南星面前和盘托出，戴谟却是不免感到有点奇怪了。

孟元超已是隐隐猜到他们的阴谋，说道：“是北宫望教你用这个手段骗取我们相信的是不是？你实话实说，我不怪你。”

李麻子只好吐露实情，说道：“是。因为北宫望已经知道快活张当晚逃出统领府之后见过了尉迟炯，料想尉迟炯也知道了这个秘密。但他却不知道尉迟炯是否见过你们。万一我冒充快活张，说的话与尉迟炯不符，岂不是要给你们见疑了？”

戴谟说道：“北宫望不怕我们知道了这个秘密传扬出去？”

李麻子变了面色，讷讷说道：“这个、这个，北宫望是什么用意，我，我可就莫测高深了。”

孟元超陡地虎目圆睁，说道，“李麻子，我们有心成你一条生路，你却不肯实话实说，休怪我要不客气了！”

李麻子颤声说道：“小的委实不知道，北宫望真的没有告诉我。不过——”

戴谟道：“不过怎样？”

李麻子道：“不过据小人的猜想，北宫望大概以为你们纵然知道这个秘密，亦是没有机会传扬开去。”

戴谟恍然大悟，说道：“哦，我明白了，西门灼、欧阳坚他们是不是你引来的？”

李麻子道：“小人该死，求戴大爷恕罪。”

戴谟冷笑道：“北宫望可设想到他派来的人却给我们打得像丧家之大的卷了尾巴逃回去。好，很好，你肯说实话，我不怪你。”

孟元超却知道李麻子尚未说出全部实情，心想对付这样的人，须得恩威并用才行。当下和颜悦色地问他道：“北宫望和你大概也没料到我今晚恰巧在戴家吧？”

李麻子道：“是呀，确是没有料到。”

孟元超道：“好，但我还有一事未明，要想问你。你怎么知道快活张上次与我见面的日子，又知道我与快活张的私事？”

李麻子道：“是快活张告诉我的。”孟元超道：“他怎的会告诉你？”

李麻子道：“就在你与他分手之后不久，他给御林军捉去了！”

此事早已在孟元超意料之中，但在李麻子口中得到证实，令他仍是不禁又惊又怒，说道：“北宫望想必是用非刑拷打，折磨他了。”心想：“快活张本是一条硬汉，难道他竟会因受不过折磨，吐出口供？”

李麻子道：“这倒没有。快活张只是被关在一间牢房里面，戴上手镣脚铐。”

孟元超道：“那么他何以肯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李麻子道：“我和快活张本来是相识的，有一年我在京师和他赌赛谁的本领高强，赌赛的方法是看谁能够偷到皇帝老儿赏赐给当朝宰相和珅的一把尚方宝剑和一串朝珠。赌赛的结果是不分高下，不过，严格说来，其实应该算是我输的。”

众人听得好奇心起。虽然急于知道快活张现在的情形，还是不免要问一问他道：“既然谁先得手，就算谁赢，何以又能算作打成平手？”

李麻子道：“限期三天，快活张在第二天晚上就把宝剑和朝珠偷回去了。本来我该认输，但我见期限未满，便和他说，你能够把这两件宝贝偷回来，我就能够把它送回去，不超出最后一天的期限。你信不信？快活张说和珅失宝，正在九城大搜，你要给他送回去，这不正是自投罗网么？嘿嘿，这要比我偷他的更难了。好，你若有这个胆量，我就和你再打个赌，你若能真的做到，算是我输给你，我说不用算作你输，算是打成平手好啦。我不但能够把失物送回去，而且我还要公然露面，大摇大摆的送人他的相府才算！”

戴谟诧道：“你用的是什么法子？”

李麻子笑道：“说来非常简单，我知九门提督手下有个亲信随从，是经常替提督跑腿，往来于提督衙门相府之间的。我就扮作这个随从，用他的口音说话，第三天一早跑去相府，说是提督衙门昨晚已经搜回相府的失物，特来差我奉还。和珅非但看不出破绽，还重重的赏赐我呢。”

戴谟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说道：“原来如此。你偷东西的本领比不上快活张，但这份胆量和机智也当真了得，算作打成平手亦是应该。”

李麻子却是毫无得意之色，说道：“快活张对我倒是颇有惺惺相惜之意，许我作为平手。但在行家眼中，我这次的成功不过是仗着改容易貌之术和口技功夫，算不得是真实本领。是以行家的公断，仍是认为他第一，我第二。”

孟元超道：“因此，你对快活张就不免心怀妒忌了，是不是？”

李麻子给他说中心事，叹口气道：“孟爷说得不错，所以我这次才甘愿为北望宫所用。”

戴谟说道：“人皆有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北宫望如何利用你，你说出来，我们不会难为你的。”

李麻子道：“他叫我冒充快活张的救命恩人，将他从囚房里救出来。”

孟元超道：“这是北宫望惯用的伎俩。但统领府警卫森严，你居然能够把快活张轻易的救出来，快活张会相信你吗？”

李麻子道：“我打了个洞，进入牢房，骗快活张说，我有个朋友在统领府当差，知道他被囚之事，是以我来救他。我假扮那个当差的朋友，偷了统领府的出差金牌，把他藏在车上，带他出去，快活张知道我的本领，倒也没有疑心。”

孟元超道：“但他何以会把我和他之间的私事告诉你？”

李麻子道：“快活张在牢房里虽没受到折磨，但当他被擒之时，却是给

御林军的一个高手用分筋错骨手法扭伤了他经脉的，恐怕非得十天半月的功夫不能治好。”

戴谟道：“你将他安置在什么地方？”

李麻子说道：“在西山的一家猎户人家，这家猎户，其实也是御林军的军官冒充的。”

“快活张只道孟大侠还在那家小客栈里，叫我去通风报讯，我说只怕孟大侠不相信我，请他说出几件只有孟大侠和他才知道的事情，快活张相信我，就把几桩私事和我说了。”

孟元超道：“原来如此，但你只知道几桩私事，就敢于冒充快活张么？”

李麻子道：“杨牧也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是关于孟大侠和快活张的。另外我和快活张相处数日，大概也知道了一些他与孟大侠交往的经过。我想孟大侠曾与他分手十年到小金川去，这次归来只是见过一面，至少在一两个时辰之内，我或许可以蒙混得过。”

孟元超心里想道：“快活张虽然受他所骗，毕竟也还是个老江湖，未曾把我和他最近曾经见过这桩事情告诉他。可能快活张也早有防他之心，防他冒充自己了。”

戴谟心念一动。想起一事，说道：“李麻子，我把你当作朋友，你也得把我当作朋友才好！”

李麻子吃了一惊，说道：“戴爷，得你高抬贵手，我已是感激不尽。决不敢对你老有甚欺瞒。”

戴谟说道：“好，那么你实话实说，这条地道的秘密韩威武知道了没有，还有与北宫望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他们授意你诱使我们进入这条地道的？”

李麻子道：“地道的秘密，韩威武只是知道了一半。戴爷，你的另外两个怀疑，也可说是猜中了一半！”

戴谟莫名其妙，怔了一怔，道：“此话怎说？”

李麻子道：“韩威武知道有这么一条地道。却不知地道的出口是在什么地方？”

戴谟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镖局中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三个老人，这三个老人对先父都是忠心耿耿，决计不会向他泄露。”心想：“难道当真是人心难测，连这三个老人都靠不住了？”

李麻子说道：“据我所知，倒不是这三位老人说的。虽然韩威武曾多次盘问过他们。”

戴谟道：“那么是谁说的。”

李麻子道：“镖局中除了他们三位，也还有另外的旧人。听说是一个曾经服侍过令尊的小厮说的，这个当年的小厮，如今已得韩威武提升作镖师了。

“这个小厮本来并不知道地道的秘密，但因他曾服侍令尊，曾经见过令尊晚上离开镖局，第二天一早，镖局大门尚未打开，又见令尊在镖局中出现，是以怀疑有这么一条地道从镖局通到府上。”

戴谟道：“原来如此。韩威武知道有这么一条地道，想必对我就起猜疑，定必要搜寻这条地道的所在了？”

李麻子道：“正是这样。韩威武害怕你会利用这条地道对他不利，是以曾把他的心事告诉欧阳坚，商量如何对付你。”

戴谟道：“哦，他们要怎样对付我？”

李麻子道：“韩威武起初不愿借重官府之力，但他自己又不便到你家里

搜查。因为万一他的猜疑不对，并没有这条地道，岂不是要闹出笑话？”

孟元超伏地听声，说道：“他们正在上面翻箱搬柜，看来尚未发现地道，正在搜查。李麻子，你就长话短说，赶快把欧阳坚的阴谋说出来吧，枝枝节节的小事，就不必细说了。”

李麻子道：“是。”接着说道：“欧阳坚知道此事之时，因为未到时机，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北宫望的关系向韩威武泄露，是以也就没有给他出谋划策。现在机会来了，他可要在镖局那边等着你们自投罗网啦。”

戴谟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他们是双管齐下之策，派人围攻不成，也可以迫使我们躲入地道。”

李麻子道：“韩威武只想对付你；他却不知道有侠义道中的重要人物在你家中。是以戴爷你刚才问我韩威武是否也与北宫望有了勾结，我只能说是你猜中了一半。”

戴谟苦笑道：“一半也好，整个几倒过去也好，结果还不是一样？”

孟元超笑道：“依我看来，并不一样。只要韩威武不是整个儿倒过去，就还有希望把他拉回来。即使不是走咱们这边，也不会跑到敌人那里。”

戴谟瞿然一省，说道：“对，韩威武虽然与我不和，我也不愿和他变作冤家对头。李麻子，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韩威武没有完全倒向北宫望？”

车麻子道，”据我所知，韩威武直到如今恐怕还未知道欧阳坚的真正身份。”戴谟道：“你是说他是奉了北宫望之命混进镖局这件事？”李麻子道，“不错。他只知道欧阳坚与北宫望相识，却不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清廷的鹰爪。”

戴谟半信半疑，说道：“那么今晚之事——”

李麻子道：“欧阳坚只是透露一点消息，并没和他全说真话。他骗韩威武说是他买通了公差，故意到你家里搜查，做成陷害你的圈套，迫你逃入地道的。韩威武只要对付你，不愿牵涉官府，欧阳坚说他买通公差布成这个圈套，就是要让韩威武亲手抓着你的。他又说官府一向猜忌你，“此次乃是借刀杀人，是以任凭韩威武怎样处置你，官府决不过问。当然这也还是不尽不实的话。”

戴谟冷笑道：“不过借刀杀人四字，欧阳坚倒是说了实话了。

哼，想不到韩成武竟是恨我如此之深，他虽然口说不愿牵涉官府，毕竟还是给官府利用了。”

孟元超笑道，“他不愿牵涉官府，那不也正说明了他尚有顾忌，并非坏得不可收拾吗？”

戴谟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道：“我也还是以私怨为重，不如孟元超之有见识。”当下说道，“但当务之急，乃是怎样才能平安脱险。韩威武与欧阳坚在那边等着咱们自投罗网，要说服韩威武也不容易呀！”

孟元超早已有了主意，说道：“李麻子，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一个忙？”

李麻子道，“只要你们相信我。”

孟元超道：“不相佰你，我们也不敢把性命忖托你了。”

李麻子吃了一惊，道：“孟爷，你要我帮什么忙？”

孟元超道：“请你假扮北宫望！”

此言一出，众人都大感意外。戴谟道，“扮北宫望做什么？”李麻子究竟是个老江湖，怔了一怔，便即懂得孟元超的意思，说道：“孟爷可是要我去见韩威武和欧阳坚？”孟元超道：“不错，但不是我和你去，是戴大哥和

你去。”戴谟笑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孟元超笑道：“闷葫芦待会儿揭开，李麻子，现在就看你了。”

李麻子道：“扮北宫望，这个容易。不过只是欠缺一套御林军的服饰。”

孟元超道：“北宫望出来晴访，不是明查，正是要便装的好。”

李麻子笑道：“只要相貌相同，那就容易了。”当下取出一团黄腊。一瓶药水，一面镜，对镜化装，过了片刻，果然前后判若两人，扮得与北宫望一模一样。

李麻子道：“我这里还有几颗易容丹，你们用不着假扮别人，但用了这易容丹，却可以改变本来面貌，冒充镖局的伙计。震远镖局上下数百人，黑夜行走，纵然有人觉得你们陌生，一时之间，也是不会识穿的。”

孟元超道：“好，现在咱们可以依计行事了。戴大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说好不好？”戴谟笑道：“此计虽属行险，但可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倒也是条好计。好，就这样办吧。”

震远镖局的一间密室里，总镖头韩威武和副总镖头欧阳坚正在屏息以待，心神颇是不安。

韩威琥道，“欧阳兄，你看会不会出岔子？”

欧阳坚道，“出甚么岔子？”

韩威武道：“我怕得罪了江湖上的侠义道。”

欧阳坚道：“这只是你和戴谟两人的私怨，与侠义道有何相干？他不该私设地道，你对付他，说出来也是理直气壮。”

韩威武道：“话虽如此，但咱们这次多少也是借助了官府之力，传到外间，只伯会招闲话。”

欧阳坚道：“外间不会知道的，而且戴谟若然中计，从地道里爬出来，咱们就可以拿他个擅闯镖局之罪，别人也不能说你不对。”

韩威武点了点头，说道：“他来了迟早会给咱们发现的，就不知他会不会来？”

欧阳坚道：“此刻大队的公差大概已经进入戴家了，我看他一定会来。”

话犹来了，忽听得脚步声响，韩威武喝道：“是谁？啊——呀——”原来那两个人已是推门而入，把他惊得呆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戴谟，一个是李麻子假扮的北宫望！

韩威武本是准备一见戴谟就动手的，但做梦也想不到御林军统领与戴谟同来，一时间倒是令他不知所措了。

欧阳坚更是吃惊：“北宫统领难道信不过我，为什么他要自己来呢？看情形，戴谟似是给他押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未容他仔细思索，“北宫望”已是哼的一声，冷然发话！

“韩总镖头，请恕我来作个不速之客。”“北宫望”道了个歉，陡地回过头来，向着欧阳坚冷冷说道：“欧阳坚，你干得好事！”

欧阳坚大吃一惊，“北宫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叫你到这镖局做事，是叫你利用副总镖头的地位，借这镖局私藏人犯的吗？”

“这，这话从何说起？”

“戴谟都已经招认了，你还不如实供来？快说，你把孟元超藏在哪里？”

欧阳坚叫了个撞天屈，说道，“北宫大人，你别相信戴谟的胡说八道，他是诬赖我的。刚刚一个时辰之前，我还在他的家里和孟元超斗过一场。有

西门的与玄风道人可作见证。”

“北宫望”骂道：“你这是掩人耳目！”

戴谟接着说道：“后来你又单独回来，把孟元超领去，从地道里逃来镖局。你是主谋，我是从犯。对不住，我给北宫大人抓住，没奈何只好把你供出来了！”

。

欧阳坚大怒道：“岂有此理，戴谟，你，你，你简直是含血喷人！”

韩威武站在一旁，听了他们的对话，心中满不是滋味：“原来欧阳坚是北宫望派来镍局卧底的。糟糕，糟糕，这回真是左右力难，不是得罪朝廷，就是得罪江湖上的侠义道了！”

他又是惊惶。又是气愤，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却也不能不为欧阳坚辩护：“北宫大人，欧阳坚在刚才一个时辰之内，始终是和我在这间房子里：我可没有见过什么孟元超！”

戴谟道：“他已经把孟元超藏好了才来见你，你怎知道？”

欧阳坚道：“北宫大人，让我问他几句话。”

“北宫望”道：“好，戴谟，你上去和他对质。”

欧阳坚此时稍微冷静了些，刚要说出戴谟话中的破绽，戴谟突然将他一把抓住。

若在平时，戴谟卑打独斗，是敌不过欧阳坚的。但此际欧阳坚因见有“北宫望”在旁，北宫望的武功远远在他之上，他又只道戴谟是给北宫望擒来的，北宫望既是要他们“对质”，他自是不防备戴谟突然动武，冷不及防，一下子就给戴谟抓住。

戴谟的“虎爪擒拿手”乃是武林一绝，欧阳坚给他抓住，竟是动弹不得！说时迟，那时快，“北宫望”已是伸出手掌，在他面门一晃，欧阳坚登时晕倒。

原来李麻子虽然本领低微，但他在偷儿这一行中，能够与快活张齐名，当然也有他的一些邪门伎俩。这伎俩就是擅于使用蒙汗药。他在欧阳坚的面门一晃，手上是拿着一条手帕，这条手帕是在蒙汗药中浸过的。

欧阳坚晕了过去，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把韩威武惊得呆了。”过了半晌，韩威武定了定神，这才说得出话：“北宫大人，这，这是怎么回事？”堂堂一个御林军统领，竟然对下属使用下三滥的蒙汗药，在韩威武看来，当真是不可思议之事！

李麻子哈哈一笑，说道：“韩总镖头，你走了眼了。我不是什么北宫大人，我是做小偷的李麻子！”说话的口音完全变了。

韩威武又惊又怒，说道：“李麻子，你为什么要来害我？”

李麻子笑道：“我给你揭发一个在镖局卧底的人，对你也不无一点功劳吧？将功赎罪，韩总镖头，你就莫怪我了吧。嘿，嘿，我还要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呢！”

韩威武更是吃惊，说道：“你们还有些什么人？”话犹来了，只见戴谟已是打开房门，一个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一个古铜色脸庞三十岁左右的粗豪汉子，和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走了进来。

戴谟说道：“韩总镖头，我给你引见几位朋友，这位是缪长风缪大侠，这位是小金川来的孟元超孟大侠，这位是大地会的副舵主、江海天江大侠的高足、李光夏李少侠！”

这三个人都是名震江湖、来头极大的人物，尤其是李光夏，年纪虽然最轻，他的师父却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江海天。这三个人，韩威武一个都惹不起。

韩威武心里暗暗叫苦，口里却不能不道：“ 幸会，幸会；”

孟元超作了个揖，说道：“ 我们在戴家作客，不料鹰爪找上门来，没奈何只好到贵镖局避难。请韩总镖头恕我们莽撞之罪。 ”

戴谟跟着说道，“ 先父辟的这条地道，我从来没有用过，今日迫不得已，用它一用，以后也不会再用的了。

“ 震远镖局的事我早已不闻不问，如今闹出了这桩事情，我戴谟自是更不能在北京居留，所以韩兄你大可以放心，不必猜疑在下。 ”

韩威武苦笑道：“ 我怎敢猜疑戴兄。不过，这镖局恐怕也不是避难之所呢。欧阳坚不回去，北宫望岂能不再派人前来搜查？戴兄，你和震远镖局渊源比我还深，请你也为镖局着想、着想。 ”

第三十四回　妙计突围

风悲画角，听单于三弄落谯门。投宿骎骚征骑，飞雪满孤村。酒市渐阑灯火，正敲窗乱叶舞纷纷。送数声惊雁，下离烟水，嘹唳度寒云。

——鲁逸仲

戴谟说道：“韩兄不用担忧，震远镖局的金漆招牌是家父立起来的，我岂能连累震远镖局关门，打破了众镖师的饭碗？我们现在就走！”

韩威武道：“北宫望若来追问，我如何交代？”

李麻子笑道：“你可以把一切事情都推到我这个假统领大人的身上。”

韩威武道：“欧阳坚怎么办？”

戴谟说道：“这厮我自是容他不得，不过目前要借他一用。韩兄放心，这厮是决不能再回震远镖局陷害你的了！”韩威武是个老江湖，一听便懂他的意思，那是要把欧阳坚带出镖局，然后杀之灭口。

但韩威武仍是还有顾虑，说道：“我把事情推到李麻子身上，只凭我的口说，北宫望若不信，那又如何？”

李麻子道：“我这个假统领大人，要从你的镖局大摇大摆出去！”

韩威武道：“镖局的人看见了你，只怕还是不能算数。他们可并不是北宫望的亲信啊！纵然众口一辞，北宫望也可能以为我们是串通了的。”

李麻子笑道：“可以令北宫望相信的人证早已来了，你还不知道？”

韩威武诧道：“在哪里？”心里想道：“北宫望的亲信知道你假扮他的只有一个欧阳坚，可是欧阳坚你们一是要杀之灭口的，他义如何能够作证？”

李麻子道：“人证当然不是欧阳坚，是御林军的军官，而巨不止一个。官兵在内少说也有数百之多！”

韩成武吃了一惊，说道，“御林军已经来了？”

李麻子道：“不错，早已来了。遍布在镖局周围，只是没有进来罢了。北宫望与欧阳坚怕你不肯尽力，是以一早设下埋伏，只须欧阳坚发出讯号，他们便一窝蜂的来了。”韩威武又惊又怒，说道，“欧阳坚口口声声说是决不牵涉官府，原来却布下这个阵势。哼，我若是不如他意，只怕他要把镖局的人都一网打尽！”

李麻子道，“这是当然的了，不过，你现在倒是可以不用担忧了，我大摇大摆的出去，料他们几百对眼睛也是看不出破绽，非得恭恭敬敬的听我的话不可。他们儿百个人都看不出破绽，哪还能怪责你们！这么一来，你自是也可卸脱关系了。”

韩威武一揖说道：“戴兄，李兄，这次韩某仰仗你们，倘能化祸为福，韩某永远感激你们的大恩！”戴谟与他的梁子得以解开，心里亦是甚为欢喜。

孟元超道：“客气话不必多说，韩总镖头，多谢你卖给我们这个交情，青山绿水，后会有期。告辞了！”

李麻子含了一口冷水，朝欧阳坚面上一喷，欧阳坚双眼睁开，虽然醒转，神智仍是有点迷糊，看见“北宫望”似笑非笑的站在他面前，猛地瞿然一省，失声叫道，“你、你不是——”李麻子笑道：“你说得对了，我当然不是你的北宫大人！”话犹未了，说时迟，那时快，戴漠已是点了他的哑穴。

戴谟冷冷说道：“乖乖的跟我走，我送你回去。”三指一扣，扣着他的脉门，看来却似手拉着手的样子。

欧阳坚哪里知道，戴漠说的送他回去，乃是送他回“老家”去的意思，

心里还存着侥幸的念头，只道戴漠有家有业，对自己不无顾忌，“想必他还有下文，待他脱出重围之后，就要和我谈什么条件了。哼，只要他送我回统领府，我又何妨什么都答应他。”性命既是在对方的掌握之中，也就只好抱着希图侥幸的念头，乖乖的跟戴漠走了。

李麻子跨出密室，忽地想起一事，回过头来，低声说道：“告诉你有这条地道的人，和杨牧的那个大弟子闵成龙，都不是好人，你要小心了。”随即故意大声说道：“没你们的事了，韩总镖头，你回去吧，不必送了！”

一行人大摇大摆的走出镖局大门，埋伏在外面的御林军，突然看见“统领大人”从镖局出来，都是吃惊不已。李麻子提高声音喝道：“你们都出来吧！”

只见有的从两边民房的屋顶跳下来，有的从街道暗角处走出来，纷纷上前迎接。韩威武送到门口，抬头望出去，只见镖局前面，黑压压的堆满了人，果然少说也有三五百之多。韩威武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想道：“好险，好险！若不是李麻子想出这个妙计，今晚只怕当真是骑虎难下，左有为难了！”

带队的那个御林军官为人谨慎，叫手下亮起火把，火光照耀之下，见“北宫望”与欧阳坚并肩走在当中，虽然他觉得北宫望突然出现，有点奇怪，亦是不敢多疑了，戴谟，缪长风，孟元超，李光夏四人是改换了容貌的，他认不出来，只道是北宫望安插在镖局中的伙计，“北宫望”和欧阳坚既然不是假的，对“北宫望”带出来的人，他当然也是只有恭送的份儿，不敢多问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以为不是假的，其实却是假的。

李麻子料得半点不差，几百对眼睛，果然都是看不出破绽。

李麻子道：“你给我准备一辆马车。”那军官躬腰说道：“是。统领大人，你是回府还是出城？”

李麻子说道：“我出城赶办公事，不用你们护送。这镖局我已搜过了，并无钦犯在内，你们都回去吧，”

那军官心道：“莫非统领大人已是得到甚么消息，出城追查钦犯？但不知何以下骑马要坐马车？骑马不是还快得多？”但因面对的乃是“顶头上司”，这军官莫测高深，却也不敢多问。

不过一刻，御林军已在附近的骡马行招来了一辆马车，说是“招来”，当然是“抢来”的，拉车的四匹坐骑，都是那间骡马行中上好的健马。

李麻子和戴谟等人上了骡车，立即叫车夫向西门驶去。这两个车夫乃是御林军的下级军官。

到了西门，不过四更时分，还要一个更次，待天亮才能开门。但守城的官兵，看见是御林军军官驾驶的马车。一问之下，又知道坐在车上的是御林军的统领，他们虽然没有见过北宫望，这两个御林军的军官却是全副披挂的，其中还有一个，恰恰是城门官认识的人。见这阵仗，如何还敢疑心是有人假冒？御林军的统领大人从他们把守的城门出城，当真是令得他们受宠若惊，自是不敢稍有拖延了。

出了城门，李麻子吩咐那两个军官快马加鞭，跑了约莫十多里路，到了郊外，李麻子向孟元超抛了一个眼色，孟元超使出重手法，在欧阳坚的致命穴道重重一戳，欧阳坚闷哼一声，一，命呜呼。李麻子叫道：“停车停车！”

那两个军官勒住坐骑，说道：“统领大人有何吩咐？”李麻子道：“欧阳坚刚才在戴家受了伤，现在晕倒了。你们将他送回统领府救治。”这两个军官已经听见了欧阳坚哼的那一声，又知道欧阳坚是曾和西门的等人在戴家

经过一场剧斗的，对李麻子的话自是相信无疑。

李麻子接着说道：“ 你们另外找几匹拉车的马，这四匹坐骑给我。欧阳坚一时晕倒，大概不是怎么紧要的。 ” 其实用不着他这么交代，那两个军官也是不敢不遵。死一个欧阳坚有什么打紧？阻迟统领大人办的公事，那罪名可就大了。

孟元超与李光夏合乘一骑，李麻子、戴谟、缪长风三人各一骑，五人四骑，风驰电掣而去。跑了一程，早已把那辆马车远远甩在后面，李麻子哈哈笑道：“ 咱们送这份厚礼给北宫望，可够他受了！ ” 想象北宫望接受欧阳坚尸体之时的惊惶，越恩越是忍不住笑。

孟元超说道：“ 咱们现在还不能说是脱险，须得救出了快活张一同离开，方始平安。 ” 原来他们从西门出城，正是计划到西山去救快活张的。

此时东方己白，晨风动林，宿乌高巢，朝霞染树，一行人踏上西山，他们厮杀了一晚，从血雨腥风之下脱险出来，走到了这样清幽的处所，端的是入武陵仙境一般，精神为之一爽。

抬头望上去，只见一座巍峨古庙，在丛林中隐隐露出一角。

戴谟是老北京，说道：“ 这就是西山著名的卧佛寺了，建于唐代，原名兜率寺，据说当时寺里有檀香雕成的卧佛。到了元代，重新扩建，换铸铜佛，只一座佛像，就用了工匠七千人，黄铜五十万斤，工程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卧佛寺之得名，就是由此。可惜咱们救了快活张之后，须得赶快离开，恐怕是不能进去游览了。 ”（羽生按：此段材料，根据元史记载。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现在还有，但现在的铜佛，并没有五十万斤重。）

李麻子笑道：“ 还是不进去游览的好。非但不好进去游览，咱们恐怕还得绕道避免经过此寺呢。 ”

孟元超道：“ 为什么？ ”

李麻子道：“ 寺中原来的僧人最近已经给赶了出来，换上一班喇嘛居住了。这班喇嘛，据我所知，和北宫望与萨福鼎都是常有来往的。 ”

孟元超道：“ 依附清廷的喇嘛，侵占名山古刹，当真是可恶可恨。 ”

戴谟道，“ 快活张的住处在什么地方？ ”

李麻子道：“ 在樱挑沟。 ”

戴谟道：“ 啊，那不正是在卧佛寺后面的山麓，距离不过三里路程吗？ ”

李麻子道：“ 是呀，所以我颇是有点怀疑，他们将快活张安置在樱桃沟那家假冒猎户的家里，除了猎户是北宫望的手下之外，恐怕还会利用卧佛寺的喇嘛来监视他们。 ”

当下李麻子走在前头带路，绕过卧佛寺西行，穿过一条两山峡峙之下，外广里窄，名叫“ 退谷 ” 的山沟。相传明代学者孙承泽曾在这里隐居，孙承泽号“ 退翁 ”，是以得名。有一条清澈的溪水从山沟里穿过，从卧佛寺可随脚底溪水走到这里。无数奇形怪状的石块蹲伏溪水两旁，也是西山一处著名的风景。这里过去可能盛产樱桃，现在樱桃树是很少了，只有沟南头还有十数株樱桃树，可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一直流传下来，“ 退谷 ” 南端的那条山沟就叫做“ 樱桃沟 ” 了。

李麻子道：“ 咱们可不能这许多人一同进去，因为恐怕会打草惊蛇。 ”

孟元超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那两个鹰爪见你带了许多人来，一定会起疑心，只怕咱们未曾进门，他们就会挟持快活张为人质了。 ”

戴谟说道：“ 你一个人进去，对付得了他们吗？ ” 要知李麻子虽然是颇

有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但真实的武功却不过是江湖上二三流的角色。

李麻子道：“咱们一窝蜂进去，自是会打草惊蛇，但我若是和他们一个相熟的人进去，最少一时之间，大概不至引起他们的疑心。”李光夏道：“哪里去找他们相熟的人？”李麻子笑道：“我可以变一个出来。”

孟元超见识过他的手段，便道：“好，我和你一同去。”李麻子道，“好的，有孟大侠和我作伴，足可以对付他们了！”当下剥去脸上的腊，在清溪洗个干净，从“北宫望”变回李麻子，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然后就用剥下来的黄腊，替孟元超化装，众人看了，都笑起来，说道：“果然是维妙维肖，就只缺少了一套御林军的服饰。”原来李麻子是把孟元超变成了刚才替他们驾车那两个军官中的一个。

戴溴，缪长风，李光夏三人藏在樱桃沟等候消息，李麻子与乔装的孟元超便去找那家猎户。

那两个假冒猎户看守快活张的军官看见李麻子与他们的同僚一起，果然没有疑心，连忙开门迎接。

一个问道：“昨晚的事情办得怎样？”李麻子道：“大功告成啦！”另一个听了大喜，便郎笑道：“那么咱们是可以和他说个明白啦？”心想：“快活张这贼骨头累老子服侍了他几天，如今用不着他了，老子倒是要慢慢消遣他了。”

快活张躺在炕上，正自纳罕，不知他们要说什么明白，只听得李麻子说道：“不错，是可以说个明白啦！”话犹未了，孟元超出手如电，一手一个，已是把那两个假猎户抓着，迅速点了他们的软麻穴，咕咚，咕咚两声，那两个人都跪在地上了。

快活张大吃一惊，说道，“麻子哥，这是怎么回事？”

那两个假猎户则正在失声叫道：“小张，你怎能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孟元超假扮的那个军官年纪比这两个人轻，他们平日都是叫他做“小张”的。

孟元超一抹脸孔，喝道：“你们瞧清楚了，谁是你们的小张？”那两个人瞠目结舌，好半晌才说得出话来：“你，你是谁？”

快活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是呆了一呆，才叫出来道：“孟大侠，原来是你！”

那两个假猎户听得“孟大侠”三字，才知道是孟元超，这一下当真是吓得魂飞魄散，一个叫道：“李麻子，你，你，你，你叵了，反了？”一个知道骂已没用，连忙求情：“麻于哥，看在我们殷勤服侍你的朋友的份上，你就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

李麻子道：“不错，我正要借你们的口，回去告诉北宫望，老子反了！哼，便宜你们，请你们先睡一个大觉吧。”说罢把两条浸过蒙汗药的手帕在他们面前一罩，这两个人登时昏迷过去。

快活张惊疑不定，说道：“这两个是什么人？”李麻子说道：“他们是北宫望的手下！”快活张大惊道：“那你怎么又曾说过他们是你的好朋友？”

李麻子满面羞惭，说道：“张大哥，小弟我，我对不住你孟元超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些话慢慢再说不迟。老张，你的伤怎么样？让我看看。”

快活张是个老江湖，刚才听了李麻子和那两个人的说话，已是料到一点端倪，此时再听了孟元超这么一说，心中更是雪亮，便说道：“麻子哥，我这条性命是你救的，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恩人。别的什么无关宏旨的小事情，那就不必提了。”

快活张被擒之时，是给御林军的高手用分筋错骨手法扭伤了关节的，李麻子和那两个假猎户为了使他相信，倒是给他敷上了对症的草药，不过药力轻微，尚未能够痊愈而已。孟元超检查了他的伤势，说道，“还好，关节虽伤，骨头未断。我这里有萧志远萧大哥所赠的固玉膏，功能续筋驳骨，我给你敷上，就会好的。”快活张大喜过望，原来续筋驳骨的药，以青城派秘方炼制的为天下第一，而萧志远正是青城派的嫡传弟子。

李麻子是和戴漠他们约好，只待他进了屋子，稍过片刻，他们跟着就要来的。此时已经过了一住香的时刻了，未见他们来，到，不免有点担忧，说道：“孟爷，你给张大哥敷伤，我出去看看。”

刚走出门外，只听得一声尖叫，正是从戴漠他们藏身之处传来。李麻子连忙跑过去看，只见两个小喇嘛倒在地上。

原来这两个小喇嘛是从卧佛寺中出来，负责了望有没有陌生人进入樱桃沟的，他们因为几天来都未发生过任何事情，到了樱桃沟只顾贪玩，无意中却给他们发现了戴漠等人了。他们上去问长问短，结果给戴漠和李光夏点了他们的穴道。但其中一个小喇嘛练过颠倒穴道的功夫，练得还未到家，是以给李光夏点着穴道，仍能发出一声尖叫，这才晕倒。

李光夏说道：“我们本来早要出来的，碍着这两个小喇嘛在此玩耍，阻迟了一些时候，结果还是不能不伤了他们。快活张没事么？”

李麻子道：“孟大侠正在替他续筋驳骨，大概可以无须忧虑。只是卧佛寺的喇嘛只怕会闻声而来，倒是不可不防！”

当下一行人随李麻子回到那间屋子，只见快活张正在试步，伸拳踢腿，活动筋络。戴漠道：“怎么样，可以走动么？”

快活张笑道：“这药膏果然灵效如神，不过要恢复原来的轻功，只怕还得几天。”

孟元超笑道：“这是当然的了，固玉膏虽是号称天下第一的续筋驳骨圣药，到底不是仙丹。”

快活张道：“孟爷，借你的快刀一用。”孟元超道：“做什么？”快活张道：“借来让我削一根拐杖用用，大概也可以跟得上你们走了，”孟元超道：“好，我给你削。”在屋子里找到一柄猎户惯用的长柄斧头，登时削成了一根拐杖。

戴漠说道：“卧佛寺的喇嘛可能已经知道咱们来了这里，赶快走吧！”

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洪钟似的声音喝道：“走不了啦！”声音初起之时，好似还在樱桃沟的那一边，转瞬之间，脚步声都听得见了。

戴谟说道：“来的共是七人。”

孟元超道：“不错，咱们可以和他一拼！李麻子，你在屋内照料快活张。”

快活张道：“用不着，我有拐杖，可以走了。”

本来他们这边也有六个人，人数上并不怎么吃亏，但快活张伤还未愈，李麻子武功平庸，孟元超恐怕卧佛寺的喇嘛陆续而来，倒是不能不为他们担忧，于是说道：“好，我们冲杀出去，你们先走！”

就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间，那班喇嘛已是到了门前，那个洪钟似的声音又在喝道：“小贼快出来投降吧，要洒家揪你们才肯出来么？”

孟元超大怒道：“秃驴吃我一刀！”猛的就跳出去，刀光如电，一招“夜战八方”的招式，四面荡开，只听得哗哗啷啷一片声响，两根儿环锡杖左右分开。

当中一个红光满面的大喇嘛却没动手，那两个给孟元超迫退的小喇嘛退到了他的身边，说道：“ 师父，这人是孟元超，前天北宫统领给我们看过他的画像的。 ”

那喇嘛哈哈一笑，说道：“ 孟元超，你的快刀是有几分能耐，不过有佛爷在此，你本领再强十倍，也是插翼难飞。你们一个都逃不了的，识相的快快投降。 ”声音宏亮，正是刚才闻其声而未曾见其面的那个人。

这大喇嘛两边太阳穴高高坟起，显然内功甚是不凡。缪长风心个一动，说道：“ 你可是宝相法师？ ”宝相法师哼了一声，说道，“ 你这厮倒识得佛爷的法号？ ”得意之情，见于辞色。

缪长风笑道：“ 你以大言不惭出名，我是久仰的了！听说你在布达拉宫站不住脚，就是因为武功比不过师弟的缘故，我说得对吗？ ”

原来西藏的布达拉宫乃是喇嘛教的圣地，也是在所有的喇嘛寺院之中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一座，宝相法师和他的师弟龙树法师本来都是在布达拉宫担任“ 护法 ”的。

担任“ 护法 ”的喇嘛除了德高望重之外，还必须武功高强。职位最高的“ 护法 ”亦即是地位仅次于主持的监寺。三年前老监寺逝世，论辈份应该是宝相法师继任。而宝相法师也以为自己的武功远在其他“ 护法 ”之上，决没有人敢和他争的，是以当老监寺还在病中，他已经以未来的监寺自居了。

哪知正因为他的狂妄惹起了阖寺喇嘛的不满，监寺是由僧众公推然后由主持任命的。到了推举监寺那天，大家就在主持面前说道，论辈份宝相法师虽是师兄，但论武功论德行都比不上他的师弟，他们都愿意拥戴龙树法师做监寺，请主持俯允众人之请。

宝相法师听了，气得七窍生烟，说是众人对他成见太深，德行是好是坏，他不愿意和众人争辩，只求主持给他一个公平判断，至于说到武功不及师弟，他却是绝对不服。

主持也有意挫折他的傲气，当下就说道，按照寺中传统，监寺应该是弟子之中武功最强的担当，现在先且不论德行，你愿不愿意与师弟比试？

宝相法师想不到主持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他的师弟也毫不谦让的就说愿遵主持之命和师兄比武。宝相法师大怒之下与师弟较量，结果就因气躁心浮，输了一招。一气之下，当天就跑出了布达拉宫，他就是这样才来到北京，后来靠北宫望的支持，霸占了卧佛寺的。卧佛寺虽然也是有名的古刹，但比起布达拉宫可差得远了。而且卧佛寺本来是崇奉佛教净土宗的，并非喇嘛一派，鹊巢鸠占，到底是名不正言不顺。

这桩事情是宝相法师最不愿意人家提起的事情，如今缪长风揭了他的疮疤，登时气得他暴跳如雷，喝道：“ 你敢小觑佛爷，叫你知道佛爷的厉害！ ”

缪长风笑道，“ 很好，我正想领教布达拉宫大护法的功夫。孟兄，你们先走。 ”话犹来了，陡然间便似平地涌起一片红云，向他当头罩下。原来是宝相法师脱下身上所披的大红袈裟，当作武器，向他扑来了！

缪长风运起太清气功，双掌劈出，只听得“ 蓬，蓬，蓬！ ”的声音，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宝相法师那件袈裟就像涨满的风帆一样，含有反弹之力，掌力碰上了又像击着皮鼓一般！缪长风心头一凛，想道：“ 这贼秃果然不愧是布达拉宫的第三名高手，也怪不得他如此自负，内功确是不凡！ ”

宝相法师亦是吃惊不小，缪长风的手掌虽然没有打到他的身上，隔着一层袈裟也震得他的胸口隐隐作痛。掌风从空隙处透过袈裟，宝相法师又如受

到春风吹拂一般，不知不觉有点懒洋洋的感觉。宝相法师显然一惊，连忙一咬舌头，运起本门密宗的内功，把袈裟舞得如同风车疾转，把全身上下遮拦得泼水不进，喝道：“你是谁？”

缪长风淡淡说道：“缪某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中原的武林人士本领胜过我的车载斗量！我不敢说是跟大法师较量，只是想请大法师也见识见识中原的武学罢了！”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其实则是讥讽宝相法师不过井底之蛙！

宝相法师又惊又怒，喝道：“你姓缪，敢情你就是缪长风？”原来他曾经所得北宫望提过缪长风，知道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的曾经为他所败。

缪长风哈哈一笑，说道：“不错，缪长风就是在下。大法师居然知道贱名，在下不胜荣幸之至！”这几句话正好与宝相法师刚才所说的话针锋相对！

宝相法师喝道，“布七煞阵！”袈裟一抖一翻，缪长风的掌力给他反弹回来，亦是不禁身形微晃，退了一步。

此时孟元超，戴谟等人亦已和那些喇嘛交上了手。孟元超快刀如电，疾劈刚才和他动过手的那两个喇嘛，只道一举可以冲开缺口，不料那两个喇嘛左右分开，“　”的一声，另一个喇嘛的禅杖却从当中挑来，那两人立即从两侧进袭，配合得当真是妙到毫巅，孟元超的快刀竟然受制！

孟元超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觉不妙，便知不能硬闯，无可奈何，只好退后几步。

原来这个“七煞阵”乃是西藏密宗的一个独门阵法，按五行生克的密宗秘法布阵，七个人首尾相应，无懈可击。配合得宜，就可以困得住武功相若的十四个人。孟、戴、缪、李四人联手，大致可以和这七个喇嘛相当，对方一布成了七煞阵，他们自是难以突围的了。

但想不到的是，武功最强的缪长风和孟元超都无法突围，武功最弱的快活张、李麻子二人却逃出去了。

快活张是仗着超妙绝伦的轻功，正当“七煞阵”将合围而未台围之际跑出去的。

七煞阵将合未合，两根禅杖左右伸来，拦在快活张前面，快活张哈哈一笑，拐杖轻轻一点，“叮”的一声，左面的那个喇嘛一招“举火撩天”，没有打着快活张，却给快活张的拐杖刚好点着杖头，快活张施展借力使力的上乘轻功，凭藉对方那股上撩的力道，身形平地拔起，已是如箭离弦，从那两个喇嘛头顶越过。

只见快活张脚不沾地，身形却似蜻蜓点水，宿鸟投林，转瞬之间，没入密林深处。原来他是以拐杖代步，拐杖一点，便是一掠数丈。武学中有所谓“陆地飞腾”的无上轻功，其实“陆地飞腾”四字，也不过是一种夸大的形容而已，但如今看快活张借助一根拐杖施展的这种轻功身法，却当真就像是“陆地飞腾”一般了！

这霎那间，众人都是看得膛目结舌，心里想道：“这快活张不仅是天下第一神偷，轻功之高，只怕也是无人能及。他即使不做偷儿，在武林中也可占一席地。”李麻子更是暗暗惭愧，想道：“可笑我昨天晚上去冒充他，当真是不自量力。怪不得马上就给孟元超看出破绽。”

不过李麻子的轻功虽然是远远不及快活张，他却也能够紧跟着快活张，逃出了七煞阵。他是倚仗他的“邪门”功夫突围脱险的。

就在那两个喇嘛给快活张飞过他们的头顶，骤吃一惊，吓得膛目结舌之际，李麻子心念一动，立即也跑过去。

这两个喇嘛虽然拦不住快活张，究竟亦非平庸之辈，一看就知李麻子轻功有限，见他也要从自己的”防地”突围，大怒喝道：“你这小贼也想跑么？”禅杖一拦，各自伸出左手，便向 李麻子抓下！

李麻子笑道：“两位大和尚，我给你们送礼！”那两个喇嘛喝道：“岂有此理，谁受你的贿赂？”嘴巴未曾合拢，忽觉奇香扑鼻，突然一阵眩晕，说时迟，那时快，李麻子已是从他们的 禅杖底下钻出去了。原来李麻子的掌心是刚刚涂上了蒙汗药的。若在平时，这两个喇嘛自是不会轻易着了他的道儿，但此际正好碰上他们心神未定之际，李麻子的冒险突围，却是出乎意外的轻易成功了。

这两个喇嘛究竟不是平庸之辈，内功造诣颇深，心神一定，气沉丹田，转瞬之间，蒙汗药的效力对他们已然消失。不过，虽说是“转瞬之间”，李麻子亦已跑得相当远了。

宝相法师喝道，“别理这个小贼，七煞阵快快合围！这四个人才是重要的钦犯，决不能让他们跑了！”这两个人猛然一省，止步不追。七煞阵迅即合围，缪长风尚未知道七煞阵的厉害，冷笑说道：“我倒要看你们这班贼秃捣什么鬼？”

宝相法师冷笑道：“很好，那就叫你知道七煞阵的厉害吧！”袈裟一展，向缪长风罩下。

缪长风刚才与他斗了十数招，双方功力在伯仲之间，缪长风虽然胜不了他，也还是稍占上风的。此时见他并没使出什么新奇的武功，心中也就不以为意，冷笑说道：“大和尚，你的伎俩就是仅此了吗？嘿，嘿，那我可要说你已是黔驴技穷了！”运起太清气功，呼呼呼三掌连环劈出。

不料这次交手，果然就与刚才大不相同，只听得“蓬，蓬，蓬”三声宛如擂鼓，反弹回来的力道大得出奇，饶是缪长风功力深厚，也是不由自己的连退三步。

缪长风大力奇怪：“这贼秃的功力怎的忽地精进如斯？”当下再次出招，留心察看，这才知道，当宝相法师与他交手之时，另外两个喇嘛在他两侧，也以劈空掌力相助。只因那件大红袈裟挡住缪长风的视线，而那班喇嘛又似走马灯似的团团疾转，是以缪长风一时没有察觉。

但疑团还是没有解开，这两个喇嘛的本领缪长风是见过的，刚刚还败在孟元超的刀下，缪长风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功力有限，和宝相法师相去甚远。即使他们以劈空掌力相助。加上了宝相法师那股反弹的力道，缪长风也是不时给他们震得连连后退的。

缪长风向孟元超使个眼色，孟元超快刀如电，向宝相法师劈去。缪长风腾出手来，双掌齐出，反手劈那两个喇嘛。

陡然间只觉前后两股力道同时涌到，缪长风背腹受敌，心头一凛，只能回掌护身，仍是不禁转了一个圈圈，方能稳住了身形。这次宝相法师正在应付孟元超快刀，那两股夹击缪长风的力道，显然是其他六个喇嘛联手汇合的力道。

孟元超快刀劈出，隐隐感到对方反弹的力道，立即便化作虚招，刀锋电转，向宝相法师旁边的一个喇嘛劈去。就在此际，阵势陡然一变，三根禅杖分别向孟元超两侧和背后打来。孟元超快刀如电，本来是可以取当中那个喇嘛的性命的，但性命相搏，相差不过毫厘，他杀了那个喇嘛，自己也难免要受重伤，甚或性命不保，武学高深之士在陡然遇险之际，自保乃是出于本能。

孟元超的快刀早已练到收发随心之境，当下倏的回刀，一招“八方风雨”，刀光四面荡开，护身拒敌。那三根禅杖也同时缩回，阵势又再变了。

原来这七煞阵可以合七人之力为一，如臂使指，而又能够分开来各自配合，抵挡敌人任何复杂奥妙的招数的。是以虽有缪、孟两大高手同时出击，也还是不能脱困！

孟元超身经百战，临敌经验十分丰富，虽然不懂得七煞阵的秘奥，心念一动，却想到了抵御的方法，说道：“他们有七煞阵，咱们排四方阵。”“四方阵”这个名辞当然乃是杜撰，好在缪戴等人都是武学行家，一听之下，心领神会，四个人立即背靠着背，分占四方，排成一个“十”字，抵挡那班喇嘛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的攻击。

用这个法子应战，有个好处，可免背腹受敌，只须抵挡正面的攻击就行。他们四人，都是武学融通，各成一派，非但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而且各有专长的。缪长风的太清气功，孟元超的快刀，戴谟的擒拿手，李光夏的天山剑法，都是武林中罕见的绝技，这班喇嘛，纵然占得上风，也是不无顾忌，不敢太过迫近。

不过他们无法突围，虽然应付得宜，也只不过是形势稍为缓和而已。宝相法师哈哈笑道：“看你们支持得了多久？终归都是插翼难飞！”孟元超心想，这话倒也说得不错，久战下去，总是不利，不如和他们拼了吧？

剧斗中，李光夏忽地如有所思，剑法渐缓，嗤的一声，一根禅杖斜刺挑来，挑开他的上衣，撕去了巴掌大的一幅衣裳，幸而他立即吞胸吸腹，脚步不动，身形挪后半寸，这才免了穿胸破腹之灾。

孟元超一个侧身，快刀劈出，迫退了攻击李光夏那个喇嘛。心里又是吃惊，又是诧异，暗自想道：“奇怪，李光夏怎的突然如此不济。我冲出去和他们拼了不打紧，但只怕李光夏还是难免落在敌人手中。”要知他准备冲出去一拼，乃是打算牺牲自己，保全朋友的，只要拼掉两三个喇嘛，七煞阵自然破解。但现在一想，七煞阵纵然给他冲破，缪长风和戴谟是可以逃出去的，李光夏能不能够，那却是未卜之数了。如此一想，原来的主意只好打消。

戴谟双掌盘旋飞舞，紧靠着李光夏为他掩护，说道：“贤侄，留心！”李光夏道：“戴叔叔，我正在想……”话犹未了，敌人又已攻来，这次李光夏好了一些，在戴谟掩护之下，长剑伸出，一招“左荡右决”，　　两声，把两根掸杖拨开。

戴谟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里想道：“在这种性命攸关，你还在想些什么，真是少不更事！”但在这样激烈的恶斗之中，亦是无暇说他了。

心念未已，李光夏忽地一跃而出，叫道：“转乾门，奔巽位！”戴谟一时莫名其妙，大惊叫道：“光夏，你做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李光夏已是向着宝相法师疾冲过去，戴谟要帮他的忙也来不及了。

上乘武学中有一种“移形易位”的功夫，简单来说，就是迅速转换方位的一种身法。一般人用东南西北来定方向，但这种上乘武功的“方位”却复杂得多，它是按照“八卦”来定方位的，所谓“八卦”，即是乾、兑、巽、坎、艮、离。震、坤。相传是远古伏羲氏所创，“易系辞”说：“古者包羲氏（同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后来不知是哪一代的武学大师，从易经中参悟妙理，就拿到武学上来

应用了。

孟元超见李光夏一跃而出，叫他们“ 转乾门，奔巽位。 ” 心中一动 :“ 莫非他已经想出了破阵之法？ ” 可惜孟元超只知道有这种上乘武学，却是不懂如何应用。此时李光夏已经向宝相法师疾冲过去，眼看就要碰上了！李光夏的本领如何能够抵敌宝相法师？这霎那间，孟元超不由得也是像戴谟一样，一颗心都吓得几乎要从口腔跳出来。

说也奇怪，两人对面直冲，却是擦身而过，说时迟，那时快，李光夏已是插入两个喇嘛之间，这两个喇嘛按照阵法，正是应该左右分上，互相配合的，突然给他从空隙当中插入，拿捏时候，不差毫厘，阵脚就登时乱了！

原来李光夏有个师兄，名叫叶慕华，精通兵法，对各种阵图都有研究，尤其是对诸葛武侯所传下的“ 八阵图 ”，当世只有他一人懂得。叶慕华是江海天的大弟子，李光夏则是同门中最小的一个，叶慕华最喜欢这个小师弟，是以曾经把八阵图的奥秘，讲解过给他听。李光夏当然不能全懂，但也约略知道几分。

宝相法师所布的这个“ 七煞阵 ”，乃是取法于“ 八阵图 ” 的。不过这是他的祖师所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来源。

古语有云 :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何况诸葛武侯的“ 八阵图 ” 精深奥妙，取法于它的那个人也是未能领会，是以脱胎于“ 八阵图，’ 的“ 七煞阵 ” 也就是仅得皮毛了。李光夏虽然仅只知道八阵图的几分奥妙，已经胜过宝相法师。故此当他一旦看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连，要破“ 七煞阵 ” 自是轻而易举了。刚才他就是算准了按照七煞阵的走势，宝相法师决不会与他碰上的。

但若是只凭他一人之力。纵然懂得破阵方法，也还是不能成功的。幸亏缪长风所学的武功最杂，虽然他并不擅长于“ 移形易位 ” 的身法，却懂得怎样应用八卦方位。他听了李光夏叫出“ 转乾门，奔巽位 ” 之后，怔了一怔，便即跟着来做。但由于怔了一怔，未能及时配合，稍微慢了一步。

七煞阵给李光夏一冲，阵脚摇动，但也还不是大乱。宝相法师勃然大怒，立即倒转阵法，“ 转坎位，奔乾门 ” 回过身来，抖起袈裟，向李光夏当头罩下。

缪长风虽然慢了一步，来得却也恰是时候，他按照李光夏的指点，此时己是插进“ 乾 ” 、“ 巽 ” 两个方位之间，正好迎上宝相法师。

两人功力相若，缪长风已经占了阵中枢纽，自是有利得多，宝相法师两侧的喇嘛给他当中插入，犄角相依之势切断，未能立即和宝相法师配合，只听得“ 蓬 ” 的一声，缪长风掌拍袈裟，宝相法师身形一晃，还不怎么，他两侧的喇嘛却已为这两股激撞的力道波及，禁不住连忙后退了。

李光夏看出破阵时机己到，迅即叫道 :“ 转离奔震，抢中央粪门！ ”

孟元超与戴谟虽然不懂得八卦方位，但他们是武学的大行家，脑筋转得极快，立即紧跟缪长风的步法，在阵中转了两转，登时把七煞阵阵脚冲得大乱！

此时七煞阵的威力己是无从发挥，只好各自为战。孟元超施展快刀刺穴的绝技，刀光电转，只听得闷哼之声，此起彼落，眨眼之间，已有四个喇嘛给他的刀尖刺着穴道，倒了下去。这还是因为他不愿滥开杀戒，是以未下杀手。

另外两个喇嘛一个给戴谟抓着，以分筋错骨手法扭伤他的关节要害，一个给李光夏剑锋挑了脚筋，跟着也都倒下了！

卧佛寺来的七个喇嘛，只剩下宝相法师一人！

宝相法师想不到一败涂地，一声长叹，把袈裟来个旋风急舞，浑身上下，俨如包裹在一片红云之中，回身便跑。

孟元超喝道：“ 贼秃要想逃么？ ” 快刀急所，缪长风双掌齐出，掌拍袈裟，宛如擂鼓，只听得声如裂帛，宝相法师的大红袈裟禁不起两大高手的掌劈刀斫，已是给孟元超的快刀划开了六七道裂痕，登时就像泄了气的风帆，没有用了。

但宝相法师的武功，也是委实不弱，挡了一挡，袈裟一抛，居然给他逃了出去。待至孟元超挑开他的袈裟之时，他己跑出了十数步。

孟元超要追上去，缪长风笑道：“ 穷寇莫追，就饶他吧。 ” 要知卧佛寺就在附近，寺中喇嘛尚未尽出，他们就是不能不有点顾忌。

哪知缪长风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樱桃沟中，突然出现了四个人！

第三十五回　西山恶斗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

——张元斡

戴谟抬眼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正是御林军的统领北宫望！

其他三人依次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的、炎炎和尚，以及玄风道人。

戴谟他们早已料到会有追兵到这里来的，但却想不到来得这样快，而且是御林军统领亲自前来！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居然能够逃出了北京城。佩服，佩服。可惜你们的翅膀还不够硬，飞得不高，走得不远，终于还是给我找着了。嘿、嘿，饶你们有孙行者的七十二变，如今只怕也是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掌心了！”

孟元超淡淡说道：“咱们骑驴读唱本，走着瞧吧！”

北宫望道：“这人是谁？”玄风道人道：“他就是从小金川来的那个钦犯，自夸是快刀无敌的孟元超。”其实孟元超从没吹擂过自己的刀法，这“快刀无敌”四字，是玄风道人给他加上去的。玄风道人因为昨晚败在他的快刀之下，是以故意这样说他，意图激北宫望出手来对付他。

北宫望盯了孟元超一眼，目光移到缪长风身上，问他师弟道：“这位想必就是曾经和你交过手的缪长风了？”西门的满面羞惭，说道：“不错，他和我交手之时，业已知道你是我的师兄的。”他说话的用意，正是无独有偶，和玄风道人说的话用意相同，大家都是想北宫望为自己报仇。

北宫望不置可否，却拱了拱手，说道：“孟大侠的快刀我久已闻名，缪先生游侠江湖，名闻天下，我也是久仰的了！”他是御林军统领身份，不比市井之徒，见着敌方的著名人物，自然兔不了有一番做作，不能见面就打。

孟元超不屑和他客套，冷笑说道：“我是你所要捉拿的钦犯，你对我久已闻名，大概不假！”玄风道人插口道：“统领大人，你瞧这厮多么狂妄！”缪长风则是似笑非笑的打个哈哈说道：“多谢统领大人给我脸上贴金，缪某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北宫望道：“还有那个冒充我的李麻子呢？”这话他是向着宝相法师问的。主相法师像只斗败了的公鸡，面红过耳，说道：“那个麻子逃了！”

北宫望道：“区区小贼，何足索怀，逃就让他逃好了，慢慢找他算帐。”言下之意，“小贼”逃走算不了什么，“大贼”可就不能让他走了。

此时卧佛寺的喇嘛已是陆续来到，正是樱桃沟中救治那六个受伤的喇嘛。孟元超冷笑道：“统领大人，你还要等什么人吗？”他是等得不耐烦，向北宫望挑战了！

北宫望侧目斜脱，不答孟元超的话，却向缪长风说道：“缪先生，敝师弟曾蒙赐教，对你的太清气功很是佩服。听说太清气功奥妙非常，今日有幸相逢，我也很想开开眼界。”言下之意，即是要和缪长风拼斗内功了。

缪长凤纵声笑道：“统领大人划出了道儿，缪某岂有不奉陪之理？”

大家只道北宫望就要和缪长风交手了，不料他却说道：“且慢！”回过头来，慢条斯理的问宝相法师道：“他们冲破你的七煞阵，大概也费了不少气力吧？”

宝相法师一败涂地，正自羞惭，听得北宫望这样问他，乘机挽回几分面子，说道：“七煞阵本来已把他们困住，可惜我的弟子对阵法变化，尚未纯熟，以致功亏一篑，才给他们突围。但虽说是功亏一篑，也困了他们半个时辰了！”

北宫望说道，“好，宝相法师，我请你作个证人。”此语突如其来，宝相法师一时莫名其妙，说道：“作什么证人？”

北宫望目光移转，向孟元超道：“孟大侠，我先领教你的快刀！”

孟元超笑道：“对啦，果子要拣软的吃，你还是和我交手的好！”话中有话，意思即是说缪长风的武功比他高，北宫望若是和缪长风较量，更要吃亏。

北宫望缓缓说道：“你们在七煞阵中已经苦斗一场，我北宫望自是不能占你们的便宜！”

说至此处，顿了一顿，这才答复宝相法师刚才的问话：“法师，请你作个证人，这位孟大侠以快刀驰名，一百招快刀大概是须多少时候，也不用太耗气力的。我和他就以百招为限，百招之内，我胜不了他，决不与他为难！”

孟元超冷笑道：“倘若我是侥幸胜了你呢？”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我限斗百招，这是为你着想。百招之内，你只须胜得一招，北宫望从此闭门封剑，御林军的统领当然也不做了，你和你的朋友立即可以下山，我的手下决不与你为难！”

孟元超哈哈笑道：“统领大人，你这赌注倒是下得很不小呀！”

北宫望继续说道：“百招之内，我若是胜了孟大侠，缪先生我再领教你的太清气功！”

孟元超大怒道：“这话等到你胜了我再说不迟！”

北宫望淡淡说道：“很好，那咱们就骑着驴儿读唱本吧！”用孟元超刚才说过的话，针锋相对。孟元超瞿然一省，心道：“临敌勿躁，我可不能给他激怒。”当下沉住了气，宝刀出鞘，说道：“好，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北宫望道：“法师，请你留心记数。”缓缓拔剑出鞘，只见剑柄镶金嵌玉，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光芒。孟元超是个识货的大行家，一看就知是一柄价值连城的宝剑。原来北宫望这把宝剑乃是皇上所赐，剑名“青龙”，是大内所藏的古代七把宝剑之一。孟元超使的虽然也是宝刀，但比起他这把青龙宝剑，却又不免颇有逊色了。北宫望做了御林军统领之后，轻易不肯和人动手，用这把皇上所赐的宝剑与敌人较量，更是第一次，可见他对孟元超也是极为重视的了。玄风道人暗暗欢喜，心里想道：“孟元超本领再高，也高不过统领大人。青龙宝剑出鞘，孟元超的首级定然不保！”

剑吐青芒，刀光映雪，两人刀剑相对，如箭在弦，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不料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他们虽是“箭”在弦上，却并没有“即发”。

众人屏息而观，但见孟元超手按刀柄，虎目圆睁，对周围的一切，宛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目光只是注视着北宫望的剑尖。北宫望脚步不丁不八，剑尖虚指孟元超的中路，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气。

众人之中，缪长风的武学最为广博，见北宫望摆了这个式子，不禁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北宫望的剑、掌、内功，据说都是出色当行，故此号称‘三绝’。以前我还以为是一班趋炎附势的人特地捧他的，如今看来，‘三绝’虽嫌夸大，却也确是不凡。内功如何，掌法怎样，尚未得知。但只以这剑法而论，却是渊停岳峙，含蓄深沉，是我平生仅见！”

俗语有云：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其实真正的武学高明之士，不必待他出手，只须看他的眼神、步法和所摆的式子，就已经知道他是有没有了。

原来北宫望这个“虚式”，暗藏有七八种复杂的变化。不论对手从哪个方向攻他，用的是什么狠辣的攻法，也都可以随机应变，还击敌人。孟元超一看他摆出这个式子，就知他是抱着“后发制人”的打算。孟元超虎目圆睁，注视着他的剑尖，也正是要寻懈觅隙，作攻击前的准备的。凝神注视了差不多有半炷香的时刻，苦苦推敲，仍然觉得对方竟是无懈可击。

玄风道人等得心中烦躁，冷笑说道：“快刀、快刀，讲究的是个快字，快刀不敢出招，干脆不如把刀扔了，回去做缩头乌龟吧！”

话犹未了，忽见刀光疾闪，剑气纵横，快得难以形容。玄风道人是擅使快剑的，竟也看不清楚。只是隐约看得出刀剑似乎并未相交，但那刀剑颤动之声，已是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孟元超的刀法真是快得难以形容，宝相法师在旁留心观看，初时还能跟得上在心中默念：“一、二、三、四……”霎时间已是但见刀光耀眼，剑花错落，根本就不知道孟元超业已使了多少招了。

不过北宫望的剑招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他剑尖上好像挽着重物一般，横剑当胸，徐徐一划，使的是一招平平淡淡的“横云断峰。”

这一招虽然是使得平平无奇，而且是慢吞吞的似乎颇为吃力。但那剑尖颤动的嗡嗡之声，却是久久不绝，震得众人的耳朵都有点不舒服。而且在他徐徐划过之际，抖起了朵朵剑花，透过刀光，耀眼生缬。

在他使这一招的时候，孟元超的快刀暴风骤雨般的在他前后左右劈了不知多少刀，可也没有一招斫着他。他这一招使完，这才缓缓的退了一步。

孟元超一咬牙根，又扑上去。北宫望仍是缓缓出招，从“横云断峰”变为“龙潜九渊”，长剑只是在胸前左右摆动。“横云断峰”在守势之中还带有三分攻势，“龙潜九渊”则是完全防守的了。北宫望在这一招使完之后，又退一步。如是者一进一退，孟元超连扑七次，北宫望连退了七步。

玄风道人和西门的看见北宫望给孟元超迫得连连后退，都是不禁暗暗担忧。玄风道人尤其着急，心里想道：“原来孟元超昨晚斗我，快刀还是未曾尽展所长的。北宫统领只限百招，只怕是太‘托大’了。万一统领也输了给他，这可如何是好？”

殊不知玄风道人固然是在为北宫望担忧，孟元超这边，缪长风与李光夏也是正在力他担忧呢。李光夏心里想道：“师父教我剑法之时，曾说过最上乘的剑法乃是重、拙、大三字。举重若轻、以拙胜巧、博大能容！一招看似简单不过的剑招，而能包罗融化各派剑法的精华。现在看来，这北宫望的剑法，在‘大’这一方面，不及我的师父、师兄，但‘重，‘拙，二字，却似乎已差不多可以和师父比肩了。孟大侠只怕不是他的对手。”

其实双方都是不免有点杞优，北宫望与孟元超的慢剑快刀，真正说来，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功力悉敌。不过孟元超吃亏在攻势发动得稍为急躁了些，攻得虽好，对方守得更妙，孟元超急攻不下，已是犯了兵法上“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则竭”之弊。

北宫望连退七步，己是把孟元超的先手攻势逐步化解，退至第六步，便即站稳脚步，不再退了。不过基本形势还是和刚才一样，一个急攻，一个缓守。

孟元超攻如雷霆疾发，北宫望守如江海凝光。一个是浪涌波翻，一个是

渊停岳峙，攻守俱佳妙！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忽听得“　”的一声，溅起几点火星，孟元超斜跃三步，收刀一看，刀头损了一个缺口，但也只不过只有针鼻大小，肉眼几乎看不出来。原来孟元超的宝刀虽然比不上北宫望的宝剑，但因他出刀收刀都是快到极点，当真只是一沾即退，北宫望要想削断他的宝刀亦是不能。

就在孟元超斜跃之际，北宫望立即笑道：“孟大侠，咱们可罢手了吧？”

孟元超怒道：“你不过仗着宝剑之利罢了，难道就当作是我输吗？”

北宫望笑道：“岂敢，岂敢，招数上我是没有赢你，但你也没有赢我，对不对？”

孟元超道：“既是未分胜负，如何就要罢手？”

北宫望笑道：“孟大侠，你忘了一件事啦。咱们说好了只限百招的，现在刚好是满了百招！宝相法师，你是证人，我可没有记错吧？”

宝相法师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讷讷说道：“是，是，我一直是在数着，刚好是满了百招。”其实他的目力跟不上孟元超的快刀，看到后来，不知不觉已是看得目眩神摇，根本就没有数了。

孟元超霍然一省，把使过的刀法在心里飞快的复按一遍，果然是刚好满了百招。不觉暗暗叹了口气，想道：“他应付我的快刀，居然分心默记我的招数，纵然打成平手，我也应该算是输给他了。”

孟元超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当下便说道：“北宫望，你的本领是在孟某之上，孟某甘拜下风。”

北宫望笑道：“孟大侠，你不必客气，咱们只能算是打成平手，你的快刀我也是佩服得很的。不过咱们既然是有言在先，我可要再向缪大侠领教啦！缪大侠，现在咱们都已是各自打了一场了，谁也没有占谁便宜，可以交手了吧？”

缪长风道：“好，统领大人，你划出道儿！”

北宫望道：“你胜了我，我仍然按照与孟大侠所订之约，任凭你们下山，从今之后，我也闭门封剑了。我若侥幸胜了你，你们可都得跟我回京！”

缪长风自忖不会输给他，但此事关系他们四个人，他可不敢单独作主，正自踌躇，孟元超，戴谟，李光夏已是齐声说道：“缪大侠，只管答应他！”

缪长风自忖并无必胜把握，说道：“我若输了给你，任凭你的处置。”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缪先生敢情是有点胆怯么？贵友都这样信赖你，你却不敢替他们挑起这副担子，岂不是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不过，你既然只愿意作个自了汉，我是主随客意，那也好吧。”

戴谟哼了一声，缓缓说道：“北宫望，你以为我们是怕你不成？”

北宫望道：“不敢，不敢。令尊是开创震远镖局的一代名镖师，我对你们戴家的七十二把大擒拿手也是久仰的了。戴镖头，那你请说吧，你意下如何？”

戴谟说道：“你和缪大侠较量，已经是划出道儿来了。现在我们就和你赌上一赌，这个赌可以说是缪大侠有关，也可以说是无关。”

北宫望道：“哦，怎么样个赌法，我还是不大明白，请戴镖头细道其详。”

戴谟说道：“我赌你胜不了缪大侠！”北宫望道：“万一我侥幸得胜了呢？”戴谟说道：“我们的赌注也就和缪大侠一样，任凭你的处置。若是缪大侠胜了你，我们也不要你的‘开恩’，大家各凭本领，再来分个强弱存亡就是！”俗语说姜是老的辣，戴谟这话正是替缪长风长了志气，灭对方的威

风，而又为自己和孟元超、李光夏保持了身份。与北宫望刚才说的恰好是针锋相对。

但戴谟这话却是正合北宫望的心意，当下哈哈一笑，说道：“有志气，有胆量！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们就这样办吧！”

原来北宫望自忖也是并无必胜把握，他要缪长风拿较量的结果来决定朋友的命运，这就可以使到缪长风心里有所负担，感到非胜不可的压力。如此一来，他获胜的机会倒是可以大大增加了。

如今戴谟所下的“赌注”超过他的想望，不论输赢，放不放走戴谟这些人的权都是操在他的手中，他焉得不喜？

缪长风道：“好，两方的话都说明白了。统领大人，你要如何较量？”

北宫望：“久仰你的太清气功，咱们就在掌法上较量内功吧。不过，咱们也用不着像市井之徒的那样打架。”

缪长风道：“随你的便，出招吧！”

众人不知怎样才是“不像市井之徒那样打架”，心念未已，只见北宫望已是拉开架式，缓缓的发了一掌。但这一掌却是在离开缪长风三丈之外的距离发出的。

缪长风神情沉着，缓缓的吐气开声：“嘿，好功夫！”双掌轻轻拍出，还了一招。双足钉牢地上，也是在三丈之外，并不迈进。

北宫望忽地哈哈哈笑了三声，跟着也道：“好功夫！”众人都是不解他因何发笑。

原来他们二人的内功路子刚好相反，北宫望是以“霸道”取胜，缪长风则是以“王道”取胜。太清气功一发，北宫望如沐春风，有说不出的舒服，不觉就有点睡意。他这三声大笑，正是用以发挥本身的功力，振奋精神，抵御对方真气的侵袭的。

缪长风也不轻松，北宫望的劈空掌打来，他已经使了千斤坠的重身法，并且立即用太清气功抵御，但身形还是不禁接连晃了三晃。

原来北宫望的内功十分霸道，发出的劈空掌力蕴藏有三重劲道，就像狂涛骇浪一般，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缪长风只道已经化解了他的掌力，倏然间第二重劲道就摇撼他了。第二重劲道刚过，第三重劲道跟着又来。饶是缪长风武学深湛，见多识广，也是初次碰到这样霸道而又古怪的内功。他只是连晃三晃而能保持脚步不移，身形不退，已是足见功力的了。

一个是大笑三声，一个是连晃三晃。众人不解其中奥妙，只道是北宫望一交手就占了上风，不禁有点为缪长风担心了。

只有北宫望自己明白：“太清气功果然名不虚传，他的功力之纯，看来只有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我纵使不致于败了给他，要想胜他，只怕也是很难的了。”

缪长风心里也在想道：“北宫望身为御林军统领，果然是有不同凡俗的真实功夫！今日要想分出个胜负，只怕最少也得在三百招开外！”

武学虽有以柔克刚之说，“王道”胜于“霸道”，但也要看双方的造诣如何，北宫望的“霸道”内功已是练到差不多登峰造极的地步，缪长风要想取胜，只能一分一分的消耗他的真力，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才会成功。

第一招双方都是试探对手的虚实，试探过后，大家不敢轻敌，各自使出得意的掌法，在距离三丈之外，一招一式的比划起来。

两人都是神情肃穆，面色沉重。但在旁观的人看来，他们却似各练各的，

远比不上孟元超刚才和他恶斗那样好看。
　　不过在场的双方人物也都是一流高手，渐渐就看出其中奥妙来了。
　　看来他们似乎是各练各的，但双方的掌法却又是互相克制，彼此攻拒。敌攻我守，敌守我攻，旗鼓相当，丝丝入扣，和寻常的“过招”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并非近身搏斗，在两人之间有十来步的距离而已。
　　但高手较量，这一点距离却算不了什么。第一，双方的劈空掌力都可以达到对方身上。第二，掌法上一有破绽，对方立即就可以乘虚而入，三数丈的距离，一跃即到。甚至不用真个打到敌人身上，掌力已是可以从空门侵入，伤敌要害了！
　　这样的较量乃是既比掌法，又斗内功，比寻常的高手过招，还更凶险得多了！
　　内功的较量是看不见的，双方的掌法旁观者却是看得分明，每当他们使出深奥繁复的招数之时，两方的人都禁不住在想：“这一招若换了是我，我应当如何化解呢？”往往心念方动，场中已是过了一招，解招的精妙，多半在旁观者有所拟的招数之上！“啊，原来是这样化解的！”
　　表面看来，北宫望占了七成攻势，掌劈指戳，招招凌厉，全是攻向缪长风的要害。但缪长风见招化招，见式化式，神色又似乎比北宫望显得从容。
　　北宫望猛的一声大喝，掌法突然催紧，呼呼呼连劈七掌，方圆数丈之内，砂飞石走，站得较近的人，都感到劲风扑面，隐隐作痛。
　　缪长风身形摇晃，就似在狂风骇浪中挣扎的一叶轻舟似的，起伏不定。但虽然如此，也没有给“风浪”打翻，仍是站得很稳，双足牢牢的钉在地上，一步也没后退。
　　孟元超心里想道：“这可不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缪长风大哥化解了他这七招猛烈的攻势，看来就会有转机了！”刚才他以快刀猛攻北宫望，北宫望也是接连退了七步，方才消了他的攻势，暗抢先手的。如今北宫望之猛攻缪长风，正是犯了孟元超刚才猛攻他的同一毛病。
　　北宫望是武学大行家，岂有不知此弊，重蹈孟元超的覆辙之理？那是因为明知其然而不得不然，他自忖久战下去，决难讨得便宜，是以不得不希图侥幸。
　　果然这七招过后，北宫望额头已是见汗，虽然不是大汗淋漓，也看得出是比刚才吃力多了。而缪长风则仍是神色自如。
　　孟元超看得出来的，西门的、玄风道人等人当然也看得出来。玄风忽地喝道：“时候不早，咱们爽快的一决雌雄吧。你们这边四个人，我们这边也是四个人，大家都不吃亏，孟元超，我再领教你的快刀！”登时从单打独斗，变成混战局面，双方各自我寻对手！
　　缪长风哼了一声，说道：“统领大人，咱们可是还未分出胜负啊！”
　　北宫望笑道：“你们这边的戴镖头有言在先，他是早就想趁这个热闹的了。咱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他们在旁边只是看着咱们哑斗，大概也没有什么味儿，让大家凑凑热用也很好啊！反正人数一样，你们并不吃亏。宝相法师你约束卧佛寺的人不许插手，你就在旁作个公证吧。”
　　宝相法师应了一个“是”字，退了下去，却指挥从卧佛寺来到的喇嘛布成了七个“七煞阵”，远远的采取包围态势。心里想道：“按说北宫大人这边是决不会败给他们的，万一还是收拾不了他们的话，我藉口报仇，把他们拿下，按江湖的规矩，这也只是各自了结各自的梁子，与北宫大人无关。”

北宫望练的是“霸道”内功，口中说话，发出的掌力丝毫不弱。在这一点上缪长风却不能和他相比，缪长风只能趁喘过口气的当儿说那么几句话，就给他的攻势迫得不敢分心了。

北宫望是早已料准了自己这边必定可以稳操胜券的，乐得说风凉话儿。要知西门的、炎炎大师和玄风道人三人昨晚虽然在戴家吃了亏，是孟、戴等人的手下败将，但昨晚北宫望并没在场，他们这边武功最强的是欧阳坚，欧阳坚怎能和北宫望相比？何况孟、戴等人又是斗过一场甚至两场的？是以人数虽然和昨晚一样，都是四个人，他们今天的实力则是强得多了。

北宫望没有料错，果然双方在展开混战之后，他们这边不久就占了上风。

玄风道人找上了孟元超作对手，孟元超冷笑道：“昨晚你倒是跑得很快啊！”玄风道人喝道：“姓孟的你敢口出大言，道爷今日叫你要跑也跑不掉！”孟元超冷冷说道：“是吗？那就走着瞧吧！”说话之间，已是一口气的劈出了六六三十六刀！玄风道人心头一凛：“他居然还能施展如此快捷的快刀，难道我是走了眼了？”

孟元超斗了片刻，忽觉臂膊微微发麻，快刀使出，竟是力不从心。虽然还是比一般人的刀法快得多，但已是不及刚才的刀随心转，挥洒自如了。

原来北宫望刚才和他剧斗，剑尖上是用了“隔物传功”的功夫，内力直贯剑尖的。他的独门内功蕴藏后劲，孟元超不动手不觉得，一和敌人动手，就发作了。幸而他本来的本领要比玄风道人胜过不止一筹，这才能够与玄风道人堪堪打成平手。

孟元超与玄风道人恶斗的当儿，戴谟和炎炎大师早已交上了手。双方都是身怀绝技，一照面便使出了看家本领。

炎炎大师呼的一掌劈来，掌风就似从鼓风炉中吹出似的，热浪四溢！戴谟手心朝内，掌背朝外，一记“手挥琵琶”，阴掌反击。炎炎大师欺身进招，右掌未收，左掌便发，连环进击，强冲猛打。戴谟正合心意，喝声“来得好！”左掌改拳，一招“卸步搬拦捶”与敌抢攻，拳掌兼施，一招之中暗藏着六七种极为厉害的大擒拿手法！

炎炎大师一掌劈空，陡然间只觉拳风扑面，戴谟长拳打到。

炎炎大师身形一侧，霍的一个“凤点头”，趁势左掌拍出，一个“印掌”，印向戴谟胸膛。岂知戴谟的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虚虚实实，奥妙无穷，猛的喝声“着！”反手一勾，就把炎炎大师的手腕勾住！

戴谟正要施展分筋错骨手法折断他的手腕，忽地只觉着手之处火热，竟似抓着了一块烧红的烙铁！戴谟一松手，双方由合而分，大家都是暗暗吃惊，不敢立即搏击。

原来炎炎大师练的是“火龙功”，这是传自西藏密宗的一门介乎正邪之间的功夫，与“修罗阴煞功”有异曲同工之妙。“修罗阴煞功”令人身受奇寒，“火龙功”则令人身受酷热。若然练到最高境界，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份都能似烧红的烙铁！炎炎大师距离这个境界尚远，要待敌人接触他的身体之后，方能运功从那部份反击。不过戴谟给他这么一个反击，亦已是唇焦口渴，燠热难当。原来他最擅长的乃是擒拿扭打的功夫，内功的造诣，却是与炎炎大师相差不远。

不过炎炎大师也并不好受，戴谟刚才那一抓内力虽然未能发挥，亦已扭伤他的关节，一条右臂，已是有点使唤不灵！

双方各自吃惊，再度交锋，大家都是加了几分小心。炎炎大师顾忌他的

擒拿手法，不敢欺身进扑；戴谟也不能不顾忌他的“火龙功”，只得避免和他硬碰。在双方各有顾忌的情况之下，戴谟吃亏在连场恶斗，气力渐渐不加，终于难免处于下风了。

最后一对是李光夏和西门的。西门的是北宫望的师弟，他的本领虽然和师兄相差颇远，但却比炎炎大师稍强。而李光夏在他们这边四个人中，却是年纪最轻，因而功力也未免较弱的一个。

但李光夏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剑法使开，宛似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以凌厉精妙的剑法补功力之不足，西门的也不能不有几分顾忌。激斗中西门的使出“玄阴指”的功夫，一股冷风从指端弹出，李光夏不由自己的打一个寒噤！

西门的大喜喝道：“好小子，撒剑吧！”只道他已身受寒毒，难以支持。不料李光夏非但没有“撒剑”，而且立即出招，西门的向他琵琶骨抓下，正好迎上他的剑锋，若不是缩手得快，五只指头都几乎要给他削掉。

原来西门的的“玄阴指”乃是脱胎自“修罗阴煞功”的，同样能以阴寒之气伤人，却不如“修罗阴煞功”的厉害。李光夏的内功虽然火候未够，却是正宗内功。若然只论功力之纯，西门的还比他不上。他运功三转，已是把侵入的寒毒驱除尽净，只是打了个寒噤而已。

可惜他功力虽纯，毕竟还欠深厚，一方面要运功抵御“玄阴指”，一方面要应付对方的招数，终于也就不免屈处下风了。

缪长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在和北宫望恶斗的当中，对同伴的形势仍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自己这边的三个人，只有孟元超与玄风道人打成平手，戴谟和李光夏目前虽然尚可支持，久战下去，只怕总是不妙。如此形势，显然是甚为不利了！

高手比斗，哪容得稍有分心？缪长风正自为同伴担忧之际，北宫望陡地一声大喝，双掌齐出，掌力宛若排山倒海而来，缪长风竟然给他冲得退了两步！

北宫望迈步便上，缪长风连忙镇摄心神，以“太清气功”还击。他们之间的距离本来是有三丈多远，北宫望跨上三步，距离缩短至二丈左右，掌力发出，忽地感到好像碰着了一堵无形的墙壁，隐隐有反弹之力。原来北宫望的“霸道”内功利于远攻，而缪长风的“王道”内功则利于近守。敌人冲击的力量愈强，他的反弹之力也愈大。

北宫望心头一凛，想道：“反正我己胜算在操，何必急于求胜？”当下喝道：“钦犯本来是应该活擒的，但若不能生擒，死的也要！我准许你们将他杀了！”业已占上风的炎炎大师和西门的齐声应道：“遵命！”只有玄风道人在孟元超快刀紧迫之下，应付不暇，是以不能张口说话。

北宫望老奸巨滑，他这么虚张声势，正是要扰乱缪长风的心神。缪长风强自镇摄心神，可是同伴频频遭遇险招，无论如何力持镇定，心神也是多少受了影响了。

正在他们四人都陷于苦斗，无法脱险之际，忽听得钟声镗镗，从山上卧佛寺那边传来。

宝相法师和一群喇嘛听到钟声，都是不禁大吃一惊，十分诧异，不知发生什么事情。

原来卧佛寺的大钟平时是不能乱敲的，非有紧急的事情谁也不能敲动这个大钟。钟声一响，阖寺僧人都要齐集！

卧佛寺的喇嘛一半留守，另一半武功较好的则已出来，此际正在宝相法师指挥之下结成了七个“七煞阵”，在外圈包围敌人。

若在平时，这班喇嘛听得钟声就该火速回寺的，但此际，北宫望这边虽说是占了上风，却还是一个敌人也没拿下，他们的“七煞阵”一撤，只怕就要功亏一篑。

宝相法师大为惊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敲起钟来，是出了什么事呢？”卧佛寺到樱桃沟不过几里路程，宝相法师心想，不如派一个人先行回去打听，但又怕是十分紧急的事情，一来一回，就要误事了。

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呢？正自踌躇未决，留守寺中的一个护法大喇嘛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的飞跑来了。

“何事鸣钟？”宝相法师喝道。

那喇嘛喘息未定，说道：“皇，皇上驾临本寺，法师，赶，赶快回去接驾！”

“皇上驾临！”这当真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不仅宝相法师与一众喇嘛吃惊，正在场中和强敌搏斗的北宫望等人也都是大感惊奇，心神顿乱了。戴谟、李光夏二人本来就要落败的，趁这敌人分心之际，登时反守为攻。

毕竟还是北宫望精明老练，呆了一呆之后，说道：“不对吧！”

宝相法师瞿然一省，一抓向那护法喇嘛面门抓去，那喇嘛大惊道：“法师，你干什么？”

原来宝相法师害怕这个护法喇嘛是李麻子冒充的，这一抓就可揭穿他的面目。指头触及对方脸孔，这才知道并非假冒。（若是假冒，堆在脸上用以化装的软蜡，就会给抓落了。）

宝相法师无暇解释，缩回指头便道：“为何不闻车马之声？”

要知若是“皇上驾临”，按理应设有大队卫士扈从，卧佛寺距离并不太远，应该听得到车马喧闹之声。若说是“皇上”“微服”驾临卧佛寺上香，这又似乎是太过不可想象之事！

“御驾还未到，不过……”那个护法喇嘛话犹未了，两个御林军的军官也跑来了。

这两个军官乃是孟元超在云紫萝家里和他们交过手的夏平和廖凡。这两个人武功并不很高，但办事却很精明能干，故此北宫望不用他们和敌人交手，却把他们留在山上把风。

北宫望见他们来到，连忙问道：“皇上驾到，是不是真的？”

夏平说道：“御驾尚未亲临，不过恐怕也就快要到了。”

廖凡跟着说道：“萨总管和王公公已经到了卧佛寺，先行打点了。”他所说的这个“王公公”乃是宫中的司礼太监，北宫望熟悉宫中人事，是以无须解释。

说到这里，宝相法师方始弄得明白，原来是大内总管萨福鼎和一个司礼太监先到寺中通知他们，并非皇上已经驾到。心里想道：“这就对了，怪不得不闻车马之声。”

北宫望身为御林军统领，当然要比宝相法师更懂得朝廷礼仪，皇帝出巡，驾临某地，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必须有皇帝身边的内臣先去打点，安排迎驾事宜，以免接驾的人不懂礼节，闹出“笑话”（这种“笑说”，可不是一般所说的那种“笑话”，弄得不好，是要变成“欺君”的罪名的。）因此他虽然觉得皇上这次忽然要来卧佛寺未免太过突兀，但对这件事已是没有怀疑

了。

到卧佛寺先行打点的人是萨福鼎和司礼太监，司礼太监也还罢了，萨福鼎却是与他在皇帝面前争宠的政敌，他可不能不暗暗吃惊了！

此时他还是和缪长风在剧斗之中，口里说话，手底的招数丝毫不敢放松，无暇仔细思索，失声叫道：“ 萨福鼎也来了么？他可知道我正在这里捉拿钦犯？ ”

夏平说道：“ 大概已经得到消息，未必知得十分清楚。 ”

廖凡同时说道：“ 不错，萨总管如今正在寺中，等待大人相会。 ” 说话之时，暗暗向北宫望抛了一个眼色。

宝相法师虽然也知道北宫望与萨福鼎是面和心不和，但一时之间，却还未懂得个中 “ 奥妙 ”，说道：“ 北宫大人，迎接圣驾要紧，似乎不必和这些人讲什么江湖规矩了。请许小僧助阵，拿下钦犯，正好赶得上向皇上请功！ ”

廖凡赶紧说道：“ 你既然知道迎接圣驾要紧，如何还能拖延时候，欺君之罪，你担当得了吗？ ”

北宫望道：“ 不错，捉拿钦犯虽然要紧，但今日却不妨暂且放过他们，谅他们终究也是逃不出我的掌心的。 ”

原来北宫望顾虑的是有萨福鼎在此，他捉拿了 “ 钦犯 ”，只怕反而不利。要知北宫望为了实行打击萨福鼎的阴谋，昨晚叫牟宗涛冒充侠士，帮忙尉迟炯去救李光夏，然后再利用牟宗涛使孟元超上钩，最后的目的则是把江湖上的反清豪杰一网打尽。这计划可说是一石三鸟，十分巧妙，十分毒辣，但却是不能让皇帝尽悉底蕴的。

他直到现在尚未见到牟宗涛归来禀告实情，根本就不知道把李光夏救出总管府的乃是另有其人。后来发现李光夏逃到戴家，与孟元超同在一起，则是一个意外，是以他的计划一变再变，把着 “ 有现钟可打，何必练铜 ” 的心理，亲自来追捕孟李等人了。

不过任凭如何变来变去，有一点总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必须对自己有利。北宫望暗自想道：“ 萨福鼎是个老狐狸，只怕对昨晚之事早已起疑了。试想有谁能够这样熟悉他府中情况，胆敢偷入他的总管府放走钦犯，他能不疑心是我暗中和他捣鬼么？捉了钦犯固然有功，但在万岁跟前三面对质，可就难保不出破绽，权衡利害，这钦犯不捉也罢！ ”

思念及此，心意立决，当下北宫望缓缓收掌，说道：“ 缪长风，今日算是你们运气，沾了皇上的光，就让你们多活几天吧。 ”

缪长风冷笑道：“ 北宫望，你也总算是个人物，谁胜谁负，大家心里应该明白。下次你若碰上了我，恐怕你也未必会有今天这样的运气了！ ”

孟元超快刀如电，在玄风道人收招跳出圈子之际，唰的一刀，削了他的半条袖子，跟着也是冷笑说道：“ 很好，北宫望，你们要逞英雄，咱们就在你的鞑子皇帝面前，再斗三百回合！ ”

北宫望无暇与他们斗口，交代了几句门面话，便即与一众喇嘛，向卧佛寺退去。西门的、炎炎大师与玄风道人也跟着收招，随他们走了。

缪长风等人在相反的方向下山，他们想不到在最紧急的关头，竟会如此脱险，大家都是猜想不透，不禁议论纷纷。

孟元超道：“ 这事情可真有点邪门，按说他们的鞑子皇帝到了，北宫望更应该卖命，拿了咱们向他的主子领功才是，却为何鸣金收兵？他说的什么接驾紧要，分明不是由衷之言。这里面不知有什么奥妙？ ”

缪长风道：“北宫望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咱们也无从猜测了。不过，他们的鞑子皇帝突如其来，可是来得有点古怪。”

戴谟说道：“我倒是有点担心快活张和李麻子呢，他们若是碰上萨福鼎那一班‘护驾，的大内侍卫，恐怕就很难逃脱了。”

孟元超霍然一省，说道：“不错，咱们下山之后，第一件事，就得先找着他们！”

他们都是一身轻功，不知不觉，已是下了西山，忽地就在山脚看见两个人。戴谟认得其中一个正是大内总管萨福鼎，另一个则是大监装束，料想就是廖凡刚才所说的那个陪伴萨福鼎到卧佛寺的司礼太监了。

他们方自一惊，那萨福鼎已是哈哈笑道：“好呀，你们这些胆大包天的钦犯，萨某在这里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

第三十六回　调兵遣将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幽怨从前何处诉？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纳兰容若

李光夏被囚总管府中，曾经受过萨福鼎许多凌辱，此时突然在这里碰上了他，这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不由得勃然大怒，嗖的拔剑出鞘，喝道：“好呀，萨福鼎，你就来捉拿我吧！”

孟元超却是心思灵敏，想道：“萨福鼎不是要在卧佛寺安排‘接驾，的么，怎会‘擅离职守，？再说，他又怎敢这么大胆，只带了一个不懂武功的太监，就敢来截拿钦犯？”李光夏正要拔剑上前，孟元超心念一动，忽地叫道：“你是李麻子还是快活张？这玩笑已经开得够了，别再闹啦！”

“萨福鼎”哈哈一笑，一抹脸孔，现出满脸麻点；那“司礼太监”也恢复了本来面目，却原来是快活张。

李光夏又惊又喜，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说道：“毕竟是孟大侠够眼力，我们都给你瞒过了。”

孟元超笑道：“北宫望说我们沾了‘皇上’的光，倒是给他说得对了。那个‘皇上’呢？”

快活张笑道：“这套把戏，就只是我们两人串演，哪里还有什么皇上？”

戴谟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什么皇上御驾亲临都是假的。”

李麻子笑道：“有个萨福鼎和司礼太监到了卧佛寺，假的他们也不能不当作是真的了。”

孟元超道：“你们这套把戏是怎样变的？其中的巧妙之处，我可还想不通哩！”

李麻子道：“简单得很，我扮萨福鼎，他扮司礼太监，大摇大摆的就到卧佛寺假传圣旨啦。那司礼太监是我在御林军统领府曾经见过的，但那些喇嘛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监，没听过他的声音，到了卧佛寺，由我这个假萨福鼎发令施号，他这个司礼太监尽量避免说话，不就是可以骗过了么？”

戴谟道：“你们骗得那些喇嘛鸣钟之后，就离开卧佛寺了？”

李麻子道：“不错，我们当然不会当真等待北宫望回来揭穿我们的把戏。”

孟元超道：“但你们这身服饰却又是哪里弄来的？”

李麻子道：“这就是张大哥的神通了。”

快活张道：“我知道附近一条村子有个老伶工，因为失了嗓子，早已退休，教戏维生。家里藏有各种戏服，这套军官服饰和太监服饰，就是我从他的家里偷来的。”众人听了，无不大笑。

戴谟赞道：“难为你们在短短的两个时辰之内，做了这许多事情。”缪长风也赞道：“这套把戏真是精彩绝伦！”

快活张道：“还有戏中戏呢！”孟元超道：“什么戏中戏？”快活张笑道：“这是麻哥的神来之笔，让他自己说吧。”

李麻子道：“快活张到那老伶工家里施展妙手空空的绝技之时，我在路上适巧碰到一群游丐，我就花了点钱，请他们玩玩游戏。”

快活张道：“你猜他要那班叫化子玩什么游戏？”众人猜了几次都没猜着。李麻子道：“我要他们在大路上彼此追逐，互相抛掷泥砂。”李光夏怔了一怔，说道：“这不是把一班叫化子变作了顽童吗？这是顽童的把戏呀！”

快活张笑道："幸亏麻哥想出这种顽童玩的把戏，才能弥缝最后一个破绽。"

孟元超已是恍然大悟，哈哈笑道："怪不得那么精明的廖凡和夏平二人，在山头上替北宫望把风，也相信是真的皇上驾临李麻子这才给李光夏解释道："皇帝老儿出巡，自必有大队扈从，路上岂有不扬起尘头之理？但在山上了望下来，重峦叠嶂，远处路上的车马不论目力多好都是看不见的，只能隐约看见扬起的尘头，灰蒙蒙的一片随风飘荡。"

李光夏听了，不觉捧腹大笑，笑过之后，说道："这主意真'绝'！那两个把风的人看见路上尘头大起，随后又看见萨福鼎与司礼太监来到，那还敢有半点思疑吗？"

快活张笑道："可惜咱们不能到卧佛寺去看另一出耍猴儿的把戏。"

孟元超道："虽然看不见也可以想象得到的了。哈哈，那位统领大人接不着圣驾，只怕比被耍的猴儿还更好看煞人呢！"

戴谟说道："北宫望给你们这么耍弄，岂能甘心。北京咱们是不能回去的了。孟大侠，你还有什么未曾办妥的事情吗？"

孟元超道："我唯一挂念的就是尉迟炯和厉舵主的下落。"

戴谟说道："我可以设法转托丐帮的朋友打听消息。他们两人都是一身绝顶武功，想必有惊无险。"

缪长风道："对，咱们现在应该商量一下今后的行止了。戴大哥，这次我们连累了你毁家而逃，心中实是不安。"

戴均说道：缪兄别说这样的话，为朋友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何况区区家业？我在北京住了这许多年，也正想到外面走走呢。"

缪长风道："戴大哥准备上哪儿？"

戴谟道："扬州震远分局的王镖头与我多年未见，下个月是他的六十大寿，我正好趁这机会，探访老友。"

缪长风道："你说的可是'天南一柱'王元通？"

戴谟道："不错，缪兄敢情亦是和他相识？"

缪长风道："说起来我还欠了他的人情呢。三年前他手下一个镖师保了一支镖路经淮南，淮南海砂帮的一个头目是新从北方来的，不知道这支镖的来历，伸手就做了案子。王老镖头大怒之下，要找海砂帮的晦气，后来是我权充鲁仲连，多蒙他给我面子，讨还这支镖便作了事。"

戴谟笑道："我这位王大哥是有名的火性子，这件事情能够双方不伤和气，真是多亏你了。"

缪长风道："我欠了他的人情未得报答，这次正好和你同往扬州，给他贺寿。"

戴谟道："好极，好极。我也正想仰仗你这位识途老马，顺便一游江南山水呢。"说罢回过头来，接着便与孟元超说道："宋腾霄和你的师妹在八达岭松风观，我恐怕没有空去给他们报讯了。"

孟元超道："我知道他们正在找我，我马上就赶去会见他们。"要知宋腾霄和吕思美，离开戴家的时候，只是准备暂避几天风头就回来的，昨晚京城发生的大事他们当然还未知道，是以孟元超必须立即赶去给他们报讯，阻止他们回京。他本来想邀缪长风作伴的，但缪长风已经答应了和戴谟同往扬州，也就只好算了。

殊不知缪长风也是另有一番心意，从八达岭到云紫萝的家乡，走得快的不过一天路程，他估计孟元超在见了宋腾霄吕思美之后，他们三个人多半会

结伴再到三河县去找云紫萝，他可是不愿插在当中自寻烦恼了。本来他并不是非到扬州去不可的，他之所以要和戴谟同给王元通祝寿，不过是找一个远离云紫萝的藉口而已。

戴、缪、孟三人已有去处，李光夏接着说道：“我准备先到保定的本会分舵走一趟，然后回转大凉山。”

戴谟道：“见了令师江大侠请代我问候。”

孟元超道：“快活张，李麻子，你们两人打算如何？”

快活张笑道：“我和麻哥已经说好了，我们两人准备合伙做没本钱的生意，走到哪儿就偷到哪儿。孟爷，你可就不用管我们了。”

李麻子笑道：“不过现在我先得去遣散那班化子，免得他们被捕呢。”

当下各人分道扬镳，他们的对手北宫望却还在卧佛寺中，做着迎接“圣驾”，邀功请赏的美梦。

卧佛寺中，正在一片紧张忙碌。

北宫望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准备和萨福鼎相会，回到寺中，方才知道萨福鼎和那个司礼太监已经走了。

留守寺中的喇嘛禀告道：“萨总管与王公公下山接引圣驾去了，他们说圣驾大概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来到，请统领大人在此恭候。”

北宫望松了口气，说道：“你们已经准备妥当了吗？”

那喇嘛道：“统领大人放心，王公公所教的礼仪，我们已经练熟了。”

北宫望道：“好，现在阖寺僧人已经齐集，他们刚回来的还未知道，你把应该注意的仪礼再教他们一遍。然后就得马上列队，准备恭迎圣驾了。”

那喇嘛唯唯应命，便即进行。宝相法师也要去跟他练习仪礼，北宫望说道：“法师，你不用着慌，待会儿有我在你身旁，包保你不会出错。咱们先到掸房歇歇，我和你说几句话。”

原来北宫望是要宝相法师替他圆谎，如果皇上问起捉拿“钦犯”的事情，可不能如实招供，只能说是没有搜获。他是宝相法师的靠山，宝相法师也要隐瞒刚才给“钦犯”打得一败涂地的真相，自是满口应承。当下两人编好说辞，对好口供，方才出去。这时一众喇嘛，早已排成队伍，分列两行，从大雄宝殿排出山门，准备“恭迎圣驾”了。

“万木无声待雨来！”此情此景，庶几近之！”

不料等待复等待，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了，天色己是渐近黄昏，仍然未见“圣驾”来到。

北宫望不觉起了疑心，问夏平道：“你们刚才确是看见山下尘头大起？”

夏平、廖凡同声应道：“决没看差。”

北宫望皱起眉头，说道：“那么纵然皇上临时改变主意，不再来了。萨福鼎也应该回来报个讯的呀，你们再去看看！”

廖凡说道：“若是圣上已经上了山，那可就是看不见尘头的了。”

北宫望不由得暗暗响咕，大感为难，要知若是随便派一个人去打探，万一“皇上”当真是已经上了山，给扈从的大内侍卫发现，这可就是可大可小的“冲撞圣驾”的罪名。除非他以御林军统领的身份，亲自跑去“接驾”，那还情有可原，但也有“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的危险，因为萨福鼎可以指责他业已知道“圣驾”要来卧佛寺，他不在寺中亲自布防，加强防卫，却来讨好，只怕最少也要担个“处事不当”的过失了。

这班喇嘛，“恭迎圣驾”，弯得腰也痛了，站得腿也酸了，有几个未练

过武功身体较弱的小喇嘛，己是面如土色，摇摇欲坠。

宝相法师小声说道：“ 统领大人，这事恐怕有点跷蹊，天都快要黑了，皇上还未驾到，咱们怎么办呢？是等下去还是北宫望也是拿不定主意，正自踌躇，忽见有个人匆匆跑来，宝相法师喜道：“ 好，总算是有个人来了！ ” 他只道是萨福鼎遣来传讯的人，多半是皇上跟前的太监，哪知这个人跑得近了，却原来不是太监，而是一个老头。玄风道人和北宫望同时叫出声来，一个叫道：“ 师叔！ ” 一个叫道：“ 楚老先生，原来是你！ ”

原来这个老头就是孟元超在云家和他交过手的那个通天狐楚天雄。玄风道人的师父与他乃是八拜之交，故此尊称他为师叔。

楚天雄向北宫望施了一礼，说道：“ 小老儿是特地来向大人禀告昨晚之事的，惭愧得很…… ”

楚天雄辈份甚高，在统领府中，北宫望待他以客卿之礼，不同一般手下。只因北宫望对牟宗涛有点放心不下，是以昨晚特地请他出马，暗中监视，倘若出了什么意外，他也可以从中策应。要知楚天雄外号“ 通天狐 ”，足智多谋，武功又高，干这样的事，他当然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北宫望原来的计划，本是要牟宗涛冒充侠士，去救李光夏的。但牟宗涛一直没有消息捎回来，李光复是怎样逃出总管府的？何以他后来在戴家出现，并无牟宗涛作伴，却与孟元超同在一起？这两个疑团都是北宫望百思莫解，急于揭晓的。

但此际北宫望却有更紧要的事情急于知道，只好把这两个疑问暂搁一下了。

不待楚天雄把话说完，北宫望便即摇手说道：“ 昨晚的事情，待会儿再说。楚老先生，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

楚天雄怔了一怔，道：“ 统领大人，欲知何事？ ”

“ 你在路上可曾碰上皇上圣驾？ ”

楚天雄大吃一惊，说道：“ 圣驾出京？我不知道！ ”

“ 那么，你可曾见着萨福鼎和一个太监？ ” 北宫望再问。

“ 没有见着！这条路上，连穿着较为体面的行人都没一个，更莫说大内总管了！ ” 楚天雄更为惊愕了。

北宫望惊愕比他更甚，连忙说道：“ 那么你仔细想想，可有什么可疑的人物是曾经在路上出现的？ ”

“ 哦，有了！ ” 楚天雄想了一想，失声叫了出来。

北宫望道：“ 什么有了？ ”

楚天雄道：“ 我看见一群叫化子，好像小孩子戏耍似的，在路上嘻嘻哈哈的你追我赶，还互相抛掷泥沙。我因为有要事在身，只道是一班穷快活的游丐胡闹，当时也没理会他们。现在想想，敢情这群叫化乃是丐帮弟子？ ”

北宫望已经猜到几分，说道：“ 丐帮的人，在这天子脚下，不敢公然和咱们捣乱的。不过似你所说的情形也确实可疑，管他是不是丐帮的弟子，且抓他几个回来审问吧。西门师弟，你和玄风道长去办这事。 ” 西门的和玄风道人应命而去，却不知那班游丐早已给李麻了遣散了，哪里还抓得着？

北宫望差遣师弟去后，回过头来，问那在卧佛寺留守的大喇嘛道：“ 你们所见的那个‘ 萨福鼎，与‘ 司礼太监 ’，其中有一个是否有点好像走起路来不大方便的样子？ ”

那大喇嘛仔细一想，说道：“ 对了，那个王公公走起路来，左脚似乎有

点毛病，他总是右脚着地，左脚只是脚尖点地，脚跟没有踏实的。”

北宫望至此已是完全明白，说道：“你们却给他骗过了，那个‘王公公’是偷儿快活张！”要知快活张是昨晚左脚受了伤的，他在路上可以借助拐杖之力施展轻功，在屋子里可就不能掩饰夏平、廖凡二人大吃一惊，好生惭愧，齐声问道：“那么冒充萨总管的那个人想必是李麻子了？”

北宫望恨恨说道：“除了李麻子，还有谁能够冒充别人，冒充得如此维妙维肖！”

夏平说道：“统领大人息怒，咱们回京去知会九门提督，多派干练的捕快捉拿他们，捉到了抽他们的筋，剥他们的皮！京里抓不到，咱们还可以通令各省各州县的大小衙门，合力搜捕！”

北宫望心道：“快活张若是可以给你们轻易抓到，他也不能算天下第一神偷了。”但也不愿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当下就点了点头，说道：“好吧，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楚老先生，咱们进里面说话，”

宝相法师道：“那么咱们是不用迎接圣驾了吧？”他是因为北宫望尚未下令解散，按规矩不能不有这么一问。

北宫望气怒头上，忘了自己的疏忽，哼了一声，说道：“还有甚么圣驾迎接？你们喜欢迎接偷儿，那就尽管在这里排班站候！别丢人现世啦，都散了吧！”

一众喇嘛如奉皇恩大赦，各自散去。北宫望和楚天雄进入一间静室，说道：“好了，楚老先生，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昨晚的遭遇了。”

楚天雄道：“统领大人，有件事情，我想先弄清楚。”北宫望道：“什么事情？”楚天雄说道：“昨晚去‘救’李光夏的人，除了牟宗涛与尉迟炯之外，是否还有第三个？”

北宫望说道：“我派出去的只有一个牟宗涛，尉迟炯虽然与他联手，却是不知真相的。但尉迟炯是否另外约有帮手，我就不知道了。楚老先生因何有此一问？”

楚天雄道：“昨晚我按照大人吩咐，提早半个时辰，在总管府附近埋伏。幸亏是我提早前往，这才碰上。”

北宫望道：“碰上什么？”

楚天雄道：“我还未曾看见牟宗涛进去，就先发现李光夏和另一个人逃出来了。”

北宫望道：“那是什么人？”

楚天雄道：“是一个不知来历的蒙面人，我一看背影，就知道决不是牟宗涛，也不是尉迟炯。我就暗暗‘缀’（江湖术语，跟踪之意。）在他们后面。”

北宫望诧道：“以老先生的轻功，李光夏这小子是决计比不上你的。后来却怎的给他溜掉？”

楚天雄面上一红，说道：“那蒙面人的轻功却是十分了得。

幸而他抱着李光夏跑，我还勉强跟得上他们。那蒙面人狡猾得很，他大概早已发觉我跟踪他了，在跑到一条长街的转角之处，他突然止步，我不知道，追了进去，冷不及防，这，这就受了他的暗算啦。”

北宫望道：“他用的是什么暗器？”

楚天雄面上更红，说道：“不是暗器。”

北宫望定睛看了他片刻，点了点头，说道：“楚老先生想必是受了内家

真力的劈空掌所伤了。晤，这人掌力十分雄浑，不过攻击敌人之时，却是集中一点的。当时大概有三丈左右距离吧？楚老先生，幸而你警觉得快，立即斜跃避开，这才没有给伤着胸口的璇玑穴，只是胁下的愈气穴不免略受波及，如今大约还有一点疼痛，对不对？”原来北宫望乃是个中高手，他听楚天雄说话的声音，好像是有点轻微伤风的样子，这是气血不舒的迹象，是以对他们当时动手的情形，己是猜着了八九不离十。

楚天雄见他说得历历如绘，不禁骇然，心道：“北宫望身为御林军统领，果然是有惊人的技艺，名不虚传。他不在场，竟是有如目睹一般。”

北宫望安慰他道：“老先生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倘若是我突然碰上这样一个不知他武功路子的高手，只怕也是难免要吃亏的。”说话之际，紧握楚天雄双手，一股内力直输进他的体内，楚天雄登时觉得气血畅通，有说不出的舒服。

北宫望不露痕迹的给他医好内伤，又顾全了他的面子，这是一种最高明的笼络手段。使得以狡猾见称，有“通天狐”外号的楚天雄，也不能不死心塌地的为他所用了。

楚天雄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当下便献策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走掉了李光夏算不了什么，只要抓着一个比他更重要的人，那就行了。”

北宫望道：“你说的是孟元超？”

楚天雄道：“不错。听说统领大人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北宫望道：“他是和缪长风、戴谟。李光夏等人在一起的，经过刚才一战，他们必定远走高飞，要抓着他们可不容易啊！”这话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不易侦察他们的行踪，第二是难以选拔可以对付得了这四个人的高手。

楚天雄道：“这四个人身份不同，各有各的去处。我料想他们必将分道扬镳，咱们就大可以各个击破了。”

北宫望道：“你的意思是先对付孟元超？”

楚天雄道：“不错。他是从小金川来的，距离北京最远，他难得来这一趟，料想不会马上赶回小金川的。”

北宫望道：“可咱们又怎样寻找他呢？”

楚天雄道：“我倒想起了一个人，可以用来对付孟无超。”

北宫望心中一动，说道：“你说的这个人敢情是——”

刚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一个卫士进来报道：“杨牧来给大人请安，大人见不见他？”

北宫望笑道：“刚说曹操，曹操就到。很好，我正要见他，唤他进来吧。”接着回过头对楚天雄道，“你说的想必就是此人了？”

楚天雄道：“正是。要不要我回避？”

北宫望道：“他当然不愿意他人知道他的秘密，因为他还要冒充‘侠义道’呢。不过他也知道你不是外人，这就用不着避忌了。趁这机会，你们正可以在我的面前把话说开，更深一层的结交。”

杨牧进入密室，向北宫望行过了礼，说道：“原来楚老先生也在这儿。”

北宫望说道，“昨晚的事情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楚老先生足智多谋，咱们正好商量。”

杨牧应道：“是，但不知道统领大人有何为难之事？”

北宫望道：“萨福鼎那边有什么消息，你先说说。”

原来北宫望的副手石朝现是萨福鼎的人，杨牧是石朝现引进的，但石朝玑却不知杨牧早已被北宫望收服了。是以杨牧一方面向北宫望输诚，一方面又搭上萨福鼎的关系。刚才他正是从萨福鼎的总管府来的。

杨牧说道："昨晚出事的时候，石副统领也在那边。不过他们却不敢疑心是统领大人做的手脚。"

北宫望心里想道："李光夏本来就不是我所派的牟宗涛救出来的。"但也不想和杨牧说个明白，只是微微一笑，说道："萨福鼎就是疑心我我也不怕。不过你们今后对石朝现可得更加谨慎，千万不要把秘密泄漏给他知道才好。"他只说"不怕"，心里其实是害怕的。杨牧暗暗好笑，却装作诚惶诚恐地答道："是，小的明白，不劳大人吩咐。"

北宫望放下心上一块石头，接着问道："你昨晚可见着牟宗涛和尉迟炯没有？"

杨牧说道："我正觉得奇怪呢，这两个人都没看见，闯进总管府来大闹了一场的却是厉南星！"

北宫望道："哦，是红缨会的总舵主厉南星？"

杨牧道："不错。石副统领还吃了他一点小小的亏呢！"

听得石朝玑吃亏，北宫望大为高兴，笑问他道："石朝玑的武功也很不错呀，他吃了什么亏？"

杨牧道："石副统领帮忙总管府的卫士捉拿厉南星，却给厉南星一剑削去了他半边头发，还幸未有受伤。如今他整天都是戴着帽子，不敢脱帽。"

北宫望哈哈大笑，说道："削去了半边头发，这可不，变成半个和尚了。哈哈，待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的怪模样。"笑过之后，想起石朝玑一身武功，竟然也在厉南星的剑下受辱，厉南星的剑法精妙如斯，心里也不由得暗暗吃惊了。

杨牧说道："听说大人今日出城是去追捕孟元超？"

北宫望道："不错，没有抓着，给他跑了。萨福鼎知道了这件事没有？"

杨牧说道："昨晚御林军的人在戴家捉拿钦犯，他们那边是早已知道的了。今天的事情，他们还正在打听，大概尚未知得很清楚。"

北宫望道："唔，那么他们那边打算怎样？"

杨牧说道："他们打算先去捉拿孟元超。"

北宫望怔了一怔，随即笑道："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刚才我和楚老先生商量，打的也正是这个主意呢！不过他们怎知道到哪里去捉拿孟元超？"

杨牧脸上一红，说道："石朝玑知道我那离弃了的妻子是孟元超的旧情人，他要我把那贱人的地址给他，猜想孟元超多半是会去找他的旧情人的。"

楚天雄道："我们早已到过云家找过了，云紫萝和她的姨妈可是都不在家里！"

杨牧说道："我就是因为石朝玑业已知道这件事情，是以不能不把那贱人的地址告诉他们的。"他替自己辩解之后，接着说道："萨福鼎和石朝玑商量过后，打着姑且一试的主意，今日一早，已经派人前往三河县，准备等候孟元超自投罗网了。"

楚天雄摇了摇头，说道："那天孟元超和缪长风都是曾在云家和我们交过手的，孟元超又不是笨蛋，他已经知道云紫萝不在家里，怎会还到云家自投罗网？"

杨牧笑道："楚老先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楚天雄道：“哦，那么这‘其二’是什么，你说来听听。”

杨牧说道：“那贱人有个奶妈，住在三河县北边的一条山沟里。这贱人时常和我提及她这个奶妈，说是在这世界上除了母亲之外，奶妈是最疼爱她的一个人。”

北宫望色然而喜，说道：“那么依你看来，她是不是会躲在这奶妈家里？”

杨牧说道：“她在三河县并没亲人，而她又是一向惦记这个奶妈的。如今她为了避祸离家，料想定是与她姨妈到这奶妈家中去了。”

北宫望道：“你没有把这奶妈的事情告诉萨福鼎吧？”

杨牧连忙说道：“小的只忠于大人，在萨总管那边，只不过是敷衍敷衍他们而已。云家的地址，我也是无可奈何才告诉他们的。”

北宫望道：“孟元超知不知道她这个奶妈？”

杨牧低下了头，一阵妒念好像毒蛇在啮他的心，涩声说道：“这贱人能够告诉我，孟元超当然更是知道的了。”

北宫望道：“好，多谢你提供这个线索，咱们可以抢在萨福鼎的前头，设法捉拿孟元超了。不过，此事却不宜打草惊蛇。”说话之际，眼睛看着杨牧。

杨牧是个聪明人，自是懂得北宫望的意思，说道：“杨牧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北宫望道：“你想怎么做法？”

杨牧低声说道：“先用智取，智取不成，再行用武。”

北宫望笑道：“早知有今日之事，你实是不该休妻的。不过你们究竟是做了八年夫妻，你在她的面前多说一些好话，也就是了。”

杨牧说道：“我也不用哄她，她纵然与我恩断义绝，她的孩子也总是要的。”想起这是孟元超的孩子，妒火更是如焚，接着说道，“我已想好一套办法，令得他们上钩。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北宫望点点头，说道：“好，我请楚老先生和你一同去，楚老先生莫露面。”计划已定，杨牧与楚天雄便即动身，连夜赶往三河。

万里长城，蜿蜒如带。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回头云蔽京华，遥望远山浮翠。在前往八达岭的途中，孟元超不禁是心事如潮，颇多感触了。

本来在血雨腥风过后，踏进了风景幽美的山区，心情也是应该恢复平静的。但此际，他却是心情激荡，难以自休。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那是三分兴奋，但更多的七分却是黯然神伤。

兴奋，是因为可以旧友重逢，同话巴山夜雨；是因为可以同门相聚，共享往日温情。

神伤，是因为几度沧桑，十年萍散，儿时旧侣，相逢也少一人；是因为徒羡他如花美眷，却怜己似水流年。

“腾霄一定想不到我会来找他吧？嗯，还有小师妹，她看见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恐怕要惊喜得跳起来了。”

想起了宋腾霄和吕思美，孟元超打从心底感到喜悦，“小师妹聪明活泼，和腾霄正是十分相配的一对，他们在一起，一定会得到快乐的。”眼前幻出一幅图画，那是春暖花开时候的小金川，宋腾霄在花丛中吹萧，他的小师妹在曼声唱和。“要是能够再过这样的日子，那该多好！我悄悄的躲在一旁，分享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

图景幻变，回忆像一匹野马，从小金川的原野驰骋，越过了千重山万重

水，回到了江南。地点转移，时光也在倒流。画中的人物也是两男一女，有他有宋腾霄，但小师妹则已换作了云紫萝了。

虎丘试剑，孤山探梅，西湖泛舟，灵隐参禅……往事历历，都上心头。“小金川的日子或许还会重来，姑苏台畔西子湖边的这一段时光，则是一去不复返了。十年前的紫萝就像小金川时候的小师妹，唉，但她还能够像从前一样的快乐吗？”想至此处，孟元超的心头不禁隐隐作痛了。

“八达岭到三河县不过一天路程，腾霄虽然有了小师妹，想必也还是惦记着紫萝的。我应该和他们去见一见紫萝，不管见了面是喜是悲，是离是合，大家能够相聚一天也好。”他怎知道人家已在三河县等着他上钩，也不知道宋腾霄和吕思美已是曾经见过了云紫萝了。

孟元超怀着与旧友重逢的渴望，走上了八达岭。

八达岭上，宋腾霄和吕思美也正在谈着他。

孟元超猜想得不错，他们两人，的确是相处得十分快乐的。

他们闲着无事，整日里就是游山玩水。吕思美最喜欢在“弹琴峡”听流水的声音，这天一早，他们又来到这个地方，流连忘返了。

“宋师哥，可惜你没有把那支洞萧带来，但虽然没有洞箫，你也可以给我唱支曲子吧？我已有好几年没听你唱过啦！”吕思美笑道。

“离开小金川这几年，我也没有唱过，恐怕都忘记啦。你喜欢听什么？”

“随便你唱什么我都喜欢。但只希望是一支比较轻快的曲子。”

“好，那我就给你唱一段莺莺思念张生的小曲。”

吕思美以掌势给他拍和，宋腾霄曼声低歌。

“莫不是雪窗萤火无闲暇，莫不是卖风流宿柳眠花？莫不是订幽期错记了荼靡架？莫不是轻舟骏马，远去天涯？莫不是招摇诗酒，醉倒谁家？莫不是笑谈间恼着他？莫不是怕暖嗔寒，病症儿加？万种千条，好教我疑心儿放不下！”

这是从“西厢记”曲调变化出来的小曲，描写莺莺与张生分别之后的思念之情。曲调轻快，文辞风雅，几个“莫不是”什么什么，把女孩儿的心事曲曲道来，吕思美不由得听得痴了。

不知怎的，宋腾霄在唱这支小曲之时，忽地想起了那一年他下了决心和孟元超去小金川的前夕，他冒着风雨，跑到云紫萝家里，和她在荼靡架下分手的情景。云紫萝揉碎了朵朵蔷薇，拒绝和他们同去。地上满是寒落的花瓣。

宋腾霄心中苦笑：“我真笨，竟不知她早已爱上了孟大哥了。当时我正在梦想着订幽期可莫错认了荼靡架呢！”

一曲既终，忽地发觉吕思美定神的看着他，脸上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宋腾霄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小师妹在我的面前，我怎的想起别人来了。”脸上一红，以笑声掩饰自己的窘态，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问道：“小师妹，你在想些什么？”

却不料吕思美脸上的红晕比他更甚，半晌说道：“我在想着一桩旧事。”

“可以说给我听么？”宋腾霄笑道。

第三十七回　化敌为友

渊明诗喜说荆柯 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 江湖侠骨恐无多

——龚自珍

“我说出来，你可莫笑话我。”吕思美的粉脸，越发泛起红霞了。

“去年我到苏州找孟师哥，当时我还未知道你也已经回来的。恰巧就在见着孟师哥那天晚上，滇南双煞来到，我受了段仇世的毒掌之伤，病得神智不清，糊里糊涂。忽然听得你在我的耳边唱曲，唱的就是这支曲子。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是孟师哥。我也觉得奇怪，孟师哥的嗓子粗豪，与你大不相同，怎的我会把他当作你了。但更奇怪的是，我想起了你，就舒服许多，伤口也不那么痛了。”

宋腾霄柔声笑道：“是吗？在小金川的时候，我还只道你是喜欢孟师哥的呢！”

吕思美道：“不错，我是喜欢孟师哥。但这喜欢和对你的喜欢却好像有所不同。”

宋腾霄道：“哦，那是什么不同？”

吕思美说道：“起初我也不知，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孟师哥一向把我当作小妹妹，我也是把他当作大哥看待。”

宋腾霄笑道：“那你又当我作什么？”

吕思美道：“我虽然也叫你做师哥，但在你的面前，我可丝毫不感到拘束。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顽皮一点你也不会介意，你好像是我同年的朋友，说老实话，我对你可没有对孟师哥那样的敬畏。”

宋腾霄哈哈大笑：“我可比你长七八岁呢，孟大哥也只不过比我大一年。”

吕思美道：“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不会怪我不够尊敬你吧？”

宋腾霄笑道：“我宁愿你喜欢我多些，不愿意你敬我却又怕我。”

吕思美道：“孟师哥也真可怜，他喜欢云姐姐，云姐姐却嫁了人。不过现在她已经和丈夫分手，但愿他们能够复合。”

宋腾霄摇了摇头，说道：“可惜中间又插进了一个缪长风。从那天的情形看来，只怕云紫萝和那姓缪的感情不在她与元超之下呢。”

吕思美道：“你好像很不满意云紫萝？”

宋腾霄道：“我是替元超感到不值。不过我还是当她是好朋友的。你——”

吕思美道：“我明白，唉，不知孟师哥到了京城没有，倘若咱们能够见着他，一同去找云姐姐那该多好！”

刚说到这里，忽地听得有追逐的脚步声。宋腾霄是个行家，吃了一惊，说道：“有人在那边打斗，你听，这是劈空掌的声音！”

吕思美又惊又喜，说道：“莫不是孟师哥找咱们来了？”

宋腾霄道：“不对，孟大哥使的是快刀，这两人手上却没兵器。”吕思美道：“咱们过去看看。”她何尝不知道宋腾霄的判断甚为有理，但心里还希望是孟元超。

还未走出那片树林，只听得一个尖锐的女声喝道：“你这魔 头往哪里跑？”追逐的脚步声突然停下来了。宋腾霄心中一动，想道：“这女人的声音好熟。我是在哪里听见过的呢。”

心念未已，随即听得一人哈哈大笑，笑声宛如金属交击，刺耳非常，笑过之后，说道：“ 臭婆娘，你以为我当真怕你不成？我只是因为路上不便动手，让你而已，好，你既然不知进退，追到这里来，咱们就在这里比划比划吧！ ”

吕思美吃了一惊，失声叫道：“ 这人就是曾用毒掌伤了我的那个段仇世！”

宋腾霄道：“ 不错，他是滇南双煞中的老二段仇世，云紫萝的孩子就是他们在我手中抢去的。 ”

两人飞快跑出树林，只见在一段城墙脚下，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正在向着一个中年书生扑去。这中年书生摇着一把折扇，果然是滇南双煞中的段仇世。

段仇世好整以暇，折扇轻轻一拨，化解了那妇人一招十分复杂的掌法，笑道：“ 人家说城头上看跑马，咱们却不妨在城头上打上一架，给城脚下的人看看。 ” 他是面向着宋腾霄这一方的，已经发现他们来了。

万里长城的建筑是划一的，城墙有三丈多高，墙头可供五区马并辔而驰，比普通一个省城的大街还要宽广。段仇世一个“ 黄鹄冲霄 ” 的身法，飞身跃起，扇柄在城墙上轻轻一点，已是轻轻巧巧的跳了上去，站在城头了。

那妇人背向着宋腾霄，她耳听八方，知道有人来到，不由得心头微凛，想道：莫非这魔头早就约了帮手，才用诱敌之计，把我引到此地？ ” 但她自恃本领高强，却也不惧，此时段仇世已经跃上墙头，她无暇回头，立即如影随形，跟着跳上，冷笑喝道：“ 不把我的侄儿交还，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跑不出我的掌心。 ”

“ 原来是这个泼妇，怪不得她竟敢追踪滇南双煞！。 ” 宋腾霄心想。段仇世突然在这里出现，已经是颇出他意料之外，如今见着这女人，更是意外加上意外了。

“ 宋师哥，这个女人是谁？ ” 吕思美见这女人的轻功了得，禁不住好奇，问她师哥。

“ 这婆娘是杨牧的姐姐，外号辣手观音的杨大姑！ ” 宋腾霄答道。

吕思美听说是杨牧的姐姐，不觉皱起眉头，说道：“ 听说你和她打过一架，她是不是像杨牧那样坏？ ”

宋腾霄道：“ 虽无过错，面目可憎。或许没有她的弟弟那样坏，也是个令人讨厌的泼妇。 ”

长城上段仇世已经和杨大姑交上了手。

杨大姑是上北京找她弟弟的。原来四海神龙齐建业是她丈夫的叔叔，齐建业因为不愿再理杨牧的家庭纠纷，劝他休妻之后，便即独自回家。杨大姑从齐建业口中，方始知道她的弟弟还没有死，她的侄儿乃是落在滇南双煞的手中。

杨大姑为人成见极深，她一向就不喜欢云紫萝，如今虽然知道了云紫萝并没有害死她的弟弟，但仍然认为云紫萝的所作所为乃是败坏了杨家的门风，她怕弟弟对付不了云紫萝，是以才特地上京准备助她弟弟一臂之力。不料无巧不成书，在途中碰上了滇南双煞之一的段仇世。

齐建业和她说过在泰山之会中，杨牧曾吃过段仇世的亏一事。她也知道段仇世在滇南双煞中虽是师弟，武功却比师兄卜天雕厉害得多，是一个有名的魔头。是以她虽然极为自负，却也不敢丝毫轻敌，当下一照面便施杀手。使出了杨家家传绝技的金刚六阳手。

金刚六阳手以掌力刚猛驰誉武林，本来这种纯粹阳刚的掌力是不大适宜于女子学的，但杨大姑却也当真算得是个武学奇材。她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在原来的掌法上又再穷加变化，变成了刚柔兼济的功夫。金刚六阳手本来就是招里藏招，式中套式，每一掌劈出，内中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奇妙变化的。到了杨大姑手上。这一招六式，更能够把阳刚与阴柔的掌力交互连用，瞬息百变，虚实莫测，令人防不胜防，当日云紫萝走出杨家之时，以她那样超妙的轻功，敏捷的身子，在杨大姑的掌下，都几乎脱不了身。杨大姑的掌法造诣，也就可想而知了。

双掌相交，段仇世也感到好似打着了一团棉絮，无从着力，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这婆娘的内力倒是不弱，好，我就和她较量较量内功。”哪知心念未已，那团“棉絮”忽地变成了铁壁铜墙，一股刚猛的掌力，惊涛骇浪般的便涌上来！

段仇世使了个“卸”字诀，右掌一带，把对方的掌力引出外门，冷笑说道：“好个泼妇，要拼命么？”左手拿的折扇倏地便指到了对方掌心的“劳宫穴”，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杨大姑吃了一惊，掌力不敢尽发，忙即换掌、变招，心道：“这魔头果然名不虚传，他居然能够轻描淡写的化解我的金刚掌力！”

殊不知段仇世这招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已是他平生所学的精华所聚。化解了杨大姑的攻势之后，心里暗暗叫声“好险”，想道：“宋腾霄的气量恐怕比不上孟元超，我与他能否化敌为友，尚未可知，久战下去，于我不利，须得赶快把这泼妇打发才行。”

杨大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此时她身在城头，不但看见了宋、吕两人，而且听得见他们的说话了。她一听到宋腾霄的声音，就不由得吃了一惊，想道：“这人不就是那日在灵堂里抢走了华儿的那个蒙面人吗？”跟着又听到宋腾霄说她面目可憎，是个泼妇，更不禁气得七窍生烟，暗自思量：“这小子纵然不是段仇世约来，也总是对我不利的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慢慢再找他们算帐。”宋腾霄和吕思美前半段的谈话她没听见，却不知宋、吕二人与段仇世结下的梁子比她还大得多。

杨大姑打定了“走为上着”的主意，但旗鼓相当的高手拼斗，要走也非易事。当下杨大姑只好继续展开猛攻，希望能够把段仇世迫退，这才能够溜走。

双方都是不愿久战，彼此抢攻，段仇世连遇几次险招，心头火起，恶念陡生，登时便使出了赤砂掌的功夫。

赤砂掌能伤奇经八脉，是一门极为厉害的邪派毒功，那次吕思美受伤，就是伤在他的毒掌之下的。

杨大姑是个识货的行家，一见段仇世的掌心红若涂脂，鼻端隐隐闻得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不禁心头大骇，连忙运功御毒。如此上来，她登时又给段仇世抢去了攻势，要想逃走，更是难了，心中暗暗叫苦。

此时宋、吕二人已经走到城墙底下，吕思美道：“宋师哥，咱们帮哪一边？”

宋腾霄道：“姓段这魔头是你的仇人，没奈何，咱们当然是只好帮杨大姑了。”

吕思美道：“这婆娘姐弟联同欺侮云姐姐，我见着她就不由得有气。不如咱们谁也不帮，让他们分出了胜负，咱们再去报仇。”她的武学造诣不及

宋腾霄，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再战下去，杨大姑一定不是段仇世的对手。

宋腾霄笑道：“也好，咱们暂且坐山观虎斗。”

段仇世呼呼两掌，把杨大姑迫到了城头的边缘，冷笑说道：“你口口声声说我抢了你的侄儿，不错，那孩子名叫杨华，但虽是姓杨，却未必当真就是你杨家的骨肉吧？再说，杨华也并不是我从你的手上抢去的。”

他这话是有意说给宋腾霄听的，宋腾霄听了之后，果然不觉好生诧异，心道：“他怎的好似知道了孟大哥和这孩子的秘密？”

杨大姑给迫到城头的边缘，形势十分危险。吕思美叫道：“啊呀，不好，这婆娘恐怕有性命之忧。她虽然可恶，罪不至死。宋师哥，我改变了主意了，咱们还是帮帮她吧！”

话犹未了，只听得“哎哟”一声，杨大姑已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也似，从城头上一个鹞子翻身，跌下去了，但那“哎哟”的叫声，却是出自段仇世之口。

原来高手拼斗，有一方分出心神说话，自是不免要受影响。杨大姑就是趁着段仇世说话的当儿，突施杀手的！

段仇世就是提防她有此一着，身形一闪，折扇伸出，便即点她穴道。但饶是他应变得快，也给杨大姑的掌锋从胸口擦过，幸而没有打个正着。

不过，杨大姑也没有占得便宜，她胸口的衣裳给折扇挑开，好像给蚂蚁叮了一口似的，微感酸麻，也不知有没有受伤，慌忙就跳下去了。

脚踏实地，低头一看，只见胸部敞开，左乳下面，有一点红点，与“乳突穴”的距离，相差不过毫厘。原来段仇世的点穴也没有点个正着。

杨大姑暗暗叫声“好险！”不由得又羞又气，骂道：“段仇世，宋腾霄，你们莫要得意，老娘还没有死呢，终有一日与你们算帐！”

宋腾霄笑道：“小师妹，你可以放心了。这臭婆娘骂人还能够骂得这样狠，大概不是重伤，性命当然更是可以无忧了！”

吕思美摇了摇头，说道：“这婆娘也是好没道理，咱们是一番好意，她却把你也痛骂在内。”

段仇世受那一掌，掌力是从旁边掠过的，虽然颇觉疼痛，其实并没受伤。他的内功造诣甚深，当下运气三转，便即没事。

吕思美低声说道：“宋师哥，这魔头不知是否已受了伤，咱们打不打他？”

宋腾霄笑道：“小师妹，你的心地也太好了。当时他用毒掌伤你，可曾手下留情？对付这等邪恶的魔头，咱们与他讲什么江湖规矩？快上去吧！”

宋腾霄知道段仇世的轻功了得，不但在他之上，甚至比吕思美还要称胜一筹，只怕他跟着杨大姑溜走，是以一面飞跑追上前去，一面叫道：“姓段的，有胆的你莫逃！”

段仇世哈哈一笑，从城墙上跳下来，并非逃跑，而是迎着宋腾霄追来的方向，说道：“我为什么要逃，不是为了找你，我还不会到这里来呢！”

宋腾霄道：“好，那咱们就分个高下吧！”

吕思美忽道：“且慢！”

宋腾霄怔了一怔道：“小师妹，你狠不起心肠么？我看他可并没受伤。”

吕思美道：“你问问他，他怎么知道咱们是在这儿？”她不愿意与段仇世交谈，但对他的来意已是不禁有了几分疑惑。心里想道：“他和宋师哥也是交过手的。他分明知道我和宋师哥联手，即使他是毫没受伤，也是必败无疑，为什么他不逃跑？”

段仇世似乎知道她的心思，哈哈笑道：“宋腾霄，我不是怕和你们打架，但我这次来，却并非是为了要找你们打架的。当然，你若要打，我也奉陪！你让我先说两句话好不好？”

宋腾霄道：“好，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找我做什么？”

段仇世怒道：“姓宋的，嘴里放干净点好不好？你要吵架，我可以比你骂得更凶更毒！”

宋腾霄见小师妹要听他说话，只好暂且忍着了气，说道：“好，在你说话的时间，我把你当作朋友看待。说吧！”言下之意，只能暂时给他以朋友的礼貌，待他说明来意之后，那可就要把他当作敌人了。

段仇世不理会他的言外之意，折扇轻摇，缓缓说道：“宋腾霄，其实我也不是为了找你，我要找孟元超。没人可以告诉我，只好向你打听了。至于我是怎样知道你在这儿，你不把我当作朋友，我也用不着告诉你了。”

吕思美大感意外，禁不住就问他道：“你找我的孟师哥做什么？你还要和他再打一架？”

段仇世道：“不，我也不是要和他打架，我要告诉他一桩事情。不过这桩事情，却也不便说给你听。”

宋腾霄冷笑道：“这么说来，你对孟大哥倒是一番好意了？”

段仇世说道：“不错，我虽然是曾经伤在他的刀下，我对他的佩服可是比对你多些！”

宋腾霄道：“我不要你佩服，也不相信你的鬼活！”

段仇世道：“那么你是不肯把孟元超的下落告诉我了？”

宋腾霄道：“莫说我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段仇世叹了口气，说道：“我早知你不会相信的。没办法，那么，咱们只好再打上一架了！”

宋腾霄道：“不错，这样倒是爽快一些。小师妹，拔剑上吧！”

吕思美倒是有点思疑不定，一时间不敢断定段仇世的话是假是真。哪知她还没有拔剑，段仇世已是先发制人，突然就向她先动手了。

宋腾霄大吃一惊，失声叫道：“师妹，留神！”吕思美慌忙使出穿花绕树身法，一飘一闪。就在这闪电之间，只觉微风飒然，头顶插的一根银簪悠悠颤动，叮的响了一声，段仇世已是在她身旁掠过，而且回过头来了。

只见段侦世深深一揖，说道：“上次误伤姑娘，十分抱歉，请姑娘恕罪。”

吕思美这才知道段仇世乃是手下留情，特地用这个法子来表明他对自己并无敌意的。要知她的穿花绕树身法虽然超妙，但因刚才乃是猝不及防，多少有欠轻灵，倘若段仇世当真是下杀手的话，那就不仅是弹动她头上的银簪，大可以在她的天灵盖打上一掌了。

说时这，那时快，宋腾霄已是唰的一剑刺来，喝道：“你这厮怙恶不悛，居然还敢戏弄我的师妹！”

吕思美也是个要强的姑娘，虽然明知对方乃是手下留情，却不甘心受对方这种几近戏弄的“陪罪”，一怒之下，拔出双刀，说道：“你可以杀我而没杀我，我也可以饶你一次性命。但若要我就此甘休，那是万万不能！”

段仇世心中苦笑：“你这小姑娘也不替我想想，除了这个法子，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令你相信我并无恶意？”他是个心高气做的人，不屑再向对方求情，说道：“我已经表明心意，你们不肯原谅，那也没有办法。段某唯有舍命陪君子罢啦！”

宋腾霄的本领和段仇世是在伯仲之间，各有擅长的武功，段仇世倘若使出毒掌功夫，可以稍占上风。但宋腾霄的剑法，却是胜过他的折扇点穴。

十数招过后，宋腾霄的剑法越展越快，一口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剑剑不离对方要害。吕思美双刀飞舞，配上她的轻灵身法，也是委实不可小觑。此时即使段仇世重施故技，向她突袭，也是难以打着她了。

段仇世对付一个宋腾霄已然吃力，怎堪再加上一个吕思美，五十招过后，渐渐变成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击之力。

吕思美说道：“宋师哥，看在我的份上，你可别要杀他。”

宋腾霄笑道：“我知道，你说过的话，当然不能不算数的。

不过这厮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他曾用毒掌打伤你，我不杀他，也得废掉他的武功！”

段仇世大怒道：“很好，且看你怎样废掉我的武功？”说话之际，玄功默运，双掌登时红若涂脂。

吕思美叫道：“宋师哥小心，这魔头要用毒掌！”

段仇世道：“宋腾霄，你是要迫使我非和你拼命不可了！”

宋腾霄道：“好，你尽管拼命罢，我宋腾霄可不怕你！”他口里说不害怕，其实心里是有点害怕的。

兵法有句格言：攻击是最好的防御。这条道理，用于高手搏斗，也是一样，宋腾霄怕他的毒掌厉害，连忙加紧进攻。段仇世收起折扇，双掌盘旋飞舞，冷笑说道：“宋腾霄，我拼着身上穿几个窟窿，你敢担保不受我一掌。”宋腾霄怒道：“大丈夫岂能受你恐吓！”话犹未了，腥风已是扑鼻而来。宋腾霄恐防中毒，连忙闭口。

吕思美挥刀助攻，段仇世施展腾挪闪展的功夫。避开她的双刀，专向宋腾霄攻击，宋腾霄稍稍宽心，想道：“幸而他对小师妹似无恶意，否则我护了自身，只怕就要难以兼顾师妹了。”

他虽然采取以攻为守的打法，但是否能够避免两败俱伤，心中实是毫无把握。

正在全神贯注防御他的毒掌之时，忽见他的掌心朱红渐退，腥风也没有了。原来段仇世本是要拼命的，忽地想道：“我已经伤害过这可爱的小姑娘，何必还要作孽，再伤她的情人？唉，冤家宜解不宜结，解不开也不该越结越深，我这一生造孽已多，就拼着受这小子所伤吧。”想至此处，不觉心境空明，不知不觉之间，他的毒功也就停止运用了。

宋腾霄唰唰几剑，眼看就要迫得他无可转身，吕思美忽地咦了一声，说道：“你为什么不用毒掌？”

段仇世苦笑道：“可惜我还没有见着孟元超，你们尽管杀我，不过有几句话请你带给孟元超……”

吕思美不知不觉也放缓了招数，宋腾霄道：“小师妹，提防他是缓兵之计！”吕思美横刀护身，还是问道：“你要我带什么口风？”

段仇世怒道：“你们不相信，那我也用不着说啦！”

宋腾霄正在一剑刺去，树林中忽地跳出一个人来，叫道：“宋兄，暂且住手！”

吕思美又惊又喜，叫道：“孟师哥，是你！这个魔头说是要找你呢！”

孟元超道：“我已经知道了。段仇世，你有什么话和我当面说吧。”原来他早已来到，不但听见了段仇世的说话，也看见了他中途舍弃毒掌的事。

他本来是准备宋、吕二人一有危险，他就出来援救的。但因段仇世已经不用毒掌，故此迟至此际看清楚段仇世确是并无恶意之后，方始出来。

段仇世道：“孟元超，我先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还要向我报仇？”

孟元超哈哈一笑，说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不错，我和段兄结的梁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怨是有的。但在泰山会上，我也曾受过段兄的恩德，恩怨相消，这仇嘛，大家也就不用再算了。”

宋腾霄大为诧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想道：“这魔头抢了他的孩子，他居然也肯一笔勾销，不知这魔头曾经帮过他什么大忙，真是奇怪！”他可不知，那日泰山会上，杨牧捏造谎言，自己是受石朝玑所伤，冒充英雄好汉；又含血喷人，诬捏孟元超拐带他的妻子，倘若不是段仇世出来替他辩白，后果不堪设想。孟元超不仅感激他为自己主持公道，更感激他替云紫萝保存了名誉，是以才肯把旧怨一笔勾销。

吕思美对师兄一向敬佩，接着说道：“我爹爹生前曾经打伤过你，你也打伤了我，如今我也想通了，冤冤相报无已时，我和你的冤仇也就一笔勾销了吧！”

孟元超道：“宋兄，请看在小弟份上……”正想善言开导，宋腾霄已是笑道：“你们都不计较，我还能和段先生计较么？”要知宋腾霄素来好胜，在吕思美面前，他可不能让小师妹说他气量比不上孟元超。

段仇世笑道：“孟兄，多谢你以德报怨，不和我算帐，还给我作鲁仲连，不过，我可得有言在先，你不向我报仇，我还是要向你报仇的！”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不禁怔了一怔，孟元超纵声笑道：“孟某只问事情是否当为。但求心之所安。别人对我如何，我从来不管。”

段仇世赞道：“好个豪杰胸怀，孟兄，我不妨对你说句老实话，当日你用快刀打败了我，我还是不怎样佩服，如今可真是口服心服了！”

吕思美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向我的师哥报仇？”

段仇世这才缓缓说道：“我这报仇，可是有点别开生面的，并非是要和孟兄再打一架，至于怎样报法，孟兄，那就要请你恕我暂且卖个关子了。”

孟元超笑道：“你怎样报法，我可以不问，但有一件事情，我却是不能不问。”

段仇世道：“你是说杨华这孩子？”说到“杨”字之时，声音故意放低一些。其实那日在泰山会上，孟元超曾在他手中见过自己留给云紫萝的玉佩，心里就已知道段仇世是知道这个孩子的来历的了。

孟元超道：“不错，这是我好友之子，我不能不问。”

段仇世道：“孟兄请放心，这孩子现在做了我们滇南双煞的弟子，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

宋腾霄冷冷说道：“你们当初抢这孩子之时，就是想收他做徒弟的么？”要知这个孩子是在他手中给抢去的，如今虽说是旧怨勾销，提起此事，心里总还是不大舒服。

段仇世笑道：“这倒不是，实不相瞒，当初我们抢这孩子之时，确是不怀好意。我们是要用孩子来和孟大侠为难的。但这孩子委实太可爱，连我卜师兄那样的野性子，如今为了这孩子也都变成了绕指柔啦。孩子一发脾气，他就会千方百计的逗他欢喜，就像最会哄孩子的老婆婆一样。”说着、说着，不觉笑了起来。

孟元超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想道：“我是四海为家的江湖客，这孩

子交还给我，我也不能携带，倒不如留在他们那儿。”当下向段仇世作了一个长揖，说道：“段兄为这孩子操心，孟某感激不尽，这件事情也就不用再提了。请问段兄，何以知道来此找我，找我又是为了何事？”这也正是宋、吕二人的疑问，如今由孟元超说出来了。

段仇世道：“我本来只想把孩子的事情和你作个交代的，如今又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和你说了。孟大侠，你可得提防小人害你。” 孟元超道：“什么人？”

段仇世道：“就是杨牧。”

孟元超默然不语，心里想道：“杨牧要想害我，这已是早就在我意料之中了。”

吕思美毕竟是个女子，心思较细，说道：“是不是你发现了杨牧什么新的阴谋？

段仇世点了点头，接着说道：“至于我何以来此找你，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这里的。”

孟元超诧道：“你何以知道？”

段仇世笑道：“这话得从头说起，今天我在路上，先后碰上了三拨人。第一拨是李麻子和快活张。”

孟元超说道：“啊，原来你是碰上了他们，怪不得你会知道我是要来这里找腾霄了。”

段仇世说道：“我和快活张并不熟识，与李麻子却是颇有交情。你们大闹京城的事情，他们也告诉我了。”

吕思美喜欢听热闹的故事。说道：“孟师哥，你们怎样大闹了京城，是不是和尉迟大侠、戴镖头他们一起干的？”

宋腾霄却笑道：“小师妹，你忍耐点儿，孟师哥自会告诉你的。”言下之意，自是叫她别岔开话柄了。

吕思美骇然一省，笑道：“对，你还是先说杨牧的事吧。孟师哥，京师之事，你以后慢慢再告诉我。”

段仇世继续说道：“我和李麻子、快活张分手之后，走了不多一会，又碰上两个熟人。”

吕思美道：“其中一个想是杨牧？”

段仇世道：“不错，另一个是通天狐楚天雄。”

孟元超道：“啊，原来是这个老匹夫，他和杨牧搞在一起了。”

吕思美道：“这个通天狐又是什么人？”

孟元超道：“是一个二十年前横行滇贵两省的独脚大盗，早已金盆洗手，最近又出山的，我和他曾在三河县云家交过手。”

段仇世道：“这老狐狸我是早在滇南和他相识的，我们不想惹他，他对我师兄弟也是颇有顾忌，彼此倒是井水不犯河水。”

吕思美笑道：“这次犯上了啦？”

段仇世道：“也没有犯上。那是一条险峻的山路。我跟在后面，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可没有见着我。”

吕思美道：“你偷听了他们的一些什么秘密？”

段仇世道：“这老狐狸的轻功不亚于我，我不想给他发现，当下只能躲在茅草叶中，借物障形，远远的缀着他们。因此也就只是断断续续的听到一些零碎的辞语了。

“我听得他们提及三河县及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名字，好像还谈及一个奶妈，至于是谁的奶妈，我就听不清楚了。

“我又隐约听得那老狐狸说什么放长线，钓大鱼，和杨牧说的什么夫妻之情不可靠，母子之情决难抛之类的话，还有什么粉身碎骨，定报知遇之恩等等。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辞语连串出来，推想这两个家伙定是要到三河县去干一宗见不得光的勾当，而这宗勾当，很可能亦是和孟大侠有关！”段仇世早已从孩子的事情隐约知道孟元超和云紫萝的关系，不过不便明言而已。

孟元超已是心中雪亮，想道：“杨牧要报的什么知遇之恩，不用说，那就是要做北宫望忠心耿耿的奴才了。看来他们已是预料到我往三河找紫萝的了。杨牧诡计多端，紫萝与他毕竟曾是多年夫妻，只怕会上他的当。”当下说道：“段兄，多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会小心提防的。”

吕思美道：“你碰上的第三拨人又是什么人？”

段仇世道：“就是那个臭婆娘了。我赶着来这里，没奈何只好把她引到这里来，不过你们大概不会在这里久留的，就是给她知道了你们的行踪那也并不碍事。据我所知，她是要到京师找他弟弟的，也还未知道杨牧已经离京了呢。”

说至此处，红日已是西斜。段仇世笑道：“孟兄，今日得以与你化敌为友，实是快慰何如之！如今话已说完，我也应该走孟元超道：“段兄高义可风，小弟得以交上你这么一个朋友，也是十分欢喜呢。可惜咱们都是有事在身，但愿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段仇世走后，孟元超叹道：“人言不能尽信，我以前只道滇南双煞都是无恶不作的魔头，却不料这位冷面书生段仇世倒也颇有热心肠呢。”宋腾霄默然不语。

吕思美笑靥如花，拉着孟元超的手又是笑又是跳，说道：“孟师哥，你不知道我们找得你多苦，真想不到今天会碰上你！”

孟元超笑道：“我看见你们在一起，心里更是高兴！”吕思美听懂他话中之意，粉脸羞红，低下了头。

宋腾霄道：“我和小师妹刚才还说起你。”孟元超道：“说我什么？”吕思美道：“三河县离这里不远，刚才我和宋师哥就在商量，如果能够和你一同到三河县去找云姐姐，那有多好！我们只怕找不着你，谁知天从人愿，你果然来了。”

宋腾霄道：“据段仇世刚才所说，北宫望恐怕已在三河县布下罗网，等候孟兄了。杨牧和楚天雄就是先行的鹰犬。”

孟元超道：“那我更不能不去了。宋兄，你离开小金川已有三年，萧大哥、冷大哥都在惦记你，不如你与小师妹先回小金吧。”

吕思美知道他的心思，笑道：“孟师哥，我知道你是为我们设想，怕我们遭遇危险是不是？可是云姐姐不单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呢。日前我与她匆匆一面，话也没有来得着交谈，就分手了。这次你不让我去我也要去的了。嘿嘿，我的本领虽然不济，也总可以作你一个帮手吧。”

孟元超道：“啊，你们已经见过她了？”

吕思美道：“是呀，有一个好消息正要告诉你。”

当下吕思美将路上碰上云紫萝与及杨牧的事情说给孟元超听，说到杨牧把预先写好的“休书”给云紫萝，云紫萝将休书撕碎，气得晕倒之时，孟元超不禁虎目蕴泪，说道：“杨牧这厮真是可恶可恨！”想起云紫萝这些年来

所受的委屈，心里十分难过。

吕思美笑道：“不错，杨牧这厮是可恶可恨，但他做的这件事却是一件好事呀！孟师哥，我但愿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孟元超苦笑道：“小师妹你不懂的。我这次只是想见一见紫萝罢了。”

宋腾霄缓缓说道：“世事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孟兄，我和你也有相同的感触呢！”

吕思美笑道：“你怎知道孟师哥有这感触？”宋腾霄说道：“我们三人是一同长大的，孟兄和我说得上是莫逆之交。虽然离别几年，他的心事多少我还能够猜得着。”

孟元超喟然叹道：“宋兄说的是：”心里则在想道：“不错，我是有点感慨沧桑变化，人事无常。但我此刻心里想的是什么，恐怕就未必和你所想的相同了。”

宋腾霄与孟元超并肩前行，接着说道：“孟兄，我知道你是个外冷内热、很重感情的人，但十年之间，各人有各人的遇合，过去了的未必还会再来。”

吕思美笑道：“宋师哥，你说的话好像谈禅，我可不懂是什么意思。”

宋腾霄道：“比如说咱们各自离开小金川，想不到却在这里相逢；又比如说孟大哥在这一年间结识了扶桑派的掌门人林姑娘；而云紫萝则嫁了杨牧又和杨牧分手。这都是每个人意想不到的遇合。嗯；有一位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游侠缪长风，孟兄可知道么？”画龙点睛，他这才说到了主题了。

孟元超笑道：“何止知道，我和他还是好朋友呢。我们就是在紫萝家中相识的。”当下将他那次寻访云紫罗不遇，却遇上敌人；缪长风恰巧也在那天赶到，他们两人怎样联手把以楚天雄为首的一帮鹰爪打败等等事情，告诉宋腾霄。

宋腾宵说道：“那日杨牧请米了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韩威武，中途设伏，来与紫萝为难。那天缪长风也是在场的。紫萝还多亏了他呢……”话未说完，孟元超便道：“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吕思美白了宋腾霄一眼，心道：“你何苦在孟大哥面前提起这些事情，挑动他的疑心？”宋腾霄佯作不知，淡淡说道：“听说紫萝和这位缪兄相识也是未久的，他处处维护紫萝，倒是难得！”

孟元超自也知道好友的心思，宋腾霄是怕他受不起情海翻波的再次打击，故而特地让他知道缪长风和云紫萝的感情颇不寻常，好令他心中先有准备。心里不禁好笑：“我早就知道了。但你却不知道我是为紫萝庆幸，庆幸交上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呢。”

吕思美道：“孟师哥，你在想些什么？”她见孟元超默然不语，却是有点为他担忧。

孟元超抬起了头，说道：“你瞧，天下雪了。只见鹅毛般的雪花满天飞舞，如飘絮，如撒盐，转瞬间把山头染得一片银白。

“啊，真美！”吕思美说道：“今年的雪倒是下得早呢。”孟元超笑道：“今天已是十一月初三啦。在京城以北，十月中旬，都已经下雪了。”原来小金川是个四季如春的地方，每年只有在深冬的时候，才偶尔下几天雪，也只是晚上才下，白天就融化的，要绝早起来，方能隐约看得见山头的一点雪景。

吕思美道：“我已是许多年没见过下雪了，小时候我是很喜欢看雪景的。但虽然如此，我最喜欢的地方却还是小金川。孟师哥，咱们请云姐姐一同去

小金川好不好。”

孟元超道：“待见了她再说吧。”心里想道：“她若肯去小金川，跟大伙儿一起过热火朝天的日子，或许倒是可以有助于她忘记伤心的往事。”

宋腾霄笑道：“小师妹，别尽顾观赏雪景了，咱们还要赶回松风观拿行李呢。”

吕思美瞿然一省，说道：“对，拿了行李，今天还可以走半天路。明天晚上咱们就可以见着云姐姐了。”

孟元超看着白雪皑皑的山头，却是不禁浮想连翩了。林无双的影子忽地闪过他的脑海，孟元超看了看小师妹，吕思美的侧影和林无双是颇有几分相似的，心里想道：“她们两人都是心地纯真，好像白雪一样的点尘不染，我和紫萝则是大不相同了。不过，紫萝虽然是在污泥打过滚，却也是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濯青莲而不夭呢。境界不同，“白雪”、“青莲”都是一样。嗯，只不知无双现在如何，她做扶桑派的掌门，只怕做不惯吧！”在孟元超的心目之中，是把林无双和小师妹一样看待的，不过每当他想起云紫萝的时候，却往往连想起林无双来，而不大会想起小师妹，这一点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

孟元超在途中浮想连翩，云紫萝在山居待产，更是心事重重了。

她和姨妈是住在表妹的奶妈家里，奶妈是个寡妇，只有一个出嫁的女儿，故此晚景甚是凄凉。住的是一间破破烂烂的泥屋，她们来了之后，才加以粉饰扩建的。

山居的寂寞云紫萝还过得惯，心境的寂寞却有点难受了。

她怀着杨牧的孩子，已经将满九个月了。夫妻早已恩断义绝，孩子有父等于无父。每当她想起自己的两个孩子，小的虽没出世，命运却己是和哥哥一样之时，心头就不禁有如刀割。

穷乡僻壤，风雨茅庐，寂寞的日子，直待到陈光世和邵紫薇、萧月仙来到之时，才添了几分生气。

第三十八回 重寻故剑

尽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远。

——张惠言

陈光世护送她们到了奶妈家中，本来就要回去的，但因萧夫人极力挽留，只好多住几日。

萧夫人另有一番心事，那天晚上，她就悄悄的问女儿道：“你是不是喜欢这陈公子？”萧月仙羞红了脸，噘着小嘴儿道：“妈，我不喜欢你问我这个。”

萧夫人道：“你不说我也知道。在西洞庭山的时候，你和紫薇是不是为了他吵架？你的邵家哥哥又是不是为了这个给你气跑的？”

萧月仙道：“那是他们自己多心。”

萧夫人叹了口气说道：“邵伯伯是你爹爹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咱们一家子也曾受过他的照顾。凡事你该多让紫薇姐姐一些，你懂不懂？”

萧月仙道：“是呀，所以每次比剑，我都是让她一两招的。”

萧夫人道：“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我说的不是这个。”

萧月仙其实是懂的，只因生母亲的气，索性假装到底，说道：“不是这个，那又是什么？”

萧夫人道：“邵伯伯有意把你的紫薇姐姐许配给陈公子，紫薇也喜欢他，难道你不知道么？”

萧月仙道：“知道又怎么样？”

萧夫人道：“那你就应该别让你的紫薇姐姐多心呀！”顿了一顿，接着说道：“其实你的鹤年哥哥也很不错呀。他的本领或许比不上陈公子，人可是挺老实的，我和邵伯伯早就把你们当作小俩口的了，只因你的年纪还小，才没有正式提亲。”

萧月仙又羞又气，说道：“我什么人也不喜欢，你也莫迫我做邵家的媳妇。”

萧夫人道：“我不想勉强你的婚事，不过，你喜不喜欢鹤年那是另一回事，这位陈公子你可得让给紫薇姐姐才行。你不能太伤了邵伯伯的心！”

这几句话说出了口，萧夫人方始觉得是未免重了一些，恐怕女儿受不了。果然萧月仙更赌气说道：“好，那以后我决不再和陈公子在一起就是了，免得人家以为我是没人要的下贱女子，要抢别人的丈夫！”

萧夫人轻轻抚摸女儿的秀发，说道：“你别赌气，听妈的话。这样不好！”

萧月仙道：“你不是说要我让她吗？”

萧夫人道：“这样做太着痕迹了。你只须和陈公子疏远一些，多让他们亲近，也就行了。若是现在就避免和他们在一起，那会闹出笑话来的，你明白么？”

萧月仙道：“好啦，好啦，我明白了，妈，我要睡觉啦，你别再噜嗦了好不好？”萧夫人知道女儿还在生气，一笑替她盖上被子。

萧月仙哪里睡得着觉？翻来复去的只是想道：“我是真的喜欢陈光世么？”“鹤年心里喜欢我，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喜不喜欢他呢？”她自己问自己，但这两个问题，她可都是答不出来。再又想道：“为什么光世一来，我就有一股压制不住的念头，想和他多些在一起？但鹤年哥哥走了之后，我

却又是想念他比光世更多了？”

女儿家的心事是十分复杂的，莫说别人无法捉摸，有时候当真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萧月仙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了。

其实她现在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一种对异性的朦胧的“爱慕”。陈光世温文尔雅，出身名门，本领又高，若然拿他来和邵鹤年相比，邵鹤年好比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陈光世则是一颗光采夺目的明珠，自然也就比较吸引她了。其实她和邵鹤年自小就在一起，说到感情之厚，相知之深，那还是远在陈光世之上。

但她又是个有几分倔强甚至有几分执拗的少女，给母亲说了这么一顿，心里感到受了委屈，反而不知不觉的起了一股反抗的念头了。

好在他们都是年轻的人，心中的芥蒂是不会久藏的，萧月仙头两天是故意和陈光世疏远许多，渐渐也就大家玩在一起，和平时一样了。

这一天天气很好，邵紫薇和她说道：“云姐姐不能陪咱们练剑，找光世指点咱们好不好？”

萧月仙想起那次练剑和她吵架的事，说道：“你们去就行了，我不去！”

邵紫薇怔了一怔，笑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是不是？好，你不去，我也不去，唉，只可惜这么好的天气，咱们可要闷在屋子里。”

萧月仙想起母亲的话，不觉说道：“这件事么，我早就忘了。你可别要多心。好啦，好啦，我拗不过你，走吧，走吧！”

他们在树林里找到一块平地，邵紫薇说道：“陈大哥，你的冰川剑法我们看过一遍，现在都忘记了。你再练给我们瞧瞧好不好？”

陈光世道：“还是你们先练吧，我还没有看过你们整套的剑法呢，让我开开眼界也好。”

邵紫薇与萧月仙都争着说道：“不，你先练，你先练！”陈光世笑笑看看她们，心里想道：“这两个小姑娘虽然不大懂事，却也挺会讨人欢喜呢。”原来在他的心中，是把她们都当作不懂事的小妹妹的。

陈光世笑道：“好吧，那我就来抛砖引玉吧。”邵紫薇道：“不对，不对。你的剑法比我们高明很多，应该说是抛玉引砖。”萧月仙笑得打跌，说道：“更不对了，既然是玉，哪有随便抛出去的道理？这句成语可是不能颠倒过来用的。”

眼前少女如花，脚底虽然踏着积雪，却已是如沐春风了。陈光世感染到她们的欢乐，不觉如饮醇醪，心神若醉。

邵紫薇嚷道：“陈大哥，你怎么又不练了？”

陈光世好像在侧耳静听什么，半晌忽道：“听说你们那次在西洞庭山的梅林练剑，曾经给人偷看，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邵紫薇说道：“不错，那个坏蛋是来侦查缪叔叔的，听说是‘四笔点八脉’连家的人。我们打不过他，后来幸亏云姐姐恰好那天来到，这才把他赶跑了。”

萧月仙心念一动，说道：“是不是现在有人偷看？”

邵紫薇瞿然一省，心道：“不错，陈大哥此问定有用意。”为了要表现自己比萧月仙还更机灵，也不管是否有人，立即便大声喝道：“什么人，还不赶快给我出来！”

话犹未了，果然便有一个劲装汉子，从树林中钻出来。

唰唰连声，邵紫薇、萧月仙双双拔剑出鞘，立即便迎上去，剑尖指着那

汉子。

陈光世叫道：“慢些动手，问清楚他再说。”

那汉子陪笑道：“姑娘请莫动怒，我不是偷看你们练武，我是来探亲的。”

萧月仙怔了一怔，说道：“你的亲戚是谁？”要知道这山上总共不到十家人家，而这汉子却是服饰整洁，言谈举止颇有气派，一看就知道不是山里人。

那汉子看了看萧月仙，忽地说道：“姑娘，你是不是姓萧？”

萧月仙诧道：“你怎么知道？”

那汉子道：“云紫萝是你表姐吧？你们二人相貌颇有一点相似，我胡乱猜猜。”

萧月仙更是惊诧，说道：“你认识我的云表姐？”

那汉子哈哈一笑，说道：“我姓杨名牧，说起来我还是你的表姐夫呢！”

萧月仙是尚未知道云紫萝夫妻离异之事的，她的母亲怕她不懂事胡乱说话，一直没敢告诉她。此时听说这汉子就是杨牧，不禁失声叫道：“你不是死了的吗？表姐说——”蓦地想起死人岂能站在自己面前说话，这一问实属多余，登时就住口了。

杨牧笑道：“我是躲避仇家，才装死的。你表姐说了些什么，或许她对我还有点小小的误会？”

萧月仙不知他是真是假，心里想道：“反正他只是一个人，若非杨牧，有妈在家里，也不怕他。他敢来求见表姐，料想也不会是冒充的。嗯！表姐能够夫妻团聚，不知道该多欢喜呢！”于是说道：“没什么，你来得正好，表姐，她——”

杨牧怔了一怔，说道：“她怎么样？她是正在提起我呢？还是正在骂我？”

萧月仙“噗嗤”一笑，说道：“你猜得不错，她正在想念你呢。好，你跟我来吧。”原来她是想要把云紫萝快将临盆的事情告诉杨牧的，但这样的事情女孩儿可不便说出口来。她以为妻子怀孕，丈夫自必知道，只须这么提一提杨牧就会意了，哪知杨牧却是糊里糊涂。

邵紫薇纳剑入鞘，说道：“咱们大家回去吧。”语气之间，颇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

萧月仙道：“不，由我陪客人回家，你们还是继续练剑吧，难得这样的好天气。”这正是邵紫薇心里的说话，巴不得萧月仙替她说了出来，她可以和陈光世玩个痛快。

萧夫人看见杨牧到来，却是又惊又喜。原来她知道杨牧不是个好丈夫，但总还是希望甥女能够与丈夫重归于好。

杨牧深深一揖，说道：“小侄那天得罪了老人家，请你老人家恕罪。”

萧夫人道：“过去的事，大家都莫提了，你来得正好。”

又是一句“来得正好”，杨牧惴惴不安他说道：“紫萝在家吗？她是不是还在怪我？”

萧夫人略一沉吟，说道：“请你在这里稍坐一会。待我进去云紫萝在内室早已听到他们的说话，听至此处，大声说道：“姨妈，你给我把他撵出去！”

萧夫人正在想说“待我进去把她唤出来”的，不由得大是尴尬，连忙作个手势，示意叫杨牧不可多言，只可坐在外面等她。

萧夫人进了卧室，在云紫萝耳边悄悄说道：“夫妻总是夫妻，何况你又

有了他的孩子——”

云紫萝斩钉截铁地说道：“我早已不是杨家的人了，姨妈，你若告诉他这件事情，那你就是迫我走了！”说至此处，提高声音喝道：“杨牧，亏你有脸敢来见我，快给我滚出去吧！”

杨牧心里想道：“为什么她不让我进去，难道是孟元超藏在房中？”妒火一起，又再想道：“看来她的姨妈是帮我的，我索性闯它一闯，即使孟元超当真在此，也不怕他。”当下迈进内堂，说道：“紫萝，以往我是做得过份一些，如今十分后悔，特地来向你赔罪。请你看在八年夫妻的份上，好歹见我一见。”口中说话，伸手便要揭开卧室的门帘。

忽地微风飒然，门帘从里面反卷回来，杨牧手臂一麻，登时身不由己的给那股隔着重帘的力道推开数步。原来是萧夫人在里面反卷门帘，这还是她手下留情，否则杨牧已是摔个四脚朝天了。

萧夫人走出来悄声说道：“紫萝正在气头，你别莽撞，你现在只能低声下气的求她。”

杨牧点了点头，隔着门帘哀求妻子：“紫萝，你不念夫妻之情，也该看在咱们孩子的份上。”

云紫萝吃了一惊，心想：“难道姨妈已经把我将要临盆的事情告诉他了。”

只听得杨牧继续说道：“紫萝，你是知道的，我一向把华儿当作亲生的骨肉，他在天天缠我要我给他找回妈妈，难道你就不惦记他吗？”

云紫萝这才知道杨牧说的乃是杨华，父母爱子女出于天性，是以虽然觉得这个消息来得突兀，亦是不禁失声叫道：“什么，你是说你已经把华儿找回来了么？”

杨牧说道：“不错。华儿本来是给滇南双煞捉了去的，我得韩威武之助，捉住了冷面书生段仇世，迫他的师兄卜天雕把华儿送来交换。十日之前，华儿已经平安送到京城了。”

云紫萝道：“此话当真？”

杨牧说道：“怎会骗你！段仇世的武功十分了得，也是神差鬼使，叫他独自入京，我和震远镖局的一众镖头，和他斗了一个时辰，这才将他拿下的，你若不信，我还可以说出一件事情，华儿身上有块汉玉，是你给他作信物的，对不对？”

云紫萝曾在途中碰见过段仇世，知道他是独自入京。但段仇世曾在泰山会上当着杨牧和孟元超的面亮出那块汉玉之事，她却并不知道，因为当时她已经晕厥了。

杨牧说出此事，云紫萝不由得信了几分，杨牧又说道：“华儿在点苍双煞手中不知受了多少折磨，身子又黄又瘦，我又不会料理孩子，你忍心不去料理他吗？”

云紫萝一阵心酸，不由得珠泪簌簌流下。杨牧隔帘听得抽噎之声，心中暗暗欢喜。正想请萧夫人帮忙再劝一劝，忽地那抽噎之声突然停止。

杨牧知道妻子已经回心转意，就要出来，正自欢喜。忽听得云紫萝冷冷说道：“杨牧，你这次带了多少人来，为什么不让他们露面？”

原来云紫萝自小就练梅花针暗器，听觉特别灵敏，隐隐听得后窗和屋顶都是似有夜行人的声息。

杨牧吃了一惊，说道：“没有呀！你别多疑，和我走吧。”心里想道：“难道是楚天雄等得不耐烦，跑进来了。楚天雄本来是和我约好在外面的松

林窥察动静的。

云紫萝冷笑道：“ 你不说真话，想我跟你走么？ ”

杨牧大声说道：“ 紫萝，你太多疑了，我怎会骗你！ ” 他是有意说给楚天雄听的。想叫楚天雄从速出去，免得他功败垂成。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说道：“ 不错，不能跟他走，他是骗人的！萨福鼎、北宫望的手下都已有人来啦！ ”

杨牧这一惊非同小可，云紫萝则是又喜又惊，原来这个人正是孟元超。

杨牧定一定神，说道：“ 紫萝，他可不是我的…… ” “ 朋友 ” 二字未曾出口，只听得“　 ”的一声，金铁交鸣之声，孟元超喝：“ 滚下去吧！嘿嘿，杨牧，你的朋友来啦！ ”

两条人影从屋顶跃下，前面的那个人是御林军副统领石朝玑。

杨牧又是一惊，失声叫道：“ 石大人—— ” 要知石朝玑身为御林军副统领，都是大内总管萨福鼎的人。杨牧是怕萨福鼎降罪他隐瞒真实的消息，两面讨好。

石朝玑哈哈一笑，说道 :“ 不错，我也来趁这趟热闹啦。告诉他真话吧！ ”

说话之际，孟元超快刀已然劈到，石朝玑使开判官双笔架住。也就在这个时候，大门 “ 乒 ” 的一声，给人踢开，两个黑衣大汉冲了进来。屋顶又有一人跳下，这人才是通天狐楚天雄。

原来石朝玑也是十分机灵的人物，他早已料到杨牧给北宫望收买，一定会偷偷的来找云紫萝。是以他带了四个大内侍卫暗地跟踪。这两个人也是萨福鼎的心腹，一个名叫于长吉，一个名叫庄鲲。楚天雄则是发现他们进入屋内，这才跟着露面的。为的是各为其主，要与石朝玑争功。

楚天雄一跳下来，就哈哈笑道：“ 不错，现在告诉他真话亦是无妨。杨夫人，你别害怕，我们只是来捉孟元超的！ ”

此言一出，只听得帘内嘤的一声，这是凄怆欲绝的呼叫。原来是云紫萝得知真相之后，气得几乎晕厥了。要知她虽然早已识破杨牧伪君子的面目，但却还想不到他坏到这个地步，竟然做了清廷的鹰大的。想起自己曾和这样的人八年来共枕同床，心里焉能不充满羞辱与凄怆！

孟元超心头一震，失声叫道：“ 紫萝，你怎么啦？ ” 石朝玑冷笑说道：“ 别人的妻子，何用你这样关心！ ” 孟元超大怒，唰唰连劈三刀，石朝玑双笔招架不住，接连退了三步。他想跑进去看云紫萝，可是杨牧却已抢在他的前头。

杨牧心中充满妒火，冷笑说道：“ 怪不得你不肯跟我回去。原来你是恋奸情热，眼中就只有一个孟元超哪！嘿嘿，你们这回奸夫淫妇倒是情深义重，可惜有我杨牧在此，可不能叫你们如愿！ ” 口中冷笑，伸手就要再揭门帘。

孟元超喝道：“ 你放什么臭屁！ ” 蓦地一刀斜劈，快如闪电。石朝玑叫道：“ 好呀，要拼命么？ ” 身形一侧，孟元超倏的从身旁掠出，快刀直取杨牧。

那两个大内侍卫急忙攻上，于长吉用的是水磨钢鞭，庄鲲用的是锯齿刀，这两种兵器都是相当沉重，不怕宝刀所削的。两人刀鞭齐出，挡住了孟元超的快刀。

杨牧正要掀帘进室，萧夫人冷冷笑道：“ 给我滚出去！ ” 声到人到，右掌一起，即向杨牧肩头的琵琶骨抓下！杨牧大惊之下，连忙身形一矮，双掌护肩。使的是一招“ 金刚六阳手 ” 中攻守兼施的护身招数。名为“ 关平捧印 ”。

饶是他的“金刚六阳手”亦已有相当火候，也只是仅能护住琵琶骨不给抓碎而已，只听得“嗤”的一声，肩头的衣服，已是给萧夫人撕了一幅下来！

楚天雄这才走上前来，赞了一声：“好功夫！”说道：“萧夫人果然不愧女中豪杰，小老几向夫人请教几招！”他是一头老狐狸，看清楚了双方的强弱形势之后，方始出手。

楚天雄是擅于擒拿手的大名家，此时舍弃正宗的七十二招大擒拿手法不用，却用一套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法，每一招不是抓锁撕勾，就是擒拿关节要害。他是怕打萧夫人不过，贴身缠斗女子总得多些顾忌，他便可乘机取胜。

萧夫人识破他的用意，迅即脚踏“洪门”（中宫），一掌便向他的顶门劈下，楚天雄左掌一圈，右掌回掌便点她的“肩井穴”。指风飒然，尚未看定，萧夫人的“肩井穴”已是微感酸麻。

萧夫人心头一凛：“这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又刁钻，又狠辣！”一个移形换位，双掌竟不相交，掌势一偏，指尖已是斜戳而出，劲点他额角左面的太阳穴。楚天雄也是不由得心头一凛，连忙双掌一封，暗自想道；“这样打下去，只怕会闹个两败俱伤。”

心念未已，萧夫人忽地一个“细胸巧翻云”，倒跃跳出圈子。她刚刚开始攻了一招，楚天雄只道她要连续采取攻势的，这一下倒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楚天雄笑道：“对，咱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小老儿已经见识了夫人的高招……”他只道萧夫人是想与他讲和，正想交待几句江湖上的门面话，例如“印证武功，点到即止”之类的说话，话犹未了，只见软鞭似的一条白影晃动，呼的一声响，萧夫人的“兵器”已是打了到来。原来萧夫人是解下束腰的绸带，当作软鞭使用！

绸带是轻柔之物，萧夫人竟能使得呼呼风响，这份功力，可想而知。楚天雄虽然不慌，却也不能不加多了几分戒备，当下一面招架，一面说道：“夫人知书达礼，这姓孟的与你非亲非故，不过是令甥女的旧日相识罢了。”他想说的本是“相好”二字，临时改为“相识”。接着说道：“夫人为了令甥女的清誉，似乎也不该庇护他。”

萧夫人冷冷说道：“我这里是干净的地方，容不得鹰爪玷污，你给我滚出去！”绸带夭矫如龙，说话之间，已是攻了十七八招。其中一招，绸带从他的面门横扫而过，楚天雄一个“大垂腰，斜插柳”，使出“铁板桥”的身法，避是避开了，但鼻孔却给绸带上沾着的绒毛碎屑吹入，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萧月仙刚走进来，拍掌笑道：“妈，你这一招使得真妙，活像耍猴儿。再给这老猴儿一下，打肿他的鼻子！”

楚天雄成名几十年，怎受得了如此讥嘲，气往上冲，说道：“萧夫人，你不识好歹，对不住，我们也不能和你客气了。哼，哼，只怕你不但保不了外人，连你的女儿也保不了！”

萧夫人听他威胁到自己的女儿，倒是不能不有点顾忌，叫道：“月仙，出去，这里的事不用你理！”那个使锯齿刀的名叫庄鲲的大内侍卫早已拦在门口，哈哈笑道：“这女娃子倒长得不坏，嘿嘿，你既然进来了，那就莫想出去啦，陪你大爷玩玩吧！”

萧月仙唰的一剑刺出，斥道：“狗嘴里不长象牙，姑娘正是要来打狗！”一招“黄河远上白云间？，接着一招“一片孤城万仞山”，剑气森森，变化无方，庄鲲不识这路剑法，倒是不敢和他抢攻。

可惜萧月仙毕竟年纪太轻，临敌经验不足，庄鲲使的是“四平刀”，顾

名思义，这套刀法是以四平八稳见长，萧月仙剑走轻灵，攻了十数招，攻不进去，不觉有点焦躁。庄鲲忽地卖个破绽，萧月仙大喜，唰的一剑，分心便刺，却不知对方乃是诱敌之计。

萧月仙喝声“着！”只道这一剑刺将过去，对方的胸口便要搠个透明的窟窿，她未曾杀过人，心里还当真有点害怕，剑锋微微颤抖，只敢使出三分力道，暗自想道：“我让他受点伤也就是了，这一剑可莫刺得太深！”

庄鲲哈哈一笑，说道：“不见得！”只说了三个字，萧月仙眼前突见白光一闪，庄鲲的锯齿刀已自下而上的掠过来，“咔嚓”一声，刀头的锯齿锁住了她的剑尖。幸而萧夫人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见女儿遇险，立即叫道：“夜叉探海”！她给楚天雄缠住，不能过去抢救，只能指点女儿。

这一招“夜叉探海”，正是针对锯齿刀的“锁剑”招数，若能用得恰到好处，立即便可反败为胜，但萧月仙骤然失手，心中未免有点慌乱，这一招便是使得对了，却未能恰到好处，庄鲲一摆锯齿刀，避免给她的剑锋上削，削掉指头，顺手还了一招“金锁坠地”，　的一声，刀剑相交，萧月仙只觉手腕一麻，青钢剑脱手飞出。

萧夫人早已掏出两枚铜钱，铮铮两声，铜钱破空掷去，一枚打着正在向上飞起的青钢剑，青钢剑转了方向，剑柄恰好对准萧月仙飞过来，萧月仙一接接到手中。另一枚铜钱却打着了庄鲲的锯齿刀，令他刀尖歪斜，这一刀劈过去，就劈了个空。

楚天雄赞道：“好个暗器功夫！”趁势抢攻，他与萧夫人的武功各有擅长，正是伯仲之间，萧夫人打出这两枚钱镖，不免分了点心神，楚天雄趁势抢攻，登时抢了先手。萧夫人想要摆脱他，那是更加不易了。

萧月仙本来是一鼓作气的，失招之后，锐气顿挫，接剑再战，使出的招数己是没有刚才那样的得心应手。幸而对方给萧夫人小小的一枚钱镖，打歪大刀，也是不无怯意，生怕萧夫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给他来一下偷袭，他要提防萧夫人的暗器，萧月仙这才能够堪堪和他打成平手。

孟元超一柄宝刀敌住石朝玑的一对判官笔外，于长吉的一条水磨钢鞭，兀是攻多守少。杨牧摔了一跤，此时惊魂已定，跳起来又要闯进云紫萝的卧房。孟元超退后数步，守着房门，刀光霍霍展开，杨牧闯不进去，索性便与石、于二人联手，向孟元超猛攻，孟元超以一敌三，可就渐渐有些支持不住了。

孟元超连发两声长啸，心里想道：“腾霄和小师妹还未见来，莫非他们也是遇上了强敌了？”原来他们本是一同来的，吕思美女孩儿家心细，心想孟元超与云紫萝久别重逢，他们定有许多不足为人道的私话要谈，是以在踏进山口之时，藉口叫孟元超先去探个究竟，她和宋腾霄则故意落后，说好了若是不见孟元超出来，最多半个时辰他们就会来到，孟元超懂得他们的用意，是以也没说破。

杨牧吃了一惊，说道：“这厮只怕是在呼唤党羽，快点料理了他！”石朝玑哈哈笑道：“他有救兵，我也早有埋伏，不用担忧，今日我担保可以令你手刃仇人就是！”

孟元超大怒道：“孟某只有一条性命，你们哪个想要，尽管来吧！刀光霍霍，拳风虎虎，刀中夹拳，咬牙恶斗，杨牧等人虽然占了绝对的优势，亦是不能不对他的拼命打法忌惮几分。

萧月仙气力渐渐不支，心中亦是大为着急，想道：“陈大哥和邵姐姐难

道没听见这里厮杀的声音么？为什么他们还不回来？难道当真是碰上了敌人的埋伏了？”心里一慌，使出的剑法越发不能如意。

庄鲲横劈三刀，直砍三刀，把萧月仙杀得手忙脚乱，萧夫人喝道；“你敢伤我女儿一根毫发，我必定取你性命！”楚天雄纵声笑道：“庄鲲你别怕她，她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接着说道：“萧夫人，你要保全女儿，那只有赶早抽身，别沾浑水！”萧夫人冷笑道：“且看谁是泥菩萨过江！”腰带矫若游龙，突然从楚天雄意想不到的方位抽过来，啪的一声，在他手背狠狠抽了一“鞭”，饶是楚天雄练的是铁掌擒拿手的功夫，手背也给抽起了一条红印。

楚天雄本领也委实了得，手背一给腰带打着，立即反手一剪，“咔嚓”一声，两根指头，竟然当真就似利剪一般，把腰带剪去了一段。腰带本来不是很长，这一下更加短了。萧夫人拿来当作软鞭使用，渐渐感到不能得心应手了。

他们交换这招，认真说来，还是萧夫人吃亏较大，但表面看来楚天雄给他打着，吃亏却是比较显著。

庄鲲心里想道：“通天狐与她胜负尚未可知，我若伤了她的女儿，这婆娘非发疯不可，我何苦和一个女娃子纠缠？”他游目四顾，看见孟元超站在门口，力敌三人，杨牧等人冲不过去，跟着想道：“听说杨牧的妻子是他的旧情人，怪不得他如此拼命。嘿嘿，这可正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当下把萧月仙迫退到了屋角，突然一个转身，刀尖挑开门帘，立即冲进云紫萝的卧室。

孟元超斜跃两步，一刀劈下，喝道：“给我滚出去！”可是他是在三名高手围攻之下跃出圈子的，他要阻拦庄鲲，石朝玑和杨牧抓着这个机会也是要伤他了。他跳出圈子，刀才劈下，快刀虽快，毕竟也是迟了点儿，劈了个空，庄鲲没有“滚出去”，而是闯进了云紫萝的卧室了。

说时迟，那时快，石朝玑的双笔已是点到了他的背心大穴，孟元超反手一刀，　的一声把双笔格开，只觉肩头一阵剧痛，原来已是给杨牧一掌打着。

孟元超猛地一声大喝，身形旋风似的疾转过来，挥刀便向杨牧劈斩，在他转身之际，又着了于长吉的一鞭，他却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只顾追杀杨牧。杨牧见他神威凛凛，不觉胆寒，明知他已受伤，亦是不禁连连后退。

忽听得一声裂人心肺的呼叫，庄鲲血流满面，双手掩着眼睛，从卧室里面又冲出来。

原来他只知道云紫萝是孟元超的旧情人，却不知道云紫萝也是个身怀绝技的女侠，只道一个妇道人家，容易欺负，抓着了云紫萝就可以威胁孟元超。算盘打得如意。可冷不防就吃了亏。

云紫萝身怀六甲，不便和人动手，但暗器还是可以发的，庄鲲连她的面貌还没看清楚，就给她撒出一把梅花针打伤了。

庄鲲滚了出来，吓得魂飞魄散，不知眼睛瞎了没有，试一试张开眼睛，虽然视力还幸看得见东西，这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开始感到面门和手背的剧痛。原来他以手掌掩着眼睛，幸亏遮掩得还算快，眼角被刺一针，并没刺瞎。但面门和手背却已插满了梅花针！

杨牧心里想道：“孟元超势如疯虎，我何苦和他拼命？只是紫萝也是奇怪，为何她不出来助她姨妈？是不好意思和我见面呢？还是抱病在身？”又想：“她纵然恨我，决计不会杀我。待我进去看个明白，我和她在里面纠缠，孟元超必然心神不定，他已经受了伤，石朝玑要收拾他那就更加容易了。”

他摸准了妻子的性情，说道：“紫萝，你跟我回去吧，我可以请他们看在我的份上，把孟元超放走！”一面说话，一面以袖遮面，掀开门帘，便进卧室。他断然料准云紫萝不会伤他，心里可还不能不多少有点顾忌。

孟元超身上受了两处伤，杨牧打的那掌，尤其伤得厉害，石朝玑、于长吉乘势攻他，尽管他仍是勇如猛虎，亦是有点力不从心了。眼看着杨牧走进云紫萝的卧室，他想移动脚步也难，心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紫萝，我害了你了！”

杨牧踏入卧房，只见云紫萝睡在床上，脸儿朝内，背向着他。他本来是小心翼翼的提防，提防妻子突然翻脸，说不定就会用暗器伤他的。想不到云紫萝对他的进来竟似毫无知觉。外面正在高呼酣斗，她刚刚又才用过梅花针伤了庄鲲，当然不会是真的熟睡。“莫非她是没脸见我们？”杨牧心想。但这一猜又似乎并不符合云紫萝平日的性格。云紫萝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子，只要她自己问心无愧，就决不怕别人横逆相加。

尽管一个人总是比较容易原谅自己，苛责他人。但这次夫妻反目，杨牧抚心自问，却是云紫萝对不住他的少，他对不住云紫萝的更多。那日她敢于面对自己撕掉“休书”，又何至于现在不敢和他见面？

杨牧惊疑不定，轻轻的走上前去，轻轻地叫道：“紫萝，我来了。”夫妻将近一年没有同床，此时骤然见着妻子娇慵的睡态，杨牧禁不住心神一荡了。

云紫萝正在感到腹痛如割，她这像波浪般的疼痛，一会儿起，一会儿止，在这半个时辰之内，已经是第三次了。而这次也许是因为刚才使用暗器，动了胎气的原故，痛得特别厉害，时间也特别长。从她打伤庄鲲之后，就痛到现在。

她是有过做母亲经验的人，知道这是临盆前奏的“阵痛”，预计产期本来不是今天的，但从阵痛的迹象看来，腹中的孩子已是要提早面世了。

在她自知将要临盆的时候，杨牧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撞进来。云紫萝自是禁不住又羞又恼又气又恨，这霎那间，抵受不了那阵如狂涛般袭来的‘阵痛”，云紫萝只觉手足都似起了痉挛，叫道：“我不要见你，你给我出去！”痛得难受，不自觉的翻了个身。

云紫萝翻了个身，夫妻正面相对。首先触及杨牧的眼帘的不是妻子娇美的颜容（她的脸色此时已是苍白如纸，憔悴得不堪了）。而是妻子那涨得圆卜卜的肚子！

杨牧呆了一呆，蓦地妒火如焚，一声冷笑，说道：“你这贱人，怪不得你没脸见我！你这孩子哪里来的？”

云紫萝面对丈夫之时，心中一软，本来要把真情告诉杨牧的，听他这么一喝，不由得也是气恼到了极点，用尽气力，牙缝里绽出几个字：“你，你，你管不着，你也不配做……”话犹未了，腹中猛地一阵剧痛，登时不省人事！

杨牧尚未知妻子已经晕厥，一把揪住云紫萝的头发，喝道：“你说我不配什么，不配做你的丈夫是不是？我休妻在后，你怀孕在前，我有权问你，你这孩子哪里来的，你不说就杀了你！”

第三十九回　匆匆来去

多少悲笳声里，认匆匆过客，草草辛盘。引吴钩不语，酒罢玉犀寒。总体问，杜鹃桥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云暗，任征鸿去，莫倚栏杆。

——蒋春霖

就在此际，忽听得“呜哇”一声，云紫萝瓜熟蒂落，婴孩出世。

萧夫人听得婴孩的哭声，叫道：“啊呀，不好！杨牧，你这糊涂的父亲，你知不知道——”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疾攻数招，把楚天雄迫退两步，撇开楚天雄，便要跑进卧室救护甥女。

楚天雄喝道：“萧夫人，咱们胜负未决，你就要跑吗？”萧夫人话犹未了，脚步也未曾踏入房门，又给楚天雄截住了。

孟元超已是气力不支，身子摇摇欲坠，陡然听得房间内杨牧要杀云紫萝，跟着就听到婴孩的哭声，一时间还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心中只是又慌又急，一急之下，倒是不知哪里来的气力，快刀疾攻，居然把石朝玑、于长吉一齐迫退。他的膝盖是刚刚给钢鞭打伤了的，迈开大步，忽地双脚一软，不由自己的跌倒了。

石朝玑哈哈笑道：“可不是你做父亲，你心急什么？”一对判官笔，一条水磨钢鞭，立即向坐在地上、一时间未能站得起来的孟元超打去。

“我不能死！”孟元超紧咬牙根，心里想道。他的刀法无一不精，一时未能站得起来，就在地上使开滚地堂的刀法，抵御强敌。心中暗叫：“腾霄，小师妹，你们赶快来呀！唉，杨牧这厮那一掌不知打下去没有？天公保佑，可千万别要让他杀了紫萝！”

宋腾霄和吕思美却哪里知道孟元超正在盼得心焦？他们生怕来得早了，妨碍孟元超与云紫萝谈体己的话儿，待孟元超走了半个时辰，他们方始好整以暇的慢慢走来。

吕思美喜上眉梢，笑道：“听说杭州的月老祠有副对联，联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你到过这月老祠没有？”

宋腾霄笑道：“何止到过，我还求过签呢。”吕思美道：“求得什么签？”宋腾霄道：“是一支‘君子好逑’的上上签。你看可不是灵得很吗？”弦外之音，自是指他有幸获得吕思美的芳心了。

吕思美面上一红，说道：“贫嘴！”宋腾霄笑道：“是你先和我说起这副对联的，你不愿意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吗？”

吕思美道：“我是说孟师哥和云姐姐，他们两人受尽磨折，但愿这只是好事多磨，今番能够真正有情人成为眷属。”

宋腾霄强笑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对人言只二三。我可不敢如你这样乐观呢。”

吕思美道：“你不愿意见到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宋腾霄道：“珠还合浦，破镜重圆，这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当然盼望他们能够如此。但我只是怕世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唉，咱们还是谈些别的愉快的事吧。我知道你不欢喜听我这些说话。”

吕思美道：“我老是想着云姐姐，对不住，我可还是要问问她的事情。”

宋腾霄道：“我和她分别八年有多，最近才见了一面。对她这些年的事情。我可也是只知道一个大概，并不十分清楚。”

吕思美道：“我不是问她私事。听说她家传的蹑云剑法十分清妙，是么？我是在想，见到了她，不知她肯不肯和我琢磨剑法。”

宋腾霄笑道：“紫萝一定也是很喜欢见到你的，哪有不肯和你琢磨剑法之理？不过你的家传刀法乃是武林一绝，在刀法上精益求精，不更胜于兼学剑法吗？”

吕思美说道：“我知道贪多务得乃是武学之忌，但我见你是用剑的，如果我兼学剑法，把剑法溶化到刀法里，以后咱们不是可以双剑合璧了吗？”

“双剑合璧”这四个字听得宋腾霄心里甜丝丝的，说道：“小师妹，你有这番心愿，我是求之不得，乐观厥成。哈，怪不得……”

吕思美听他笑得有点“古怪”，怔了一怔，说道：“怪不得什么，怎么又不说下去了？”

宋腾霄笑道：“怪不得那天我见你和段仇世交手之时，刀法中已夹杂有许多剑招，原来你是早就有了和我双剑合璧的打算了。嗯，小师妹，这两年来你的武功可是增进了不少啊！”

吕思美粉脸通红，啐了一口，说道：“我说错了一句话，你倒得意起来了。哼，你怎知道我一定要和你……和你双剑合璧？”蓦地想起这话本是自己说的，不觉粉脸更红，强自扭转话题，接着说道，“宋师哥，你的剑法也高明了不少啊，几时你教我几招？

咦，你在想些什么？”她忽地发现宋腾霄似乎并不留心听她说话，眼睛也没望着她。

宋腾霄小声说道：“树林里似乎藏有人，跟着咱们，偷听咱们说话。”

吕思美向他所指的方向定神一看，忽见一棵大树后面正在露出一张男子的脸孔，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在朝着她看。

吕思美杏脸生嗔，斥道：“什么人鬼鬼祟祟的躲在林中偷看，给我出来！”那人哈哈一笑，缓步走出树林，是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丰神俊秀的中年男子，手中摇着一把折扇，倒是像一个颇有几分潇洒不羁的文士。

山沟子里住的人家多是贫穷的猎户，决不会有这样一个人物，何况是在落雪天时，手中还是摇着折扇的？宋腾霄不禁暗暗起疑了。

心念未已，只见那人已是走到吕思美跟前，笑道：“你怕人家看你，就该躲在深闺；既然是在路上行走，还怕人家偷看吗？小姑娘，你长得很美啊，漂亮的姑娘没人注意那才应该着恼呢。嘿，嘿，你责备我偷看，那我就光明正大的来看你好了！”说话之际，一对眼睛直上直下的打量着吕思美，心里暗自想道：“这小妮子长得倒是有几分像林无双，他们刚才谈到什么孟师哥，想必她就是孟元超的师妹，金刀吕寿昆的女儿吕思美了。”

原来这人乃是扶桑派的第一高手牟宗涛，他给表妹林无双夺了他的掌门，心中极不舒服。这次进京，虽得北宫望答应暗中助他夺回掌门，却不知何日方能实现，是以在目的未达之前，他也就不愿意回去担任林无双封给他的什么“虬髯堂”的堂主了。

林无双是在他之前先下泰山的，他打听到孟元超将往三河县的消息，心想说不定可以在三河县找着林无双，尽管他不愿意出面和孟元超作对，但却怀着一个抓着他们把柄的念头，可以有利于自己他日重夺掌门，于是也就悄悄的跟在楚天雄这班人的后面来了，刚才他就是因为吕思美长得有几分像林无双，故而跟踪追来，看个明白的。

宋腾霄本就起了疑心，此时见他这样盯着吕思美来看，不由得更是恼怒，

喝道：“哪里来的狂徒，胆敢对我师妹如此无礼！哼，小师妹，我瞧他多半是清廷鹰爪！”

吕思美也正是有此疑心，登时就拔出刀来，喝道：“快快说出你的姓名来历，来这里干什么的？”

“鹰爪”二字一从宋腾霄口中吐出之时，牟宗涛已是面色大变，如今给吕思美再加喝问，脸上那副滞洒从容的神色登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面色一变，冷笑说道：“公子爷，大小姐，请问你们的哪位贵亲是在朝廷为官作宰？”

吕思美怒道：“你胡说什么，你以为我们也是像你一样的清廷鹰爪？”

牟宗涛冷冷说道：“你们既是没有亲人为官作宰，凭什么来审问我？我只道你们是官家子女，这才仗势欺人哪！”要知崩口人忌崩口碗，牟宗涛最忌别人骂他“鹰爪”，他是自以为和北宫望只是朋友的。

吕思美听得他这么说，倒是有点害怕误打好人，说道：“你若不是朝廷鹰爪，咱们有话好说，我的爹爹是金刀吕寿昆，他是我的师哥宋腾霄。你是什么人，能否见告？”心想倘若此人是侠义道中人物，即使不知道宋腾霄的名字，也必定知道她父亲的名头。她的父亲一生抗清，在江湖上享盛名数十年，同道中人。对她父亲几乎可说得是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牟宗涛轻摇折扇，冷冷说道：“什么吕寿昆和宋腾霄，我一概没有听过。你们得罪了我，才想到要和我套交情吗？也好，那你们就给我赔个罪吧。我放你们过去！”

宋腾霄怒道：“这小子准不是好东西，小师妹，你退下，待我擒他拷问。”

牟宗涛哈哈笑道：“你这小子吹牛的本领倒很不错，居然要想擒我？就不知你真实的本领如何，我看还是你们两人并肩子上吧！”

宋腾霄怒不可遏，唰的一剑便刺过去，喝道：“好，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本领！”

牟宗涛折扇轻轻一拨，把宋腾霄的长剑拨过一边，说道：“唔，你这剑法也还有两下子，不过你要和我较量，最少还得再练十年！”

宋腾霄本是要想刺他的穴道，将他生擒的，是以未曾用上全力。但虽然如此，这一招凌厉的刺穴剑招，给对方手中的一把折扇，又不是精钢所打的折扇，只轻轻一拨就卸了他的力道，拨开他的剑尖，心中亦是不由得暗暗吃惊了。又惊又怒之下，哪里还敢丝毫轻敌，唰唰唰连环三剑疾攻过去。

牟宗涛的折扇倏张倏合，把宋腾霄施展出来的浑身解数一一化解，饶是宋腾霄用了全力，亦是占不到半点便宜。

牟守涛看清他的家数，哈哈一笑，折扇一合，说道：“这位姑娘称赞你的家传剑法，我看也没有什么稀奇嘛！好，为了让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教你几招！”折扇向前一点，竟然拿作短剑使用，迳刺宋腾霄小臂的曲池穴。

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使的这招刺穴剑法竟是宋腾霄刚才用过的，而且似乎比宋腾霄使得还更精妙。原来牟守涛聪明过人，最擅长于偷学别人的武功。金逐流和他初遇之时，就是为了他的这门绝技不胜佩服，因而和他交了朋友的。

宋腾霄心高气做，哪受得了对方如此讥嘲？可是牟宗涛的武功在他之上，他非得凝神应付不行，纵然七窍生烟，亦是无暇和对方斗口了。

宋腾霄心神大乱，吕思美叫道：“师哥，小心！”只听得“嗤”的一声，袖子已是给牟宗涛的扇柄戳穿一孔，幸而他变招得快，一招“星横斗转”避

招进招，这才没有给点着脉门。

牟宗涛笑道：“ 吕姑娘，你师哥不行，你和他并肩子上吧！”

吕思美本来就想上去，听了这话，拔出双刀，说道：“ 对，对付清廷鹰爪，咱们无须和他们讲什么江湖规矩！”宋腾霄心高气傲，吕思美素所深知，是以她在帮他动手之前，交待这几手门面话，免致他的面子难堪。

牟宗涛学她腔调，说了一个“ 对 ”字，哈哈一笑，说道：“ 对，吕姑娘你有眼力，知道我的话说得不错，你的师哥委实是不行了。 ”其实吕思美那个“ 对 ”字，乃是她和宋腾霄说惯了的口头禅。尽管她有时候爱使点小性子，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有如小鸟依人，对宋腾霄十分柔顺的。

吕思美道：“ 宋师哥，他要激怒你，别上他的当！”

左一招“ 凤凰展翅 ”，右一招“ 玄鸟划砂 ”，长刀短刀，同时向牟宗涛攻去。

吕思美的真实本领不及宋腾霄，但身法轻灵，则是在宋腾霄之上，牟宗涛不得不分神对付，折扇一拨一挥，同时化解了吕思美长刀短刀的招数。宋腾霄乘势反攻，抢了先手。

牟宗涛凝神应付，暗暗留心吕思美的刀法，心道：“ 金刀吕寿昆的五虎断门刀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幸亏这小姑娘虽得家传，火候还差得远。 ”成竹在胸，突然折扇一伸，横削出去，正是金刀吕家所传的“ 五虎断门刀 ”的一招刀法，名为“ 铁牛耕地 ”。

吕思美吃了一惊，这套刀法她熟极如流，本能的就按照所传的应招，刀锋向上斜挑，还了一招“ 举火撩天。 ”不料牟宗涛故意使得似是而非，刀扇堪堪就要相交之际，突然一个变招，折扇一平，在吕思美长刀的刀背上轻轻一按，用了牵引之劲，吕思美长刀一伸，“ ”的一声，恰好碰着了宋腾霄的长剑。

牟宗涛哈哈笑道：“ 吕姑娘，你怎么帮起我来了？啊，我知道了，你是讨厌你的师哥，要借刀杀人是不是？”

吕思美满面通红，喝道：“ 胡说八道！”短刀直刺过去，这一招她用上了“ 穿花绕树 ”身法，绕到牟宗涛背后，刺他后心“ 风府穴 ”。牟宗涛背后好像长着眼睛，一个躬身弓步，吕思美短刀刺了个空，牟宗涛不理会她，折扇倏张倏合，只是向宋腾霄攻去，攻得宋腾霄手忙脚乱。

吕思美展开穿花绕树的身法，如影随形的跟着牟宗涛，长刀向他背心疾刺，可是总差那么一两寸，没有刺着。牟宗涛见她轻功超妙，亦是不敢轻视，给她迫得紧紧，反手折扇一挥，拨开她的长刀，笑道：“ 你这一招用得不错，比你这个草包的师哥可强得多！”解了吕思美一招，回过头来又再猛攻宋腾霄，原来他是气恼宋腾霄骂他“ 鹰爪 ”，决意要狠狠的折辱他一番。其实若论真实的武功，宋腾霄当然是在吕思美之上。

宋腾霄给他攻得手忙脚乱，牟宗涛冷冷说道：“ 姓宋的，你给我磕头赔个礼，我就饶你！”

宋腾霄大怒道：“ 放你的屁，姓宋的打不过你就和你拼了，岂能向你这鹰爪求饶？”

牟宗涛冷笑道：“ 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哩，你这样含血喷人，我本当取你性命。看在你一位朋友的面上，我才从轻发落。好，你不肯屈膝，那我只好打你耳光了。 ”折扇倏张倏合，欺身直逼，左掌张开，果然作势就要来打宋腾霄的耳光。

原来牟宗涛尚未知道他与北宫望勾结的秘密已经给李麻子知道，早已说给孟元超等人听了。他是还想在侠义道中混下去的，是以不敢太过难为宋腾霄。心想只是折辱他一番，将来孟元超、金逐流等人知道了，那也不能怪责于他，只能怪宋腾霄“胡乱骂人”，自取其辱。

宋腾霄怎忍受得了他如此欺侮，把心一横，想道：“我若给打着耳光，那就与他拼个两败俱伤，至不济也得把他伤了。”宋腾霄的家传剑法之中，有一招名为“死里求生”，正是拼着和敌人同归于尽的。但必须在敌人贴身近战，打着自己的时候，这一招才能施展出来。

正当宋腾霄意图拼命，而牟宗涛正在得意洋洋要打宋腾霄耳光的时候，忽地有件奇事发生，他们身边的一棵大树，树叶无风自落！

树叶无风自落，若然只是掉在地上，那也还不算怎样稀奇，奇怪的是，树叶纷飞，其中几片竟向牟宗涛飞来，就像长着眼睛一样，落在牟宗涛的头上，但却没有一片沾着宋腾霄。

牟宗涛只觉脑门忽地接连痛了几下，不由得眼睛一阵发黑，说时迟，那时快，宋腾霄唰的一剑刺来，饶是他听风辨器，躲避得快，“嗤”的一声，左臂衣裳亦已给剑尖划破，伤了一点点皮肉。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但令得牟宗涛吃惊的是这几片居然能够打得他脑门作痛的树叶，以他这样的内功造诣，对方能用树叶伤他，这正是武林中传说的一种神奇武功！

据说内功练到最高境界，随手抓起任何东西，都能致人死命。这种神奇的武功，就是武林中传说的“摘叶飞花，伤人立死”了。

牟宗涛是一等一的高手，虽然不至于丧命，但给几片树叶打得昏了脑袋，也是不禁心头大震，想道：“当今之世，谁有这样功力？”在他心目之中，有这样功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金逐流的师兄江海天，一个是屡次与他为难，却从未一曾露面的那个神秘高手。江海天行事一向光明正大，牟宗涛料想不会是他，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那个神秘客了。

牟宗涛给宋腾霄一剑刺伤，连连后退，那个神秘高手兀是未曾露面。牟宗涛想道：“看来此人只是给我一个警告，要我知难而退。罢了，有他在此，我只好认栽一次了。”想至此处，哪里还敢恋战，虚晃一招，连忙逃走。宋腾霄自知胜得侥幸，自也不敢去追。

吕思美大为高兴，说道：“宋师哥，毕竟是你行呀，杀得他夹了尾巴逃走！”

宋腾霄苦笑道：“小师妹，你别给我脸上贴金，你没看出来吗，是有人暗中相助咱们。”

吕思美故作惊诧，说道：“是么，我可一点没有觉察。”其实她是早已经觉察了的。

宋腾霄朗声说道：“不知哪位前辈相助，可否让宋某拜见？”荒林寂寂，只有他的回声，却是不见人影。

宋腾霄叹了口气，说道：“这位老前辈不肯现身，咱们受了他的恩惠，却是无从报答了。”

吕思美道：“那鹰爪也不知是什么人，比我和爹爹以前碰到的大内高手都强得多。如果真是鹰爪，以后可就得更加小心提防了。”

宋腾霄道：“你还疑心他不是鹰爪，我看他准是鹰爪无疑！”

吕思美说道：“他刚才说什么看在咱们的一个朋友份上，这人不知是

谁？”心念一动，接着说道：“莫非就是孟师哥？”

宋腾霄道：“孟大哥怎会有这样朋友？”吕思美道：“或者只是他识得孟师哥，有意攀交，也说不定。”宋腾霄道：“对，那么，那么咱们走快一些，见了孟大哥，查个水落石出。”接着笑道：“现在已有一个多时辰，想必他和云紫萝要谈的话，也都谈了。”

两人急于要见孟元超，这才在山路上施展起轻功，走了一会，忽又听得树林里有金铁交鸣之声，原来是陈光世和邵紫薇也碰上了强敌。

他们碰上两名大内高手，一个名叫韩拓，一个名叫洪大祥，都是奉了大内总管萨福鼎之命，跟随石朝玑出京的。萨福鼎这次一共派出四名手下，另外两个就是此际正在萧月仙奶妈家里和孟元超等人恶斗的于长吉和庄鲲。

在大内高手之中，韩、洪二人乃是顶尖儿的人物，本领比于、庄二人还胜一筹。韩拓练的是“大摔碑手”，掌力有开碑裂石之能，洪大祥精于三十六路猴拳，却以小巧的功夫取胜。

邵紫薇正自吃紧，忽地隐隐听得啸声，这啸声正是萧月仙所发，邵紫薇听惯了的。邵紫薇不由得大吃一惊，叫道：“陈大哥，你听，好像是月仙呼唤咱们，只怕他们在家里也遇上敌人了。”她本来已是招架不住，心里一慌，出招更是章法大乱。

洪大祥哈哈笑道：“女娃儿，你猜得不错，我们的人一早已到了你们的住所啦！瞧你还长得不错，赶快投降，免得自讨苦吃！”邵紫薇怒道：“放你的屁！”想摆脱他朝家里跑，洪大祥的轻功比她还要高明，只见四面八方都是洪大祥的身影，跑向哪个方向，都给洪大祥堵住。

陈光世的内功比邵紫薇深厚，人也比较沉着，他不但听见了萧月仙的啸声，还隐约听到在她奶妈家中传来的厮杀声音。情知洪大祥说的不假，可是他虽然吃惊，却并不慌乱。

激斗中韩拓一掌向他打来，陈光世不退反进，唰的一剑向他刺去。这一招名为“冰河解冻”，善于在劣势化解敌人的强攻。冰川剑法变幻无方，韩拓虽然占了上风，亦是不能不有点儿顾忌，喝道“好小子，要拼命么？”侧身一闪，反手擒拿，仍然采取攻势，但攻势已是略缓。

陈光世趁这时机，倏的跳出圈子，一扬手，飞出三颗冰魄神弹，两颗打洪大祥，一颗打韩拓。

冰魄神弹乃是亘古不化的万载玄冰制练成的，遇风即化，能以奇寒之气伤人。韩拓呼呼两掌，荡开寒雾，打了一个喷嚏。洪大祥功力较弱，却是不禁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战。

幸而有陈光世的冰弹相助，邵紫薇这才能够继续支持下去，不至于给洪大祥所擒，但也还不能够摆脱他。

冰魄神弹不比普通暗器，是用一颗少一颗的。陈光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了一小玉瓶的冰魄神弹，已经用去不少，此时只剩下七颗了。

这七颗冰魄神弹，陈光世必须谨慎使用，对方功力甚高，冰弹只能暂挽颓势，不能取胜，久战下去，终必吃亏。正自心焦，忽见韩拓虚晃一招，斜跃三步，喝道：“哪条线上的朋友。”

宋腾霄和吕思美飞快跑来，未到现场，已是感到一股刺骨侵肤的寒气。吕思美道：“咦，这人似乎是咱们在弹琴匣见过的那位陈公子。”宋腾霄道：“不错，这正是他家的独门暗器冰魄神弹，咱们快上。”

韩拓话犹未了，宋、吕二人已是应声而出。宋腾霄看出韩拓本领较高，

说道："小师妹，你帮那位姑娘。"当下飞身一掠，迎上韩拓，唰的一剑便刺过去，冷冷说道："我是专干射鹰屠狗营生的，你碰上了我，活该是你倒霉了！"他刚才受了牟宗涛所辱，一口怒气，正自无处发泄，碰上了韩拓，一口长剑登时就似狂风暴雨般的向他猛攻，招招都是杀手！

韩拓怒道："好小子，胆敢口出狂言，你是不想活了！"心里却是暗暗吃惊："哪里来的这个疯小子，今天只怕要糟！"若在平时，他和宋腾霄单打独斗，各有所长，原是难分高下。但现在他是和陈光世先打了一场的，刚刚为了抵御冰魄神弹，又消耗了一些元气，即使没有陈光世和宋腾霄联手，他亦是难以抵敌。

吕思美跑过去和洪大祥交手，更占上风，洪大祥练的是猴拳，猴拳是以纵跃见长的。但吕思美练的是"穿花绕树"身法比他还更轻灵。双方施展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吕思美总是抢先一着，令他处处受制。不论他转到哪个方向，都见刀光耀眼生缬。这情形就像刚才的邵紫薇受制于他一样，邵紫薇喘过口气，格格笑道："好，打得好，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话犹未了，只听得洪大祥大叫一声，血光迸现，回身便跑。原来他已着了吕思美的一力。邵紫薇笑道："这老猴儿倒是逃得真快！"

韩拓本就抵敌不住，一见同伴落败，更是心慌。宋腾霄喝道："哪里跑！"一招"白虹贯日"，分心便刺，韩拓双掌斜飞，一掌护身，一掌斜斩，这一招攻守兼备，本是可以化解敌招的高明应招，但他心里一慌，使来可就不能得心应手。给宋腾霄抢快一步，这一剑虽没刺着胸膛，却把他的掌心洞穿了。宋腾霄受他的掌力一震，亦是不禁身形一晃，退了两步。韩拓连忙跟在洪大祥背后，也逃跑了。宋腾霄泄了一口闷气，纵声大笑。

陈光世道："宋大哥。穷寇莫追。你听见那边的厮杀声吗？咱们可得赶快回去救援云女侠！"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吕思美正在把耳朵贴到地上，凝神静听，说道："不错，那边是有厮杀之声。"蓦地跳了起来，叫道："不好！孟师哥碰上强敌，他的快刀越来越慢，只怕要糟！"原来吕思美自幼跟随父母，闯荡江湖，练成一套伏地听声的本领，方圆一二里路的范围之内，倘若有人厮杀，她可以听得出双方是用什么兵器，甚至招数都能辨别。孟元超的快刀是她父亲所传，她最为熟悉，是以一听就能分别强弱之势，犹如目睹一般。

孟元超受伤倒地，石朝玑的一对判官笔，于长吉的一条水磨钢鞭，同时向他打去。孟元超紧咬牙根，心里想道："我不能死！"就在地上使开滚地堂的刀法苦斗强敌。萧夫人摆脱不了楚天雄的缠斗，无法过去帮他。只有一个萧月仙可以腾出手来，但也助不了他一臂之力。在双方混战的这些人中，萧月仙的本领最弱，气力又已不支，石朝玑根本就不必理睬她，只要于长吉的一条长鞭，已是足以令她无法近前了。于长吉长鞭挥舞，不但挡住了萧月仙，抽空还向孟元超打去。

孟元超毕竟是血肉之躯，苦斗之下，神智不觉渐渐模糊，忽地眼前衣袂飘飘，依稀看见一个白衣女子向他跑来，孟元超失声叫道："紫萝，你、你怎么出来？"精神陡振，刀光宛如水银泻地，四面展开，石朝玑的判官笔本来就要刺着他的穴道的，给他的快刀一拨就荡开了。

那女子叫道："孟师哥，是我，小师妹，腾霄他们也来啦！"孟元超这才看清楚了原来不是云紫萝，而是和云紫萝有几分相似的，他的小师妹吕思美。

吕思美手舞双刀，冲上前去，短刀一压钢鞭，长刀向于长吉便砍过去，于长吉遮拦不住，给她冲入了内圈，冲到了孟元超的身旁，　　两声，长刀短刀齐出，架住了石朝玑的一对判官笔。

说时迟，那时快，宋腾霄，陈光世，邵紫薇等人跟着也来了。邵紫薇拔剑出鞘，帮忙萧月仙，双战于长吉。宋腾霄和陈光世则一同上去，助萧夫人斗那通天狐楚天雄。

陈光世用的是冰魄寒光剑，楚天雄中指一弹，铮的一声，把他们的宝剑弹开，只觉一股冷气，从指尖流至掌心，虎口竟有麻痹之感，吃了一惊，忙运玄功，把阴寒之气从掌心迫出。宋腾霄唰的一剑，向他刺到，杀得他手忙脚乱。

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哭声正从产房传出，萧夫人摆脱了楚天雄，立即冲入产房。

杨牧揪住云紫萝的头发，忽见血光迸现，随即听见婴儿的哭声，不觉一片茫然，手掌停在半空，不知是打下去的好，还是不打下去的好。尽管他疑心未释，妒火如焚，但要他杀一个刚刚生下婴孩的产妇，他毕竟还是下不了手。

萧夫人冲入产房，看见这个情状，不觉大惊。杨牧此时虽是如凝似呆，但目露凶光，仍是未曾全敛。

萧夫人定了定神，喝道：“ 杨牧，你干什么？这是你的孩子！ ”

杨牧好像在梦中被人惊醒，喃喃说道：“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忽地恢复了几分清醒，想道：“ 不错，她离开我不到八个月，她和孟元超重逢，那是离家以后的事，即使如何早产，也决不会是孟元超的孩子！ ”

他和云紫萝结婚八年，没生儿子，内心深处，总是妒忌孟元超有个儿子，而自己却没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如今他的孩子就在他的脚边，他瞿然一省之后，父爱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了。

他放开了云紫萝的头发，正要俯身抱起婴孩，忽觉面上火辣辣的一阵疼痛，萧夫人打了他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已是把婴孩抱到手上。

萧夫人斥道：“ 你不配做孩子的父亲，你给我滚！ ”

杨牧哀求道：“ 萧夫人，你给我看看孩子！ ”

萧夫人心头一软，抱起孩子，给他看了一看，说道：“ 我本来是想帮你忙的，谁知你果然做了虎伥，居然带领鹰爪到来，要害自己的妻子！你还配做紫萝的丈夫、还配做孩子的父亲？好，孩子给你看了，你快快给我滚开，我还要料理她们母子呢！ ”

杨牧摸一摸还在火辣辣作烧的双颊，蓦地左右开弓噼噼啪啪，自己打了自己几下耳光，叫道：“ 你说得对，我不配做她的丈夫，不配做这孩子的父亲！ ”呼的一拳，打烂窗门，穿窗而出，向屋后逃了。

吕思美接了石朝玑数招，孟元超喘过口气，站了起来，喝道：“ 你们这班鹰爪都给我滚！ ”说话声中，已是接连向石朝玑劈了十七八刀。他跳跃虽然不灵。劈下去的每一刀比刚才还要沉重！

石朝玑本来是希望杨牧跑出来帮手的，孟元超受了伤，他这边只要多添一个好手，胜败之数，尚难逆料，不料杨牧出是出来了，但却不是出来帮他，而是自己逃走。他听见杨牧越窗而出，从屋后逃跑的脚步声，恨得牙痒痒的，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虚晃一招，自己也连忙逃走了。两个太内高手中那个受伤的庄鲲早已逃走，于长吉不敢恋战，跟着也逃。

剩下一个楚天雄，兀自奋战。宋腾霄唰的一剑刺去，楚天雄一抖衣袖，裹住他的剑锋，忽地一抓向他肩头抓下。这一招用得险极。原来楚天雄眼见大势已去，非跑不可。但高手搏斗，要跑也不容易，故而在情急之下，突出险招，实是以进为退，利于掩护自己逃跑的。倘若对方应付不当，给自己抓住，那就更有护符可恃了。

孟元超双眸炯炯，正在注目他们这边，他跳跃不灵，猛地喝道：“老狐狸吃我一刀！”飞刀掷出，化作一道银虹，势劲力沉，对准楚天雄的后心飞去。

楚天雄不敢接刀，性命要紧，无暇伤敌，忙把身子斜倾，腾的飞起一脚，把一张茶几踢得飞了起来，抵挡飞刀，咔嚓一声，孟元超那口宝刀插入茶几，直没至柄。宋腾霄利剑一挥，已是割断他的袖子，剑尖在他的脉门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伤口，楚天雄疼痛难当，大叫一声，也顾不得武学名家的身份了，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滚出大门，这才能够爬得起来，拔足飞奔。吕思美拍掌笑道：“孟师哥，你这一刀飞得真好，宋师哥，你这一剑虽没取他性命，也够他受了。”宋腾霄心里却是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想道：“倘若没有元超飞刀相助，我即使不至于被擒，只怕也得为他所伤，眼睁睁的看他逃走。”

吕思美把那口宝刀拔下，递给孟元超，说道：“咱们可得进去看看云姐姐啦。”孟元超接过宝刀，茫然的跟着她走。吕思美揭开门帘进去，孟元超瞿然一省：“我可不能进去。”慌忙止步。只见萧夫人站在门口，笑道：“母子平安，大家不用担心。是个胖小子。月仙，你叫奶妈倒盆热水来。”刚才激战的时候，那个奶妈一直躲在厨房，没敢出来。她虽然怕得要命，但一锅热水已是烧好了。

云紫萝悠悠醒转，一醒就问：“外面怎么样了？”吕思美道：“那班鹰爪都给打跑了。我是吕思美，那天咱们见过一面的，你还记得么？”云紫萝微笑道：“我知道你是元超的小师妹，腾霄也来了，是不是？”吕思美道：“他是特地和我来看你的，正在外面。”云紫萝道：“可惜我现在不能见他们，姨妈，你帮忙我招呼客人。”吕思美道：“伯母，你放心出去，我会看护云姐姐的。”云紫萝和她紧握双手，说道：“小师妹，多谢你啦。元超、腾霄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们叫你小师妹，你不见怪吧。十多年前，元超就常常和我说起你了，现在见了你，你比他说的还更可爱。腾霄有你和他过这一生，真是福气。”吕思美道：“云姐姐，你也比我想象中的云姐姐还更可爱。”想道：“怪不得孟师哥、宋师哥都会为她倾倒，确是有一种不平凡的风度，更难得的是她自己还未脱险，就会关心别人。”

萧夫人走出产房，看见孟元超呆若木鸡的站在一角，不觉有点尴尬，心里想道：“他隔别十年，奔波万里，今日来寻旧侣，想不到刚好碰上这种尴尬事情，不知他心中感触如何？唉，我这甥女也真是命苦，她和杨牧已是恩断义绝，有了这个孩子，和孟元超只怕也是难以破镜重圆了。”

孟元超心里确实是有感触的，不过却不是萧夫人想象的那种感触。“我们的孩子出世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旁，那时她不知道多么伤心。想不到如今她有了第二个孩子，我却在她的身旁了。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使她不再伤心，稍赎前愆。只要她肯原谅我，这孩子就如同我的亲子了。”

萧夫人轻轻一声咳嗽，说道：“孟大侠，多谢你拔刀相助之德，紫萝得以母子平安，都是拜你之赐，你伤得如何，我这里有金创药。”

孟元超如梦初醒，定了定神，说道：“不碍事。不过你们这里恐怕是不

能再住下去了。萧夫人，你有别的地方可以搬去暂住一时么？”

萧夫人：“这班鹰爪逃回北京，待他们搬取救兵再来之时，至少也得在三天之后。我一时未想到适当的地方，但也不用太过为这个担心，你们在这里先歇一晚，咱们明日再定行止，月仙、紫萝，你们帮忙我到厨房弄饭。”

孟元超道：“不用太过麻烦了，我们带有干粮。”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有急骤的蹄声正是向他们所住的方向跑来。萧夫人柳眉一竖，说道：“吓，鹰爪们再来，倒是来得快呀！”孟元超道：“只是一人一骑，或者未必就是鹰爪。”

话犹未了，马蹄声在门前嘎然而止，只听得一个宏亮的声音说道：“韩威武特来拜见萧夫人，请问孟元超，孟大侠在这里吗？”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想不到来的竟是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韩威武。

萧夫人的丈夫生前是和韩威武的父亲结有梁子的，不禁哼了一声，心里想道：“莫非他是乘人之危，意图向我寻仇？哼，那他可来迟一步了！他大概想不到那班鹰爪已经给我们打跑了吧？”

那日震远镖局的人帮助杨牧围攻云紫萝和缪长风之事，宋腾霄是曾经目击，此时见韩威武来到，亦是不禁怒从心起，说道：“这厮来得正好，孟兄，你知不知道——”

话犹未了，孟元超连忙摇手，低声说道：“你们不知，韩威武已经是咱们的好朋友啦。萧夫人，请看在我的份上，以礼待他。”

萧夫人好生诧异，但孟元超的话她是不能不信的，当下点了点头，低声说道：“我先看他来意如何。”

大门本来就是打开的，楚天雄等人逃走之后，并没关上。在客厅里看出去，隐约可以看到韩威武业已系好坐骑，站在门前。萧夫人冷冷说道：“什么风把京城的韩大镖头吹来了，请进来吧！”

孟元超迎上前去，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有什么紧要的事吗？”

韩威武说道：“你还记得杨牧那个大弟子闵成龙吧？我已经把他逐出镖局了。但从他口中也得到消息，知道他们要来三河县抓你。”韩威武口中的“他们”，自是指萨福鼎和北宫望两方所派的那班鹰爪了。

孟元超道：“原来如此，多谢韩总镖头关心。”

萧夫人却是敌意未消，淡淡说道：“不敢有劳大镖头来给我们通风报讯，那班鹰爪早已夹着尾巴逃走了。”

韩威武道：“我知道。我在前山看见他们狼狈而逃，他们却没有见着我。”原来韩威武正因为见着他们从这个方向逃出来，才找得到萧夫人的住处的。韩威武接着说道：“但我不仅是来通风报讯，还有一紧要的事情。”

孟元超道：“什么紧要的事情，请坐下来说。”

韩威武坐了下来，游目四顾，说道：“宋大侠也在这儿，这更好了。还有一位吕姑娘呢？”

宋腾霄冷冷说道：“你找她做什么？”

孟元超道：“她在里面，有点事情正在忙着，待我叫她出来。”

韩威武道：“那就不用麻烦她出来了。告诉你们也是一样。”孟元超惊疑不定，不知是什么事情和他们三个人都有关系的，心念未已，只听得韩威武已是把这谜底揭开，低声说道：“你们小金川的萧志远、冷铁樵两位大哥托人捎来口讯，因为不知你们的行踪，所以托我转达，要你们早日回去。”说罢，交出一支令箭，证明他所说的不是假话。

宋腾霄约略知道一点萧志达和震远镖局前总镖头（亦即韩威武之父韩巨源）的交情，却不知道韩威武和他们的人也有来往，心里想道：“ 萧、冷两位大哥都这样相信他，我倒是错疑他了。 ”对韩威武的敌意不觉消除，说道：“ 不知小金川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我们回去？ ”

韩威武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听来人口气，似乎已经得到风声，清兵来年就要大举进攻小金川。来人又说，孟大侠的事情若是未曾办妥，可以稍迟一些时候回去，但也不要迟过明年春初。 ”

第四十回　几番离合

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最忆西窗同剪烛，却话家山夜雨。不道只暂时相聚，滚滚长江萧萧木，送遥天白雁哀鸣去。黄叶下，秋如许。

——纳兰性德

云紫萝产后疲倦，闭目假寝，听得外面好似有个陌生人的口音，问道：“是谁在外面说话？”吕思美道：“是震远镖局的韩总镖头。”云紫萝道：“啊。原来是他。他说什么？”想起那日的事情，不觉又是一阵伤心。韩威武是来传讯，要他们回小金川的，吕思美怕她知道了难过，说道：“没什么，他和孟师哥是朋友，在京师打听到孟师哥的消息，是以特来探访咱们。说的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你不要分神，好好睡一觉吧。”

云紫萝知道决不会这样简单，如何睡得着觉！留神一听，刚好听着韩威武说及小金川方面军情紧迫，要催促孟元超他们早日回去，不由得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我可不能让他们为了我的缘故，耽误大事。”

初生的婴孩是不能立即吃奶的，才喝了一点半温的开水，又哭起来了。云紫萝道：“我睡不着觉，你让我喂他。”

孟元超听得孩子的哭声，心中意乱，暗自想道：“紫萝还没有安身之地，我如何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她？”

想不到这个难题，却由韩威武给他们解决了。韩威武说道：“这个地方你们恐怕不能再住下去了，萧夫人，请恕冒味，你可有别的地方好去么？”

萧夫人怔了一怔，心道：“难道他竟有这样热心，要帮忙我？

哼，恐怕多半还是幸灾乐祸吧。”不过，她虽是和韩威武结有梁子，别人好心问她，她自也不能冷言相向，只好淡淡说道：“我一个妇道人家，交游不广，只好随遇而安，听天由命罢啦！”

韩威武说道：“我有一位好朋友，和冷、萧两位大哥也是颇有交情的。此人名叫刘隐农，就住在北芒山，离此不过两日路程。他避世隐居，和江湖上的朋友极少来往，北宫望这班人是决计不会知道他的。你们不如到他那里暂避一时。”

孟元超道：“有这样一个好去处，那自是最好不过。但不知他会不会相信我？”

韩威武道：“这个孟兄不用担心，我早已给你们写了一封信了。”

萧夫人本来不好意思领他的情，但孟元超已经把信接过，向他道谢了。萧夫人只得说道：“韩总镖头这样热心帮忙，我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韩威武道：“先父生前和尊夫结下梁子，晚辈无时不思化解，也曾恳托过邵叔度邵老先生向夫人转陈鄙见，如今不过是让我有个赔罪的机会罢了，夫人切莫言谢。”

萧夫人也是个女中豪杰，得回面子。便爽快地说道：“过去的事，我们也有不是之处，这些旧事，不必再提它了。”

韩威武一揖到地，说道：“多谢夫人不记旧恨，韩某告辞。”萧夫人裣衽还礼，说道：“孟爷，请你代我送客。”

孟元超送出门外，说道：“韩总镖头，有没有人知道你来这里？”

韩威武说道：“只有两位老镖师知道，他们是前任戴总镖头的旧人，决计不会泄漏的。”

孟元超道：“我是怕给北宫望知道了会连累你。”

韩威武哈哈一笑，说道：“我过去做了许多糊涂事，如今得到你们原谅，我的心情痛快极了，谁还理会那班鹰爪？即使北宫望封我的震远镖局，我也乐意。”接着说道，“过去我为了保全这爿镖局，不惜处处委屈求全，许多糊涂事情就是因此做出来的。如今我想通了，一个人立身处世，即使不能名垂后世，至少也得让自己在临死的时候，不至于想起自己一生所做的事就要后悔。震远镖局能够保全固然最好，不能保全，也只好由它去了！”

孟元超送客回来，把韩威武的话告诉众人，大家都是甚为感动。宋腾霄说道：“原来韩威武也是一条好汉子，我倒是错怪他了。”萧夫人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心里想道：“我自命女中豪杰，巾帼须眉，却总是在私人恩怨着眼，莫说和真正的英雄豪杰相比，即使比起韩威武来，我也是显得气量狭小了。”

孟元超道：“搬家之事，事不宜迟。你看是不是给紫萝准备一辆车子？”

萧夫人说道：“我正要进去看看她，不过你们是不是也得准备走了？”心想他们一走，剩下女儿和紫萝这两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可是帮不了什么忙。

孟元超踌躇未答，忽听得吕思美的声音说道：“外面风大，你还是不要出去的好。”云紫萝接着说道：“好，那你揭开门帘，我和他们说几句话。”

门帘开处，现出云紫萝一张苍白的脸孔，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是炯炯有神，显得带着几分兴奋。

云紫萝缓缓说道：“元超、腾霄，我感谢你们的友情，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我，我也希望能够和你们多聚些时，但你们还有更紧要的事情，不该为了我的缘故耽误大事。韩威武说得好，一个人至少也得让自己在临终时不至后悔，我若为了私心挽留你们，我会后悔一生的。”

孟元超大受感动，毅然说道：“好，那我送你到北芒山便即回去。腾霄和小师妹先走。”

云紫萝仍不答应。吕思美劝道：“此处到北芒山也不过两天路程，韩威武说过，萧大哥可以让他迟些回去的。你就让他尽点心意吧。”

萧夫人劝道：“你产后不能动武，在赴北芒山途中，也得有个高手护送，我一个老婆子可不能护得你们母子平安。紫萝，你别太固执了。”

孟元超道：“我奉了冷、萧两位大哥之命，联络各处英雄，本来还要到密云县拜访一位田老英雄的，此行只是顺路，耽搁一两天也不能说是假公济私。”原来从三河县到密云县，正是从北芒山下经过。

云紫萝何尝不想和孟元超多聚两日，听他这么一说，既然公私都能兼顾也就不再言语了。

吕思美道：“伯母，你进来看护云姐姐，我告辞了。”云紫萝一日之中，接连受了几个重大的刺激，以至早产，饶是她有武功根底，生产之后，也是虚弱不堪，此时已是摇摇欲坠。

萧夫人叹口气道：“紫萝，你也应该好好养息身体了，别的事情，莫太操心！”她话犹未了，突然声音变为高亢，和孟元超同时叫了出来：“屋顶有人！”

孟元超双腿受伤，一时未能运用轻功，萧夫人要看护甥女，也不能出去。

宋腾霄道：“区区一个鹰爪，请让晚辈效劳！”他只道来的定是鹰爪无疑，否则何以鬼鬼祟祟的在屋顶偷听？于是唰唰的拔剑出鞘，便即和吕思美一同追去。

萧月仙和邵紫薇也要跟着追出去，萧夫人笑道：“你们这点本领，怎帮

得上宋大侠的忙？这个鹰爪的功夫比你们高得多呢，别要反而给宋大侠添了累赘。”

孟元超可是有点诧异，心里想道：“北宫望和萨福鼎的门下高手，差不多我都已会过了，可没有谁有这样高明的轻功，不过轻功虽好，内功未见精纯，腾霄和小师妹联手顶多是追不上此人，决不会对付不了。”要知内功精纯之上，呼吸轻舒，决无声息。这人大概在屋顶偷听已有一些时候，有几下呼吸稍微粗重一点，这才给内功造诣颇高的萧夫人和孟元超察觉的。当下说道：“伯母说得不错，咱们可别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萧夫人道：“是呀，宋大侠和吕姑娘反正是要走的，就让他们替咱们驱逐鹰爪也就行了。”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萧夫人一听之下，亦已听出那人轻功虽好，内功不纯。

孟元超料得很准，那人的轻功果然是在宋、吕二人之上，他们二人追了出去，只见一条白影没入林中，身法快得难以形容，以至他们连那是肥是瘦，是高是矮，是男是女，全都瞧不清楚。

宋腾霄喝道：“有胆偷窥，就没胆现身么？”转眼间连那条白影都不见了。

宋腾霄起了疑心，说道：“此人轻功如此高明，莫非他就是暗助咱们的那位前辈高人？”

吕思美道：“让我追上去看个明白！”她的本领比不上宋腾霄，轻功却较高明，她之所以不敢独自离开，那是因为恐怕对方是敌人的缘故。如今心里有了猜疑，想要看个明白，不知不觉就把宋腾霄抛在后面了。

不过她的轻功虽然高明，却还是比不上那个人，追了一程，仍是看不见他的背影。回头一看，宋腾霄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才猛然一省，她一口气疾跑下来，少说也跑了十多里路了。

“这位前辈高人不肯现身，再追也是追他不上，不如回去，免得宋师哥挂虑。”

她刚刚这样想，那条白影忽地又似旋风裹着一道银虹似的跑回来了。吕思美大喜说道：“多谢前辈相助之德，请容小女子拜谢！”

风定人现，只见是一个容貌清丽绝俗的白衣少女，年纪大约比她也大不了多少，她想不到心目中的“前辈高人”竟然是个少女，不觉呆了。

那白衣少女也是怔了一怔，说道：“你说什么？”

吕思美道：“我们今早就在此处碰上一个武功很强的鹰爪，多蒙一位高人相助，不知是不是姐姐？”

白衣少女道：“哦，有这么一回事么？那人是什么样的人？”言下之意，那个暗助他们的人自然不是她了。

吕思美道：“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手里摇着一把折扇。他就是用这把折扇当做武器的。”

白衣少女秀眉微蹙，噫了一声，说道：“原来是他！”

吕思美道：“姐姐敢情知道此人，他是不是鹰爪？”

白衣少女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是孟元超的小师妹吕思美吗？”

吕思美道：“啊，你认识我的孟师哥，你是谁？”

白衣少女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我认识你的孟师哥。我回来就是想要问你，孟元超是不是受了伤，伤得重吗？”她不见孟元超追出来，料想他定是伤得不轻。

吕思美说道：“他是受了点伤，伤得不算很重，只是暂时不能施展轻功，

敷上金创药，大概过一两天就会好了。”白衣少女叹了口气，似乎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吕思美说道：“姐姐，你既然认识我的孟师哥，他受了伤，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他？”

白衣少女如有所思，摇了摇头，缓缓说道：“吕姑娘，我求你一件事情。”答非所问，吕思美不觉怔了一怔，心道：“你我素不相识，你却要求我什么？”

白衣少女露出祈求的眼光，缓缓说道：“请你不要告诉你的孟师哥，说我曾经来这里。”

吕思美道：“你和孟师哥一定是很相熟的了？”白衣少女点了点头，吕思美诧道：“然则这又是为了什么？”

白衣少女过了半晌，幽幽说道：“那位云姐姐很值得人敬佩，是不是？唉，可惜我只听见了她的声音，却没有见着她。”

又是一句答非所问。

虽然答非所问，但在初恋中的少女心灵是相通的，这霎那间，吕思美突然好似“懂得”她了。

吕思美抬起了头，噗嗤一笑，说道：“可是我还没有知道你是谁呢。”

白衣少女道：“我可告诉你，但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姓林，名叫无双。”

“啊，原来是她！”吕思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原来她就是在泰山会上技惊群雄的扶桑派掌门人林无双，怪不得有这样高强的本领。”

心念未已，苍茫暮蔼之中，只见衣袂飘飘，那白衣少女好似乘风而来，又乘风而去了。

“唉，我懂得了。想必她也是因为得到了鹰爪来袭的风声，故而要来暗中保护孟师哥的。她今天才知道孟师哥的一颗心是放在云姐姐身上。”她懂得了林无双的心境，心中不禁暗暗叹息了：“真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她和云姐姐一样，总是为着别人着想。”

林无双惘惘前行，心中但觉一片茫然。

“怪不得元超在豪迈之中，又总似带有几分抑郁的心情，原来是为了这一段难解的情缘。”林无双暗自想道：“那位云姑娘也委实是值得令人敬佩，怪不得孟大哥忘不了她。”又再想道：“她的遭遇倒是有点和我相同。但比我更不幸得多。”想到这层，她不仅对云紫萝仰慕，还更同情她了。

她在想道：“她和我一样，曾经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不同的是，我小时候喜欢表哥，那是因为我不懂事，或许这不能算是爱情，只是像史红英姐姐说的那样，是一种迷惘的朦胧的少女情怀。我一发现表哥的真面目，我的心里就不会再有他了。这位云姐姐比我不幸得多，待她发现丈夫的本来面目之时，她已经是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当然林无双并不知道，云紫萝之所以嫁给杨牧，并不是因为曾经爱过他的缘故。她也不知道其中一个孩子是孟元超的。

她没有见着云紫萝，但云紫萝的形象在她心里却是那样鲜明，就像她认识了多年的朋友一样。“她遭遇了这样巨大的不幸，却还是这样刚强。呀，真是和孟元超一个样子的人，但愿我也能够学得到像他们这样。”

她独自惘惘前行，脸上挂着笑容，眼角却有晶莹的泪光，也不知是欢喜还是悲伤。

她想起了和孟元超同上泰山，孟元超给她讲解的那两句杜诗，那是诗圣杜甫在泰山上的题诗，说是一个英雄豪杰的胸襟就应当像泰山一样，要站得

高，看得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她也曾拿史红英和她说过的话与孟元超互相勉励：要向前看，不向后看。现在她碰到感情的风暴了。她应该怎样？“唉，若是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应该为他们欢喜才对，怎可伤心？”

她又想到在泰山会上，自己本来是没有勇气和表哥争夺掌门的，全是孟元超给她鼓励，她才更深一层的懂得了做一个人就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道理。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就放弃了应该做的事。她记得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孟元超在她的心里替代了牟宗涛的位置，她觉得孟元超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但那个时候，她还只是知道牟宗涛居心叵测，不是好人，却还未曾知道，她的表哥竟然当了清廷的鹰爪！

现在是凭据确凿，牟宗涛的确是和北宫望暗中有勾结的鹰爪了，她又应该怎么办呢？

想至此处，林无双不禁瞿然一省：“不错，我应当成全他们，但也不能只是为了避免苦恼而远远躲开他们，牟宗涛既然来到这里，说不定就是为了暗中加害他们的。孟元超受了伤，云紫萝又刚在产后，若是有鹰爪和我表哥加害他们，只怕他们抵挡不了。这事除非我不知道，知道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想至此处，心胸豁然开朗，林无双抬起了头，只见遍地里阳光，她心里的一些阴霾，也好似在阳光之下突然消散了。

她决定了自己也到北芒山去，暗中保护他们。

三天之后，孟元超在北芒山上，就像林无双那天一样，惘惘的独自前行。天气也和那天一样，是一个大好晴天。

但孟元超心上的阴霾，却没有完全消散。

“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他想不到和云紫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相会，相聚又只是短短的三天，自是不禁颇多伤感了。

孟元超正在怅怅惘惘，独自前行之际，忽听得有人哈哈笑道：“孟大侠，幸会，幸会！”只见迎面来了一个青衣老者。孟元超认得这个老者乃是四川“唐家三老”中的唐天纵。

四川唐家是世传的暗器名家，分为三房。长房家主唐天横，三房家主唐天直，二房家主就是这个唐天纵了。三兄弟人称“唐家三老”，尤以老二唐天纵的暗器功夫最为厉害。孟元超曾在泰山上见过他。

那天在泰山大会之中，尉迟炯抓到一个清宫侍卫，这个侍卫是知道杨牧和石朝玑的关系的秘密，当时杨牧正在捏造谎言诬蔑孟元超，尉迟炯抓到这个侍卫，要他和杨牧对质，不料他一句话还未说得出口，就给人用毒针射死了。那个偷施暗算的人就是唐天纵。其后尉迟炯的妻子千手观音祈圣因和他大斗暗器，唐天纵不敌而逃。

孟元超想起前事，暗自思量：“那天他杀那个清宫侍卫，不问可知，目的是在杀人灭口。哼，只怕他本身也是鹰爪，此来定是不怀好意的了。”当下冷冷说道：“唐老先生，咱们这次恐怕不是巧遇的吧？”

唐天纵阴恻恻地说道：“哦，不是巧遇？那你以为是怎样？”

孟元超沉声说道：“明人不做暗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唐老先生，你是不是冲着我孟某而来？”

唐天纵又是哈哈一笑，说道：“孟大侠，你猜对了。那日我未得领教你

的武功，今日有幸相逢，正好补这遗憾。”
　　孟元超气往上冲，拔出宝刀，说道：“好，你们阴魂不散，尽管来缠，孟某又有何惧？”
　　两人登时交起手来，唐天纵使的是一柄点穴镢，不过三十来招，只听得　的一声，唐天纵的点穴镢给孟元超的快刀削了一股叉尖。
　　唐天纵跳出圈子，跃出三丈开外，见孟元超并未追来，站稳了脚步又哈哈笑道：“孟大侠的快刀果然是名不虚传，但小老儿擅长的决不是兵刃，你敢和我比暗器吗？”
　　原来唐天纵看出他跳跃不灵，是以顾忌之心尽消，自忖孟元超定难躲避他的暗器。
　　孟元超冷笑道：“我生平从来不使暗器，你尽管把你的家传本领拿出来便是！”
　　唐天纵冷冷说道：“好，那么得罪了。孟大侠，我可要告诉你，我的暗器都是喂了毒、见血封喉的暗器！”
　　一声得罪，双手齐扬，梅花针、透骨钉、铁蒺藜、蝴蝶镖，各种暗器雨点般的向孟元超打来！
　　孟元超背靠大树，减少一方威胁，施展快刀刀法，刀光四面荡开，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梅花针碎成粉屑，透骨钉断为两截，铁蒺藜和蝴蝶镖反打回去。唐天纵发出的暗器，没有一枚伤得着他。
　　唐天纵道：“好功夫！再接我的铁莲子！”双手齐扬，却没暗器打来，如是者接连三次，孟元超喝道：“你捣什么鬼！”话犹未了，铮、铮、铮数声连响，三枚铁莲子流星闪电般的飞来，一打胸口的“魂门穴”，一打丹田下面的“窍阴穴”，一打左胁之下的“愈气穴”。所打的三个方位成为一个三角形，三枚铁莲子的速度一样，同时打到，叫他顾此失彼，决难以一招的刀法，同时把这三枚铁莲子打落。
　　孟元超喝道：“来得好！”横刀一削，立即突然一抛，手指在刀柄一推，那口刀自左而右转了半圈，恰好将打他左胁“愈气穴”的铁莲子打落，回到了他的手中。至于打他中盘、下盘的两枚铁莲子，则在他宝刀削出之时，已经碰落了。原来打他胸口“魂门穴”那枚铁莲子，位于三角形的顶点，这正是一个“死角”的位置、除了用这招神奇的刀法，那就非给他打中不可。
　　哪知孟无超的刀法固然神奇，唐天纵的暗器功夫却更是匪夷所思，三枚铁莲子给他宝刀磕落，还未掉到地上，突然又弹起来，朝他面门打来，竟是要把他的眼睛打瞎。原来他的第一批暗器乃是试孟元超的劲力的，知道对方抵挡暗器的劲力之后，跟着发出的三枚铁莲子使用了他独门巧妙手法，借对方的力道反弹。
　　孟元超腿伤方愈，跳跃尚未能够灵活，百忙中霍的一个“凤头点”，横刀护顶，情知这一刀最多能够打落他的两枚铁莲子，第三枚铁莲子则非给他打中额角不可。
　　叮叮两声响，却有三枚铁莲子同时落地。这是第二次给打落的。唐天纵计算对方的劲力只能算得到对方的第一招，第二次打落，暗器就不能再弹起伤人了。
　　孟元超暗暗奇怪，心想是他第三枚铁莲子打的大失准头呢，还是有人暗中助我？
　　唐天纵更是大为奇怪，心里想道：“想不到孟元超抵挡暗器的功夫竟也

这般了得！”他是暗器大行家，自负暗器的功夫天下无双，那次输给千手观音祈圣因也还是不怎么服气的，是以他根本连想也不会想到，会有暗器功夫比他更高明的人暗助孟元超。

唐天纵喝道：“好，我看你能够抵挡我的多少暗器？”暗器越发越多，有的直线飞来，有的拐穹射到，有的打着圈盘旋而来，在空中呜呜作响，有的却是无声无息突然间就飞到孟元超的面前。

孟元超给他一轮暗器，打得手忙脚乱，险象频生。正自危险万分之际，忽听得唐天纵喝道：“好小子，居然敢在老夫面前班门弄斧！”孟元超怔了一怔：“他是说谁呢？”心念未已，只听得叮叮叮、　　　几声连珠密响，唐天纵的六件暗器还未到他的面前，便在半空中落下来了。

唐天纵回过了头，一枚石子正向他迎面飞来，唐天纵早已戴上鹿皮手套（他是擅于使用喂毒暗器的大行家，戴上鹿皮手套，乃是恐怕对方的暗器也喂有毒）。把手一抄，石子接到手中，凝神向石子飞来的方向看去，喝道：“有胆的现出身来，和我比划比划！”

只见密林深处似有白影一闪，唐天纵一声大喝，七种不同的暗器立即就向那个地方打去。可是又像刚才一样，还未打到那个地方，树林里飞出七颗石子，刚好把他的七枚暗器打落。

唐天纵不禁大为奇怪，不仅是奇怪对方的暗器手法高明，而且是奇怪对方的内力。“难道他刚才乃是特地使诈藏奸，内力未曾尽露的么？”

原来他刚才接对方那颗石子之时，已是试出对方的劲力。在他所发的七枚暗器之中，有三枚就故技重施，以他唐家的独门手法，准备在双方暗器碰击之际，借对方的力道反弹伤人。哪知完全出乎他的估计之外，对方暗器的劲道比他测度的大得多，他使的暗器竟是给对方的石子一碰即落，毫无反弹的余力！

唐天纵这一惊非同小可，不敢再发暗器，向相反的方向立即拔腿飞逃。要知对方的暗器手法不输于他，内力在他之上，两人即使只是较量暗器的功夫，唐天纵也是非输不可。

孟元超大喜叫道：“是尉迟大嫂么？”林中没有回声，那白影一现即逝，早已看不见了。

孟元超大为奇怪，想道：“难道是我看花了眼，若然是个女子。除了尉迟大嫂之外，还能是谁？”

原来孟元超目力极好，在那白影一现之时，已是依稀看出似是女子，只因他和那条人影的距离比唐天纵更远，是以还未看得十分清楚。尉迟炯的妻子“千手观音”祈圣因是当今之世数一数二的暗器高手，能够在暗器上打败唐天纵的女子，孟元超当然要猜想是祈圣因了。

孟元超呆了一呆，暗自想道：“尉迟大嫂决不会和我避而不见。”于是又再朗声说道：“不知哪位前辈相助，可否现身让孟元超拜谢？”连说三次，仍是空林寂寂，没人回答。

孟元超知道此人不肯现身，心里想道：“此人轻功如此超卓，他不肯出来，我进去找也是找不着他的。何况追踪一个前辈高人，亦属不敬。”失望之余，只好在林边遥拜两拜，怅怅离开。

忽听得有人哈哈一笑，走出来道：“前辈高人的称号，小弟如何敢当？孟兄，你太多礼了！”一面说话，一面向孟元超还礼。

大出孟元超意料之外，这人竟然是牟宗涛。

孟元超吃了一惊，暗自想道：“怎么竟然是他！李麻子在统领府中得到的消息难道竟是假的？即使李麻子的消息不尽不实，尉迟大哥也曾亲眼见过他的使者在统领府中出现，和北宫望秘密往来，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不过孟元超虽然是心有所疑，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牟宗涛总是事实，只好暂且搁下心上的疑团，说道：“多谢牟兄暗中相助，牟兄怎会来到此间，小弟真是意想不到。”

牟宗涛道：“我在北京曾与尉迟炯相会，此事孟兄大概是知道的了？”

孟元超道：“不错，我曾听得戴均说过。据戴均所得的消息说，那晚尉迟大侠在一间酒店里被鹰爪所困，幸亏牟兄解救。”孟元超这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没说出来的是：戴均这个消息是快活张和李麻子告诉他的。而据李麻子探听到的秘密，牟宗涛那次行事，实是和北宫望商量好了的计划，用来骗尉迟炯上当的。

牟宗涛说道：“些须小事，何足挂齿？那次的事，说来也是巧遇。不过也幸亏有此巧遇，尉迟大侠本来对小弟有点小小误会的，这误会终得以消除了。”

孟元超思疑不定，想道：“他说的这个误会，想必就是尉迟大哥那晚在统领府中见到他的使者之事了，莫非他是故意和北宫望结交，便于行事，暗中相助我们？李麻子不知个中真相，因此也就对他误会了？”于是问道：“听说牟兄后来曾与尉迟大侠闯进萨福鼎的总管府救人，不知尉迟大侠现在在哪里？”

牟宗涛道：“惭愧得很，我们本来是要去救李光夏的，李光夏没救出来，尉迟大侠却受了伤，京城风声甚紧，当晚他就离开京城了。我这次正是想到三河县去把尉迟大侠的消息告诉你，想不到却在这里遇上，真是巧极了。”接着又说道：“尉迟大侠可很惦记你呢，对啦，他送你的那匹红鬃马你为何不骑？”

孟元超听他说出此事，不觉又相信了几分。想道：“尉迟炯精明老练，他都能够相信牟宗涛，想必那些可疑的事情当真都是误会了？”

孟元超道：“那匹马我送给一位朋友了。”原来他是留给云紫萝，但因对牟宗涛还是不敢十分相信，是以不愿意把云紫萝的名字说出来，怕他查根问底。

牟宗涛道：“孟兄，你可见着了宋腾霄么？”他以为这匹马是送给了宋腾霄，心里想道：“若然他知道了我为难宋腾霄和他的师妹之事，我只怕又得多费一番唇舌了。”

孟元超道：“宋腾霄早已走了。牟兄曾经遇见他么？”

牟宗涛道：“不错，前几天我曾碰见他和一位姑娘一起，我听得那位姑娘叫他宋师哥，猜想他大概就是宋腾霄。可惜我当时不敢冒昧攀谈。”

孟元超道：“那位姑娘是我的师妹。”

牟宗涛见他并不知道那日之事，又放下了一重心事，说道：“孟兄，你上哪儿？”

孟元超心念一动，想道：“我且再试一试他。”说道：“小弟想去找位朋友，这人不知牟兄知不知道？”

牟宗涛道：“是谁？”

孟元超道：“是有天下第二神偷之称的李麻子。”

牟宗涛怔了一怔，随即笑道：“原来是李麻子。我知道他，但或许他对

我也有多少误会吧？”
　　孟元超道：“牟兄和他有何误会？”
　　牟宗涛道：“说来话长，咱们一路走一路说。”走近了孟元超，与他并肩而行，心里盘算：“我和北宫望的秘密，李麻子不知知道多少？我向孟元超解释，也不知他能否相信？倘若骗不过他，不如索性翻了脸将他拿下，点了他的穴道，就近寄押在密云县县衙。倒是可以向北宫望领功了。”
　　牟宗涛知道孟元超的武功略逊于他，孟元超现在又受了伤，他只要出手暗算，定然可以一举成功，但作长远的打算，骗得孟元超相信却是上策，胜于擒他领功。
　　正在踌躇未决之际，牟宗涛忽地听得耳边好似有人冷笑，牟宗涛大吃一惊，四顾无人，心里想道：“这可不似那丫头的笑声，难道又是那人？”
　　原来刚才暗中帮忙孟元超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牟宗涛。
　　牟宗涛当时是躲在树林里面，他本来是想暗中帮忙唐天纵的，却忽然发现林无双也藏在这树林之中。
　　牟宗涛曾经败在林无双手下，一发现了她，自是不敢露面了。他看见林无双飞出石子，把唐天纵吓走，十分惊异林无双竟然也有这样高明的暗器功夫，吓得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了。
　　他是在看见林无双业已走了之后，方始出来冒充顶替，骗孟元超的。
　　不料就在他想要下手的时候，耳边却似隐隐听得笑声，牟宗涛惊疑不定，自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孟元超见他游目四顾，觉得有点奇怪，问道：“牟兄，你在看些什么？”
　　牟宗涛道：“孟兄，你有没有听见什么怪声？”
　　孟元超怔了一怔，说道：“没有呀！”蓦地心中一动，接着说道，“牟兄，你是不是疑心树林里藏有人，咱们进去看看。”
　　牟宗涛分明听见笑声，孟元超却说没有听见，他这一惊更甚了，武学之中有一种“传音入密”的功夫，练到最高境界，可以在百步之外，把声音传送到对方耳中，而不让第三者听见。牟宗涛大惊之下，心里想道：“当今之世，除了江海天、金逐流师兄弟之外，还有谁能有传音入密的本领？如果不是孟元超假装没有听见，那就必定是那人无疑。但若是孟元超假装没有听见，那就是他存心诱我进去，以便和那人联手对付我了。”
　　牟宗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敢和孟元超走入树林？见孟元超靠近他的身边，骤然一抓就向孟元超抓去！他以为孟元超已经识破他的骗局，是以本来不敢轻举妄动的，此时也迫得非先下手为强不可了。
　　图穷匕现，孟元超大吃一惊，喝道：“你干什么？”幸而孟元超对他也并不是全无提防的，他是快刀好手，出掌亦是迅捷异常，牟宗涛那一抓还未抓着他的琵琶骨，他已是一个“穿掌”，拍向牟宗涛胁下的“愈气穴”，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
　　就在此时，一股劲风掠过，树叶纷飞，有几片树叶从牟宗涛面门刮过，刮得他的脸皮火辣辣作痛。
　　这正是上乘武学中“摘叶伤人，飞花击敌”的绝顶功夫，数日之前，他和宋腾霄交手之时，就曾经给那藏在暗处的高手，用这手功夫吓走的。想不到才隔数天，这一幕又重演了。
　　牟宗涛哪里还敢逞凶，双掌相交，“蓬”的一声，牟宗涛身形一晃，立即拔步飞逃！

牟宗涛的武功本在孟元超之上，也幸亏他是受此一吓，而且恰好是在他出掌之际受吓，以致内力未能发挥，否则双方对掌，孟元超只怕已是难免要多少受伤。

飞花摘叶这种厉害功夫，是要身受者才知道的。是以孟元超此时虽然猜想到了是有人暗助于他，却还不知道那人是用什么本领把牟宗涛吓走。

“这个人是谁呢？”孟元超思疑不定，想了一想，忽然得了一个主意。

第四十一回　赌酒显能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听就，东滨鲸脍，困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辆，载燕南走北，剑客奇才。

——刘克庄

孟元超一肢一拐的走入树林，口中喃喃自语：“糟糕，糟糕，伤口复发，金创药却没有了。唉，只好找个僻静的地方歇一歇吧。”装作不小心踢着石头，突然“哎哟”一声，跌倒地上。

果然不出孟元超所料，只听得林中一声惊呼，一个白衣少女跑了出来。孟元超又惊又喜，叫道：“无双，是你！”他早已料到树林里藏有人，但却想不到是林无双。

林无双道：“别站起来，你的伤怎么样了？待我给你看看。唉，你怎么不听话——”

孟元超站了起来，笑道：“我的伤已经好了。”

林无双怔了一怔，恍然大悟，嗔道：“原来你是骗我的。”孟元超笑道：“不是这样，你焉肯出来？无双，你为什么要躲避我？”

林无双道：“真想不到牟宗涛会变得这样。还好他未知道云女侠是躲在北芒山。”她顾左右而言他，对孟元超的问题避而不答。但在语气之中却已隐隐透露了她知道了孟元超和云紫萝这两日的行踪，也隐隐透露了何以要躲避他的原因了。

孟元超道：“啊，原来你一直是在暗中保护着我，我还当作是尉迟大嫂呢。”

林无双笑道：“我哪里有她那样高明的暗器功夫？”

孟元超笑道：“无双，你怎的和我也客气起来了？依我看来，你的暗器功夫恐怕还胜过千手观音祈圣因呢！”

林无双说道：“你别给我脸上贴金了，幸亏这里没有第三个人，否则真叫人笑掉大牙了！”

孟元超道：“你人未露面，就把天下知名的暗器名家唐天纵打得狼狈而逃，还要和我客气？”

林无双道：“我正在奇怪呢！”

孟元超诧道：“奇怪什么？难道那个人不是你？”

林无双道：“不错，真正打败唐天纵的那个人不是我！”

孟元超道：“哪又是谁？”

林无双道：“我也没有见着那人，我只打出一颗石子，给唐天纵接了。后来一把石子把唐天纵那些暗器全都打落，是另有其人！”

孟元超说道：“奇怪，天下除了尉迟大嫂之外，还有谁有这样高明的暗器功夫？无双，你猜想是谁？”

林无双道：“我倒是疑心一个人。你还记得咱们在泰山那天晚上，我给一只翠鸟引入一个石窟，发现了我们扶桑派祖师留在石壁上的武学秘笈一事么，后来有人搬开封洞的大石，放我出来，我怀疑那只翠鸟就是他养的，而这个人也就是刚才吓走唐天纵和牟宗涛的那个人！”

孟元超猛然一省，说道：“不错，我也记起一件事情来了。咱们初上泰山那天，不是恰巧碰上金大侠和牟宗涛在五大夫松那里比剑吗，其时山雨欲来，浓雾弥漫，十步之内，不见人影，忽有一人在浓雾之中喝彩，牟宗涛错

疑是我，向我连发九支暗箭，幸亏金大侠给我打落两支，我才得以没有受伤。那个人当然也没找着。当时我就有点怀疑，牟宗涛他是主人的身份，何以要杀一个给他喝彩的人，不怕误伤了客人么？现在想来，那个人恐怕也就是今天暗助我的这个人了。这个人大概和你们扶桑派颇有渊源，而且在我们之前，早已识破了牟宗涛的真面目。”

林无双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是这么想。”

孟元超叹道：“可惜这位前辈高人之咱们数度相逢，却总是缘悭一面。”

两人走出树林，只见满地阳光，两人都有暖烘烘的感觉。孟元超心上的一点阴霾，也在阳光之下消散了。

林无双忽道：“春天就要来了，听说小金川的春天非常之美，是吗？”

孟元超道：“是呀，它比江南的春天，更多几分野趣。”

林无双道：“我跟你一起去小金川好不好？”

孟元超怔了一怔，说道：“你怎的突然有这念头？”

林无双笑道：“我早已有这念头了。逐流大哥和红英姐姐已经去了小金川了，你知道么？”

孟元超道：“啊，原来你是想到小金川会他们夫妇。”林无双和金逐流的妻子史红英交情最好，孟元超是早就知道了的。

林无双笑道：“你不欢迎么？”

孟元超沉吟半晌，说道：“小金川的义军正在需要多一些人帮忙，你肯去我们是求之不得。不过你新任掌门，离开太久，恐怕也不太好吧？”

林无双道：“我做这个掌门，都是你的主意。为的只是不让牟宗涛得逞利欲。如今目的已经达到，这个掌门嘛，做不做也罢。”

孟元超忙道：“无双，一派掌门，关系重大，这可是不能拿来当作儿戏的……”

林无双笑道：“我还没有说完呢，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叫石师兄暂代掌门了，石卫师兄和桑青师嫂精明能干，本门事情，有他们夫妇料理，比我要好得多。”

孟元超其实也是希望和她一同去的，听得她这样说，笑道：“好，那我就放心了。”

林无双却是如有所思，看了看他，忽他说道：“孟大哥，我有件事情，你肯不肯答应？”

孟元超笑道：“你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你要我做什么，我焉有不答应之理。是什么事呀？”

林无双笑道：“好，你答应了，那就请你上座，受小妹一拜。这块石头，权充八仙椅吧。”

孟元超愕然说道：“你弄什么玄虚，为何突然要向我行这么大的礼？”

林无双笑道：“我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孟大哥，你愿意要我这个妹妹么？”孟元超这才知道，原来林无双是要和他结拜兄妹。

孟元超心里想道：“她已经知道了我和紫萝的事情，此举自必是为了避嫌了。”对林无双的苦心，不禁大为感动。突然想起了这一次和云紫萝分手的前夕，云紫萝和他说的一番话。

云紫萝抱着初生的婴孩和他说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元超，我能够见着你，和你相聚几天，我已是心满意足了。咱们的孩子，将来你向点苍双煞讨回，也就等于是我在你的身旁了。这个孩子，我可不能再来累你。我

要抚养他成人，咱们是不能复合的了。”

孟元超说道：“你不再嫁，我今生也不再娶。”

云紫萝道：“不，不能这样。我是因为形格势禁，与你难以破镜重圆。何况我是历尽沧桑，此心亦早已冷了。但我却不愿意你独身终老，你应该有个志同道合的姑娘做你的妻子的。”

孟元超强笑道：“志同道合的妻子，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并非没有想起林无双，但在他的心目之中，却确卖是把林无双当作志同道合的小妹妹的。

他心里刚想起林无双，林无双的名字却已从云紫萝的口中说出来了，云紫萝微笑说道：“我在泰山曾经见过你和林无双在一起，她不就是和你志同道合的姑娘吗？你且别先忙着分辩，我知道你心上有我，所以把这位林姑娘的情意都忽略了。我和你说心里的话，这位姑娘才貌双全，本领远胜于我，我可真是委实喜欢她啊。如果她做了你的妻子，我就可以放心了。”

此际，孟元超想起了云紫萝这些话，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林无双，而林无双正在要求他结为兄妹。“唉！她们两人都是有这么宽广的胸襟，彼此都是为对方着想。我不能一负再负紫萝，却又怎能辜负无双的情意？”

林无双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在看着他，缓缓说道：“你不愿有我这个妹妹么？”

孟元超哈哈笑道：“我也是个没有兄弟姐妹的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正是求之不得，那我就不客气叫你一声妹妹了。”当下两人撮土为香，当天八拜，结为兄妹。

虽然心上带着创伤，往事难忘，情怀紊乱，难于自解。但孟元超毕竟是个豪迈的人，纵有感伤，也不会是多愁善感。和林无双结为兄妹，两人相处，倒是自然多了。

两人一路同行，不知不觉，又是冬去春来，北国冰消，江南草长的时节了。

这一天他们渡过了长江，孟元超想起去年北上的时候，只影孤身，正值重阳时节，自己的心情也像深秋一样萧索。当时自己是找不着云紫萝而怅惘离别苏州，现在则是和林无双一同回来。不禁又生感触：“可惜我没有时间再回苏州了，那个园子不知是否还像去年一样荒芜？”

林无双似乎觉察他的心事，笑道：“大哥，你在想些什么？”

孟元超笑道：“没什么。我想起两句前人的词：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咱们现在是正好赶上江南的春天，可惜却是不能在江南和春相伴了。”孟元超诗词读得不多，但这两句词是当年他和宋腾霄、云紫萝三人同游西湖的时候，云紫萝念给他听的，是以他特别记得。

林无双道：“冷铁樵不是说可以准许你迟些回小金川的吗？”

孟元超道：“他是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事情若然没有办妥，可以迟些回去。但我可不能藉故勾留。”

林无双道：“我不是叫你找个藉口伴我玩，我是想起一件正经的事情。”

孟元超道：“什么事情？”

林无双道：“扬州有一位老英雄，金刀王元通你知道吗？”

孟元超道：“是不是震远镖局扬州分局的总镖头？啊，你也认识他？”

林无双道：“正月十六是这位老镖头的六十大寿，他是我爹爹的朋友，和本派的几位师兄也有交情。去年石卫师兄就曾经和我提过此事，我离开时

他代表本派去给这位老英雄祝寿。今天是十三，咱们到扬州去，正好可以赶上寿辰。我是想见一见石师兄，告诉他牟宗涛的事情。”

孟元超道：“不错，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现在没有工夫清理门户，是应该告诉本门弟子，提防叛徒。”

林无双道：“那么你肯陪我一同去吗？”

孟元超说道：“这位王老镖头和我的冷、萧两位大哥也是相识的，他们虽没有叫我和他联络，但既然到此，碰上他的寿辰，我就代表冷、萧两位大哥，和他打个交情，也是好的。”

孟元超离开小金川的时候，冷铁樵曾经交代过他，许他结纳各路英雄，尽可便宜行事。王元通交游广阔，黑白两道，都有朋友，消息灵通。像这样的人物，孟元超自是不妨替义军和他打个交情。但孟元超之所以要到扬州给他拜寿，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却还有另一个原因。

数月之前，缪长风和他在云家老宅分手之时，曾对他说要往扬州给王元通拜寿，当时缪长风是用这个藉口，好让他单独去见云紫萝。但此际孟元超在见过云紫萝之后，重到江南，却不由得想见缪长风了。

“我与无双是结拜兄妹，缪大哥与紫萝也是结拜兄妹，想必他也很想知道紫萝有消息吧？”孟元超又再想道：“我已以身许国，很难有安定的日子好过。紫萝要抚养幼子，自也难以和我一起在军马之中劳碌奔波，缪大哥是闲云野鹤之身，倒是比我更适宜于照顾她的。嗯，就是撇开儿女私情不谈，作为一个好朋友，我也应该把紫萝的消息告诉他。”

“大哥，你在想些什么？怎么不说话了？”林无双“咦”了一声，问道。

孟元超抬起头看看满天阳光，说道：“没什么，咱们赶快走吧！”

孟元超在思念缪长风，缪长风也在思念着他。

这一天缪长风到了扬州，王元通家在扬州城外，还有两天才是寿辰，缪长风给他拜寿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心里想道：“扬州甚多名胜风景之地，我且玩两天再去他家。”时候还早，缪长风就到扬州一间著名的酒家，名叫“望江楼”的酒家喝酒。

缪长风找了一个靠窗的座头，凭窗眺望长江，心里想道：“可惜元超不在这儿，不知他见着了紫萝没有？”

喝了几杯闷酒，回过头来，看店子里悬挂的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座客何来？听二分明月萧声，依稀杜牧；主人莫问，借一管春风词笔，点染扬州。”用典浑成，文辞雅丽，缪长风心道：“这副对联倒是写得不错。”

邻座两个客人也正在谈论这副对联，一个说道：“你知道这副对联的来历吗，据说是国初苏州一位著名的才子吴谷人写的。有一年新春，他到这酒楼喝酒，忘记带钱，喝了酒就替酒家主人写一副春联当作酒钱，嘿，嘿嘿，那位主人也很风雅吧？”

另一个客人点了点头，说道：“原来有这样一段佳话。韩兄，你应该到南京玩玩，南京玄武湖也有一副名联，和你说的这个故事据说有点关连。”

姓韩那人笑道：“刘兄，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个故事，我倒是在孔夫子门前卖百家姓了。玄武湖那副名联我却不知，请你说来听听。”

姓刘那人念道：“憾江上石头，抵不住倦流尘梦，柳枝何处，桃叶无踪，转羡他名将美人，燕息能留知古韵；问湖边月色，照过来多少年华？玉树歌余，金莲舞后，收拾这残山哲水，莺花犹是六朝春。”

姓韩那客人赞道：“好，这副对联气韵皆胜，比吴作还好。”

姓刘那客人说道：“这是与吴谷人同时的一个无名氏之作，据说他是因为吴谷人把扬州赞得太美，心里不服气，因此也写了一副赞美南京的春联。”

姓韩那人道：“啊，这样一位才子，为何没有留下名字？”

姓刘那人道：“据说吴谷人看了这副对联，要去找寻作者，作者却躲了起来，避不见他。因为吴谷人本是前朝（明）名士，却做了本朝（清）的官。是以他不愿意与他来往。他不愿意扬名，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韩兄，你看出了联中的感慨么？”

姓韩那客人默然如有所思，半晌说道：“字面看来似是风花雪月，隐隐却有故国之思。”

姓刘那客人道：“不错，而且这副对联开头似乎衰飒，实际一转笔间就一点都不衰飒，收拾了残山剩水，就有冬去春来的新气象了。是不是？”

缪长风听这个客人谈联论文，暗暗惊异，想道：“这两人谈吐很是不俗。尤其姓刘这人的口吻不像普通文士，却像我辈中姓韩那人默不作声，姓刘的又说道：“吴谷人这副对联虽好，但我更欣赏姜白石写的这首词。”

缪长风随着他的目光注视之处望去，原来墙上还挂有一幅中堂，写的是宋代词人姜白石的“扬州慢”一同。词道：“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寇词工，青楼梦好，难诫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是说明写这首词的来由的。“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养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枪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黍离”是《诗经》中的一篇，周室东迁，大夫行役至宗周，见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傍徨不忍去而作是诗。那是更明显的“故国之思”了。

姓韩那客人赞道：“好，词好，这段小序也好，廖廖数十字，写情写景，都极感人。”

姓刘那人说道：“白石老人这首词是在金宋交兵之后写的。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三十年，金主完颜亮统兵南侵，被虞允文击败于采石矶，扬州亦遭战祸。此词作于淳熙（宋孝宗年号）三年，距离采石矶之战已经十六年了，而扬州依然元气未复，景物萧条，是以白石老人有废池乔木之感。咱们读这首词，倒是不可不知这个故事呢。”

姓韩那人似乎微带愧色，说道：“是，多谢刘兄给小弟讲解。”

姓刘那人道：“不敢。不过我是在想……”说至此处，忽地一声长叹，喝了满满一杯。

姓韩那人道：“刘兄在想什么？”

姓刘那人缓缓说道：“七百年前，金虏南侵，扬州遭受这场战祸，十六年元气未复。但这场战祸，比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酷，恐怕还是远远不如呢！（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乃是清初清兵入关之后所干的两桩最大的暴行。）

姓韩那人吃了一惊，小声说道：“刘兄，这里可不比咱们家里，此处只宜于谈风论月，你说这些干嘛？这已经是一百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姓刘那人冷冷说道：“酒冷了我的血可还没冷，你是知道我的性子的，

有感于中，实有不已在言者。纵使祸从口出，那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嘿嘿，你说得不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过了百多年了，扬州今日又是一片‘歌舞升平’了哪！唉，今日要找一个有‘废池乔木，之思的白石老人，恐怕也很难了。”

姓韩那人吓得慌了，又不便阻止他，只好举杯，连连说道：“刘兄，喝酒，喝酒，喝酒！”

缪长风心里想道：“姓韩这人胆小如鼠，不必说他。姓刘这人，倒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正想过去与他攀谈，忽听得粗重的脚步声，又来了四个客人。

缪长风把眼望去，只见前面三个汉子体格魁梧，后面这个汉子是面黄肌瘦的小个子，和前面三人恰是相映成趣。

这四个人一坐下来，就把桌拍得震天价响，店小二连忙过去招呼：“客官要些什么？”

“先给我们来一坛好酒！”坐在上首的那人说道。

店小二吃了一惊，说道：“小店小坛的绍兴酒也有二十斤。”

“大坛的呢？”

“四十斤！”

为首的那人哈哈一笑，说道：“小坛的不够喝，给我们来大坛的吧！另外五只烧鸡，十斤卤牛肉！”店小二咋舌之下，唯唯诺诺而去。

缪长风心里想道：“这四个人不知是哪条线上的豪客？”坐在上首那个汉子，也正在朝着他看，缪长风低下头来喝酒，不理会他。

邻座姓韩那人在桌子底下悄悄拉了姓刘那人一把，示意叫他不可胡乱说话。就在此时，为首那个汉子把目光转移到他的身上，名地站了起来，朗声说道：“你不是韩朋、韩大哥吗？还记不记得小弟？”

韩朋情知躲避不开，只好也站起来，装作刚想起来的样子，说道：“啊，原来是伍大哥，这可是巧遇了！”

那“伍大哥”哈哈大笑，说道：“咱们那天在高城的仪醪楼喝酒，不知不觉又是三年了。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你。来，来，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这位是西门虎大哥，这位是金大鼎大哥，这位是魏庆大哥。”

韩朋抱拳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三位大哥，幸会，幸会。”姓刘那人仍然坐着喝酒。他的朋友和那些人应酬，他竟似视若无睹。

那“伍大哥”脸有不愉之色，说道，“韩大哥，这位贵友是韩朋只好和那姓刘的赔笑说道：“刘大哥，我给你介绍几位好朋友。”那姓刘的这才站了起来，淡淡说道：“我可是个不懂应酬的寒酸，诸位莫要见怪！在下姓刘，单名一个‘抗’字。”

那“伍大哥”道：“我姓伍，也是单名一个‘宏’字。我是一个粗人，但爱结交朋友。刘大哥，你不喜俗套应酬，这个脾气和小弟正是一样。咱们要交就交个知已的朋友。”

刘抗仍是淡淡说道：“多承诸位青眼，在下可是不敢高攀。”

伍宏说道：“刘兄客气了，相请不如偶遇，我敬刘兄一杯。”

刘抗冷冷说道：“用杯子喝酒不过瘾，要喝就喝一坛。酒保，给我照样来一坛四十斤装的绍兴酒！”

那面黄肌瘦的名叫魏庆的小个子笑道：“伍大哥，你平素自夸酒坛无敌，今儿可碰上对手啦！”

此时伍宏要的那一坛酒早已送到，伍宏哈哈笑道：“妙极，妙极！难得刘兄这样海量，小弟自当奉陪。老魏，你的酒量也很不错，咱们就和刘兄一同喝酒吧。刘兄，你喝多少我们就喝多少，好不好？”原来这个魏庆酒量虽不如他，内功却甚深湛，有办法可以千杯不醉，他把魏庆拉上，那是恐怕自己的酒量万一不及刘抗，还有魏庆可以赢他。

刘抗说道：“很好，不过你们两位和我赌酒，我也该找个朋友作陪。咱们各喝各的。”

“各喝各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和你的朋友喝酒，我和我的朋友喝酒，我可不愿与你攀交。

伍宏眉头一皱，却佯作不懂他的意思，眉头一皱之后，随即哈哈笑道：“好极，好极，这就更热闹了！刘兄这么说，韩兄的酒量想必也是很好的了。那么就是我们两个对你们两个吧！”

韩朋连忙摇首道：“你们赌酒，我的酒量可是不行！”

魏庆一手把那坛绍兴酒举了起来，说道：“大家不用客气，这坛酒先给你们喝！”口中说话，振臂一掷，那坛酒已是朝着刘抗飞了过来。

刘抗伸出一双筷子，酒坛飞到，筷子在坛边轻轻一擦，向后一伸，酒坛随着他的筷子滴溜溜的滚动，平平稳稳的落在桌上，酒坛是早已打开的，酒可没有溅出半点。

这是武学中“四两拨千斤”的上乘本领，看得伍宏等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刘抗这一手不仅是炫露武功，他不用手接，乃是表示不愿和对方结交朋友之意。赌酒就是赌酒，要套交情可是不成。

缪长风心里想道：“这个人想必路道不正，是以刘抗才一点不给他们面子，但他这个姓韩的朋友却似乎对那四人颇为奉承，刘抗找他作为配角，这场赌酒只怕未必能赌得成。”

心念未已，只见刘抗要的那坛酒亦已送到。刘抗依样画葫芦的把酒坛举了起来，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坛酒还给你！”但掷坛的方式不相同，他是把酒坛抛了起来，呼的一掌击出，把酒坛击得飞向伍宏那边的。

四人之中，本来以魏庆的内功造诣最深，但伍宏乃是“老大”，若由魏庆代接，于他的面子可不好看，只好硬着头皮，力贯双臂，接那酒坛。

只听得“咔喇喇”一片响，伍宏接下酒坛，放在桌上，但他坐的那张椅子，四条腿却都断了。原来这酒坛乃是刘抗以掌力推来，伍宏接坛之时，掌力若是向前推出，坛子必定破裂，是以他必须一碰着坛子就把掌力缩回，两股力道加在一起，他坐的那张椅子如何禁受得起？好在他早有准备，椅脚一断，他已扎稳马步，这才没有跌倒，但也是输了一招了。

伍宏面红耳赤，只好说道：“刘兄好功夫！”刘抗冷冷一笑，说道：“伍兄神力惊人，这样坚实的红木椅子竟是不堪伍兄一坐，小弟更是佩服。”听来似是称赞，其实乃是嘲讽。伍宏输了一招，只能气在心里。

魏庆若无其事他说道：“店家换过一张椅子，咱们是比酒量，不是比武功，来，来，来，咱们还是来喝酒吧。”心里则在想道：“待会儿比赛喝酒，叫你知道我的内功厉害。”双方心里都是明白，比酒量其实也就是暗中较量功夫。魏庆这么一说，不过是替伍宏遮羞而已。

韩朋连忙再次说道：“刘大哥，我的酒量不行，你是知道的话犹未了，只见刘抗早已站了起来，走到缪长风面前，说道：“兄台贵姓？”缪长风怔了一怔，说道：“小姓缪，刘兄有何指教？”

刘抗缓缓说道：“ 独饮寡欢，缪兄，我想和你交个朋友，不知缪兄肯不肯和我喝酒？ ”

韩朋这才知道，原来刘抗刚才说的要找个朋友和对方赌酒，这个“ 朋友 ”可不是指他。脸上虽然火辣辣的发烧。觉得这是刘抗在人前丢他的脸，但心中却是放下了一块石头了。

刘抗这一下突如其来，缪长风亦是意料不到。但他性情豪迈，而且本来就是想和刘抗结交，于是也不推辞，走过刘抗的桌子，哈哈笑道：“ 刘兄豪气令人心折。酒逢知己乃是人生一大乐事。这个朋友我和你交了。拿大碗来，我先敬你一碗！ ”

店小二在伍、魏、缪、刘四人的面前摆上大碗，缪长风拿起酒坛，坛子离台三尺多高，倒下酒来，两个大碗斟得满满的，半点酒也没溅出，双指在碗边轻轻一勾，盛满酒的酒碗滴溜溜的转，他凑到碗边，一口就把碗内的酒喝得干干净净，也没有溅出半点。刘抗心道：“ 果然我没有料错，这人的内功比我还高。 ”当下赞了一个“ 好 ”字，依样画葫芦的也把自己的这碗酒喝了。

要知坛子离台三尺，把酒倒人碗中，自是有一股冲击之力，把酒斟满不难，不让它溅出半点那就难了。非得力道控制得极好才行。魏庆自忖可以勉强做到，但伍宏是练外家功大的，硬功差不多登峰造极，但要这样巧妙的控制内力却是未必能够做到了。

魏庆冷冷说道：“ 大哥，咱们喝酒就是喝酒，可不必玩什么花样。 ”伍宏说道：“ 对，且看谁先醉倒，刘朋友，轮到你们喝了。 ”说话之间，他和魏庆已是接连干了两大碗。

刘抗笑道：“ 咱们各喝各的，怎样喝法，谁也不必管谁。但若是喝完这一坛酒，大家都没有醉，那又怎样？ ”伍宏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一坛酒有四十斤，难道他们竟有本领喝两坛不成？ ”没有把握取胜，只好不求胜先防败，说道：“ 大家都没有醉，那就看是谁先喝光这一坛酒。 ”

大家轮流喝酒，你一大碗，我一大碗，转瞬之间，四个人都已经喝了十来碗，每碗半斤有多，喝进肚子里的酒差不多已有十斤了。

缪长风暗暗留神，只见魏庆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汽，越来越浓。情知他是以内功将烈酒蒸发，化为汗水，心里想道：“ 这人的内动不弱，如此喝法，这一坛酒倒是难不倒他。 ”

再看那个伍宏，却又另一种喝法，他一面喝酒，一面手里玩着一枚铁胆，两只手把铁胆搓来搓去。原来他是练外家功夫的，必须打熬气力才可以越喝越多。他平时的习惯是喝一轮酒打一趟拳的，打完拳再喝，放尽酒量，可以喝得二十斤。如今和人喝酒，自是不能打拳，只好玩弄铁胆，以便使出气力。只听得铁胆哈唧之作响，不时飞出火花，他的双掌搓揉之力，也当真是足以震世骇俗了。

各自打量对方，可是缪长风看得出他们的伎俩，他们却看不出缪长风和刘抗的功夫。只见他们神色自若的喝了一碗又是一碗，头上既没冒出白气，手上也没玩弄什么东西。伍宏、魏庆都是暗暗吃惊，想道：“ 要不输给他们，只有赶快把这一坛酒喝光。 ”

但话虽然如此，喝急酒可是最伤身子的。即使以魏庆那样的内功造诣，也必须要有片刻时间把喝进去的酒蒸发才能接着再喝。

缪长风忽他说道：“ 一碗一碗的喝不够痛快，刘兄，这半坛酒我和你分

喝了吧，咱们一口气喝光它！”刘抗道：“好，缪兄，我先敬你！”举起酒坛；一掌在坛底一拍，酒从坛口像一股喷泉似的射出去，缪长风坐在对面，张开嘴吧，宛似鲸吞虹吸，把酒吸进口中。

那些人几曾见过这样喝法，这霎那间，不由得都是看得呆了。伍宏蓦地一省，顿足说道：“回弟，快喝！”魏庆抱起酒坛往嘴里灌。

缪长风笑道：“我已经喝了一半啦！姜太公封神，你可别忘了自己。”刘抗说道：“对，咱们和人家赌酒，一人一半，才算公道。”把酒坛抛给缪长风，坛口转了一个方向，对着自己。缪长风依样画葫芦的在坛底一拍，“酒泉”喷出，刘抗也依样画葫芦的喝了。

缪长风翻转酒坛，坛子里已是涓滴无存。缪长风笑道：“对不住，我们喝光了！”

魏庆虽然是拼命往嘴里灌，坛子里的酒却还没有喝完。而且这场“赌酒”是说好了两个对两个喝的，即使他能够把坛子里的酒喝光，认真说来，也还是输给人家。

魏庆抱着酒坛，尴尬之极。伍宏颓然说道：“四弟，算了吧。”

忽听得有人打了个哈哈，说道：“哈，韩兄，老伍，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已经见过面啦。咦，魏老四，你这是干什么？”

进来的是个年约五旬身材高大的汉子，他本是面向着韩朋走进来的，斜眼一瞥，忽见魏庆抱着一个大酒坛，不觉甚是纳罕。

伍宏连忙向那人使了一个眼色，跟着苦笑说道：“宗大哥，我们和这两位朋友赌酒，技不如人，只好认输了。”

那“宗大哥”目光朝着缪、刘二人看去，说道：“这两位朋友是——”

伍宏说道：“这位刘兄和这位缪兄都是韩大哥的好朋友。”

缪长风冷冷说道：“我可不敢高攀。”

韩朋在那人进来的时候，脸上就似乎有惊惶之色，一直没有说话，此时方始迫得强笑说道：“这位缪兄是小弟今天才相识的新朋友。”

姓宗这人江湖阅历甚深，观言察色，心中已然雪亮：“这两人和韩朋想必不是一条线上的朋友。”当下哈哈一笑，说道：“幸会，幸会。嘿嘿，以酒会友，乐何如之，让我也来凑凑热闹，给两位朋友敬酒！”

说到“敬酒”二字，突然把魏庆手中的酒坛抓了过来。左掌一劈，迅即把那坛子抛上空中。

只听得“乓”的一声，坛子好像给利斧当中劈开，酒自半空倾泻下来。那人早已抄起两只海碗，一兜一接，碗里盛满了酒，双臂一振，两只盛满了酒的海碗分别朝着缪长风和刘抗飞去。

那人一面飞出海碗，一面说道：“我是个急性子，不耐烦慢慢斟酒，两位可别见怪！”

海碗飞到面前，刘抗竖起一根筷子，朝碗底一顶，海碗在筷子上端滴溜溜的转，他张口就喝。

缪长风却是另一种接法，只见他平摊手掌，掌心就似有着吸力似的，海碗朝着他的掌心落下。他却没有立即就喝。

那人劈开的坛子正自空中落下，分成大小相等的两边，竟然没有分裂的破片。就是用宝剑劈开，也难保持得这样完整无损。坛中的酒，给那人兜接了两海碗之后，余酒未尽，仍在倾泻下来。

缪长风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敬你一碗！”刘抗说道：“对，别

糟踏了美酒！”

说话声中，两人同时拍出一掌，两股掌力一挤，那个分开两边的坛子“乓”的一声炸裂开来，碎片纷落如雨。那人挥袖一卷，把碎片都裹住了，冷笑道：“朋友，你们要和我较量暗器么？”

缪长风在拍出那一掌的同时，飞出一只海碗，海碗端端正正的落在他们的那张桌子上，空中倾泻下来的余酒，又正好落在碗中。原来是他们两股掌力，把那倾泻下来的酒，挤迫成为一股“酒柱”，刚好向着桌子中心落下，盛满那个海碗。缪长风这才笑道：“朋友，你误会了，我们不过是还敬而已。来，来，来，喝呀，喝呀！”

那人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姓刘的内功或许比不上我，姓缪这厮却似在我之上。唔，姓缪的人很少，莫非他就是著名的江湖游侠缪长风。”

他自忖和伍宏等人联手，也未必占得便宜，与其自讨没趣，不如做得漂亮一些，于是哈哈一笑，说道：“好，这碗酒我和你喝了，青山绿水，咱们后会有期。”伍宏、魏庆等四人跟他走下酒楼。伍、魏步下楼梯之际，回头向韩朋望了一眼，似是向他打招呼，又似是轩眉瞪眼，恼怒于他。

店小二叫道：“客官，你们还没付酒钱呢！”那人衣袖一抖，哗啦啦一叠破片落下，回身飞出一绽大银，嵌在柜台上，说道：“那桌客人的酒钱我也一并付了。”

缪长风道：“我为什么要喝你们的酒？”韩朋见他们已经走开，心里正自放下一块石头，生怕缪长风又要生事，说道：“那位伍大哥是小弟的朋友，就算是小弟代作东道吧。”

伍宏在外面哈哈说道：“说得不错，韩大哥，你的确是好朋友！”

第四十二回 扬州祝寿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　。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姜白石

韩朋脸上变色，低声说道：“ 刘兄，小弟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明天咱们再来这里相会。 ”正要站起身来，忽觉虎口一麻，手腕好像给加上一道铁箍，原来是给刘抗抓紧了他的手腕。韩朋吃了一惊，颤声说道：“ 刘兄，你，你这是—— ”

刘抗哈哈一笑，说道：“ 韩兄，咱们虽然多年不见，但毕竟曾经是过最要好的朋友，是不是？ ”

韩朋越发吃惊，说道：“ 是呀，这许多年来我都在思念刘兄。虽然大家都上了年纪，咱们的友情可没有变。 ”

刘抗说道：“ 好，这就好了。我久慕扬州二十四桥之名，想去玩玩。咱们是好朋友，你应该陪我。 ”

韩朋讷讷说道：“ 这个，这个—— ”

刘抗面色一端，冷冷说道：“ 你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说来听听，或许我可以代你分忧。 ”

韩朋甚是尴尬，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只好说道：“ 也，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

刘抗笑道：“ 既然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那就留待明天再办吧。你看这晚霞红得多么可爱，今晚的月色一定很好。咱们好友相逢，岂可错过了今宵的二十四桥明月夜？ ”

韩朋情知摆脱不掉，只好苦笑说道：“ 难得刘兄有这雅兴，小弟自当奉陪、奉陪。 ”

刘抗说道：“ 缪兄，你住在哪里？我和韩兄叙了旧就来找你。 ”

他和韩朋手拉着手说话，不知内情的外人看来，十足像是好朋友在亲热谈心，但却瞒不过武学行家缪长风的眼睛。

缪长风心里想道：“ 他想必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盘问这姓韩的了。 ”当下说出了自己所住的客店名字，便即告辞。

此时己是万家灯火的时分，缪长风回到客店，进入房间。发觉房间里的摆设，似乎有点异样，留心察看，发觉是有人曾经搜查过这个房间。他的行囊给翻得衣物凌乱，但银子、衣物却没一件遗失。

缪长风想道 :“ 这当然不是小偷的所为了，哼，是那姓伍那伙人干的呢？还是我给鹰爪缀上了？ ”

忽地后窗无风自开，跳进一条大汉。

缪长风道：“ 好个小贼，我正要拿你，你倒先来找我了！ ”口中说话，一招大擒拿手怯已是闪电般的使出来，疾抓那人的琵琶骨。

那人一个沉肩缩时，轻轻一拨，把缪长风的一抓化开，赞道：“ 好功夫，你姓甚名谁？快说实话！ ”

缪长风这一招大擒拿手法，是他得意的绝招之一，给那人轻轻拨开，也是不禁吃了一惊，连忙退后一步，横掌当胸，打量对方，只见这个人髯须如戟，相貌甚是粗豪。

由于这人的相貌特别。缪长风蓦然想起一个人来，失声说道：“ 你可是

辽东大侠尉迟炯么？”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不敢。在下正是尉迟炯。惭愧得很，我都记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你了。”

缪长风道：“孟元超是我的好朋友，他常常和我提及阁下，两个月里，我和他同在北京，曾经见到快活张，知道尉迟大侠也在京中，可惜未能见上面。”

尉迟炯道：“啊，你这么说，我知道了。你敢情是缪大侠长风兄？”

缪长风笑道：“大侠二字，在尉迟兄面前，我可是不敢当。那次大闹北京之事——”

尉迟炯打断他的话道：“大家免除客套。北京之事，咱们慢慢再谈，缪兄，你先告诉我，你刚从哪里回来？可曾碰上鹰爪？”

缪长风道：“我和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在临江楼喝酒。是曾碰上几个可疑的人物，却不知是不是鹰爪？”当下将临江楼上的遭遇，简单扼要的告诉尉迟炯。

尉迟炯道：“你这位新交的朋友刘抗，我也曾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天地会的一个人物，绰号玉面判官，貌似文质彬彬的书生，却是嫉恶如仇，出手狠辣。至于那个韩朋。我却不知道了。”

缪长风道：“姓伍的那一伙人，尉迟大侠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尉迟炯说道：“这四个人我知道他们是黑道中人，却没会过。”想了一想，忽道，“那姓宗的是不是五十来岁的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如此这般相貌？”

缪长风道：“一点不错，尉迟大侠认识他？”

尉迟炯笑道：“岂止认识，我曾和他交过几次手呢！这人是扶桑派的叛徒宗神龙，暗中投靠了清廷的大内总管萨福鼎。”

缪长风道：“怪不得这人的武功如此厉害。尉迟大侠，你是怎的来到这里的？”

尉迟炯笑道：“对，我突如其来，你想必摸不着头脑，我是应该和你说明白了。

“扬州震远镖局分局的总镖头和我颇有交情，后天是他的六十寿辰，我是来给他祝寿的。”

缪长风道：“小弟也正是来给他祝寿的。咱们后天一同去。”

尉迟炯道：“我的房间就在你的对面。大约一个时辰之前，忽听得有夜行人的衣襟带风之声从屋顶掠过，你知道我是在京中犯了案逃出来的，是以我不能不起疑心，疑心这是一个冲着我尉迟炯而来的鹰爪。

“不料这人没有闯进我的房间，却偷偷进入你的房间去了。我听得他在房间搜索的声响，料想他一定是知道你不会很快回来，才敢于这样大胆。但因我摸不清他的路道，便也不便冒昧出手。

“这人的轻功颇为高明，我猜想他定然不是小偷。所以就在你的房间外等你回来。”

缪长风笑道：“你大概猜想是黑吃黑吧？”

尉迟炯笑道：“有这么一点思疑。我设想了几种可能，总之是料准了你不是普通人了。”

缪长风忽地瞿然一省，说道：“不好”尉迟炯道：“什么不好？”缪长风说道：“刘抗约了韩朋在二十四桥‘叙旧’。我看韩朋不像是个好东西。”

尉迟炯道：“你是怕刘抗着了他们暗算？”

缪长风道：“ 是呀。你想宗神龙可说是大内总管萨福鼎的头号鹰爪，有他这样的人物来到扬州，而他又是和韩朋相识的！ ”

尉迟炯道：“ 对，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么咱们—— ”

缪长风说道：“ 我到他们约会之处察看，尉迟兄，你留在这里。 ”他因为尉迟炯是“ 钦犯 ”身份，不宜轻易露面，故此宁可独自前往。

尉迟炯知他心意，笑道：“ 你是怕我惹事生非对不对？也好，我就留在这里看守。若是还有鹰爪前来，我定然把他拿下。 ”心想：“ 以缪长凤和刘抗的本领，对付一个宗神龙那是绰绰有余。即使宗神龙这边再加上了伍宏那一班人，也不是他们对手。 ”是以也就放心让缪长风单骑前往了。他将一支蛇焰箭交给缪长风，说道：“ 二十四桥离开这间客店不过三四里路，倘若敌人太多，你把这支蛇焰箭射上天空，我会看得见的。 ”

韩朋惴惴不安的跟着刘抗走向二十四桥。

二十四桥是扬州的一个名胜，并非有二十四座桥。它原名红药桥，相传古代有二十四个美人吹萧于此；因此得名。唐代名诗人杜牧有“ 寄扬州韩绰判官 ”一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调。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 ”？说的就是这一座桥。（羽生按：此一说法，根据《扬州画筋录》。另一说法，据云扬州在唐代确有二十四座桥，见沈括之《补笔谈》。但此处应以前一说法为正）

玉宇无尘，银河照影；湖光胜雪，桥影流虹。刘抗笑道：“ 韩兄，你还记得那年咱们在西湖断桥桥边夜话之事么？ ”

韩朋本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知刘抗要如何对付他的。听得刘抗和他思忆往事，稍稍放了点心，说道：“ 让我想想看，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第二天，你就单身北上，寻师访友去了，对不对？ ”

刘抗说道：“ 难得你记得这样清楚。那么想必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咱们在断桥遥望对面的岳坟，同声朗诵岳武穆的满江红词。那时你我都有一番抱负，大家共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

韩朋强笑道：“ 你不说我几乎想不起来了。不错，是有这么一回事。唉，但说来惭愧，刘兄，你如今是名播江湖，小弟却是风尘碌碌，一事无成。 ”

刘抗说道：“ 不见得吧，听说你近年很得意呢。 ”

韩朋心头微凛，说道：“ 你是听谁说的？小弟年来株守家园，哪谈得上什么得意。 ”

刘抗说道：“ 怎样叫做‘ 得意 ’，各人看法不同，咱们暂且不谈这个。韩兄，你看这二十四桥比断桥如何？ ”

韩朋莫名其妙，心道：“ 他倒有兴致和我谈论风景？ ”说道：“ 一是扬州佳处，一是杭州胜景。我看是各有各的好处，很难比较，也不必比较。 ”

刘抗说道：“ 说得是。但指点江山，纵谈人物。我看扬州和杭州也有一样相同。 ”

韩朋说道：“ 那样相同？ ”

刘抗缓缓说道：“ 两个地方都曾有过一位民族英雄。留名青史！岳武穆在临安（即南宋时代杭州的名称）支撑了宋室的半壁江山，写下了满怀忠愤的满江红词；史阁部（明末忠臣史可法）死守扬州，城破不屈而死，也曾以热血写下史诗。他们两人的抗敌事迹，岂不足以先后辉映？ ”

韩朋不敢搭腔，默默无言的和他踏上二十四桥。

刘抗斜倚栏杆，又说道：“ 听说史阁部曾在这桥上誓师抗清，今夜我特

地和你到这二十四桥，就是恐怕你记不起这些英雄事迹。”

韩朋苦笑道：“刘兄，小弟株守家园，早已没有少年时代的豪气了。我这副料，本来就不是英雄。”

刘抗说道：“咱们不必做英雄，但总不能忘记了咱们是汉人。如今你我身在扬州，难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惨酷的史事，你都忘记了么？”

韩朋涩声说道：“我只想平平凡凡过这一生。记得又怎么样，不记得又怎么样？”

刘抗说道：“我并没有要勉强你和我去冒抄家灭族之险，但你若还记得国仇家恨，即使不是与我站在一条道上，至少也不该为虎作怅，助纣为虐！”说至此处，声色渐厉。

韩朋道：“小弟纵然不肖，尚不至如此！”

刘抗说道：“好，那么请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那姓宗的是什么人？”

韩朋说道：“他是扶桑派的名宿，姓宗，名神龙。”

刘抗道：“你是怎么和他结交的？”

韩朋似乎有了几分着恼，说道：“刘兄，你是审问我呢？还是和我叙旧呢？宗神龙好歹也是一位武林前辈，结识一位武林前辈，又有什么错了？”

刘抗“哼”了一声，说道：“宗神龙早已给逐出扶桑派了，你不知道他现在干的是什么吗？”

韩朋吃了一惊，硬着头皮说道：“不知道！”

刘抗冷冷说道：“他早已投靠了清廷的大内总管萨福鼎了。”

韩朋暗暗叫苦，心道：“原来他早已知道了宗神龙的秘密。唉，我本来不想卷入这个漩涡，但只怕实说出来，他也未必能够原谅我了。”

刘抗双眸炯炯的盯着他，韩朋佯作大惊的神气说道：“真的吗？”

刘抗缓缓道：“韩兄，你是读书人，你应该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这两句话！你若是上了宗神龙的当，现在和我实话实说，犹未为晚。否则，哼哼，纵使我念在旧情，江湖上的侠义道只怕也不会放过你！”

韩朋冷汗直流，说道：“刘兄，你叫我说什么呀？”

刘抗说道：“宗神龙约你在扬州相会，究竟有什么企图，姓伍的那伙人，又是什么路道？”

韩朋讷讷说道：“没什么呀。只不过是偶然碰上罢了。我只知道伍宏以前是黑道上的一尊人物，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

刘抗说道：“韩朋，我今日和你说了这许多话，无非是想你及早回头，莫要误入歧途。你定然执迷不悟，可休怪我绝情。我总能查得个水落石出。好，言尽于此。你好自力之吧，告辞！”

韩朋大惊叫道：“刘兄，回来。我说，我说！”心中盘算：“是全部告诉他呢，还是拣点无关重要的告诉他呢？”

哪知盘算未定，暗箭已是突然飞来！

暗箭而且还不止一技，刘抗呼的一掌拍出，打落两枝，把手一抄，接了两枝，但还是有一枝射着了韩朋！

刘抗低头一看，只见这两枝“暗箭”竟是三寸多长的柳枝。看来那人是随手折下一枝柳枝，分为五段，用作暗器的。最上乘的武功可以摘叶飞花伤人立死，这手功夫虽然还不足与之相比，但也是从这门上乘武功脱胎而未，颇足以惊世骇俗了。

韩朋惨叫了一声，晕了过去。刘抗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听他叫这一声，

却知他伤得虽然不轻，尚未足以致命。当下勃然大怒，喝道：“偷施暗算算得什么好汉，有胆的和我见个真章！”口中说话，飞身就向那人扑去！

那人凝身止步，沉声说道：“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本来听他这样的语气，是要迎击刘抗的，但就在他正要转身的时候，柳树丛中忽地又有一条黑影疾窜出来，那人一句话未曾说完，急急忙忙又往前跑了。

从柳树丛中窜出的这个人正是缪长风。

刘抗只差三步没有追上那人，转眼间他已跑到十丈开外，心里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惭愧！”

缪长风却已拦着那人去路，喝道：“往哪里跑！”唰的一剑就刺过去。他已知道对方是劲敌，这一剑使得劲道十足，凌厉非常！

那人脚步不停，手里张开一把折扇，折扇轻轻一拨，平托剑身，缪长风那柄长剑竟然给他引出外门，搠了个空。说时迟，那时快，那人折扇一合，当作判官笔使，立即便点缪长风的穴道。

缪长风虽惊不乱，剑锋一转，抖起七朵剑花，一招两式，护身攻敌。他抖起的七朵剑花，落下之时，可以分为七个剑点，同时刺对方七处穴道。

不料那人使的乃是虚招，折扇一点下拨，骤然间已是从剑花错落之中突围而出。

刘抗喝道：“接我一掌！”觑准那人逃走的方向，抢快一步堵截，那人哼的一声，左掌拍出，右手拿的折扇，反手一挥。

双掌相交，刘抗身形一晃，退了一步。那人反手拨开缪长风刺来的一剑，闪电般的从刘抗身边掠过。缪长风恐怕误伤刘抗，连环三剑，只刺一剑，转眼之间，那人已跑得远了。

缪长风道：“咱们先看看韩朋吧。”

韩朋给树箭射着小腹，缪长风以封穴止血之法急救，点了他伤口附近的穴道，把树箭拔出，给他敷上了金创药。韩朋悠悠醒转。

韩朋一醒过来，便即骂道：“宗神龙，你，你好狠！”他刚才没有见着那人面目，只道暗算他的必是宗神龙无疑。

刘抗说过：“那个人不是宗神龙。缪大哥，你可知道是什么人吗？”

缪长风道：“那人我也从没见过。不过——”

刘抗道：“不过怎样？”

缪长风若有所思，半晌说道：“能用折扇点穴兼作五行剑用的人，武林中没有几个。这人所使的招数与中原各大门派又是都不相同。我心目中已是疑心一个人了，不过咱们还是回到客店，见了尉迟炯再说吧。”

刘抗又惊又喜，说道：“啊，尉迟大侠也来了这儿吗？”

缪长风道：“不错，他和我正是住在同一间客店。他曾和我说起，他也是知道你的。这位韩兄伤得很重，也该找个地方给他调治，不如大家都到那间客店暂且住下吧。”

刘抗笑道：“咱们扶一个受伤的人进入客店。只怕会吓坏了店方。不过，也只好如此了。”当下背起韩朋，与缪长风迳奔客店。

到了那间客店门前，正巧碰着尉迟炯送客出门。尉迟炯见他们扶着韩朋回来，吃了一惊，说道：“这位可是刘兄弟？”刘抗说道：“小弟正是刘抗。这位是我的朋友，名唤韩朋。”尉迟炯：“好，大家进去再说。”

那客人道：“啊，原来这位就是刘爷，尉迟大侠，你们有事，我不耽搁你们了。明天请和贵友早到。”

客人走后，缪长风道：“ 这位客人是谁？ ”

尉迟炯道：“ 他是王元通的弟子。王元通的消息很是灵通，知道我来给他祝寿，我还未登门，他已经派人来迎接我了。我说要等待一个朋友，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和你同去。 ”

客店的主人果然甚是吃惊，但因他已经知道尉迟炯是王元通的客人，虽是吃惊，却也只得收容。幸好此时已是过了三更时分，其他的客人都已睡了，没人瞧见。尉迟炯给了他一锭银子，说道 :“ 你别声张，明天我就把他搬走。 ”店主人道：“ 你老放心，你们是王总镖头的贵宾，贵友就是留在这儿，我也会尽心调护。 ”

进了房间，尉迟炯以本身真力替韩朋推血过宫，这样他的瘀血就可以去得快些，再敷一次金创药就可以确保性命无忧了。忙过之后，尉迟炯道，“ 让这位韩大哥多歇一会，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吧，他是受谁所伤？这个伤可是有点奇怪呀？ ”

缪长风笑道：“ 你瞧出什么奇怪来了？ ”

尉迟炯道：“ 这不是普通的箭伤。我看这枚暗器要比透骨钉略大，比袖箭略小，但决非钢铁打成的暗器。二十四桥边有许多柳树，大概是那人信手折下柳枝，以上乘内功当作甩手箭用来伤韩朋的吧？他的功夫虽然未算炉火纯青，亦已属于摘叶飞花之类的上乘内功了。这暗器伤人的手法和中上各大门派也不相同，哈，那人是不是宗神龙？ ”

缪长风见他说得有如目睹，好生佩服，笑道：“ 尉迟大哥，你猜得虽不中亦不远矣！我也怀疑这个人是扶桑派的一名绝顶高手。 ”

当下缪长风把那个人的形貌说出来，说道：“ 他戴着一顶阔边草帽，遮过了半边脸孔，但还是看得出来，大概只有三十多岁年纪，像是个书生模样。”

尉迟炯吃了一惊，说道：“ 中年书生，用一把折扇当作兵器？

这、这—— ”

缪长风道：“ 这人是谁？ ”

尉迟炯道：“ 真是这样的话，这人就一定是牟宗涛了。嗯，这可真是令人有点难于置信。 ”

缪长风道：“ 尉迟大哥，我要告诉你一桩事情。我在北京碰见快活张和李麻子，他们曾经亲眼见到牟宗涛在统领府中出入。 ”当下把他所知的有关牟宗涛与北宫望勾结的种种事情告诉尉迟炯。

尉迟炯叹口气道：“ 我本来也是有点疑心他的了，只因他曾经在我遭受鹰爪围攻的时候拔刀相助。我才以为是自己错疑了他。想不到原来那次的事情也是他和北宫望串通了的阴谋。 ”

刘抗这才知道缪长风要留到现在才道占那人是谁的用意，那是要让尉迟炯来证实那个人是牟宗涛。说道：“ 我听说牟宗涛和宗神龙是不和的，不知可是真的么？ ”

缪长风道：“ 不错。牟宗涛与北宫望暗中勾结，宗神龙则早已投靠了萨福鼎，武林中许多人都知道的了。 ”

刘抗说道：“ 这么说来，恐怕是萨福鼎和北宫望都派了高手来到扬州的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来给王元通祝寿的吗？王元通不过是一个分局的镖头，萨福鼎、北宫望何须向他讨好。料想其中必定另有图谋。 ”

此时韩朋已经恢复几分精神，说道：“ 缪大侠、刘大哥，你们救了我的性命，你们不盘问我，我也应该实话实说了，唉，说来惭愧，刘大哥，你，

你肯原谅我吗？”
　　刘抗说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韩大哥，我就是等你这一句话。”
　　韩朋说道：“这件事要从我的岳父说起。小弟是前年成的亲，刘大哥想必你已经知道？”
　　刘抗说道：“听说韩兄入赘高门，婚姻得意，小弟还未曾向你贺喜呢。”
　　韩朋苦笑道：“什么高门，我的岳丈有几个钱倒是真的。他是长芦的盐商。”
　　长芦镇在河北沧州境内，沧州是长江以北最大的盐产区，长芦镇是运销的中心，设置有盐运使，管理境内的食盐专卖。北五省的食盐，大半仰仗长芦供应，就称了“长芦盐”。
　　扬州长芦，一南一北，在这一方面倒是地位相同，两地的盐商都是习于奢靡，生活豪华，业中巨子，富可敌国。
　　尉迟炯道：“这么说，令岳并非武林中人，怎的却和老兄今日之事有了牵连？”
　　韩朋说道：“他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但与扬州盐商却有大宗的生意往来，因此也是震远镖局扬州分局的主顾。小弟和这里的王总镖头，就是由于敝岳的关系认识的，勉强也说得上是有点交情。”
　　刘抗道：“这又怎样？”
　　韩朋说道：“有一天长芦盐运使把我们翁婿请到他的衙门，我还只道是普通应酬，想不到宗神龙那厮竟也在座！”
　　刘抗说道：“如此说来，你是早就知道宗神龙身份的了？”
　　韩朋满面羞惭，说道：“我是不该瞒骗你的，不错，那日一见面，他就和我表明他的身份了。”
　　刘抗说道：“他要你干什么？”
　　韩朋说道：“他要我充当说客。”
　　尉迟炯诧道：“说客，什么说客？”
　　韩朋说道：“他知道我与王元通相识，说是他也要来扬州给王元通祝寿，叫我给他引见。同时有一件机密之事，请我去说服王元通帮他的忙。”
　　刘抗笑说道：“不出所料，祝寿果然只是一个藉口。那是什么机密之事，你可以说吗？”
　　韩朋说道：“宗神龙要在寿筵中捉拿一个钦犯，是以必须向王元通打一个招呼，王元通即使不能帮他的忙，也决不能拦阻。”
　　尉迟炯道：“他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么？”
　　韩朋说道：“宗神龙打的是如意算盘，到时他准备向那人挑衅，假作是江湖上的私人恩怨，将那人捉了就走，那人既是钦犯，他必然恐怕连累王元通，谅他不敢自己表明身份。这样一来，只要王元通肯替他遮瞒，别人也就不会知道个中真相了。”
　　尉迟炯皱皱眉头，说道：“他以为王元通会答应他？”
　　韩朋说道：“王元通有家有业，他又准许王元通置身事外，是以料想王元通不敢不依。”
　　尉迟炯道：“我看王元通未必是这样的人吧？”
　　韩朋说道：“我也是这样说，但宗神龙却非要我给他试一试不可。”
　　刘抗道：“那你就答应了？”
　　韩朋说道：“我的岳丈受他威胁，一口答应了他。我又有什么办法，除

非我不要妻子。”

刘抗说道：“那你现在就不怕连累妻儿了么？”

韩朋苦笑道：“如今他们已然要取我的性命，我还有什么顾忌？”

尉迟炯说道：“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想个办法，让你的妻儿不受连累。但那钦犯是谁？宗神龙可曾告诉了你？”

韩朋说道：“他怎肯告诉我？当然，我也不敢问他。

尉迟炯暗自想道：“难道这钦犯是我？但宗神龙怎能知道我一定会来扬州给王元通贺寿？”当下说道：“好，多谢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你的伤还未好，不宜劳累，我这里有颗丸药，功能固本培原，你服了它好好的睡一觉。”

韩朋吞了那颗九药，片刻之后，“卜通”就倒。刘抗看他不似是睡着了觉，伸手一摸，只见他手足冰冷，呼吸也没有了。刘抗不由得大吃一惊，说道：“尉迟大侠，他已经对咱们悔过了，你怎的还杀了他？”

尉迟炯笑道：“不是如此，焉能令他妻儿免祸？你放心，他不是真死。”

刘抗道：“啊，这是什么丸药？”

尉迟炯道：“这丸药可以令他呼吸断绝，看上去就好像真的死了一样。但只是沉睡三日，便会醒过来的。”

缪长风道：“杨牧也曾装死过的，会不会给北宫望识破呢？”

尉迟炯道：“我虽是师杨牧的故智，但和杨牧的假死却又不同。杨牧的棺村里装的是石头，不敢让人家揭开来看。我这个棺村里装的却确实是韩朋的‘尸身’。刘兄，你知道他在扬州的住所吧？”

刘抗说道：“知道，他是住在一个和他岳父有生意往来的盐商的家里。”

尉迟炯道：“明天你买一副棺材，把他的‘尸体’送到那个盐商家里，就说他是暴病身亡好了。那盐商必定惊慌，然后你自告奋勇，替他运棺北上。我想宗神龙也一定会有人到那盐商家里打探的，你就故意打开棺盖，让他们‘瞻仰’遗容。”

刘抗笑道：“这计策好是好，只是王家的这一场热闹，我可是瞧不成啦！”

商量定妥，第二天便依计行事，刘抗买了一副棺材，装上灵车，运往那盐商家里。尉迟炯，缪长风联袂上震远镖局的扬州分局。给老镖头王元通祝寿。

一路上，只见三山五岳的好汉，络绎不绝，都是上王家的。尉迟炯笑道：“王元通虽然只是主持一个分局，交游却很广阔，今天这个场面，看来倒是很不小呢。只可惜少了一位朋友。否则可就更热闹了。”

缪长风笑道“你说的这位朋友是——”

尉迟炯笑道：“这个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我和他可说得是一如见故，意气极之相投。”

缪长风恍然大悟，笑道：“哦，原来你说的是孟元超。”

尉迟炯道：“不错，我说的正是孟无超。苏州是他第二故乡，如果他在苏州，想必也会来扬州趁这趟势闹的。”

缪长风黯然说道：“我也很挂念他，但他远在蓟州，蓟州苏州，字体很似，却是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只怕是，难见着了。”

尉迟炯笑道：“我盼望和他相聚，但说是这样说，其实他还是不来的好。他和我一样，也正是钦犯的身份啊！”

缪长风正容说道：”北宫望早就知道孟元超去了蓟州，不会派遣宗神龙

到这里捉拿他的。尉迟大侠，这个钦犯恐怕就是指你！”

尉迟炯哈哈笑道：“我倒很想和宗神龙再打一架，但看来这个钦犯还是另有其人，否则昨晚那个夜行人就该来搜我的房间了。”

缪长风笑道：“可惜我还够不上资格做个钦犯。宗神龙也不认识我。昨晚的事情，我看只是因为我和刘抗曾在一起，赌酒赢了他们，是以他们起了疑心，想要查清楚我的底细吧？”

尉迟炯沉思半晌，说道：“恐怕不会这样简单！”但这“钦犯”是谁，他可还是猜想不到。

他们更猜想不到的是，孟元超和林无双已是来到扬州。孟林二人来到扬州的时候，正是他们前往王家的时候。

孟无超一看时候还早，说道：“咱们不如晚上才去，待客人大多散了，免得惹人注目。”

林无双道：“不错，反正咱们赶得上在今天这个日子给他祝寿就行啦，晚点去亦是无妨。但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咱们却到哪里消遣？”

孟元超道：“扬州名胜之地很多，咱们可没这许多余暇游山玩水，但有一处地方却是应该去的。”

林无双道：“什么地方？”

孟元超缓缓说道：“史公祠。”

林无双道：“这位史公，是不是明末那位殉难扬州的大忠臣史可法？”

孟元超道：“不是这位忠臣，扬州人怎会为他立祠？我也不会要和你去拜谒他的祠墓了。”

林无双道：“啊，原来扬州建有史阁部的祠墓，咱们既来到到此间，这是非去不可。”

原来清代到了乾隆年间，改用高压与怀柔的双管齐下政策，清兵入关之初，扬州、嘉定二地屠戮最惨，乾隆为了缓和民愤，是以准许扬州为史可法立祠。

史公祠的所在，扬州无人不知，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祠堂没人看守，这天冷清清的只有他们两个游人。

祠堂里挂满楹联，正殿当中悬挂的一副联语是：“一代兴亡关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

林无双皱眉道：“这副联写得不好，鞑子占了咱们汉人的江山，难道只是一种‘气数，吗？史可法若然相信兴亡只关‘气数’非人力所能挽回，他也用不着死守扬州，抵抗清兵了。不如顺着‘气数’，向‘真命天子’投降罢啦。”

孟元超笑道：“不错，这是骗人鬼话。但你可知道这副对联的来历么？”林无双说道：“你说来听听。”孟元超道，“这副对联是修葺史阁部词墓的那个扬州知府谢启昆写的，他捏造了一段‘鬼话’。说是梦见史可法，他问史可法道：‘公祠中少一联，应作何语？’史可法就教他写这副对联。当然这段鬼话只能骗愚夫愚妇，不过这副对联却是别有用心，谢启昆是要百姓不要仇恨他的鞑子皇帝，因此也就只能把兴亡归之气数了。但话说回来，当时他这副对联若不是这样写，他的乌纱帽固然保不住，这个祠墓也未必能够建成。”

林无双道：“啊，原来如此，就怪不得了。”

孟元超道：“不过这里的对联还有一些是写得不错的，大概是因为时间

过得久了，清廷为了故示宽大，也就不理会这么多了。咱们看下去。”
林无双念一副对联道：“读生前浩气之歌，废书而叹；结再世孤忠之局，过墓兴哀。”说道，“这副对联写得好些，但只是一片伤感，灰溜溜的，也算不得上乘之作。”孟元超笑道：“你瞧这位撰联的人是准。”林无以道：“啊，原来这个人是个什么‘太史’名叫蒋心余。”
孟元超笑道：“这蒋心余是清廷的名翰林（按：清例修史属之翰苑诸臣，故翰林亦称“太史”）一位太史公，能够写出这样一副对联，也是难得了，不可苛求。”
再看下去，墓柱联写的是：
“心痛鼎湖龙，一寸江山双血泪；
魂归华表鹤，二分明月万梅花。”
林无双摇了摇头。说道：“也不好，什么心痛鼎湖龙，这只表扬史可法对皇帝的忠心而已。大概也是什么官儿写的。”
孟元超道：“这副不知道是谁写的对联，似乎好一些了。”林无双念道：“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己武乡侯。”说道：“武乡侯是诸葛亮，后一句用的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典故，这我知道。文信国想必是指宋未的大忠臣文天祥了，但‘生有自来文信国’，我却不知用的是什么典故？”
孟元超道：“这不是典故，是民间的一个传说。相传史可法的母亲梦见文天祥来投生。”
林无双笑道：“这虽然也是鬼话，但却表现了百姓敬仰民族英雄的心理。比那个什么谢知府造的鬼话好得多了。但这副对联还是稍欠文采。”
孟元超道：“你再看这副对联，满意了吧？”
这副楹联悬挂在偏殿，写的是：
“殉社稷，只江北孤城，哲水残山，尚留得风中劲草；
葬衣冠，有淮南坯土，冰心铁骨，好伴取岭上梅花”。
林无双这才赞道：“不错，这副对联夹叙夹议，有史实，有感情，又有议论，的确是文采斐然。江北孤城，淮南濛土，那是切合史可法死守扬州的故事。风中劲草，岭上梅花，这是颂赞他的品格。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劲草、梅花的风格。做人是该做风中劲草，做雪梅花。这样的对联是比只赞扬他对君主的忠心好得多了。”
孟元超笑道：“你的这段注释足以和原联比美，说得真好。”林无双笑道：“我没有读过许多书，胡乱说说；你别拿我取笑。”
两人本来还要再看下去，忽听得外面有脚步声，但还在远处，未曾走近祠堂。孟元超道：“咱们来了半天，总算又有两个游人来了。嗯，敢于来游史公祠的人，即使不是我道中人，也是得有一些胆量的了。”
不料这两个人却没进来，只听得他们拍了两下手掌。
随即听得又是两下掌声，孟元超皱了皱眉，低声说道：“这次来的三个人，看来大概是什么江湖人物在这里秘密约会。”林无双道：“既然如此，咱们赶快溜走，别给他们碰上。”孟元超沉吟半晌，说道：“偷窥人家的秘密，固然是江湖大忌，但倘若同道中人，岂不又是失之交臂？”
话犹未了，脚步声已经停止，两方面的人似乎业已会合。有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人却发出“嘿嘿嘿”的一连串干笑。
孟元超吃了一惊，心道：“这两个人的笑声，怎的我都似曾相识？”心念方动，只见林无双变了面色，在他耳边悄悄说道：“一个是宗神龙，一个

是牟宗涛！”

孟无超当机立断，说道：“他们现在是在外面的松林之中，咱们从后门出去，听他们说什么。”

两人放轻脚步，经过史可法的衣冠冢，走上山坡。林无双道：“我进去看，你在这里暂且躲藏。我若是给他们发现，你再出来。”孟元超的轻功不及林无双，孟元超知道她是恐怕自己给敌人发现。宗神龙和牟宗涛的武功都是非同小可，一给发现，只怕就难以脱身了。孟元超道：“好，但你不要走得大远。”

林无双找了一棵枝叶茂密的古松，跃上树顶，掩蔽身体，聚拢目光，朝那声音来处看去。只见宗神龙和两个人正在缓步向着牟宗涛，和牟宗涛同来一起的那个人竟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石朝玑。

宗神龙发出了一连串的嘿嘿嘿干笑之后，说道：“牟宗涛，我以为你的眼睛已经没有我这个师叔了。”

在宗神龙后面的一个老者笑道：“两位本是同门，如今又是一条道上的人，就且看在我楚天雄和石大人的份上，过去有什么梁子，尽都化解了吧。”

牟宗涛道：“楚老先生说得好，宗师叔，咱们现在是利害相同，所以我愿意接受石副统领和楚老先生的调停，你若没有诚意，那也就算了。”

石朝玑忙道：“请大家以大局为重，别说意气的话。”

宗神龙哈哈笑道：“冲着你叫我这声师叔，我焉能还记旧仇。好，那咱们就好好谈谈吧。”

石朝玑忙道：“且慢。魏兄弟，你到祠堂里面看看，有没有人？”

一个脸黄肌瘦的汉子笑道：“祠堂里面有人，谅也听不见这里的说话。”

石朝玑道：“还是小心点好，说不定有懂得伏地听声的武林中人呢。”

那姓楚的老者道：“按说今日是王元通的寿辰，江湖上的朋友来到扬州，定必是前往他家拜寿。不过小心一点总是好的，你还是进去看一看吧。’

石朝玑道：“碰上游人，你给我尽都杀了。”

那姓魏的汉子道：“杀错了正当的绅商怎办？”

石朝玑笑道：“正当的绅商在春秋两祭，或者会跟从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前来吊祭；平常的日子来这史公祠的游人多半不是‘善类，，你尽管杀，杀错了有我担当。”

那姓魏的汉子笑道：“好，魏庆遵命。哪个来游史公祠的就算哪个倒霉吧！”

林无双听得毛骨惊然，想道：“做官的人，心肠怎的这样狠毒！唉，想不到我的表哥竟会和他们走上一路。”

孟元超更是吃惊，他伏地听声，听得虽然不很清楚，但却知道那些人是谁了。宗神龙、牟宗涛、石朝巩这三个人他是早已知道的，另个两个人，那姓楚的老者正是曾在云紫萝老家和他交过手的那个通天狐楚天雄，那姓魏的汉子则是昨日曾与刘抗赌酒的那个魏庆。孟元超并未见过魏庆，但也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人物。孟元超心里想道：“只宗、牟二人，我与无双已难取胜，再加上这三个高手，我们如何能抵敌？无双和他们距离这样近，莫要给他们发现才好。”

魏庆离开之后，楚天雄说道：“我给你们把风，你们自己人好好谈一谈吧。”

牟宗涛道：“宗师叔，我知道你是来捉拿钦犯的。今日的形势，咱们合

则两利，分则两危。”

宗神龙道：“听说你昨晚曾经碰上强敌，那人是谁？”

牟宗涛道：“我把那人的形貌和武功告诉了楚老先生，据楚老先生说，这人恐怕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缪长风。”

宗神龙点了点头，说道：“我也猜想是他。还有什么厉害的对头吗？”

牟宗涛道：“我们这里听到的风声，那‘正点儿，十九日会来到扬州，他是有金逐流陪同来的。”

宗神龙吃了一惊，说道：“这消息可真？”

牟宗涛笑道：“宗师叔，你不用吃惊，我和金逐流也还有点交情，到时我会设法调虎离山，即使此计不成，有楚老先生和石大人帮你的忙，料想也还是可以对付得了金逐流的。”

宗神龙“哼”了一声，说道：“这么说来，然则你是想置身事外了？”

牟宗涛淡淡说道：“我是奉了北宫望统领之命，是不露面的。”

第四十三回 揭破阴谋

魑魅搏入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顾贞观

石朝玑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北宫统领高瞻远瞩，这正是俗语说的要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呀！嘿嘿，对对，牟兄，你不露面是比露面更好！”

宗神龙道：“好，多谢你通风报讯。只要你把金逐流引开，我们捉拿了钦犯，这功劳嘛自然也是有你一份。”

牟宗涛淡淡说道：“我一不想功名，二不想富贵。你们两位放心，有什么功劳都是你们的，牟某决不分功。”

宗神龙道：“那么你要什么？”

牟宗涛笑道：“宗师叔你是明白人，我的心事料想瞒不过你。”

宗神龙大笑起来，说道：“我真是老湖涂了，对，你要做扶桑派的掌门，是不是？”

牟宗涛道，“我只想光大本派门户，如今给一个小丫头窃据掌门，宗师叔，我想你也是不眼气的吧？”

宗神龙道：“好，你帮我的忙，我当然也要帮你的忙。但不知北宫大人跟前——”

牟宗涛道：“我自会帮你们说话，表白你们对他忠心，并且把这件功劳都说成是你们二人的。”

原来北宫望与萨福鼎暗地里勾心斗角，宗神龙投靠了萨福鼎之后方始知道，如今北宫望更得皇帝信任，形势逐渐对萨福鼎不利，是以他早有改投北宫望之心。至于石朝玑，他本是萨福鼎安插在御林军中的人，他已经知道北宫望知道了他的秘密，心中更是惴惴不安。现在牟宗涛愿意藉这个机会，给他们和北宫望拉拢，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石朝玑道：“实不相瞒，北宫统领对我恐有些少误会。牟兄，得你美言，石某感激不尽。”

牟宗涛道：“都是自己人了，客气什么，我也要你们的帮忙呢。”

石朝玑哈哈笑道：“对，对！那么你们师叔侄好好商量商量。有用得着我石某之处，我定必效劳。”

宗神龙道：“据我所知，扶桑派今日也会有人来王家祝寿。”

牟宗涛道：“是谁？”

宗神涛道：“是石卫夫妻。”

牟宗涛“哼”了一声，说道：“石卫和桑青么？哼，他们这对夫妻本来是我的左右手，想不到在泰山之会，竟然背叛了我！”

宗神龙笑道：“你不必生气，也不用露面。我借清理门户为名，待会儿替你把他们料理了就是！”

牟宗涛道：“那丫头叫我做虬髯堂的堂主，本门的新进弟子之中，有一大半是我亲手教的，不乏我的心腹。但老一辈的那六位师兄，石卫桑青不用说是反对我的了，另外四位师兄，不知师叔能否拉得动一两个过来？”

宗神龙笑道：“实不相瞒，其中有两个当初乃是迫于无奈才跟从你的，和我暗中一直都有往来。如今你我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了，我当然会叫他们拥护你的。”原来这六个人是和宗神龙一起从海外回来的，曾有“扶桑七子”

之称，后来因为宗神龙归顺清廷，牟宗涛假装主持正义，把宗神龙赶出了扶桑派，这六个人遂转而拥戴牟宗涛。不过这六个人又分两派，有的真心拥护，由于他们不值宗神龙的所为，而又未曾看清牟宗涛的面目；有的则是虚与委蛇，见风驶■，谁人得势就拥护谁。

牟宗涛说道：“好，这样就更有把握了。不过在我废立之时，师叔最好还是不要插手。”

宗神龙笑道：“这个我理会得。你还要在所谓侠义道中混的呢，你我当然不便公开联手。不过，你找什么藉口废掉那个丫头？”

牟宗涛道：“我在三河县曾经碰上孟元超，他目前正在南下途中，那丫头是去找他的，大概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孟元超可也是朝廷的钦犯啊！”

石朝玑登时会意，说道：“好，这件事你交给我。我叫人搜查他们下落，把那小丫头一并捉了，你就根本用不着费脑筋搞什么废立，顺理成章便可继任掌门。”

牟宗涛道：“即使捉不到，只须你的人碰上他们，和他们打上一架，我也可以找到藉口。甚至还用不着我出头。”

宗神龙说道：“对，对。扶桑派在中原重立门户，当初的宗旨本来只是光大本门的武学，而不是要干预朝政的。这丫头和钦犯如此亲密，岂不是要连累扶桑派难以在中原立足？只须当真闹出了事情，本门中一些老成持重的人，定必是不愿意再要她做掌门了。”

石朝玑道：“这样的人自必会有。但必定也有另一些人反对他们。”

牟宗涛道：“那我只好请他们‘自立门户’了。”

石朝玑哈哈笑道：“好，那些给你逐出扶桑的人，我可以帮你的忙，将他们一一除掉！”

林无双听得毛骨悚然，心里想道：“幸亏神差鬼使，叫他们在这里聚会，给我听见了他们的毒辣阴谋！”

三人哈哈大笑，笑过之后，牟宗涛说道：“宗师叔，石大人，多谢你们答应帮我的忙，我在这里预先向你们多谢了。”

石朝玑笑道：“你帮我们的忙也很不少呀，对啦，还有一个好消息你未曾告诉老先生呢？”

宗神龙道：“什么好消息？”

牟宗涛道：“你是不是约了韩朋昨晚会面？”

宗神龙道：“不错，你怎么知道？但直到今早，他可并没有来。”

牟宗涛道：“韩朋要向刘抗泄漏你的秘密，昨晚已经给我打伤了。”当下把昨晚在二十四桥边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宗神龙恨声说道：“昨日离开那酒楼之时，韩朋不和我们同走，我已经起了疑心，果然他要叛我。哼，那你就该杀了他灭口才对。”

牟宗涛道：“他已经死了！虽然不是当场毙命，但他中了我的树箭，在断气之前，料想也是不会说话的了。”

宗神龙道：“你确实知道他已经毙命？”

牟宗涛说道：“刘抗把棺材运到韩朋的岳父在扬州的联号，我们的人曾开棺验过尸体，决不会假。”

宗神龙道：“那么刘抗呢？”

牟宗涛道：“他已在一个时辰之前，运棺离开扬州。”

宗神龙道：“好，那么我今日可以少对付一个劲敌了。但美中不足的是

少了一个韩朋，没人替我们到王家做说客。”

石朝玑笑道：“你不用担心，我早已物色了另外一个说客，比韩朋更为适当。”

宗神龙道：“这人却又是谁？”

石朝玑笑道：“到了王家，你们自然知道。”

牟宗涛道：“不过，咱们也还有未了之事，那个刘抗也该杀了灭口才好。”

宗神龙道：“好，我叫伍宏、魏庆、金太鼎、西门虎四个人追杀他。”

牟宗涛道：“刘抗本领不凡，伍宏他们能否杀得了他？”

宗神龙道：“我也曾试过刘抗的功夫，魏庆在一百招之内，可以和他缠斗，另外三个人各有独门绝技，可以乘机伤他。”

石朝玑道：“那么咱们应该差遣魏庆赶快去办这件事了。咦，他怎么还不出来？”

刚刚说到这里，只见魏庆神色慌张的匆匆跑来。

宗神龙吃了一惊，迫不及待，扬声问道：“魏庆，你怎么啦？”牟宗涛也在同时问道：“你碰上什么人了？”

魏庆说道：“祠堂里没人。嘿嘿，我瞧见啦，他们是跑到这儿来了！”

宗神龙喝道：“在哪儿？”

石朝玑喝道：“好大的胆子，他们是谁？”

魏庆说道：“一男一女！”他先答石朝玑所问，却对宗神龙和牟宗涛抛了一个眼色。

牟宗涛登时省悟，说道：“师叔不必着忙，好朋友既然来了，迟早总要见面。咱们也该以礼相待才是。嘿嘿，朋友，请你们自己走出来吧！”

魏庆站在墓道的一头，扼守着下山的路口，游目四顾，朗声说道：“对，朋友，请出来吧！跑，你们是绝对跑不了的，难道当真要我把你们揪出来吗？”

林无双惊疑不定，心里想道：“我们出来之后他才进去，怎的却会给他知道？听他的语气，好像已经发现了我们躲藏的地方？”

孟元超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初时吃了一惊，立即就想到了：“哼，他这只是虚声的恫吓。看来他大概是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却还捉摸不定我们是否已经躲在这儿。”

孟元超料得不差。原来孟元超和林无双踏进祠堂的时候，是决没想到要躲避敌人的，是以只是像平常人一样走路，并没施展轻功。石阶上雨湿苍苔，留下了他们的足印。

魏庆也是江湖上的行家，为人十分精细，他细辨大小不同的足印，看得出是一男一女。足印只有来的，没有去的，显然是业已从后门溜走。但后门也无足印，又可知这两人定有轻功。后门通向松林，是以他立即下了判断，判断这两个人定然是躲在这里偷听无疑。

林无双正在踌躇，不知是跳下去的好还是静以待变的好，只听得牟宗涛忽地一声冷笑，说道：“林无双，咱们是表兄妹，难道你还怕见表哥不成？快和孟元超出来吧！”

在牟宗涛这只是姑且一试，其实他还没有把握敢断定是孟林二人的。只因魏庆说出是一男一女，故而惹起他的这个疑心。

孟元超暗里担心：“无双，你可别上了他们的当才好！”可惜这句话他可是不能说出来给林无双听。

心念未已，只听得林无双的声音已经说道：“不错，是我！只有我一个

人！”

林无双飞身下树，立即飞奔。逃跑的方向，和孟元超藏匿的地方刚好相反。原来她是要凭藉自己超卓的轻功，引开这班强敌。

可惜她的江湖经验毕竟太浅，不会巧用心思，一句：“只有我一个人”，等于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登时就露出马脚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通天狐楚天雄已是如箭离弦，向她追去。牟宗涛亦是如影随形，紧迫不舍。

宗神龙正在也要追去，石朝玑道：“别上这臭丫头的当，一定还有别人！”

牟宗涛一面跑一面叫道：“对，你们赶快搜查孟元超吧。这丫头来了，孟元超还能不在这儿吗？”

他话犹未了，孟元超已是倏的现出身形。

“孟元超在这儿，你们瞎了眼吗？”此时魏庆与孟元超距离最近，背向着他。孟元超本来可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记快刀把他杀掉的。但孟元超不愿有失身份，向他偷袭，是以先行发话，方始向他扑去。

他这么一发话，可就错失时机了。魏庆武功不弱，一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链子锤反手抖开，刀锤碰击，溅起火星。 的一声，魏庆跄跄踉踉的向前疾冲几步。身形虽然不稳，可也没有跌倒。

孟元超喝道：“我是‘钦犯’，你们冲着我来吧！”

石朝玑哈哈笑道：“好，我今日与你再决雌雄！”此时楚天雄已经追出树林，牟宗涛则还落后少许，回头向孟元超望去。孟元超喝道：“牟宗涛，你这无耻小人，有胆的回来和我决战，我不怕你们人多！”

宗神龙叫道：“姓孟这小子决计逃跑不了，你们放心拿那丫头！”

牟宗涛瞿然一省，心里想道：“孟元超虽是钦犯，这丫头和我的关系却是更大！”当下哈哈笑道：“牟宗涛岂是以多欺少的人，你要和我单打独斗，机会有的是。你先领教石大人的高招吧！”口中说话，脚步不停，转眼之间，已是去得远了。

石朝玑一对判官笔上下翻飞，和孟元超斗了几招。宗神龙来到，说道：“我奉命捉拿钦犯，可不能和你讲什么江湖规矩。”

长剑出鞘，一招“三环套月”，迳刺孟元超后心大穴，剑锋以斜切藕之势削下，剑柄又撞向他腰间的愈气穴。

孟元超快刀如电，头也不回，唰唰唰反手连环三刀，把宗神龙这一招三式的凌厉剑法尽都解开。回过刀来，还来得及磕开石朝玑的双笔。

宗神龙看见有机可乘，剑尖立即斜斜下指，一招“明驼千里”，刺孟元超的足跟。孟元超竟不救招，猛地一声大喝，抡刀便砍下来。宗神龙正在弯腰攻他下盘，给他居高临下这一刀若然劈个正着，头颅岂不分开两半？本来宗神龙是可以先刺着他的足跟的，但他却怎敢冒这个险？当下只得急急变招，剑尖自下掠上，一招“夜半烽烟”，架住了孟元超的宝刀。

孟元超不待招数用老，刀锋倏的转了过来，石朝玑双笔堪堪点到，孟元超一招“横云断峰”，欺身直进，刺他小腹。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石朝玑也只得收回双笔守护门户了。

宗神龙道：“这小子要拼命，咱们慢慢耗他。”石朝玑道：“对，谅他也飞不出咱们的手心！”

论双方的真实本领，大家全力施为的话，孟元超可以稍胜石朝玑一筹，和宗神龙则是仅能打成平手。幸亏他们不敢拼命，一时之间，即是不易取胜。

但孟元超亦是难以脱困。宗神龙使出以柔克刚的剑术，孟元超好几招猛烈的刀法都给他化解开去。渐渐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魏庆本来是个大盗出身，平生也不知经过多少阵仗，但却也未曾见过这样凶狠的恶斗，他看得怵目惊心，拿起了链子锤，双脚竟是不敢向前迈步。

宗神龙说道：“ 魏庆，这里用不着你了。你赶快回去，和伍宏他们追捕刘抗。他押运棺材，走得不快。你们一定会追得上的。 ”魏庆巴不得他有这样吩咐，连忙应声“ 遵命 ”，转身就跑。

石朝玑冷冷笑道：“ 正点儿未曾抓到，先捉住一个钦犯，功劳也是不小。刘抗也是天地会的一个香主，但愿魏庆把他擒获，那就更好了。 ”宗神龙笑道：“ 四个对付一个，谅刘抗要跑也跑不了。嘿，嘿，一个钦犯加上一个天地会的香主，我看比那个‘ 正点儿 ’恐怕还要有价值呢。 ”

孟元超听他们一唱一和，竟似把自己当作囊中之物，大怒喝道：“ 孟某人只有一条性命，要死的就有，要活的休想！ ”一招“ 夜战八方 ”，刀光四面荡开，心里想道：“ 我能够战死在史可法的墓旁，夫复何求？但只盼无双能够跑掉。 ”

林无双如飞逃跑，看见背后只有楚天雄和牟宗涛追来，微感失望。但她不知孟元超业已被困，心想这两人本领最高，把他们引开，孟元超就有逃脱的希望。是以头也不回，只盼把他们引得越远越好。牟宗涛叫道：“ 无双，我不会难为你的，咱们表兄妹还是好好的谈一谈吧。 ”

林无双又是气愤，又是伤心，说道：“ 我哪里还有什么表哥，我的表哥早已死了。 ”牟宗涛嘻皮笑脸他说道：“ 你没有表哥，那我是什么？ ”林无双一咬银牙，说道：“ 你是本门的败类，你我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

楚天雄的轻功，不在林无双之下。林无双心绪不宁，说话之际，脚步稍为慢了一些。楚天雄使出“ 八步赶蝉 ”的步法，一口气便追到了她的背后。

林无双听得背后微风飒然，反手便是一剑。她深知敌人厉害，这一剑正是得自泰山石窟之中，本派祖师虬髯客秘传的绝招。

楚天雄也是轻敌过甚，只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能有多大本领，追到她的背后，毫无忌惮的一抓就抓她的琵琶骨。不料陡然间只见剑光耀眼，林无双的反手剑已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

只听得“ 嗤 ”的一声轻响，剑光过处，楚天雄的一头白发齐根削断，随风飞扬，林无双的衣裳却也给他撕了一幅。两人都是大吃一惊，楚天雄头顶沁凉，吃惊更甚。双方交换这招，可说是险到极点。林无双削掉他的头发之际也正是楚天雄抓破她的衣裳之时，时间不差毫厘。楚天雄若不是骤吃一惊，这一抓定然可以捏碎她的琵琶骨；但林无双若然不是受惊，这一剑也可以洞穿他的头颅。

说时迟，那时快，林无双又是一剑刺出。牟宗涛如飞跑来，叫道：“ 走坤门，转巽位，攻她下盘！ ”楚天雄依法施为，登时解了她的剑招。

林无双大吃一惊，心道：“ 他怎的也懂得了祖师爷秘传的剑法？ ”原来牟宗涛聪明绝顶，那日在泰山比剑，输给林无双之后，日夜把她用过的招数反复重演，仔细推敲，居然给他想到了几招破解的剑法。但他所能破解的，最多也只是限于林无双所曾使用过的招数而已。未用过的奇招妙着，他可能就是一窍不通牟宗涛笑道：“ 你不认我做表哥，那也没有什么。咱们都是扶桑派的弟子，祖师爷秘传的剑法，咱们相互切磋，可是彼此都有好处。 ”口中说话，脚步加快，眼看就要来到。

林无双知道一给他们联手，自己就难脱困。当下快剑反击，三招之中，有两招是牟宗涛未曾见过的。楚天雄外号“通天狐”，性格身手都是溜滑之极，真实的本领也在林无双之上，凭着他本身的武功，应付了这三招急攻。虽给林无双迫退，林无双可也刺不着他。但林无双却是趁这机会，一溜烟的又跑了。

楚天雄并不知道牟宗涛对林无双的剑法仅是一知半解，只道牟宗涛存心看他出丑，故而后面三招没加指点。他是早已成名的人物，在武林中辈份甚高，如今给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削了他的头发，不由得又羞又怒，气愤之极，暗自想道：“这臭丫头的剑法虽然有点古怪，只要我不轻敌，就决不会输给她。哼，牟宗涛存心看我出丑，我偏不要他的帮忙，待我独力把这小丫头擒了，他要争做掌门，那时让他来求我吧！”

楚天雄和林无双的轻功不相上下，却在牟宗涛之上。楚天雄不作拦截的打算，林无双一跑，他拔步便追，转眼之间，把牟宗涛远远甩在后面。

牟宗涛越追距离越远，心中亦是大为懊恼，情知决计追不上他们，暗自想道：“这老狐狸是怕我分他的功呢，还是要拿这丫头来要胁我呢？功劳我不想分，给他要胁可是不能。但追不上也是没法。宗神龙他们不知擒下了孟元超没有，不如回去看看。要是他们还在缠斗，我倒可以相助一臂之力。我与宗神龙石朝玑利害相同，更密切。捉住了孟元超，也好和他们商量怎样应付那老狐狸。”

正在他患得患失，踌躇未决之际，忽听得有人叫道：“牟兄，原来是你在这里呀！”

牟宗涛听得这人的声音，吃惊不小，心里想道：“若是给他碰上那个丫头，事情可就糟了。”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金逐流，和金逐流并肩走来的还有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

牟宗涛心中打鼓，脸上却是丝毫不露神色，说道：“金兄，你不是要到王家祝寿的么？这位朋友是——”

金逐流笑道：“好教你得知，这朋友是小金川来的冷大哥，你可不要说给外人知道。”

牟宗涛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原来他们奉命捉拿“钦犯”，虽然也知道“钦犯”是小金川义军中的重要人物，但却不知竟然是这位“冷大哥”。

小金川义军中有两个地位同等重要的首脑人物，一个是萧志远，一个是冷铁樵。能够和金逐流同在一起而被尊称为“冷大哥”的人，当然是冷铁樵无疑了。

金逐流道：“冷大哥不想太早在王家露面，是以特地要我陪他来史公祠逛逛。”

牟宗涛见他没有提起林无双，心里想道：“他若然碰上那个丫头，知道了今日之事，决不会对我这样和颜悦色。”于是灵机一动，便即说道：“我正是从史公祠那边来的，本来应该陪你们再去逛逛，但可惜我却是有急事在身！”

金逐流忙道：“对啦，我正想问你，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远远的好像听见有金铁交鸣之声，是不是曾有人在这里厮杀？”

牟宗涛正是待他这么一问，立即答道：“不错。我和师妹无双碰上了几名鹰爪，她逃出去了，那几名鹰爪正在追她！”

金逐流叫道：“啊呀，你怎么不早说？那些鹰爪是什么人？为何却要拿

她？”

牟宗涛道：“ 我只认得其中一个是石朝玑，一个是宗神龙。他们说她和钦犯孟元超勾结。 ”

金逐流本来还有几个疑问，但此时已是无暇细问了，说道：“ 这两人武功不弱，咱们绝不可让无双落在他们手上，他们跑的是那个方向？ ”

牟宗涛用手一指，说道：“ 是朝那边跑的！ ”他指的方向正好是和林无双所逃的方向相反。

金逐流道：“ 好，我和你马上去帮忙她！冷大哥，你暂时不好露面，你到史公祠等那位朋友，我去去就来。 ”

牟宗涛猜得不错，这个“ 冷大哥 ”正是小金川的义军首领冷铁樵。他深知金逐流的本领，石朝玑和宗神龙的武功虽然不弱，金逐流一人已足以对付得了，何况还有一个牟宗涛帮他的忙，自是用不着他出手。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赶快去吧。 ”

当下丝毫不以为意的便即独自跑去史公祠。

冷铁樵丝毫不以为意，牟宗涛心里可是暗暗着急了，想道：“ 但愿宗神龙和石朝玑已经把孟元超拿下，否则给这姓冷的碰上了可是不妙。宗、石二人的本领并不输于孟元超，以二敌一，过了这许多时候，料想也应该捉着了孟元超，早已离开了史公祠吧。 ”

他自己安慰自己，脸上的神色仍然丝毫不露，一面跑一面说道：“ 我的轻功赶不上师妹，那些鹰爪是撇开我骑了马去追她的。 ”

金逐流大为着急，说道：“ 好，我先赶去，你跟着来！ ”

牟宗涛见金逐流上了他的当，松了口气，心里暗暗好笑，想道：“ 待你发现我是说谎之时，我已是不怕和你翻脸了。 ”

但牟宗涛也不敢立即折回史公祠，一来是怕金逐流回头望他，二来也怕宗神龙和石朝玑真的已经走了，他一回到史公祠，岂不是要给冷铁樵马上拆穿他的谎话？他自忖又未必准能胜得了冷铁樵。

牟宗涛心乱如麻，想了许久，终于得了一个主意，既然不折回史公祠，也不去追金逐流，而是独自前往震远镖局的扬州分局，给王元通拜寿。

他打的是个如意算盘，心里想道：“ 逐流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料他是决不会碰上无双这丫头的了。孟元超和这丫头已经知道王家安排有陷阱等待他们，即使他们没有遭擒，也决计不敢再到王家。就算逐流回来，再到王家，我也可以推说因为赶不上他，故而先来，谎话也不至于就给拆穿。何况他在未曾找着无双之前，又怎能放心得下？多半是继续找寻，今日不会再去王家的了。但冷铁樵等不见他回来，却必定是会自己去的。那时就让石朝玑、宗神龙等人对付他，我根本就不必露面。 ”

但他这样构思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在冷铁樵来到史公祠的时候，宗、石二人已经把孟元超拿下，离开史公祠；或者孟元超业已逃走，宗、石二人亦已追去，那也可以。总而言之，不能让冷铁樵和孟元超在史公祠见面。当然这是一场赌博，不过在他想来，以宗、石二人的本领，联手对付孟元超，自是必操胜券，而且用不了多少时候。此时距离他离开史公祠已有半个时辰，料想事情早已了结。这场赌博，他的赢面几乎可达九成，故此他也就放心走了。

孟元超豁出性命，在史公祠后面的山坡上和宗、石二人恶斗，斗了将近半个时辰，气力渐渐不支，他本是以快刀见长的，如今刀法虽未散乱，出招

已是迟慢许多，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宗神龙哈哈笑道：“孟元超，你要拼命也是不行的了，念在同属武林一脉，你扔刀跟我们走吧，我答应给你在北宫统领大人跟前说情。”

孟元超大怒斥道：“宗神龙你这武林败类，谁和你同属一脉。我孟元超死在你的手上，也决不会向你低头！”

宗神龙冷冷说道：“好，那你就领死吧！”长剑一圈，登时把孟元超的身形圈在剑光之内。这一招名为“三转法轮”，乃是他的得意绝招之一。他是试出了孟元超的内力不支之后，这才敢于迫近敌人，施展杀手的。剑光笼罩下来，石朝玑的双笔也从孟元超左侧的空门插进，令他背腹受敌。

眼看孟元超不死也得重伤，猛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奸徒休想逞凶！”声到人到，一个虎背熊腰大汉旋风也似的扑来，原来是冷铁樵到了！

冷铁樵来得正是时候，石、宗二人事先也未想到“钦犯”的就是他，突然见他来到，不觉都是一惊。

孟元超精神陡振，一招“横扫六合”，刀光霍霍展开，石朝玑的双笔攻不进去，正想变招，再觅“空门”，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金刃劈风之声，冷铁樵的一柄厚背缅刀已是向他劈过来石朝玑无暇伤敌，迫得先行救招。双笔左右一分，左点“期门”，有点“环跳”，这两个穴道，一是死穴，一是麻穴，他在猝然遇袭之际，还招反击，认穴竟然不差毫厘。但忙中有错，他却不知冷铁樵的功力还在孟元超之上，他若是双笔并在一起，或许还可以勉强招架，双笔分开，点穴的手法虽然巧妙，却是招架不住了。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四溅，右手的判官笔损了一个缺口，左手的判官笔也因为受对方的力道一震，刺了个空。冷铁樵招式不变，一刀就劈下去。

宗神龙的剑光已圈住了孟元超，此时也只得自行救友，他的剑法刚柔兼济，功力也是和冷铁樵在伯仲之间，一招“白鹤展翅”，剑锋斜削而下，把冷铁樵的缅刀粘出外门。石朝玑死里逃生，吓出一身冷汗。

冷铁樵冷笑道：“这位是石朝玑石副统领‘大人’，你想必是和牟宗涛蛇鼠一窝的什么宗神龙了？”原来石朝玑是江湖大盗出身，冷铁樵早就和他相识，至于宗神龙则是初会。

宗神龙名叫“神龙”，最忌别人用蛇比喻他，大怒喝道：“好呀，冷铁樵我正要找你！”不过，他可是又怒又惊，冷铁樵说他“和牟宗涛蛇鼠一窝”，这句话不啻是告诉他，他已经知道了他和牟宗涛的阴谋诡计。

果然便听得孟元超问道：“冷大哥，你都已知道了？”冷铁樵说道：“不错，我正是因为知道了牟宗涛和这两个好徒要想害你，才特地跑到这里来的！”其实冷铁樵是在看见宗、石二人之后，方始知道牟宗涛乃是谎言骗他。不过他却要故意这样说来吓吓对方。

孟元超又惊又喜，一面挥刀荡开石朝玑的双笔，一面问道：“牟宗涛这小子呢？”

冷铁樵道：“你知道我是和金大侠一起来的，金大侠已经去追捕这个小子了！”

此言一出，宗神龙和石朝玑都是不禁大吃一惊！

冷铁樵功力深厚，刀法则不及孟元超的灵快，宗神龙本来不弱于他，但自忖也没有胜他的把握，如今听得金逐流已经去捉拿牟宗涛，生怕他捉到了牟宗涛又再回来，如何还敢恋战？

宗神龙以阴柔剑法，化解了冷铁樵的攻势，转身便逃，石朝玑虚晃一招，

跟着也都跑了。冷铁樵哈哈笑道：“穷寇莫追，由他去吧。”其实孟元超久战之余，已是筋疲力倦，他们两人若然不受恐吓，敢于再打下去的话，胜负之数，尚难逆料。

三年隔别，异地重逢，两人都是有许多话要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冷铁樵说道：“孟老弟，你是不是和扶桑派的新掌门人林女侠一道来的？”

孟元超正是要急于知道林无双的情形，连忙说道：“不错，你们碰见她啦？”

冷铁樵说道：“是牟宗涛这小子透露出来的口风，哼，他用的倒是虚虚实实的兵法。”

孟元超吃一惊，说道：“牟宗涛和滇南那老狐狸楚天雄追赶无双，我还以为是恰好给你们碰上，金大侠才要去捉拿牟宗涛的呢。这是怎么回事？”

冷铁樵道：“金大侠是去追搜敌踪，但可不是去追牟宗涛。听你这么说，金大侠倒是上了他的当了。”当下把刚才碰见牟宗涛的经过说了出来，孟元超这才知道，冷铁樵是急于和自己叙话，才故意那么说把宗、石二人吓跑的。

孟元超恨恨说道：“这小子好不狡猾，他一定是胡乱指个方向，骗金大侠白走一遭的了。”不过却也放了点心，因为他已经知道追赶林无双的只有一个楚天雄，以林无双的本领，即使被他追上，也未必就会输了给他。

冷铁樵道：“那两个家伙吓破了胆，料想不敢再来，咱们就在这里等待金大侠回来吧？”

孟元超道：“对啦，冷大哥，你怎的忽然离开了小金川，却跑来这里？”

冷铁樵道：“你是不是来给王元通拜寿的？”孟元超道：“不错。”冷铁樵笑道：“我也是一样。但我与王元通并非相熟，是以金大侠特地陪我。”

孟元超诧道：“不是听说小金川风声正紧吗？”心想冷铁樵怎能有这闲心老远的跑来扬州，给一个只是彼此慕名的朋友拜寿？

冷铁樵笑道：“我正是为了要解小金川之围，才特地跑来的。”

孟元超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睁大了眼睛，说道：“王元通虽然交游广阔，但要解小金川之围，恐怕他还没有这个神通吧？”

冷铁樵笑道：“当然并不是只指望他，我只是想借他的地方，会见一位朋友吧了。你听过扬州海砂帮帮主罗金鳌这个人吗？”

孟元超道：“我知道他的名头，但小金川之围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冷铁樵道：“孟老弟，你离开久了，有些事情，恐怕还未知道，我给你先说一说最近的局势。

“清廷现在是在准备调集大军来攻咱们，咱们也在设法阻挠他们，叫他们不能轻易的便来到小金川。”

冷铁樵一面说一面用刀在地上划了一个简略的地图，说道：“西北这条路有西昌竺尚父的这支义军，又有几百里的雪山泽地之险，清兵不容易通过。

“形势最可虑的是从川东进来的清军，但好在襄樊和万县两地，有八个帮会的弟兄已经联合一起，分在两地切断他的粮道！”

襄樊在湖北的东北部，它的南面就是进入川东的要地宜昌、沙市。万县在四川和湖北的边境，更是扼守川东的门户。

孟元超听得眉飞色舞，说道：“好呀，即使不能拒敌于小金川之外，叫他的大军阻迟许多时日，对咱们也是大大有利的了。”

冷铁樵道：“两个帮会的弟兄上个月都打了一个胜仗，抢了官兵的许多粮草。清兵现在征集官粮，计划从扬州运出去，溯江而上，接济那两地的官

军。粮草从水路运来，陆地上的帮会弟兄，可就难于劫粮了。”

孟元超道：“啊，我明白了。你是找海砂帮的罗帮主帮忙劫夺官粮！”

冷铁樵道：“不错，海砂帮是在长江做私盐生意的，他们拥有的船只最多，人人精通水性。”

孟无超道：“这是一件‘造反’的大事啊，运私盐虽然也犯‘王法’，捉到了未必会杀头。罗金鳌肯舍出身家性命帮忙咱们吗？”

冷铁樵道：“二十年前，罗金鳌初出道的时候，我曾经帮过他一个大忙，这件事外人是不知道的。他当时曾矢誓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海砂帮的弟兄有一大半和川中的各个帮会也有关系，所以只要罗金鳌点头，海砂帮就可以变成咱们的自己人了。

“但正如老弟所说，这是一件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必须我亲自来说服罗金鳌，有没有把握，我不敢断定，但总是要试一试。这就是我要赶来扬州给王元通祝寿的原因了。”

孟元超道：“咱们借王元通的地方和罗帮主商量这件大事，王元通怕不怕受咱们连累？”

冷铁樵道：“王元通有家有业，咱们当然也是不想他受连累的。不过此事又非得他默许不行，所以我已经和金大侠给他安排了一条后路。”

孟元超道：“对，咱们和他并不相熟，有金大侠去和他说，他当然是相信得过了。但不知是什么后路？”

冷铁樵道：“罗金鳌答应帮忙，也得在十天八天之后方始动手的。金大侠答应保护王元通的家小先行离开扬州，他损失的家财，由咱们赔偿给他。

“这样一来，他的分局总镖头当然是做不成了，不过他也是一位很重义气的武林前辈，为了这件大事，多少受点损失，我看他还是愿意的。”

孟元超道：“这件事是不是要先找一个适当的人，透露一点口风让他知道？否则咱们和金大侠在他的寿辰之日跑去，当着一众宾客，恐怕不方便和他说话吧。”

冷铁樵笑道：“孟老弟，你想得很周到，我在这里，就是要等待一位朋友给我们接头的。”

孟元超道：“这人是谁，我认识的吗？”

冷铁樵道：“你以前没有见过的，不知你听过他的名字没有，此人姓韩名朋。”

孟元超吃了一惊道：“韩朋？你怎么找到这人？”

冷铁樵怔了一怔，问道：“怎么，他有什么问题？”

孟元超道：“据我所知，他可不是咱们一路的人呀。”

冷铁樵道：“他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刘抗，是天地会的香主。他以前也曾经是江湖上的侠义道，近年改行经商，和扬州的几个大盐商交情不错。是扬州的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给我安排和他在这里会面的。”

孟元超说道：“冷大哥，好在你是今天来到，若是昨天找他接头，恐怕就要出事了。”

冷铁樵道：“怎么，他靠不住？”

孟元超道：“泄漏咱们的秘密他或者不敢，但若在昨天，只怕他多半不敢见你。我告诉你，你想找他作说客，宗神龙却比你早一天，昨天已经要找他作说客呢！”

冷铁樵大惊道：“有这等事？我以为他是刘抗的好朋友，可以相信得过，

谁知他竟是脚踏两头船的小人！”

孟元超道：“ 刘抗也已到了扬州，这件事他恐怕还未知道。不过这是昨天的事情。今天的韩朋却是自己人了。但可惜他现在正躺在棺材里面，大概也已经离开扬州了。 ”

冷铁樵更是吃惊，说道：“ 什么，韩朋已经死了？这些事情，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

孟元超把刚才偷听到的秘密说了出来，说道：“ 据宗神龙和牟宗涛所说，韩朋是因为背叛他们，给牟宗涛用暗箭杀了的。刘抗运棺北上，今天不会再到王家拜寿了。宗神龙还派遣了魏庆等人去追捕刘抗呢。 ”

冷铁樵呆了片刻，叹口气道：“ 如此说来，咱们是非冒一冒险不可了！ ”

第四十四回 英雄肝胆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芥蒂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张惠言

此时已是红日当中，正午时分。孟元超道：“你的意思是不等金大侠回来了？”

冷铁樵道：“金大侠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现在已是午时，韩朋又未曾替我预先接头，海砂帮的罗帮主恐怕不会在王家过夜，咱们去得晚了，万一他已经离开，岂非误了大事？

“我与韩朋在这里约会金大侠是知道的，他却不知道韩朋业已遭害，他回来找不见我，当会以为是韩朋已经带领我前往王家了。”

孟元超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林姑娘和金大侠夫妻乃是至交，金大侠找不着她，怎能放心得下？待他发现这是骗局之时，恐怕已经迟了。为了预防万一，咱们冒一冒险先往王家，这个险也是应该冒的。不过，冷大哥，认识你的人恐怕不少，你是不是改一改装比较好些？”

冷铁樵道：“我已有了准备，喏！这是以前华山医隐华天风送给我的易容丹，无须化装，便可改容易貌，你也用一颗吧。”

两人涂上了易容丹，彼此审视，只见对方果然好像变了个人，不觉都笑起来。孟元超道：“除非十分相熟的老朋友才能认出咱们，咱们杂在宾客之中，我看大概是混得过去了。”

冷铁樵笑道：“好，你都说行了，咱们就走吧。不过，你也不能等待那位林姑娘回来了，你要不要在这里当眼之处留个字给她？”

孟元超道：“也好。”当下用宝刀在他刚才躲藏之处的一棵树上，刻了“平安”二字，说道：“她多半是不会回来，若果回来，看见平安二字，料想她也会猜想得到我是去了王家了。”心里想道：“无双的轻功不在那头老狐狸之下，大概可以摆脱他吧？”他虽然知道了只是通天狐楚天雄一个人去追赶林无双，料想林无双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但心里总还是有点儿惴惴不安。

林无双的轻功与楚天雄不相上下，内力的悠长却是有所不如，风驰电掣，跑了一程，距离渐渐拉近。林无双蓦然一省，想道：“我往城里跑，看他可敢追来？”

楚天雄见她跑上郊道，立即知道她的心意，身形一掠，距离拉到三丈之内，猛地喝道：“鬼丫头，往哪里跑？给我躺下来吧！”一扬手，以“刘海洒金钱”的手法掷出一把铜钱。

林无双头也不回，反手一剑，使出秘笈绝招，剑光电闪，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那一大把铜钱都给她打落！

这一手“刘海洒金钱”的暗器功夫，本是楚天雄看家本领之一，他想不到林无双的剑法竟然精妙如斯，满以为最少有两三枚铜钱可以打着她的，不料连衣角都没沾着。

但林无双给他阻了一阻，两人之间的距离却是拉得更近了。楚天雄喝道，“臭丫头，跑不了啦！”飞身扑上前去，随手又是一把钱镖。

林无双若用前法舞剑拨落钱镖，距离如此之近，势必被他抓着，百忙中只好施展绝顶轻功，一个鹞子翻身，斜窜数丈。

就在此际，路上刚好有个人跑来，楚天雄的钱镖没打着林无双，却有一枚从那人的额边擦过，那人喝道：“好呀，又是你这头老狐狸给我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尝尝我的暗器滋味！”顿然间好像冰雹乱落，这人发出的暗器竟是一颗颗亮晶晶的珠子，突然在空中全都裂开，化作一片寒光冷雾，楚天雄被笼罩在寒光冷雾之中，饶是他内功深厚，也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江南大侠陈天宇的次子陈光世，他所发的暗器就是他家独有、别人所无的冰魄神弹了！

陈光世曾在云紫萝的老家和楚天雄交过一次手，当时他也曾发出三颗冰魄神弹，未能伤着楚天雄，吃了楚天雄一点不大不小的亏。是以今番再度相逢，一发就是十二颗之多。

陈光世发出冰魄神弹之后，立即一声长啸，叫道：“爹爹，快来！”楚天雄刚要扑上前去，闻言一怔，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你要用你爹爹的名头吓唬老夫？”

陈光世淡淡说道：“你不是说要和我爹爹较量的吗？今天包管可以成全你的心愿！”

陈天宇家住苏州，苏州扬州同在江苏省内，楚天雄在这里碰上陈光世，可是不敢不相信他的话了。心里想道：“王元通虽然是震远镖局一个分局的总镖头，但他交游广阔，江南大侠亲自带领小儿来给他贺寿，那也不算稀奇了。”

楚天雄被冰魄神弹的阴寒之气所侵，虽然还是身体没有受伤，但却比上次吃亏得多，元气已是受损了。他一想即便陈天宇没有来，自己也实在没有把握胜得了林无双和陈光世两个人，若果陈天宇当真是在后面，一旦到来，那更是糟糕透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楚天雄怯意一生，登时转身便跑。

林无双喜出望外，说道：“陈二公子，令尊也来了么？”她和陈家父子是在泰山之会见过面的。

陈光世笑道：“我是吓吓这头老狐狸的。林姑娘，你怎的独自一人来到这里？”

林无双正自放心不下孟元超，心想：“仗着他的父亲江南大侠的名头，或许也能够把宗神龙吓跑。”于是便实话实说，告诉陈光世道：“我是和孟元超一起来游史公祠的，想不到就在史公祠碰上一班鹰爪。”

陈光世吃了一惊，连忙问道：“那孟大哥呢？他怎么样了？”

林无双道：“他躲在山上，我引开敌人，却不知他给发现了没有。”

陈光世道：“这班鹰爪是些什么人？”

林无双道：“除了通天狐楚天雄之外，还有石朝玑、宗神龙和牟宗涛等人。楚天雄和牟宗涛来追赶我，石朝玑和宗神龙仍在那里搜查。”

陈光世更是吃惊，说道：“那咱们赶快前去看看。”

他们还未走到史公祠，在山脚底下，已是隐隐听见树林里传出金铁交鸣之声。

林无双又惊又喜，说道：“双方一共只有三个人，想必是孟大哥以一敌二，正在和宗、石两贼交手了。听这声音，他似乎仅是稍处下风，还不怎么吃紧。”她最担心的是牟宗涛追不上她也已回到史公祠去，那么对方有三个高手，这就极难应付了，不论是石、宗、牟、楚之中的哪两个人，她和孟元

超联手，自忖已是可以打成平手，再加上一个陈光世，那便稳操胜算，用不着惜重他父亲的名头了。

林无双口中说话，脚下已是展开“ 八步赶蝉 ”的轻功，跑入树林，金铁交鸣之声听得更加清楚。林无双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道：“ 孟大哥是使快刀的，怎的这三个人却似乎并没一人使刀。 ”要知刀比剑重，快刀和对方兵器碰击的声音和剑不同。林无双听出是有两人使剑，另一个人使的却似乎是软鞭之类的兵器。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人喝道：“ 老狐狸，有胆的你莫逃！ ”这个人却不是孟元超。随即便听得楚天雄的声音冷笑道：“ 有胆的你们来追！你们倚多为胜，楚某恕不奉陪。 ”

事情大出林无双意料之外，她本来以为是孟元超以一敌二的，却不料对方只有一个楚天雄，楚天雄碰上了两个劲敌了。

林无双听得那人的声音好熟，一时间却想不起这人是谁。就在此际，陈光世却是大喜叫道：“ 宋大哥，你也来了！ ”话犹未了，只见宋腾霄和一个白衣少女已经把楚天雄赶出树林。那白衣少女是孟元超的师妹吕思美。

原来楚天雄不知道宗、石二人已给孟元超和冷铁樵联手打败，他想捉不着林无双，回去帮忙他们二人捉拿孟元超也好，想不到刚刚回到史公祠，就碰上了宋腾霄和吕思美了。

宋腾霄家传的蹑云剑法以奇诡见长，与孟元超的快刀各有千秋，论真实的本领和楚天雄也相差下了多少。吕思美功力较弱，但她的穿花绕树身法，轻灵矫捷，变幻莫测，比之楚天雄的轻功尚胜一筹。楚天雄无法用己之长攻敌之短，对付他们二人联手，自是不免要处在下风了。

楚天雄初时还希望宗神龙等人尚在附近，闻声而来；不料宗神龙和石朝玑这些人不见出现，倒是林无双来了。

林无双刚好碰上楚天雄逃出树林，一声叱咤，喝道：“ 老狐狸，往哪跑？ ”飞身疾掠过去，剑走轻灵，一招“ 横江截斗 ”堵住楚天雄的去路。

楚天雄怒道：“ 你这小丫头也来欺我？ ”林无双笑道：“ 老狐狸变成了落水狗，别的人不打落水狗，我是要打落水狗的！ ”唰唰唰一连几招凌厉的剑法，杀得楚天雄手忙脚乱。

楚天雄满腔怒气，却还不敢当真和林无双缠斗。眼看宋、吕二人就要追到，他只能忙于奔命了。

不急还好，一急之下，更是吃亏。他的武功本来在林无双之上，此时却给林无双着着抢攻，想要摆脱也难。

说时迟，那时快，吕思美已然杀到。楚天雄情急之下，猛地跳将起来，向林无双一扑，林无双以逸待劳，柳腰轻摆，反手剑划了一个圈圈。楚天雄扑了个空，立知不妙。陡然间，只见白刃耀眼，林无双的利剑已经削到他的面门。楚天雄前足足尖刚刚沾地，身形尚未站稳，连忙后脚一蹬。他的后面有棵松树，这一“ 倒蹬腿 ”倒是好像背后长着眼睛一样，踢个正着，登时借力使力，身形改了一个方向，反弹出去。

饶是他应变机灵，身体未受伤害，须子却遭了殃。剑光过处，只觉颏下一片冰凉，他平日十分珍惜的那把长须，差不多已是给林无双齐根削断。

惊魂未定，吕思美的一对柳叶刀照面又砍来了。原来她是算准了他落足之处，抢先一步，在那里等着他的。

楚天雄怒道：“ 好呀，老夫与你拼了！ ”使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抢入

吕思美双刀围绕的圈子之内，拼着最多吃她一刀，却要把她抓为人质。

他打的如意算盘，却没想到吕思美的穿花绕树身法比他还要高明，刀光掌影之中，楚天雄一抓抓空，只听得声如裂帛，当胸的衣裳已是给吕思美的刀锋割开了一道长长的裂缝。这一招双方都是使得凶险之极，楚天雄一击不中，斜身跃出三步，低头一看衣上的裂缝，又惊又怒。吕思美双刀合壁，仍是未能伤他，暗暗叫声可惜。她功力较弱，给对方的掌力一震，胸口如受重物所压一般，也是暗暗吃惊。

宋腾霄生怕小师妹遭他毒手，慌忙赶来，喝道：“老狐狸往哪里跑！”人未到，暗器先发，他用的暗器也是一把铜钱。

金钱镖本是楚天雄擅长的暗器，如今宋腾霄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楚天雄自是不以为意，冷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正要施展接放钱镖的绝技，不料忽觉脑后风生，奇寒透骨。原来陈光世也赶到了。

金钱镖易接，冰魄神弹可是不易抵挡。楚天雄脑后的风府穴若是给冰魄神弹打个正着，阴煞之气侵入大脑中枢，他功力再高，也非得变成白痴不可。楚天雄无可奈何，在这紧急关头只好回身用劈空掌震落冰弹，拼着受宋腾霄的钱镖所伤了。

只听得卜卜卜几声响，宋腾霄的三枚钱镖打个正着，打得楚天雄头破血流。眼看林无双又赶来了，性命交关，他哪里还顾得什么身份，急忙和衣一滚，从山坡直滚下去，爬起身来，一溜烟的飞逃！须断、衣烂、面青、唇肿。头破、血流，加上先前已被林无双削去一头白发，楚天雄成名数十年，从未曾败得这样狼狈。宋腾霄哈哈笑道：“痛快，痛快！”楚天雄又羞又恼，脚步可还不敢丝毫放慢，当然更不敢回头和敌人对骂了。他拔步飞逃，唯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

陈光世笑道：“这条落水狗也够惨的了，林姑娘，你就别再打他了吧。这位宋兄是孟大哥的好朋友，这位林姑娘是扶桑派的掌门人，你们以前没见过吧？”

宋腾霄说道：“原来是林掌门，宋某闻名已久了，幸会，幸会。”心里想道：“这位林姑娘的才貌武功，倒也不在云紫萝之下呢。”接着说道：“这位吕姑娘正是我和孟大哥的小师妹。”

林无双笑道：“吕姑娘我已经见过了。”宋腾霄怔了一怔，说道：“你们在哪里见过的？”心想：“我怎么不知道呢？”

林无双道：“就是两个月前，你们在三河县的那一天。是我请吕姑娘暂时不要对你说的。”吕思美走过来笑道：“你后来见着了我的孟师哥了么？”

陈光世笑道：“我和林姑娘正是赶回来这里找寻孟大哥的。”

吕思美大喜道：“原来你们本来是在一起的？林无双道：“不错，我和他今早来游史公祠，不料碰上了鹰爪，我们早已经和鹰爪打过一架了。”此时她方有空暇把刚才的遭遇说出来给大家听。

宋腾霄何等聪明，当下恍然大悟，心里想道：“那天在三河县，我们是刚从紫萝居住的那家人家走出来的。其时这位林姑娘和孟大哥尚未会面，想必她对孟大哥颇有情意，而又隐约知道孟大哥和紫萝的事情，是以她当时就要避开孟大哥，同时也不愿意让我知道她的行踪了。现在他们已是在一起，两人之间的误会想必也已说个明白，所以也就用不着再瞒我啦。”当下说道：“宗神龙、石朝玑等人全都不见，孟大哥想必也已走了。”林无双道：“咱们到原来的地方找一找看。”

宋腾霄一面走一面笑道：“ 林姑娘，说起那天的事情，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 ”林无双怔了一怔，说道：“ 你要向我道谢什么？ ”宋腾霄诧道：“ 那天我们遭遇强敌，有人暗中助了我们一臂之力，那人不是你么？ ”林无双笑道：“ 这个人也曾暗中帮忙过我和元超，而且不只一次，但直到现在，我都还未知道这个人是谁呢。 ”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来到了孟元超刚才躲藏的地方，吕思美首先发现孟元超的留字，叫起来道：“ 你们来看，这棵树上刻有‘ 平安 ’二字，正是孟师哥的字迹。 ”

林无双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 这么看来，孟大哥已经走了。咱们到王家找他。 ”陈光世道：“ 不错，他一定是怕耽误了大事情，故而先到王家拜寿。 ”

宋腾霄道：“ 你们都是要到震远镖局的扬州分局王总镖头家里，给他贺寿的吗？ ”

陈光世道：“ 不错，你呢？ ”

宋腾霄道：“ 我们也是要到王家贺寿的。但我们和王元通并不相识，正想找一个和他有交情的人给我们引见。 ”

陈光世笑道：“ 我正是代表家父来给他贺寿的，我陪你们去吧。王老头儿最为喜客，你和孟大哥这等客人，他是请也请不到的。见了你一定十分欢喜。 ”心里却是有点奇怪，想道：“ 王元通在镖行虽然颇有名望，却还不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角色。宋腾霄和他并不相识，何以特地赶来扬州给他拜寿？ ”

宋腾霄似乎知道他的心思，笑道：“ 我是想趁这机会会一些武林朋友，是以来作不速之客了。 ”其实他的真正原因乃是来会冷铁樵，但因和陈光世相交不算根深，不便说给他听。

原来宋腾霄虽然要赶回小金川，但离家日久，挂念家人，南归之际，特地取道苏州，以便回家探望。冷铁樵颇有知人之明，也早就料到他会回家一转的了。因此当他决定和金逐流同往扬州给王元通贺寿之时，便托一位家在苏州的丐帮朋友，注意宋腾霄的行踪。宋腾霄一回到家中，便得到这位丐帮的朋友捎来的口信。冷铁樵托人捎来的口信，正是叫他到王元通家里相会的。

扬州是繁华的富庶之区，震远镖局的扬州分局规模颇大，王元通以镖局为家，前面是镖局，后进是住宅。这天一早，镖局的上下人等，都在为他的六十大寿忙碌，里里外外，喜气洋洋。

不久客人陆续来到，但一早来的这些客人，大都是本地人，是他的晚辈，用不着他亲自招待。

忽地他的大弟子王丘进来报道：“ 蓟州名武师杨牧来到。 ”杨牧虽然也不是什么顶儿尖儿的角色，但在江湖上的名头却是颇为响亮的，王元通甚为欢喜，说道：“ 他是四海神龙齐建业的至亲，难得他老远的赶来，咱们可不能怠慢了。只不知齐老前辈会不会来？ ”他一面说话，一面站起来向外走。

王丘笑道：“ 四海神龙没有来，倒是咱们的总镖局有人陪他来了。师父，你用不着出去迎接，他们就要进来拜见你的。 ”震远镖局规矩颇严，小一辈的镖师到分局谒见总镖头，照例是用不着总镖头出去迎接，而是小一辈的要亲到后堂拜见的。

王元通怔了一怔，更是喜出望外，说道：“ 难得韩总镖头记得我的生日，他派了谁来？不过，杨牧乃是贵客，我还是应该出去迎接他的。 ”

王丘笑道：“ 这个人正是杨孜的弟子。他执意要和徒弟来后堂拜见你老人家，这也是你老人家的面子。我们不便阻拦。 ”

王元通瞿然一省，哈哈笑道：“ 我真是老糊涂了。不错，杨牧的大弟子闵成龙，正是新进的得力镖师，韩总镖头也曾向我夸赞过他的。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他陪同他的师父前来。 ”

王元通话犹未了，只见闵成龙已是陪着他的师父进来。

杨牧笑嘻嘻他说道：“ 王老爷子，今日是你老华诞，杨牧特率小徒来给你老拜寿。 ”

王元通还礼道：“ 不敢当。 ” 跟着受了闵成龙半礼，便即将他扶起，眉开眼笑他说道：“ 听说镖局生意十分兴旺，韩总镖头一定是很忙的了。难得他还记得我的贱辰。总镖头可好？ ”

闵成龙道：“ 好。总镖头说你老人家是各地分局之中最最德高望重的人，对镖局更是劳苦功高。他没能亲来给你拜寿，甚为抱歉。 ”

这顶高帽奉送得极为得当，王元通不由得从心眼里笑出来，说道：“ 韩总镖头言之过甚了，他给我这老头儿脸上贴金，我可是担当不起呢。唉，我正在想—— ”

闵成龙道：“ 王老爷子可有什么言语要我转达韩总镖头。 ”

王元通道：“ 正是。想我这几十年来，主持扬州分局，也曾经历许多风险，差幸平安渡过。如今年纪已老，恐怕是难负重任了。我想请你老弟代禀总镖头，让我卸下担子，早日派个人来，接掌扬州分局。 ”

闵成龙微微一笑，说道：“ 王老爷子，你想告老归田，总镖头可是不能答应你呢。月前他就正有一大事，要我和你老人家商量。 ”

王元通瞿然一省，心道：“ 原来总镖头是另有要事，才叫闵成龙来传达命令的。我倒是一厢情愿，以为他是特地派人来给我拜寿了。 ” 当下连忙说道：“ 闵老弟，你别客气，总镖头有什么吩咐，你就对我说吧。 ”

闵成龙道：“ 总镖头正碰上一件为难之事，这个，这个—— ” 说话之时，眼角却向王元通的大弟子王丘瞟了一瞟。

王元通深于世故，立即说道：“ 王丘，你到外面招呼客人吧。 ” 遣走弟子之后，说道：“ 总镖头碰上什么为难之事，敢情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么？ ” 心想我的弟子可不能算是“ 外人 ”，怎的连他也不让知道？不知是什点机密大事？

闵成龙赔笑说道：“ 王师兄当然不是外人，但总镖头吩咐，此事只能和你老人家说的。你老可别见怪。 ” 杨牧接着说道：“ 这件事情，韩总镖头也曾和我商量，但我可不敢替他出主意。 ” 要知他也是“ 外人 ” 身份，是以必须有这一番表白，方能参与密议。

王元通笑道：“ 闵老弟，你别多心，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岂能不知轻重，你尽管说吧。 ”

闵成龙道：“ 石朝玑这个人，你老爷子想必是知道的吧？ ”

王元通怔了一怔，皱起眉头说道：“ 石朝玑？这个人以前是江湖上的独脚大盗，但听说早已做了御林军的副统领了，你提这个人干嘛？ ”

闵成龙道：“ 王老爷子，你是明白的，俗语说得好，不怕官只怕管，咱们震远镖局总局开在京城，九门提督和御林军统领是可以管咱们的，韩总镖头可不能不多少卖这姓石的一点面子。 ”

王元通道：“ 这个我当然懂得，当年我求老总镖头将我外放，为的就是

不想留在京城受这许多官儿们的闲气。但你这样说，可是这姓石的给咱们镖局出了什么难题么？”

闵成龙道：“正是。有一天这位石副统领来镖局拜访咱们的总镖头，他要总镖头帮忙他捉拿一个飞贼。”

王元通道：“飞贼？什么飞贼？镖局做的是保镖生意，可不是公差！”

闵成龙道：“对呀，咱们的总镖头也是这么说。但石朝玑说，他所说的‘帮忙’，并非是要镖局的人出手帮他缉盗，只是希望咱们不可阻挠他们办的公事。因为这个飞贼偷了成亲王的传家之宝，他责成御林军统领，非得把这飞贼缉拿归案不可。本来这种事情该属九门提督管的，但御林军统领北宫望可也不敢不答应成亲王呢。”接着笑道：“这个成亲王倒是‘行情’很光，他知道九门提督手下的能人有限，说什么也比不上御林军的高手。他本来是想请北宫望亲自出马的，北宫望不愿自贬身份，是以征得成亲王的同意，叫石朝玑专责办理此案。”

王元通道：“我不管他们官场的把戏，但石朝玑这话可是说得古怪，他们办他们的案，咱们震远镖局怎会阻挠他呢？”

闵成龙道：“是这样的，这个飞贼，他们得到了风声，据说已经逃到扬州，说不定今天会在你老的寿筵出现。”

王元通吃一惊，说道：“这飞贼是谁？”

闵成龙道：“石朝玑不肯说出来。韩总镖头猜测，他既然这样说，这个飞贼可能是你老认识的人也说不定。”

王元通道：“这件事情可是令我难为了，倘若那飞贼当真来到我家，总镖头的意思要我怎么办？”

闵成龙道：“石朝玑找了宗神龙做他的帮手，等会儿他们二人会来给你拜寿。当然拜寿为名，捕盗是实。他已经说得很清楚，只希望你不庇护他们所要捉拿的人。总镖头不敢替你拿主意，但希望你以镖局为重！”言下之意，自然是要王元通任由石朝玑所为了。

王元通眉头打结，说道：“我当然应该以镖局为重，但总镖头也应该顾全我的面子呀！”

闵成龙不敢作声，王元通说道：“今日来到我的家里给我贺寿的就是我的客人，我以主人的身份，岂能眼睁睁的看着朋友给官府捉去？”

闵成龙道：“王老爷子原来是顾虑这层。这一层韩总镖头也早已想到了。”

王元通道：“他怎么说？”

闵成龙说道：“总镖头说当然不能让你老太失面子，是以他和石朝玑商量了一个办法，到时由宗神龙出手，当作是江湖上的私人恩怨，把那飞贼赶出镖局，石朝玑方才动手。”

王元通道：“这不过掩耳盗铃而已。”

闵成龙道：“这飞贼若然当真来给你老拜寿，也不过是想托庇于你而已。未必就是你老的真正朋友。即使你认识他，一个泛泛之交，却要嫁祸给咱们镖局，他的居心先自不良。”

王元通发了一顿脾气，渐渐冷静下来，想道：“闵成龙的话也是说得不错，我若出手阻拦，得罪了御林军，震远镖局当然只能关门大吉。我如何对得住韩总镖头？唉，但我若作了官府的帮凶，虽然我不出手，我这一生挣来的一点名头也是要尽丧的了。”

杨牧赔笑说道：“这事是教王老爷子为难，我倒有个主意。”

王元通喜道：“ 杨兄见识定然胜过老朽，请指教。 ”
杨牧说道：“ 不敢。我是想王老爷子可以避免沾这浑水。 ” 王元通道：“ 今日是我做寿，如何可以避开？ ” 杨牧道：“ 官场中人就时兴‘ 避寿 ’这一套玩意，在这节骨眼上，咱们倒不妨学学。 ”
王元通皱眉道：“ 官场中人所谓‘ 避寿 ’，也不过装模作样而已，尽管事前放出声气，到时还是收寿礼、会宾客的。何况我已发出帖子，武林中人讲究的肝胆相照，岂能弄假‘ 避寿 ’，不见宾客。 ”
闵成龙说道：“ 这是叫做无可奈何、难作两全的时候，有时也只好从权了。王老爷子，你若怕到时尴尬，就只避开一时，石朝玑、宗神龙来的时候，你别出来，事情过了，你仍然可会宾客。外人决不会知道其中缘故，还以为你是避免结交官府中人，是以才要对石朝玑‘ 避席 ’呢。 ”
“ 避席 ” 与 “ 避寿 ” 不同，王元通听他们师徒这么一说，不觉有点意动，心道：“ 这倒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 方自踌躇未决，他的大弟子王丘忽地又进来了。他是在门外先叫一声师父才进来的。
杨牧师徒登时住口，王元通颇感尴尬，皱起眉头说道：“ 你进来做什么？ ”
王丘说道：“ 有两位客人求见师父。 ”
王元通道：“ 你不会替我招待么？你说我现在有客，待会儿再见他们。 ”
王丘说道：“ 不，不，这，这两位客人是一定要见你老的。 ”
王元通着了恼，大声问道：“ 这两位客人是谁？ ” 心想远处来的贵客不应该这样早就来到的吧？
王丘讷讷说道：“ 这，这是他们两人的拜贴。师父，你看！ ”
他不敢说出客人的名字，王元通老于世故，已知不是寻常客人，当下把那拜帖抽了出来，悄悄的看了一眼，连忙又再放进匣内，强笑说道：“ 原来是他们两位。 ” 尽管他掩饰得好，脸色却是禁不住变了。杨牧师徒疑心大起，杨牧老奸巨猾，怕触禁忌，不动声色。闵成龙则是忍不住问道：“ 这两位客人是谁？ ”
王元通定了定神，说道：“ 是我的两位老朋友，帮忙盐商做买卖的，大概是来和我接洽生意。 ” 言下之意，即是说这两人并非武林中人，所以也用不着告诉闵成龙他们的名字了。王元通说话之时，杨牧已悄悄向徒弟抛了一个眼色。闵成龙也是个机灵的人，登时会意，不敢再问。
王元通撒了个谎，心里有点不安！接着说道：“ 杨兄，那件事情待会儿再谈。成龙，你帮忙我外面招呼客人，倘若你说的那两个人来了，你告诉王丘。王丘，你现在出去，马上请那两位客人到我的书房。 ”
王元通吩咐完毕，端起拜匣，说道：“ 杨兄，请恕失陪。 ” 杨牧强笑道：“ 咱们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我和成龙都应该帮忙你招呼宾客的。 ” 心中则是疑云大起，暗自想道：“ 王元通把他们请入密室，看来不但是怕我们知道，也不想让其他任何宾客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
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原来一个是尉迟炯，一个是缪长风。
缪长风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他在北京闹出的事情王元通尚未知道，见了他的拜帖，倒还不致吃惊，但尉迟炯就不同了。
尉迟炯是个犯案累累天下闻名的大盗，又曾劫过了大内总管的寿礼，被列名钦犯的，王元通看见他的拜帖，可是不能不大大吃惊了。尤其是在和杨牧说过这番话之后，他禁不住要想：“ 难道他们说的那个飞贼就是尉迟炯么？ ”

“倘若他们要捉拿的当真就是尉迟炯，我怎么办呢？不错，我是不能连累镖局关门，但我更不能出卖朋友啊！”王元通不由得心头如同悬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了。

杨牧师徒随着王丘走出客厅，刚刚走到外面的院子，就听见客厅里有人大声说话。

“请两位客人稍待，家师正在有事，事情料理妥当，他自然会出来的。”

“我们是有十分要紧的事情，必须立即与尊师相会，你给我们通报吧！”

“那么两位高姓大名，最少也该让我知道吧！”

“王老镖头见了我们自会知道！”

杨牧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个客人的口音好熟，难道是他？他有这样大的胆子！”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心里又是吃惊，又是愤怒。

王丘听得师弟和客人吵闹，也是惊疑不定，心里想道：“怎的会有这等不通情理的客人，莫非是有心来挑衅的？”

刚好有个人从里面出来，是王丘的四师弟，王丘叫他过来，悄悄问道：“里面是怎么一回事？”

他师弟道：“这两个客人十分古怪，三师哥问他们的姓名，他们不肯说。要拜帖，也没有。你刚才吩咐过我们的，师父有客人在书房里，他暂时不见别的客人。所以三师兄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们进去。”

王丘说道：“好，我进去看看。你把二师哥叫来，咱们别惊动师父。”闵成龙道：“这两个客人胆敢跑来生事，王师兄，你若要动手，我助你一臂之力。”王丘道：“咱们看看再说。”

就在他们三人踏入客厅的时候，只听得一个客人说道：“好吧，你把这东西拿进去，权当拜帖。”是一个红布裹住的长形的东西。王丘的三师弟看见大师兄进来，如释重负，说道：“大师兄，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个‘拜帖’……”

王丘说道：“好，给我！”接过那东西在手中一捏，知道是一技箭，不由得变了面色，冷笑说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与此同时，杨牧和其中的一个客人，也是忽然变了面色。

原来这两个客人正是冷铁樵和孟元超。

孟元超是改容易貌了的，但他的声音杨牧还是听得出来。孟元超也做梦也想不到杨牧会在这里出现，故此饶是他如何镇定，也不由得倏然变色了。

第四十五回　大闹寿堂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陈子尤

王丘正要了开刀阶红布包裹，孟元超忽地从他的手里抢了过来，说道：“ 工兄如此多疑，那也用不着把这‘ 拜帖，呈交令师了。 ”

原来这红布包裹的是小金川义军的令箭，而且是冷铁樵和萧志远两个首领专用的一种令箭，王元通以前在四川走过镖，他一见了自会知道。

但现在杨牧就在他们的旁边，孟元超自是不能让王丘打开包裹，亮出这支令箭了。

王丘是王元通的大弟于，身手很是不弱，不料给孟元超劈手夺了他的东西，他竟然躲避不开，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气怒，冷笑说道：“ 你们是存心上门欺人的吗？ ”

冷铁樵是一个极为机警的人，初时怔了一怔，随后见孟元超和杨牧都变了面色，心知这个客人路道定然不正，便即说道：“ 王兄切莫误会，既然王兄以为这个‘ 拜帖，不够恭敬，我们另备拜帖就是。 ”

冷铁樵并没拜帖带来，既然说是“ 另备拜帖 ”，那当然是要出外购买的了。王丘心里想道：“ 他们既然自我台阶，我就让他们走吧。 ”王丘以为他们认识杨牧，震于杨牧的名头，是以知难而退的。

杨牧走了上来，说道：“ 好朋友既然来了，何必这样快走？咱们亲近亲近！ ”原来杨牧见孟元超面色有异，越发起了疑心，是以他要藉口试试孟元超的武功，他是曾经和孟元超交过手的，知道孟元超的武功路道，一试之下，就可以确切知道是否孟元超了。

冷铁樵跨上一步，伸出手去，说道：“ 好，咱们亲近亲近！ ”杨牧并没指名要和孟元超“ 亲近 ”，何况他要躲也躲不开，只好和冷铁樵握一握手。

双手相握，杨牧暗使“ 六阳金刚手 ”的掌力，存心要冷铁樵当场出丑，不料他的内力发出，竟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丝毫试不出对方深浅。

杨牧吃了一惊，连忙缩手。冷铁樵也不留难他，把手放开，哈哈一笑，说道：“ 阁下是蓟州杨武师吧？ ”

杨牧没有看出对方武功，却给冷铁樵一口道破他的身份，越发吃惊，说道：“ 不敢，阁下是谁？哎，哎，哟—— ”

冷铁樵冷笑道：“ 我是山野鄙夫，屠狗之辈，怎比得杨武师名闻天下，名字么不说也罢。 ”一面说一面盯着杨牧。只见杨牧额头的汗珠，一颗颗滴下来。原来冷铁樵刚才所发的内力乃是留有后劲的，此时方始在杨牧身上发作。

闵成龙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师父你怎么啦？ ”连忙过去扶住杨牧。哪知杨牧正在默运玄功，化解对方的内力，闵成龙的双手接触着杨牧的身体，登时一震，跌了个仰八叉！

王丘看见闵成龙吃了亏，不敢用手拉他，当下将佩剑连着鞘，递过去给闵成龙抓着，闵成龙握着剑鞘，翻起身来，向冷铁樵怒目而视。冷铁樵笑道：“ 你向我瞪眼干啥？你师父摔倒你，关我什么事？ ”

杨牧毕竟也是个内功颇有根底的人，运气三转，已是气血畅通，消除了胸中烦闷之感。为了顾全面子，他吃了这个哑亏，可还不敢发作，只能苦笑

说道：“ 真人不露相，阁下端的是好功夫。 ” 冷铁樵冷冷说道：“ 杨武师你说什么，我可不懂。我只懂杀猪屠狗。哪会什么功夫？ ” 杨牧心里暗暗咒骂，想道：“ 这厮和孟元超在一起，只怕就是正主儿了。哼，待宗神龙和石朝玑他们来了，叫你们好看！ ”

局面正在尴尬，有人报道：“ 客人到！ ” 只见一对中年男女走了进来，原来是扶桑派的石卫、桑青这对夫妇。

石卫和杨牧是曾在泰山见过面的，见他一副狼狈的样子，他的徒弟又正在向着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怒目而视，不觉甚为纳罕。上前说道：“ 杨武师，你也来啦。这里，刚才…… ” 王丘说道：“ 没什么，两位请坐。 ” 他故意冷淡孟、冷二人，希望他们二人知趣快走。

冷铁樵暗自想道：“ 杨牧此人决不会无缘无故来给王元通拜寿，只怕还有鹰爪跟来。 ” 当下站起身来，便要告辞。

不料就在他刚要告辞，门面话却还没有交代之际，又听得有人大声报道：“ 罗帮主到！ ”

冷铁樵又惊又喜，连忙把要说的话缩回去，闪过一边，只见一个粗豪的汉子大踏步走进门来，一进门就嚷道：“ 罗某给老朋友拜寿来了！嗯，王丘，你的师父呢？快请你师父出来受礼！ ”

来的这个人正是冷铁樵想要和他商量大计的海砂帮帮主罗金鳌。

王丘说道：“ 罗帮主请稍待，家师有点小事。待会儿我给你禀报。 ”

罗金鳌眉头一皱，说道：“ 不是我不懂礼数，催你师父出来见我。我也有事在身的，恐怕不能喝你师父这杯寿酒了。是什么紧要的事吗？ ”

冷铁樵本来是要走的，听得罗金鳌这么说，他可是欲走不能了。

王丘好生为难，只好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罗帮主，既然你要早走，那么请你坐一会儿，待我去禀报家师。 ” 刚刚说到这里，王丘的二师弟贺铸和四师弟邓炳联袂进来。

贺铸是个急性子的人，当他踏上台阶的时候，就向守门的仆人悄悄探问了，“ 那恶客走了没有？ ” 仆人嘘了一声，他这才会意，没问下去。

他说话虽然小声，屋子里的几个人可都是有高深武功的人，全听见了。

罗金鳌好生奇怪，心里想道：“ 这恶客该不会是指我吧？ ” 目光自自然然的就向着杨牧师徒望去，心道：“ 看他眼神，这中年人的内功似乎不错，难道是他？ ”

王丘说道：“ 两位师弟来得正好，给我陪陪客人，嗯，罗帮主，这位是蓟州的杨武师，这位闵大哥是我们镖局的同事，也是杨武师的高足。 ” 他只是介绍杨牧师徒，故意把冷、孟二人冷落，暗示“ 恶客 ” 就是他们。

罗金鳌心里想道：“ 杨牧师徒是他们镖局的自己人，当然不会是恶客了。”

杨牧说道：“ 罗帮主，幸会，幸会！ ” 罗金鳌说道：“ 杨武师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了。 ” 两人握手为礼，罗金鳌登时发觉，说道：“ 杨兄可是刚刚和人较量了一场内功？ ” 心里颇为奇怪：“ 杨牧是金刚六阳手的衣钵传人，内功造诣不弱，什么人令他吃了大亏。 ”

杨牧苦笑道：“ 谈不上是什么较量，只是这位朋友刚才和我印证了一下武功。 ”

罗金鳌眼光移到冷铁樵和孟元超身上，说道：“ 哦，这两位朋友是—— ”

王丘说道：“ 这两位朋友是真人不露相，他们已经来了半个时辰，定然要见家师，可是姓名却还不肯赐告。 ”

罗金鳌说道：“ 哦，原来是两位高人，恕我不知自量，罗某倒是要高攀高攀了。朋友，咱们亲近亲近！ ”

冷铁樵哈哈一笑，说道：“ 罗帮主，你不认识我了？ ”

冷铁樵改容易貌，声音可是没改，不过隔别多年，罗金鳌却也一时想不起来，只觉得这人的声音似曾相识。当下仍然伸出手去，随口说道：“ 是的？请恕罗某眼拙，可是认不得阁下，咱们在哪里见过面的？ ”

冷铁樵伸手与他一握，默运玄功，化解了他的内力，却不不反击，罗金鳌大惊说道：“ 你，你是—— ”

冷铁樵笑道：“ 二十年前，小弟曾在合江和罗帮主见过一面。不过当时有七八个人之多，事隔多年，也难怪罗帮主记不起来二十年前，罗金鳌初初出道，在合江遭遇七个强敌围攻，正是冷铁樵救了他的性命。冷铁樵这么一说，他当然明白了。

罗金鳌又惊又喜，心里想道：“ 他是小金川的义军首领，却为何到这里来？但我可不能在这里认他。 ”

杨牧走过来道：“ 原来两位是老朋友。 ”

罗金鳌道：“ 是呀，我也想不到在这里碰上老朋友的。张大哥，你是特地来给王老镖头拜寿的吗？既是要来扬州，怎的不事先有个信儿。 ” 罗金鳌粗中有细，信口给冷铁樵捏造了一个假姓，要知姓冷的人很少，冷铁樵的武功又这样好，倘若叫他一声 “ 冷大哥 ” 的话，只怕杨牧马上就会猜想得到是谁了。

王丘大为尴尬，说道：“ 两位是老朋友，那更好了。张先生，你也用不着备办什么拜帖啦，我给你通报家师就是。 ”

王丘一走，罗金鳌就道：“ 张大哥，我可不知你和王老镖头有交情呢，可惜我却是不能陪你喝他的寿酒了。 ”

冷铁樵登时会意笑道：“ 我只是慕名而来，其实我哪里高攀得起王老镖头，刚才他们还不肯给我通报呢。 ”

王丘的二师弟贺铸连忙说道：“ 这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张先生可别见怪。” 心想：“ 这客人可是有点邪门，偏偏他又是罗金鳌的朋友，哼，待师父出来，他是什么路道，自然就会知道。 ”

冷铁樵道：“ 你们不怪责我这 ‘ 恶客 ’，我已经是领了你们的情了。令师有事，我慕名而来，到了府上，也算是表了一点心意，用不着再麻烦令师接见了，告辞！ ”

贺铸心里想道：“ 这恶客走了也好。 ” 当下假惺惺的挽留两句，便即站起送行。 ”

哪知罗金鳌跟着也说道：“ 贺老弟，我也要走啦，令师跟前，请你代为告罪。 ”

贺铸吃了一惊，说道：“ 王师兄已经禀告家师了，罗帮主，你事情再忙，也不在乎多留一回儿吧。 ”

罗金鳌笑道：“ 我明天还会再来的，今天我得先陪陪老朋友啦。 ”

罗金鳌和冷、孟二人一同走出去，贺铸不敢拦阻，但杨牧却是疑心大起了。

杨牧心里想道：“ 这两个客人之中，有一个是孟元超，决计无疑的了。为什么罗金鳌一见他们，马上就要和他们离开？其中定有蹊跷！ ” 疑心一起，连忙追赶出去，叫道：“ 两位慢走！ ”

冷铁樵还未曾跨出门槛，回头冷冷说道：“杨武师是不是还要和我印证印证武功？”

杨牧红了脸说道：“两位这么一走，王老镖头只怕要怪责杨某得罪了他的客人。”

罗金鳌哼了一声，说道：“杨武师，我说句公道话，这倒是你的多心了。这两位朋友是我请他们走，与你并不相干！”

说话之际，罗金鳌、孟元超、冷铁樵三人业已步出客厅，杨牧仍然跟在后面。就在此际，刚好又有两个客人进来。走在前面的那个老者见这情形，心知有异，便即说道：“杨武师，你不是和我约好来给王老镖头拜寿的么，怎的这么快就要走了？”

杨牧一见这两个人，当真是如同喜从天降，连忙说道：“我是代主人留客，这几位好朋友执意要走，我恐怕在王老镖头面前难以交代。”

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史公祠匆忙赶来的石朝玑和宗神龙。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王元通的大弟子王丘从后院匆匆忙忙的跑出来，嚷道：“罗帮主，家师命我向你赔罪，请你无论如何稍留片刻，他马上就出来了！”

石朝玑道：“哦，这位是——”

王丘此时方才看清楚了新来的两位客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道：“怎的御林军的副统领也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说道：“石大人光临，请恕失迎。这位是海砂帮的罗帮主。罗帮主，这位是御林军的石大人。”

石朝玑可还未曾看出孟元超和冷铁樵，只道他们是海砂帮的头目。心里想道：“杨牧接连向我抛眼色，想必这罗金鳌定然有些什么古怪，要我帮他截下。”于是哈哈一笑，说道：“久仰帮主大名，难得在这里碰头。主人要留佳客，我也盼望能够和罗帮主结交结交。”

宗神龙和罗金鳌以前是曾经见过一面的，接着说道：“罗帮主，难得在这里相聚，你怎么可以就走？来，来，来，咱们里面谈谈。”口中说话，手上已是使出擒拿手法，把罗金鳌一把拉住。但在旁人看来，倒像是好朋友的亲热动作。

宗神龙的内功是阴柔一路，罗金鳌运劲一挣，似是被一团棉花裹住似的，竟然挣脱不开。

杨牧道：“这位大哥是罗帮主的好朋友。这位朋友的高姓大名我可还没领教。”孟元超淡淡说道：“草野小民，不敢高攀贵人。”这次他把声音也都变了。石朝玑一时间还未能看出他是谁，杨牧则是越发疑心了。

石朝玑哈哈笑道：“既然都是好朋友，咱们一同进去吧。石某最喜结交朋友，这位老哥，你可别说这样的话。”

孟元超闪开一步，石朝玑本来要和他拉一拉手，试试他的武功的，这么一来，倒弄得石朝玑甚是尴尬了。心里暗暗骂了一声“不识抬举！”但却想道：“这两个人大概只是海砂帮的小头目，上不得台盘。只要他们不跑，那也用不着试他了。”

原来孟元超因为自己和石朝玑、杨牧、宗神龙这三个人都曾经交过手，大事要紧，他可是不能“露底”的。既然走不成，也就只好自己进去了。

冷铁樵心里想道：“我可不能让罗金鳌吃亏。”当下走快两步，说道：“主人殷勤留客，咱们只好见到了主人再走吧。”说话之际，握着罗金鳌的左手，罗金鳌的右面是宗神龙，左面是冷铁樵，三个人一同步入客厅。

宗神龙本来是握着罗金鳌的右手的，陡然间只觉一股极其刚猛的力道涌来，他的内功是阴柔一路，虽说柔能克刚，但也得看双方功力如何。宗神龙与冷铁樵功力不相上下，加上了罗金鳌的内力，他自是相形见绌了。这霎那间，宗神龙虎口陡然发热，不由自己的只好松开了手。原来冷铁樵施展的正是上乘武学中的“ 隔山打牛 ”的功夫。

其实罗金鳌虽然受了宗神龙的挟持，宗神龙可还不敢伤他的。冷铁樵怕他吃亏，这手功夫一露，迫开了宗神龙，他自己可也露了“ 馅 ”了。宗、石二人虽未知道他的身份，却已知道了他的武功。

宗神龙暗暗吃惊，心里想道：“ 这人的武功比罗金鳌高明得多，他是谁呢？ ”石朝现心思更细，想道：“ 此人一定不是小头目了，怪不得杨牧郑重其事的要我留下他们。哼，莫非他就是今日的正点儿？ ”

一行人进入客厅，石卫夫妻看见宗神龙和石朝玑结伴同来，不由得变了面色，特地不理睬他。宗神龙却不知趣，上前说道：“ 林无双这丫头呢？扶桑派只你们来么？ ”

石卫冷冷说道：“ 扶桑派的事情，用不着外人多管。你是什么人，胆敢对我们的掌门人出言不逊！ ”

宗神龙怒道：“ 扶桑七子，以我为长，你们目无尊长，该当何罪！ ”

石卫冷笑道：“ 你是那一门的尊长，扶桑派可没有阁下这号人物！ ”

王门弟子王丘、贺铸等人连忙上前劝架：“ 请三位给家师一点面子！ ”

石朝玑忽地打了个哈哈，说道：‘ 对，咱们是来给王老镖头拜寿的，贵派门户之事，慢慢料理不迟。是非自有公论，总会理出一个‘ 公道 ’来的。 ”

藉辞清理门户，除掉石卫夫妻，这本是宗神龙和牟宗涛的协议之一，得到石朝玑同意的，石朝玑忽然改了口风，宗神龙不禁好生纳罕。

原来石朝玑打的是另一个算盘，他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查明真相，这就是要弄清楚冷铁樵的身份，因为他已经开始怀疑冷铁樵就是“ 钦犯 ”了。

还有一层，宗神龙被逐出扶桑派，乃是牟宗涛主持其事的，要牟宗涛来到，推翻前议，宗神龙才可以更加“ 理直气壮 ”，但牟宗涛却还没有来到。石朝玑说的“ 是非自有公论 ”，所谓“ 公论 ”，就是要待牟宗涛维护他。

宗神龙怔了一怔之后，随即也懂得了石朝玑的暗示，哼了一声说道 :“ 看在石大人和主人家的份上，我暂且不和你们计较。 ”

桑青笑道 :“ 我听了半天，只有这句话他说得对。大哥，你说是不是？ ”

桑青是石卫的妻子，孟元超等人颇为诧异 :“ 怎的她却帮宗神龙说话？ ”

桑青不待丈夫说话，自问自答的又再说道 :“ 扶桑派早已清理过门户了。趋炎附势的小人，咱们本来就不值得和他计较。大哥，你说是吗？ ”石卫哈哈笑道：“ 对，还是你说得有理。 ”

两夫妻一唱一和，把宗神龙气得七窍生烟，可也不便马上发作，心里想道：“ 待牟宗涛来了，叫你们知道我的手段！ ”

石朝玑特地坐在冷铁樵的旁边，和他搭讪。冷铁樵知道他已经起了疑心，可也不便和他翻脸。正在感到应付为难，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 诸位贵客光临，请恕小老儿有失迎过。 ”原来是寿星公王元通出来了。

王元通在密室里和尉迟炯、缪长风详谈之后，已经知道石朝玑、宗神龙等人要来他家里捉拿“ 钦犯 ”，但却还不知道这个“ 钦犯 ”是谁。王元通惊疑不己，暗自思量：“ 韩总镖头是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呢？还是给石朝玑所

骗，以为他们当真只是捉拿‘飞贼’呢？”他可还没想到，这根本是杨牧师徒的谎话，假传总镖头的命令的。

正在他惊疑不已的时候，就听得石朝玑、宗神龙和桑青等人在外面吵闹的声音了。

尉迟炯勃然变色，说道：“石朝玑这小子倒是来得快呀！”

王元通连忙说道：“两位千万不要出去，由我应付。”心里想道：“若是他们硬要进来搜查，说不得我也只好不顾总镖头之命，豁出去和他们硬拼了！”

杨牧看见只是王元通单独出来，心里不觉又多一重疑云，干笑道：“王老爷子，你的面子可真不小呢，你瞧京师里的石大人，扶桑派的宗老前辈，海砂帮的罗帮主全都来给你老拜寿来了，对啦，你不是还有两位贵客吗，怎的不请他们出来和大家一同见面？”

王元通作了一个罗圈揖，连声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接着笑道：“那两位朋友是生意人，不惯和咱们武林人物打交道，他们谈完了生意，已经走了。”

杨牧说道：“是吧？这可真是遗憾了。”接着指一指孟元超和冷铁樵说道：“这两位朋友你老未曾见过面的吧？他们就是刚才急于求见你老的客人，说来也是真巧，原来他们是罗帮主的旧相识。”说话之际，抛了一个眼色，暗示“飞贼”可能就是他们。

冷铁樵忽地走上前去，施了一礼，说道：“王大叔，你还记得我么？”

王元通怔了一怔，说道：“恕我眼拙，老哥是——”

冷铁樵笑道：“王大叔，我就是你的邻居那个小柱子，小时候，你还曾经抱过我呢！”

王元通何等老练，一听之下，便知此人冒认乡亲，定有因由，哈哈笑道：“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小时候老是挂着两筒鼻涕，顽皮得很，也不知给我骂过多少次。想不到你这么高大了。”

冷铁樵笑道：“你老离家到京城当镖师，也已经有三十多年啦！”

杨牧冷冷说道：“张大哥，你刚才不是说和王老爷子没甚交情，只是慕名而来，给他拜寿的吗？”

冷铁樵说道：“是不错呀。王大叔在家乡的时候。我只是个小孩子，怎谈得上‘交情，二字？说老实话，我这穷小子来攀认乡亲，也不知道王大叔还认不认得我呢，又何须向你细道其详？”

王元通笑道：“小柱子，你这话可说错了。我能够见到同乡，心里正是高兴不过，何况你我还是邻居。怎能说是没有交情？嗯，这些年来，大概你是到处跑吧？乡音都有些变了。”

其实冷铁樵是四川人，王元通是山东人，两人的“乡音”相去甚远。王元通老于世故，心思细密，是以特地找个理由为他掩饰。石朝玑果然惊疑不定，不知是真是假。

王元通说道：“这位朋友好生面善，他是——”他是面向着孟元超，向冷铁樵发问的。

冷铁樵听出他的用意，心里暗自笑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孟元超也拉来冒充他的乡亲。”便即笑道：“王大叔，这次你老可没眼花了，不错，他是熟人。你老想起来了么，他就是邻村的小元子呀！”

王元通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小元子，你的大婶昨天还和我提起你呢。”

接着说道："拙荆和他同一条村子，说起来似乎还沾一点亲。"
罗金鳌接着笑道："原来你们都是乡亲，这可真是巧极了。"
孟元超道："大婶好吗？我想进去给她叩个头。"冷铁樵道："不错，我也应该去给她老人家请个安。"
王元通道："这可不敢当。不过大婶是很惦记你们，见了你们一定十分高兴。我就和你们进去吧，磕头则可免了。"
杨牧情知其中定有蹊跷，情急之下，说道："王老镖头，石大人他们可是老远的赶来给你拜寿的呀！"
王元佛佛然不悦，说道："石大人给我天大的面子，王某一介布衣，岂能不识抬举？不过容许我暂且告退片刻，再陪贵客如何？"
罗金鳌忽地笑道："王大哥，咱们忝属通家之好，恰巧他们又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正想拜见大嫂，我和他们进去行了。你是今天的寿星公，客人就要陆续来的，我们可不敢，也不该麻烦你啊！"
王元通立即省悟，笑道："对，对，对，这正是两全其美，免得老朽对客人失礼。好，那么这两位朋友就交给你招呼啦！"
此时石朝玑也觉得不对了。但王元通是请小辈乡亲入内堂和妻子相见，他可是不能跑着进去，也不能拦阻的。
杨牧忽地叫道："且慢！"
王元通吃了一惊，说道："杨武师有何指教？"心想："难道他们师徒还是要把韩总镖头抬出来压我。"
杨牧说道："王老爷子，你只怕是上了人家的当了？"
王元通道："我上了什么当？"
杨牧道："请问你老爷子仙乡何处？"
王元通道："敝乡山东蓬莱，怎么样？"
杨牧冷冷说道："苏州的三河县，和山东的蓬莱县，相去可是不止千里啊！"
王元通暗暗吃惊，"哼"了一声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牧说道："他就是原籍三河、近年来在小金川闯出万儿的孟元超！"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石朝玑霍的站了起来，喝道："孟元超你好大胆，你在小金川造反也还罢了，竟敢跑到这里冒充王老镖头的乡亲！"
王元通暗暗叫苦："原来钦犯是他！"心里想道："听石朝玑的口气，倒有把我开脱之意。但这孟元超乃是义军中的重要人物，我可怎能任凭他们捉去？"
孟元超淡淡说道："你认错人了吧？"
石卫站起来说道："孟元超我是见过面的，这人并不是孟元超！"
王元通看见有人帮腔，胆气复壮，说道："对啦，我看他分明是小元子嘛，怎会变成什么孟元超了？杨武师，你认错人不打紧，小老儿可担当不起窝藏重犯的罪名。"
石朝玑此时也隐约看出是孟元超了，说道："王老镖头，这件事和你可并不相干，邻村那个小元子和你分别三十年，你认错人也是有的。我们怎能怪你？但这姓孟的冒充你的乡亲，却是居心不良，有意来害你了。"这番话说得又圆滑，又厉害，等于是向王元通警告，这件事你若袖手不理，我们就可让你免受牵连。
杨牧说道："王老爷子，他确实是孟元超。他是伙同了朋友来骗你的！"

这话把罗金鳌和冷铁樵都牵连在内，孟元超的“小元子”既然是假，冷铁樵的“小柱子”也当然是假了。”

王元通还想尽力挽回，说道：“石大侠，你是什么时候见过孟元超的？”

石卫说道：“三月之前，泰山会上！”

王元通说道：“三个月前见过的人该不会认错吧？杨武师，你又怎么知道他是孟元超？”

杨牧狠狠的咬一咬牙，说道：“孟元超与我有夺妻之仇，劫子之恨，他烧成了灰，我也认得！”

“孟元超，你是好汉子大丈夫就别抵赖！”

杨牧咄咄迫人，孟元超情知自己若然承认，必然坏了大事，但却也是不能不承认的了。当下冷冷说道：“哦，原来你和孟元超有这么大的仇恨！好，那么我先问你，我倘若是孟元超，你想怎样？”

杨牧说道：“这是咱们两人之间的仇冤，和王老镖头并不相干！”

他之所以强调私人的仇怨，一来是要撇开王元通，二来也是不想牵连上石朝玑的关系。因为他还是要在侠义道中混的，石朝玑捉拿“反贼”是一回事，他杨牧要向孟元超报仇又是另一回事。两件事情若混在一起。他如何还能在侠义道中混下去？而石朝玑的用意也正是要他缠上孟元超，好让自己和宗神龙去对付可能是“正点儿”的冷铁樵。只须缠上一会，纵然杨牧不是孟元超的对手，在杨牧落败之后，石朝玑再行出手，那也就与杨牧无关了。

果然杨牧这边一发难，宗神龙就抢上前去，堵住了走向后堂的通路，说道：“王老镖头量大，给人骗了也不计较，我这个客人可看不过眼，非得管管闲事不可！”

石朝玑接着说道：“对，杨武师报仇，咱们不便越俎代庖，和孟元超串同行骗的歹徒，咱们可是应该为主人家效劳，决不能将他们轻易放过了！”

王元通忙道：“他是小元子还是孟元超，现在可还没有弄清楚呀。”

此时关键已在孟元超身上，孟元超能够掩饰过去，冷铁樵“小柱子”的身份就可当真。否则的话，那就难免大家一同被揭穿了。

在孟元超的心里，却正是要迫出杨牧刚才那两句话的。他心里想道：“看来是难以掩饰的了，既然可以不用连累王老镖头，我又何妨挺身而出！”

正当孟元超要直认不讳的时候，忽地听得一个人说道：“谁要找孟元超？”

王元通大喜过望，原来这人正是武林中人数一数二的高手金逐流。

王元通大喜，石朝玑等人可是大大吃惊了。

杨牧冷冷说道：“金大侠，你来得正好，我请你主持公道。孟元超与我有夺妻之仇，劫子之恨，我找他报仇，不算错吧？”

金逐流笑道，“你们谁是谁非，我暂且不管，不过杨武师，你可是找错人了。”

杨牧说道：“这个人正是孟元超假扮的，要识破他也并不难话犹未了，只听得金逐流已是笑道：“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只见一个剑眉虎目的汉子大踏步走进来，朗声说道：“孟元超在这儿！”

杨牧大吃一惊，睁大了眼睛，心里想道：“难道是我当真认错人了，这两个人，谁才是真的孟元超呢？”站在他面前这个汉子，不但相貌和他曾经见过的孟元超一模一样，说话的声音也是相同。

这个“孟元超”双眼一翻，冷冷说道：“杨武师，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么！”

杨牧苦笑道：“ 金大侠，你是一直和他在一起的么？ ”
金逐流道：“ 你这一问，可是问得不清不楚。什么叫做‘ 一直 ’？一年之前，十年之前，我当然不会是和他同在一起。 ”
杨牧道：“ 我说的是今天的事情了。 ”
金逐流哈哈一笑，说道：“ 这就问得对了，不错，我今天是和他一同来给王老镖头拜寿。不但有他，还有好多位朋友呢。 ”
金逐流这么一说，谁人还敢再有疑心？王元通哈哈笑道：“ 这么说，我这两个乡亲也不是假冒的了。罗帮主，还是麻烦你陪他们进去吧。 ”
就在王元通说话之际，又有一班人走了进来，这些人是陈光世、宋腾霄、吕思美和林无双。
原来金逐流找不着林无双，心里已是隐隐起疑，猜想到了可能是上了牟宗涛的当。于是立即赶回史公祠，刚好陈光世等人正在离开。金逐流这才见着了林无双，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至于这个假扮孟元超的人，则是他们在途中遇上的。这个人是最擅于假扮别人的李麻子。他不但擅于改容易扮，而且模仿别人的口音，也是维妙维肖。
他是和好友快活张一同来的。扬州多的是豪商巨贾，快活张是想和他来扬州做一两宗大“ 生意 ”的。
金逐流从林无双的口中，已经知道冷铁樵和孟元超到了王家了，深怕他们遇险，正苦于没有妙策对付。路上碰上了李麻子与快活张，他灵机一动，便叫李麻子扮作孟元超和他一同去。快活张则独自行动，没有跟来。无巧不巧，他们来的可正是时候，给假孟元超派上了用场。
石朝玑看见这许多人进来，而这些人又都是金逐流的朋友，他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了。这些人中，宋腾霄也是朝廷所要捉拿的“ 反贼 ”，但有金逐流在此，石朝玑纵有天大的胆子，也是不敢轻举妄动了。只好眼睁睁的看看罗金鳌和王元通那两个“ 乡亲 ”走入内堂。
杨牧还想挽回败局，说道：“ 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金大侠，我知道孟元超是你的朋友—— ”
金逐流缓缓说道：“ 好，我给你们主持公道！ ”
杨牧暗暗吃惊，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金大侠肯给我们主持公道，那自是最好不过。嘿嘿，孟元超他拐骗了我的妻子，总不能说他对吧 ”
李麻子扮的假孟元超冷笑道：“ 谁知道你们夫妻因何反目，与我何干？至于你的儿子嘛，我倒是知道的，他是给滇南双煞收了做徒弟，你有本领，向滇南双煞讨去，怎可把这笔帐也算在我的头上。 ”
王元通道：“ 你们先别争吵，听金大侠说嘛！ ”
金逐流缓缓说道：“ 常言道得好，清宫难断家务事。我只能按照江湖规矩办事。杨武师，你是定要向孟元超报仇的了，是不是？ ”
杨牧说道：“ 不错。 ”
金逐流说道：“ 今天是王老镖头的寿辰，宾客盈堂，你们可不能在这里打架。既然你们不愿调解，那么就由你杨武师定出一个日期，指定地点，我担保孟元超必定如期赴约。 ”
杨牧听说要和孟元超约期比武，心里却是不禁大为惊恐了。要知金逐流未来之前，他在这里和孟元超动手还有所恃，若是另约日期，由他和孟元超单打独斗，他定然必败无疑，焉能有这勇气？

金逐流继续说道：“到时我作你们的公证，孟元超虽然是我的朋友，我决不会偏袒他。但若有旁人插手，那我可就不能不管了。”这话自然是说给石朝玑、宗神龙听的。两人听了，做声不得，暗暗叫苦。

金逐流顿了一顿，接着说道：“怎么样，杨武师，你想好了日期没有？”

杨牧面上一阵青、一阵红，说道：“这个、这个……”

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什么这个那个，杨牧，你别给我丢人现世了！”

王元通“啊呀”一声，叫道：“齐老前辈，你也来了，真是太给我增光啦！”原来来的正是杨牧的长辈姻亲，“四海神龙”齐建业。

杨牧又喜又惊，喜的是多了一个自己人，惊的是齐建业一进门来就责备他，只怕自己想要把他倚作“靠山”，他却未必会给自己撑腰。

果然齐建业跟着便道：“你在这里胡闹什么，是不是要向孟元超报仇？”

杨牧说道：“姻伯，孟元超拐骗我的妻子，你是知道的。”

金逐流说道：“齐老前辈，贵亲的家务事我断不了，只能按照江湖规矩，任由他们约期比武。”

齐建业道：“好，他这家务事我来断！”

齐建业是杨牧的长辈姻亲，他出头来管杨家之事，自是名正言顺，众人都无话说。石朝玑听他语气，已知不妙，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这老头儿该不至于胳膊向外弯吧？”

只听得齐建业缓缓说道：“云紫萝有无闺门失德之事，过去我只是凭你一面之辞，实未深知，但即使有吧，如今也是与你无关的了！”

金逐流和假扮孟元超的李麻子不知其中究竟，不觉都是一怔。杨牧这边的石朝玑和他的徒弟闵成龙默不作声，宗神龙则沉不住气说道：“齐老先生，你这话有点欠思量了吧？败坏门风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和丈夫无关，那又和谁有关？”

齐建业面色一沉，说道：“杨牧父亲去世的时候曾托我管教他的儿子的，我管杨家的家事，用不着外人多嘴！”

宗神龙碰了一鼻子灰，面目无光，讪讪说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好，我倒要听你老先生怎么说？”

齐建业正眼也不瞧他，迳自往下说道：“云紫萝早已不是你的妻子了，你写了休书给她，这休书正是我给你起草的，休书写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即使她当真嫁了姓孟的，你也管不着！怎能纠缠不清，一再胡闹。”

杨牧涨红了脸，说道：“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齐建业大声说道：“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你自己把休书给了云紫萝，如今又来后悔徒教别人笑话！”

孟元超在里面听见齐建业这样说，不觉又惊又喜：“这老头儿忽然变得如此通情达理，倒是料想不到。”

“真是料想不到，我只道他可以来给杨牧撑腰，谁知他竟然当真胳膊向外弯了。”石朝玑可是暗暗叫苦了。

那知还有令他更难堪的事情，只听得齐建业接着说道：“杨牧，我是你的长辈才来说你，你自身不正，却要冒充正人君子，这不太可笑了么？”

杨牧心中有鬼，又惊又气可又不敢和齐建业辩驳，只能讷讷说道：“姻伯，我，我做错了什么事了，你，你这样说我！”

齐建业哼了一声说道：“你近来和些什么人交游？你不学好，专爱结交

武林败类，你当，我不知道么？”

“武林败类”显然是把石朝玑和宗神龙都骂在里面了，两人不禁面色大变。

原来齐建业正是因为知道杨牧和石朝玑等人在一起，才特地赶到扬州，要把他押回家里看管的。

第四十六回　分道扬镳

韶华争肯偎人住？已是滔滔去。西风无赖过江来，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秋声带叶萧萧落，莫响城头角。浮云遮月不分明，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

——董士锡

杨牧给他一顿责骂，面子虽是难堪，心头却放下一块大石，想道：“还好，他只是责备我交游不当，并未知道我早已投靠了北宫望这件事情。”

齐建业接着说道：“杨牧，你若还知道自爱，马上跟我回家。否则我也不理你的死活了！”

杨牧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垂头丧气低声说道：“小侄听老伯吩咐。”

王元通道：“齐老前辈，你不喝杯酒再走？”

齐建业道：“杨牧在你这里惹事生非，我实在过意不去，也没面子在这里待下去啦，改天我再来给你赔罪。”气呼呼的拉着杨牧就走了。

金逐流哈哈笑道：“这老头儿正直无私，倒是令人佩服。王老爷子，如今没有我的事情啦，我和你喝酒！”

石朝玑、宗神龙给冷落在一边，尴尬之极，石朝玑心里想道：“金逐流和林无双都在这里，牟宗涛不来还好，来了只有更糟。王元通这老头儿又明显是站在他们这边，今日是决计不能硬来的了，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在杨牧走了之后，他们两人便也跟着告辞。

一场风波，归于平静。林无双等人上前和王元通重新见过。王元通笑道：“贤侄女，你长得这么高了。上次我在你家，你还是个蹦蹦跳的小姑娘呢。你还记得么？”林无双笑道：“记得，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王元通道：“听说你已经做了扶桑派的掌门，当真是可喜可贺。刚才我还以为贵派有石大侠伉俪来了，你不会来呢。”

金逐流笑道：“这屋子里都是自己人，我也不妨说实话。你可知道林姑娘因何而来吗？”

林无双面上一红，说道：“金大哥说笑话了。王伯伯是我爹的老朋友，我当然是来给王伯伯拜寿的呀！”

金逐流笑道：“不错，你一来是给王伯伯拜寿，二来也是为了找个人来的。”

王元通怔了一怔，说道：“无双，你找谁呀？”

李麻子哈哈笑道：“该用不着我再假冒了吧。如今该把真的孟元超请出来啦！”

王元通这才知道林无双找的是孟元超，说道：“你们暂且再等一会。”吩咐大弟子王丘道：“有客人来到，你在镖局招待他们。”王家住宅是和镖局连一起的，外面是镖局，内进是住家。平日普通客人来到，多在镖局见客。王元通恐怕出事，特地郑重的再叮嘱一遍。好让弟子明白，即使有石朝玑之类特别的“贵客”来到，也只能在外面的客厅招待。

且说罗金鳌和孟、冷二人进入内宅，罗金鳌是王家熟人，找着了一个老仆人便说道：“借你家主人的客房给我一用。”那老仆人道：“已经有两个客人在那里了。恐怕不大方便。”罗金鳌道：“好，那就借你的房间给我们说话。”

这仆人甚为纳罕，不过他毕竟是跟王元通在镖局混了几十年的人，阅历极深，情知其中定有原因，也就没有多问了。

冷铁樵要和罗金鳌商量的乃是有关身家性命的机密之事，罗金鳌能否答应，他亦是并无把握。孟元超与罗金鳌今日才第一次见面，这种机密之事，有一个新相识的第三者在场，只怕罗金鳌有所顾忌。冷铁樵想到这层，悄悄的向孟元超递了一个眼色。孟元超何等聪明，立即会意，说道：“ 大哥，我给你把风。 ”

那老仆人和孟元超走出院子，小声说道：“ 大爷，你请放心，我这房间不会有人进来的。我出去关上角道的角门，那就更可无忧了。 ”

此时石朝玑和宗神龙正在外间向王元通相继告辞，孟元超凝神静听，隐隐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心中又少了一层顾虑，想道：“ 有金大侠和王老镖头在外面，料想决不至于有什么客人，未曾得到主人的允许，便敢闯进内宅。但只不知原先就在这里的两个客人是谁？ ”

心念未已，甬道旁边一间厢房忽然打开房门，有一个人走出来，走到孟元超身边，突然一把拉住了他。孟元超早已警觉，但凭着他的一身武功，竟然仍是躲避不开！

孟元超大吃一惊，正要运用，“ 金蝉脱壳 ”的近身搏斗招数，挣脱那人掌握，那人已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元超，是我！ ”一把就将他拉进房间去了。

孟元超又惊又喜，说道：“ 你，你是——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 孟老弟，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么？你瞧还有你的一个好朋友也在这里呢！ ”

孟元超这一下当真是有如喜同天降，笑道：“ 尉迟大哥，我已经疑心是你，只是还不相信你会忽然在这里出现。缪大哥，你怎的也会和尉迟大哥同在一起？ ”

缪长风道：“ 你坐下来。慢慢再说，先告诉我，你又是怎么来的？ ”

孟元超道：“ 我是和冷大哥一同来的，他有一件大事，此刻正在和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密谈。 ”

尉迟炯大喜道：“ 是冷铁樵么？ ”孟元超道：“ 不错。 ”尉迟炯笑道：“ 原来钦犯是他。 ”

孟元超道：“ 此事说来话长。 ”尉迟炯忽地向他摇了摇手，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孟元超怔了一怔，说道：“ 尉迟大哥，你有什么要说么？ ”

尉迟炯笑道：“ 冷铁樵和罗金鳌商量的既是机密大事，你也不必告诉我了。不过，你恐怕不仅是和他一起来的吧？ ”此时林无双正在外面说话，孟元超亦已听见了。

孟元超道：“ 不错，我是和林姑娘一道来的，来到扬州，才碰上了冷大哥。 ”

尉迟炯道：“ 孟兄弟，我是个爽直的人，有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说。 ”

孟元超不觉又是一怔，说道：“ 大哥，你有话请说。 ”

尉迟炯笑道：“ 我和无双的爹乃是至交好友，她是我的侄女儿，你是我的兄弟，你可不能对不起我的世侄女。 ”

孟元超面上一红，说道：“ 大哥，你有点误会了。我和无双也是结拜兄妹。 ”

尉迟炯哈哈笑道：“ 这么说来，你不是要比我矮一辈了？ ”孟元超笑道：“ 尉迟大哥，你本来是武林前辈，其实我是应该——“ 尉迟炯笑道：“ 咱们各交各的，我和你说的笑话，你怎么当真了？ ”

忽地面色一端，尉迟炯接着却又说道：“孟老弟，我虽然是个莽汉，可比你多懂得一点女孩儿的心事。无双是真心喜欢你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说的可不是笑话！”

孟元超心中苦笑：“我怎会看不出来，唉，但你却怎知我的苦衷？”

尉迟炯道：“咦，你怎么不说话？你不喜欢无双？”

孟元超道：“我是把她当作妹妹的，怎会不喜欢她？但我现在正要赶回小金川去，咱们谈些别的正经事情好不好？”

尉迟炯笑道：“男婚女嫁，这也正是正经事情呀！不过你也说得对，先公后私，你们的事情既是言之尚早，那就以后再谈吧。对啦，王老镖头还未知道杨牧师徒早已变节，闵成龙假传韩总镖头的命令，他也相信了，咱们待会儿可得告诉他。”

一直没有说话的缪长风这才说道：“杨牧还居然有脸跑来这里找你胡闹，诬蔑紫萝，真是无耻之极！”

尉迟炯道：“杨牧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造你的那些谣言，我一点都不相信！”

尉迟炯这么一说，孟元超倒是不好意思和他谈及自己和云紫萝的事情了。

缪长风叹口气，说道：“紫萝也是命苦，嫁个这样的丈夫，离异了也还给他纠缠不清！”

孟元超心中一动，说道：“缪兄，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缪长风道：“孟兄何用如此客气，请说吧。”

孟元超道：“我可先得问一问你，你有没有别的紧要事情？”

缪长风笑道：“我是闲云野鹤之身，你有什么事情，尽管交付给我。”

孟元超道：“紫萝和她的姨妈如今已是搬到了北芒山一位姓刘的武林前辈家里，你可不可以去看一看她？”

缪长风怔了一怔，道：“啊，这个——”神色显得有点踌躇。

孟元超道：“是这样的，紫萝月前产下一子，身子虚弱，我怕鹰爪找她麻烦。她之所以搬到北芒山，就是为了躲避鹰爪的。那地方虽然隐秘，但万一有甚意外，却也不可不防。”当下把云紫萝临盆那日所遭遇的险事告诉缪长风，最后说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紫萝的好朋友，我要赶回小金川，照料她的事情，只能拜托你了。”

缪长风深感义不容辞，慨然说道：“好吧，那么待我和王老镖头拜寿之后，到北芒山去就是。”心中暗自思量：“尉迟炯极力要撮合他与无双，莫非他也有了几分心意？唉，但他却哪里知道，我和紫萝的友谊早已超乎男女之情，我以前纵然有这非份之念，也早已烟消云散了。”

尉迟炯笑道：“对，这样安排最是妥当不过。元超，你可以安心和无双往小金川了。”

孟元超知他误会了自己的用意，却苦于无法辩白，只好苦笑。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有脚步声走来，尉迟炯喝道：“什么人？”

王元通走了进来，笑道：“原来你们几位好朋友已经会面。元超，无双正有事情要和你商量呢，大家都出去吧。”

原来就在王元通送走了石朝玑之后不久，大弟子王丘进来报道：“师父，有个客人要想见你。”

王元通一皱眉头，说道，“我不是吩咐过你，我暂时不见客人，叫你在

外间招待他们吗？”
王丘说道：“这位客人是江南大侠陈天宇，他说有桩古怪的事情要和你说。”
王元通吃了一惊，说道：“是陈大侠吗？那还不赶快请他进来？”回过头问陈光世道：“你不是说令尊不来的吗？”
陈光世也是颇感诧异，说道：“是呀，家父本来要我代表他的，不知何以他又来了？”
陈天宇走了进来，哈哈笑道：“金贤侄，林姑娘，你们都在这儿，真是好极了。”
金逐流道：“我这次来得匆忙，事先未能禀告老伯，请老怕原谅。我本来想在给王老镖头拜寿之后，再去拜访者伯的。”
陈天宇笑道：“你到这里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前几天我正和丐帮的仲帮主一起。不过他却是另外有事，是以没有和我一起前来。”原来这次冷铁樵偷出小金川，事先是和丐帮有了联络的。他约金逐流到扬州拜寿之事，别人不知，丐帮的帮主仲长统则是知道的。
金逐流道：“这么说老伯是特地来找我的了？”陈天宇道：“正是。”
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尤其以陈天宇的身份，特地跑来会金逐流，金逐流自是可以猜想得到，陈天字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和他商量的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陈天宇笑道：“是有一件大事，但不是急事。待我先和王大哥说一桩古怪的事儿吧。这是我刚刚碰上的，可得请王大哥给我打开这个闷葫芦。”
王元通道：“陈大侠可是碰见了石朝玑这厮从我这里出去，觉得奇怪？”
陈天宇道：“哦，石朝玑这厮居然也有这脸皮来给你拜寿么？但我不是碰见了他，是碰见了另外一个说是要来给你拜寿，但到了你的门前，却又忽然跑了的人。”
王元通说道：“啊，那是谁呀？”
陈天宇道，“是牟宗涛，”接着说道，“牟宗涛来给你拜寿，本来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我是在街口碰见他的，他和我一起走来，都没提有别的紧要事情，还兴致勃勃的说是这次来给你拜寿，可以藉此结识各处英豪呢。不料到了你的门前，他却忽然说是想起一件非马上去办不可的事情，大门也没踏进，回头他就跑了。既然来到门前，也不差这点时候呀，你说奇不奇怪？”
金逐流道：“当时你们有没有听见我在里面说话的声音？”
陈天宇说道：“听见了。那时你大概正在说到什么高兴的事情吧？我听见你的笑声。”
金逐流笑道：“这就是了，牟宗涛知道我已经来到这里，他如何还敢进来？”
陈天宇大为诧异，说道：“为什么，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金逐流道：“以前是的，从今天起已经不是了。”
当下金逐流把牟宗涛刚才谎骗他的事说了出来，说道：“起初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后来碰见了林姑娘和宋少侠他们几位，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暗中投靠了清廷。”
陈天宇叹道：“牟宗涛本来是个人材，可惜他竟给利欲薰心，自己毁了自己。”
陈光世道：“爹，成语有云：无才不足以济奸。越有才能的人变成了坏

人之后，祸害越大，也越可恶。像牟宗涛这样的人，自甘坠落，乃是咎由自取，咱们实在用不着为他叹息。”

陈天宇掀须笑道：“你说得对。你出外磨练了几年，见识果然是颇有长进了。”

王元通道：“陈大侠，你刚才说是有件大事，不知……”

陈天宇说道：“这件事也正是和扶桑派有关的。丐帮的仲帮主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宗神龙约了许多三山五岳的人马，准备在下月玉皇诞辰那天，假充香客，上泰山玉皇顶进香。你们想这件事情不是很有点奇怪吗？”

金逐流道：“扶桑派的总舵就在玉皇顶对面的一座山峰，宗神龙又正是被扶桑派驱逐的叛徒，这件事情不用推敲，自必是要对付扶桑派的了。”

陈天宇道：“还有一层，宗神龙是海外归来的，何以在不足十年的时间，他能够结识这许多三山五岳的人马？”

金逐流道：“啊，老伯还未知道吗？宗神龙早在牟宗涛之前已经投靠清廷了。”

陈天宇道：“仲帮主也是这样告诉我的，所以据他猜测，主持这件事情，在宗神龙的背后，恐怕还另外有人。”

金逐流道：“不错，石朝玑本是黑道出身，那班三山五岳的人马，想必就是石朝玑代他约的。”

陈天宇道：“贤侄，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地赶来找你的。你们夫妇是林掌门的好朋友，我本想托你设法通知林掌门的，谁知林掌门也在这里，这就更好了。事情现在已经明白得很，宗神龙要靠清廷之力，借用邪派群魔，谋夺扶桑派的掌门。”

林无双甚为难过，说道：“陈大侠，谋夺掌门的不是宗神龙，是牟宗涛。他们二人狼狈为奸，由宗神龙出面。牟宗涛则还要躲在背后，冒充侠义道呢！”

陈天宇诧道：“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林无双道：“说来也是神差鬼使，今早我和孟元超逛史公祠，恰好宗神龙和牟宗涛、石朝玑也在那里约会，我于无意之中听到了他们的阴谋。”当下把她所偷听到的对方的密谋诡计，一一说出来。

陈天宇道：“想不到他们比我所想的还要毒辣，真是可恨！”

石卫说道：“玉皇诞辰为期不远，咱们须得赶紧回山准备才行。林掌门，你——”

林无双道：“金大哥，到时还得请你大力帮忙。”

金逐流道：“我当然要帮你的，不过我毕竟是个外人，这件事情，恐怕还得要你亲自回去主持才行。”

石卫接着说道：“不错，兹事体大，我恐怕担当不了。再者，牟宗涛背叛本门，本门弟子尚未知道，他和宗神龙一个做好，一个做坏，只凭我的说话，所有的本门弟子也只怕未必全都相信。这个清理本门之事，恐怕要掌门人亲自主持，方能名正言顺。”

在史公祠的时候，林无双虽然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密谈，但尚未知道宗神龙已经有了这个布置，是以她还以为可以和孟元超一同去小金川。如今知道了这件事情，可是令她好生为难。

金逐流看出她的心思，笑道：“无双。你可是和元超另外有事？”

林无双说道：“他说小金川很需要人，我已经答应他同往小金川了。”

金逐流说道：“小金川固然是很需要人，不过，目前这件事情，非得你

亲自料理不行，嗯，对了，咱们不如请元超出来一同商量吧。”

王元通算算时候，冷、孟等人进去已经过了一炷香的时刻，于是说道：“不错，好几件事情都应该让大家商量商量才好办事。冷大侠和罗帮主大概此际也该谈出个结果来了，不如请大家都出来商量吧。”

不出金逐流所料，孟元超果然是以全局为重，说道：“事有缓急轻重之分，无双，你先回去料理了这件事情，再来小金川吧。”

林无双道：“好，不过我也有一件事情，要请石师哥答应我。”

石卫说道：“掌门师妹，你吩咐好啦。”

林无双道：“清理门户之后，本派掌门我要请你继任。”

石卫怔了一怔，说道：“啊，这个，我可不敢应承。而且这样的大事，也该本门弟子公决才行。”

金逐流笑道：“我知道无双的性情，大事临头，她是勇于担当的。料理日常的事务，那却是你比她强了。她既然有这个意思，你就答应下来吧。反正日后有甚大事，她也不会不理。当然这件大事，还得你们本门公决，不过也必须先得到你的同意，这才好提出来啊。”

桑青明白林无双的心事，想道：“林师妹这次为了维护本门，迫得与孟元超分开两地，在她自是无可奈何之事。故此她希望卸下掌门人这副担子，以后才能无拘无束的去找她的心上人。”她识破了林无双的心事，于是微笑对丈夫说道：“卫哥，金大侠也这么说，那你就答应吧，也好让掌门师妹可以安心和咱们回山啊！”

金逐流道：“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咱们再谈其他事情吧。”

刚说到这里，只见冷铁樵和罗金鳌并肩而出。冷铁樵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哈哈笑道：“陈老前辈，金大哥，劳你们久候金逐流一看他的脸色，便知他要求助于罗金鳌的事情，定然已经谈得十分圆满，当下笑道：“咱们今日是旧友重逢，新知初识，大家都可说的是不虚此行了，对么？”冷铁樵道：“是啊，罗帮主义薄云天，我与他二十年没有见面，交情丝毫未减，当真是不虚此行了。”言下之意自是向金逐流暗示罗金鳌已经拔刀相助。

金逐流道：“王老镖头，你的寿宴我们恐怕都是只能心领了。我想借花献佛，给你老祝寿，也敬各位朋友一杯。”

王元通苦笑道：“我恐怕也不能在镖局久留了。好，拿酒来，大家痛痛快快的喝几杯。”王丘拿酒进来，说道：“师父，有件事情禀告你老人家，那位闵师兄不知何故，忽然溜走了。”

孟元超道：“王老镖头，我正要告诉你，杨牧、闵成龙这两师徒早已投靠清廷，闵成龙也早已是被韩总镖头逐出镖局的王元通说道：“我也早已瞧出一点破绽，以韩总镖头的为人，他不会这样巴结权贵的。原来事情的真相乃是如此。”

罗金鳌道：“王大哥，石朝玑说不定还要找你麻烦，待过了今日，你到敝帮暂且避他一避如何？”

王元通道：“我正有此意，这个镖局我打算暂时交给王丘料理。”

孟元超道：“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缪大哥，只怕又得拜托你了。”

缪长风笑道：“我反正是闲云野鹤之身，一点不怕多管闲事，你说好了。”

孟元超道：“石朝玑派遣伍宏、魏庆和西门虎三人追捕刘抗，听说刘抗是运韩朋的棺材北上，你此去正好顺路。”

缪长风笑道：“韩朋假死，刘抗运棺之事，正是尉迟大哥和我替他设计

的，这件事你交给我好啦。”